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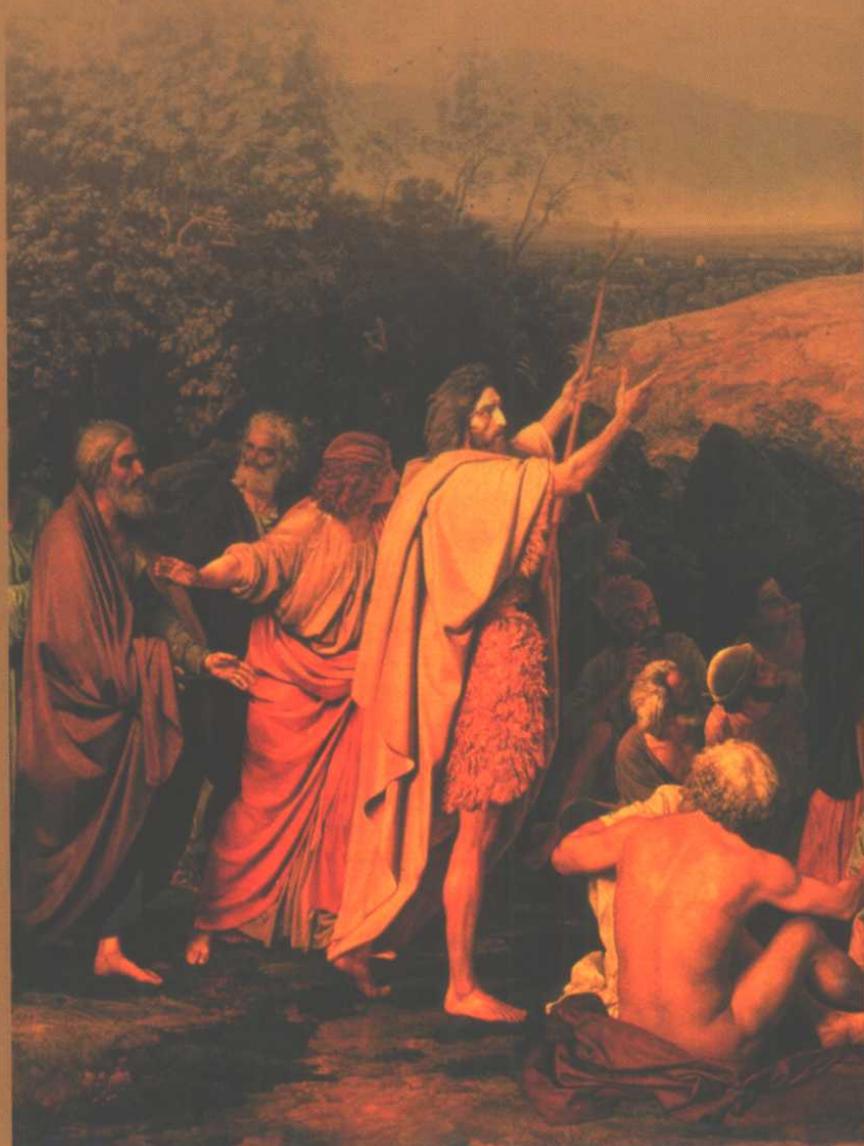
✝ 圣经告诉我们

Mission of Love
Biography of Christian Saints

爱的使者

基督圣徒传

萧潇 / 编著



⊕ 圣经告诉我们

爱的使者

基督圣徒传

萧 涑/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使者:基督圣徒传/萧潇编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0

(圣经告诉我们)

ISBN 7-80149-072-X

I. 爱… II. 萧… III. ①基督教徒-传记②基督教-组织-研究 IV. B9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314 号

· 圣经告诉我们 ·

爱的使者

——基督圣徒传



编 著: 萧 潇

责任编辑: 汤 兮

封面设计: 孙元明

责任校对: 毕春梅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1.375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5000

ISBN 7-80149-072-X/B·012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所有被尊为“圣”者，都有着不同凡响的、被全人类所共同崇尚的美德。他们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处于不同的社会领域，但都是照亮人类历史的璀璨星座；每个个体各有独特的个性，独特的伟大，但都丰富了人类的高尚，提升了人类的价值，是全人类的光荣和自豪。

对“圣”者的尊奉和敬仰，也是人类本身具有神圣性的象征，是人类追求高尚、向往完美的体现，是人类持守正义、博爱众生的信念，也是人类自尊自强、勇于奋斗和牺牲的宣言。那无数的圣贤英豪是人类历史的脊梁，是人类永垂不朽的基石。

这里介绍的是几位基督的追随者，在千千万万基督信徒中只如沧海一粟，在人类群“圣”璀璨的星空只是一个小角落。他们像所有其他的圣贤英豪一样是人类的骄傲，他们或提升了人类精神的境界，或弥补了人类在发展中所造成的灾难；或为困惑中的时代点燃光明，或在改革的潮头执旗开路；或为见证真理抛头颅洒热血，或为关爱贫病奉献全部的生命；或为开启愚蒙辟路蓝缕，或为革除腐败披荆斩棘……他们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拭去人类前进征途上所掀起的尘埃，洗净人类奋斗过程中所泛起的污秽，他们将人类精神一遍遍洗涤清洁，他们抚慰着时代最深切的痛苦，他们冲开当时最棘手的难关，他们一次次振奋起人类崇高昂扬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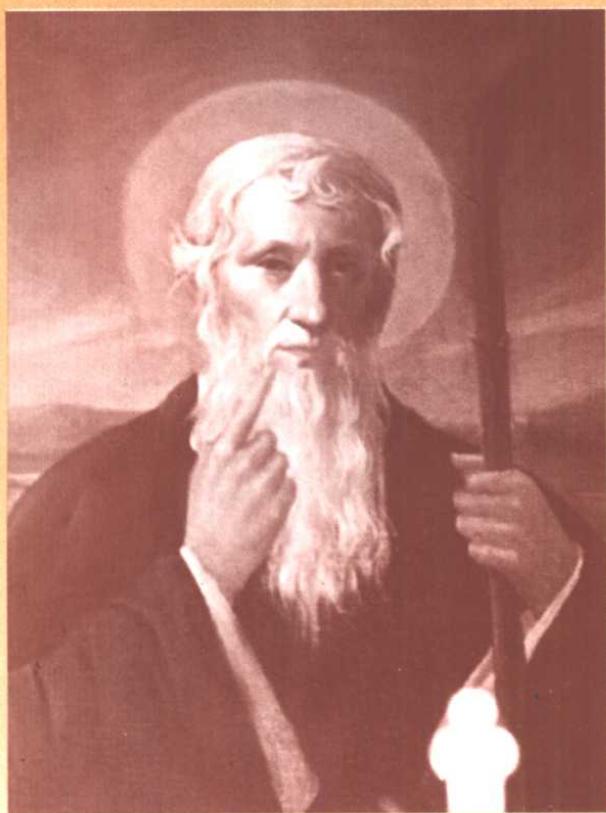
这些基督追随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宣认他们的言行是出于“爱”。我们相信这也是所有的圣贤英豪所具有的共同本质。一个没有爱的人，不能牺牲自己，奉献他人，不能对人类的苦难和缺失有痛彻肺腑的感受。基督的爱是基督追随者们爱力无穷无尽迸发的源泉，是他们迎受一切苦难不竭之力量的坚实后盾，是他们无私无畏奉献一切的终极安慰。他们有一个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保证，有一个爱的无尽宝库。这个保证，这

FF81/14

个爱，使他们勇于承担众人的罪过，背负普世的苦难。

然而，“圣”者并不在遥远的天边，并不是虚无飘渺的传说，他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像每一个人一样，有“七情六欲”，遭遇到各种磨难和坎坷，经历过许多诱惑和挑战。正是在滚滚红尘中，他们见证了爱，流布着爱，使茫茫人海、浩荡历史浸满了天国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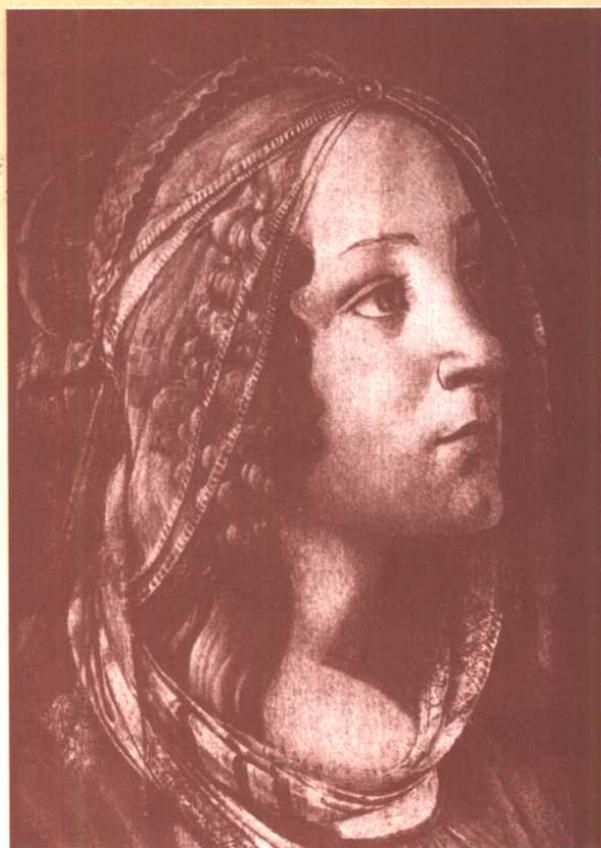
萧 潇



本笃
St. Benedict (480 ~ 547)



方济各·亚西西
Francis of Assisi (1181 ~ 1226)



凯瑟琳·比尼加萨
Catherine of Siena (1347 ~ 1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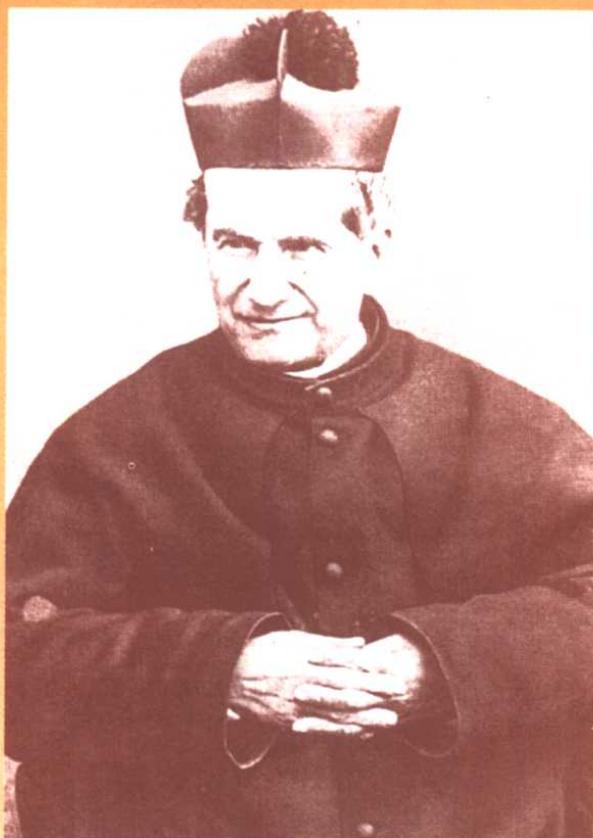
依纳爵·依尼高·罗耀拉
St. Ignatius Inigo of Loyola (1491 ~ 15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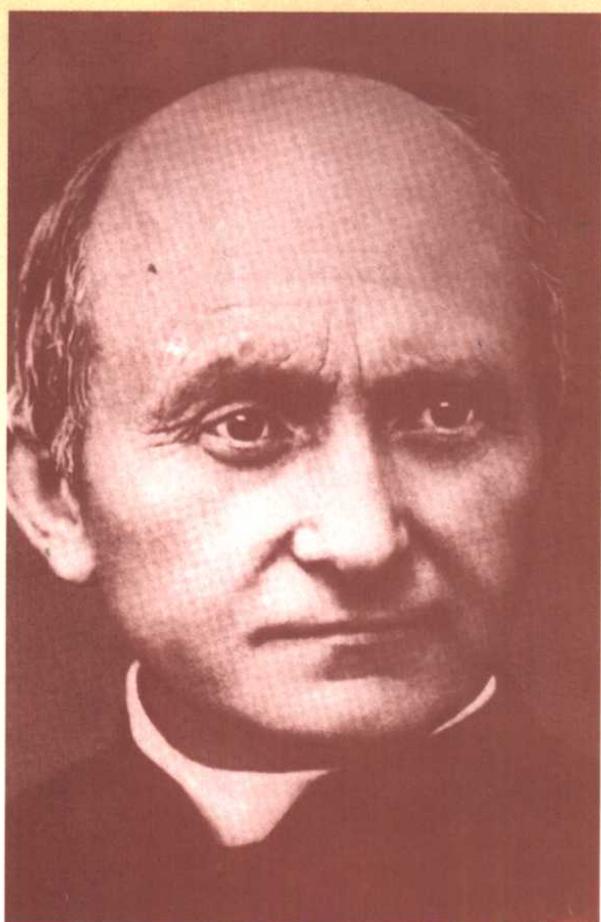
玛竇·利奇 (利玛竇)
Matteo Ricci (1552 ~ 1610)



露蕙丝·玛利雅克
St. Louise De Marillac (1591 ~ 1660)



若望·鲍思高
John Bosco (1815 ~ 1888)



爱诺德·杨生
Arnold Janssen (1837 ~ 1909)



伯尔纳德
Bernadette (1844 ~ 1879)



方济佳·贾比尼
Francesca Saveria Cabrini (1850 ~ 1917)



德兰 (原名: 安格尼斯·贡扎·博亚金)
Agnes Gonxha Bojaxhiu (1910 ~ 1997)



小德兰
St. Teresa of Lisieux (1873 ~ 1897)

目 录

一、西方隐修会祖圣本笃 (480~547)	1
1. 岩穴少年	3
2. 共享天恩	7
3. 完美的会规	11
4. 爱胜于法	16
二、天使圣徒方济各 (1181~1226)	21
1. 诗人与乞丐	22
2. 召唤与回应	29
3. 神贫与爱德	37
4. 和平使者	43
5. 万物颂	49
6. 第二基督	54
三、扭转历史的女圣师凯瑟琳 (1347~1380)	58
1. 美丽、纯诚的少女	59
2. 积极、纯朴的服务者	65
3. 播撒爱与和平的女圣师	70
4. 永在基督内	76
四、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 (1491~1556)	80
1. 浪子回头	81
2. 寻找使命	88
3. 心灵导师	92
4. 愈显主荣	99

五、大儒使徒利玛窦 (1552~1610)	106
1. 诀别故乡	107
2. 初入中华	112
3. 相逢恨晚	118
4. 为伊消得人憔悴	125
5. 春雨润物细无声	136
6. 蓦然回首	144
六、生于苦难的仁爱之花露慧丝 (1591~1660)	152
1. 父亲的女儿	152
2. 不幸的婚姻	155
3. 心灵的挣扎	159
4. 精干的女领袖	162
5. 个人与团体的成长	168
6. 融于基督	174
七、工业时代的先知鲍恩高神父 (1815~1888)	177
1. 放牛娃的梦	178
2. 为了孩子们	186
3. 孤儿之父	191
4. 慈幼会	200
5. 梦想成真	204
八、圣言的传播者杨生神父 (1837~1909)	209
1. 朴拙的苗芽	209
2. 执着的奋斗	215
3. 踏实的发展	221
4. 丰厚的圣德	226
九、不朽的圣女伯尔纳黛 (1844~1879)	232
1. 贫病交加的小笨姑娘	233
2. 美丽的夫人	237

3. 无玷始胎者	247
4. 露德灵泉	255
5. 卑微的不朽圣徒	260
十、第一位美国圣徒贾比尼 (1850~1917)	268
1. 瘦弱的小传道士	268
2. 顽强的女领袖	270
3. 进军新大陆	276
4. 作证欧美	281
5. 爱在世界	286
十一、爱德圣师小德兰 (1873~1897)	291
1. 爱的摇篮	292
2. 风雨戏小花	296
3. 耶稣的小花	301
4. 在慈母教会中, 我是爱	308
5. 玫瑰花雨	313
十二、行动的爱者德兰修女 (1910~1997)	319
1. 圣召中的圣召	319
2. 为了对天主的忠诚	325
3. 世界充满爱	334
4. 与天主同在	341
5. 爱, 永远辉煌	349

一、西方隐修会祖圣本笃 (480~547)

耶稣说：谁愿意跟随我，要舍弃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马尔谷 8:34）

耶稣的教导是基督徒一切献身精神的根源。从一开始，他们就效法耶稣和使徒，度贞洁、清贫的生活，追求宽恕、爱人、平等的理想。更有许多人放弃婚姻，放弃财产，使自己毫无羁绊，彻底自由地投身于基督训导的生活，矢志祈祷、补赎、行善、周游各地传福音，人们敬称这些人为神修者。

三世纪时，东方一些基督徒孤居埃及和中东的旷野或沙漠，寻求高度的虔诚和无私，祈祷、阅读《圣经》、苦修、劳作，人们称这些人为独修者。有些独修者起初便为响应福音的召唤而隐遁，比如最著名的圣安东尼，（埃及人，251~356），他在参与弥撒时被福音中耶稣对富少年说的话所感动：“你若愿意成为成全的，去变卖你的所有，施舍给穷人，然后跟随我。”那时他 20 岁，父母刚去世，他卖掉父母留给自己的一切，施舍给穷人，进入旷野，寻找耶稣。有的独修者起初是为躲避宗教迫害而隐遁，比如稍早于圣安东尼的圣保禄独修（228~341），他出身于埃及贵族，为避迫害逃入旷野，住在洞窟里，喝泉水，吃植物果实，后来发现旷野里环境清幽，可专心祈祷，与耶稣密切结合，便一住 90 年，113 岁时仙逝。

隐遁旷野的修道方式还受到犹太传统及其他宗教、东方神秘

主义的影响，后来诺斯替派和摩尼派蔑视现世和肉体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这种修道方式被认为是理解耶稣生平和品格的一种途径，是为实践福音训导的生活。对基督的爱是促成其最初动机的根本原因。

四世纪初，米兰敕令颁发后，基督信仰成为罗马国教，殉道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殉道的热诚依然没有减退，和平时代的人们依然向往殉道的精神，为表达这种热诚，西方基督徒也大批进入旷野，通过艰苦的修道寻求殉道般的虔诚，树立殉道般的榜样。

这样的修道者越来越多，退隐的基督徒逐渐向着几位虔诚明智而年高富有经验的隐士聚集起来，以接受他们的教导，于是形成一个个小核心。安东尼最早将他请教的人组织起来，为他们制订规条，划定隐修范围，初创“团体生活制”。不久，圣巴高谟（埃及人，293~346）把成千的独修者聚拢到一处，建立修院，编订会规，隐修制度略具雏形。人们称这种在一个团体内，由长上领导共同生活的修道者为隐修者。隐修制在东方发展很快，大多仍属小核心制，其中影响较大的领导者有圣额我略纳西盎（小亚细亚），圣依拉略（高卢人，315~367），圣巴西略（亚历山大，329~379）。其中最杰出的是圣巴西略，他为自己创建的隐修院编写了一套明智的规则，反对自我折磨，要求修士通过有益的劳动进行自我锻炼，每天定时祈祷、定时读书、定时劳动，不许长期禁食，不许屈辱地摧残自己的身体，但必须自甘清贫、谦卑，绝对服从院长。巴西略的规则很快被东方隐修者普遍采用。

以后比较更正规一些的隐修院形式由圣玛尔定（318~？，出生于现在匈牙利一带）在法国，圣奥斯定（354~430）在非洲相继发起，团体隐修成为修道生活的主要方式，当然还有一些独修者依然存在。隐修制度传入西方是圣亚大纳削（296~373，亚历

山大)、圣玛尔定等人的功绩。隐修制度在教会中形成一种既非神职,又非普通信友的中间阶层,成为保持基督精神的中坚。当时许多教父和圣师都出自隐修士,由于信友拥护,隐修士出任主教者也不乏其人,如圣亚大纳削、圣玛尔定、圣巴西略、圣金口若望、圣奥斯定等都是万古辉煌的巨人。

旷野修道随着时代变迁,也产生一些弊端,独修中很容易产生幻想,没有老师指导,正确的成长比较困难,有些人疯狂苦修,可能掺入自利成分。还有一些修士三两人生活在一起,以自己喜好为规则。有的四处云游,从这个省走到另一个省,这个修院住几天,那个修院住几天,随自己意愿而行,被称为云游修士。451年加尔柴东大公会议禁止修士离开自己发愿的修院,不许杂在世俗人中,产生住院修士之称,正规的隐修制逐渐形成,圣本笃应运而生。

1. 岩穴少年

公元480年本笃(St. Benedict)和他的双胞胎妹妹思嘉(St. scholastique)出生在亚平宁山脚下鲁西亚(Nursia)小镇,离罗马70公里。他们的父母都出身于罗马帝国的世家望族,父亲欧普劳伯(Euprope)属于古老而著名的阿尼西乌斯(Anicius)家族的一支,他在罗马台伯河边有一座很宏伟的住宅。兄妹俩从小就过着幸福、舒适的生活,他们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本笃和思嘉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受洗名,本笃意为天主所降福者。

为了使儿子受到良好教育,欧普劳伯在本笃10岁的时候把他送到罗马学习文艺和科学,托付亲戚照顾,并派了个侍女茜丽拉(Cirilla)陪伴他。传说本笃在14岁的时候决定逃离罗马,去度隐修士的生活,与天主亲近。教宗格里高利一世则认为这个选择应该是在18岁左右做出的。侍女茜丽拉愿意陪伴小主人同行,

两个人便一同起身向山里走去，经过一天跋涉后，本笃发现茜丽拉实在走不动了，就找到一个友善的村庄，在教堂附近住了下来。他们像村民们一样生活，只是本笃常常独自去山上祈祷，有时他也在教堂旁边的修院里和修士们一起学习。有一天茜丽拉从邻居家里借来一张箩准备箩面，她将箩放在桌子上自己去干别的事，可是等她回到桌边，发现那张箩不知什么原因被弄坏了，她着急地哭泣起来。本笃听到哭声，过来问她原委，可是本笃也没有办法，看茜丽拉哭个不停，他就拿起箩放在跟前，跪下来祈求天主帮助，他祈祷了一会儿，突然听茜丽拉说箩已经变得完好无损了，他才感谢天主，站起身来又去做他的事。

这件事被茜丽拉传了出去，乡民们对本笃格外敬重，都以钦佩的目光看他，好像他是位圣人，还将那张箩悬挂在教堂的走廊上表示敬意。本笃对人们这种态度很不习惯，打算再来一次出逃，这次连茜丽拉也不告诉。一天夜里，他给茜丽拉留了张条子，独自悄悄走出村庄。早晨茜丽拉醒来看到条子才知道本笃离开了，她找遍村庄和周围的山地也不见一点踪迹，又等了几天，只好自己回鲁西亚向老爷、太太回禀。

本笃逃离小村后，一直向深山里走去，爬过悬崖绝壁，穿过荆榛林莽，忽然在他面前出现了一条静谧的山谷，流水潺潺，花草遍地，幽雅灵秀，不见人迹。又往前走了一段，发现一湾湖水连着平坦的谷地，细波荡漾，倒映着蓝天和两侧的山崖，水清如镜，飞鸟盘旋，在湖边有一些断垣颓壁，残砖碎瓦，原来这是苏比亚山谷，暴君尼禄曾在这里筑坝围湖，建起富丽堂皇的宫殿。往事已如过眼云烟，只有山河依旧美丽。

谷地两边是嶙峋峭崖，高高低低的山石间屹立着许多参天大树。本笃巡视周围，认为这是最理想的隐修地方，不由高声赞美：“愿你的名受显扬，我的天主。”忽然他听到一个声音回答说：“从现在直到永远。”本笃非常惊讶，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

去，只见从山石后转出一位隐修装束的人，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两人互致问候，本笃将自己打算隐修的事告诉老人，老人向他提供一些指导，然后带他攀上数百尺高的石壁，在离山顶一段距离的地方找到一个岩穴。本笃很喜欢这个岩穴，打算长期住在这里独修。隐士为他留下一块羊皮，答应每天为他送饭，但由于这里上悬陡峭山石，下临不测绝壁，只能用绳索系个篮子往下吊放食物，在篮子上系个铃铛，听到铃铛响，本笃就可以取出篮里的食物。为他安排好之后，隐士祝福本笃，飘然而去，留下他自己静修，与天主交往。

岩穴里岩石歪斜，这里凸出一截，那里凹进一块，本笃勉强能站得起身，洞口没有东西遮风挡雨，没有油灯，也没有火，而本笃感到很惬意，他觉得自己离天主更近了，与天主的交往更明晰了。虽然没有书籍，没有神修导师，但他将自己完全交给天主，让天主直接指给他超性生命的道路，光照他的智慧，丰沛他的心灵。他感到自己销融在天主的爱内，那爱就如崖壁下碧绿的湖水让他酣畅淋漓。每天坐在岩穴里，远望幽邃的天空，葱郁的山峦，俯视着琉璃一般的湖水，听着鸟鸣树歌，溪水叮咚，他的心灵就如湖水接受阳光一样坦荡地接受着天主恩宠的照耀。每天隐修士从自己的食物中省出一块面包，几块菜，从崖顶上用篮子系给岩穴里的本笃，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修道期间，本笃也并非总是满心阳光，波澜不起，他也受到过诱惑。有一天在幻觉中突然出现了在罗马曾认识的一位少女的形象，欲火难奈，甚至使他想要离开旷野去寻找那位少女，理智和意志都无能为力，恰好岩穴外有一丛荆棘密布的玫瑰花，他便甩掉羊皮，纵身扑入其间，辗转翻滚，直到让荆棘刺得遍体鳞伤，浑身血迹斑斑方罢休。欲望逃之夭夭，而且据说天主赏赐本笃从此再不受欲火骚扰，那丛玫瑰花自那以后也变成无刺玫瑰，一直生长下来。

不知过了几个春秋，有一天忽然一位不速之客登上岩穴，还带着丰盛的食物，原来这天是复活节。来者是一位神父，他住在离谷地十里左右的地方，为庆祝复活节预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忽然间听到天主对他说：“你给自己准备美味的时候，我的爱仆却在挨饿呢。”于是他立即起身，带着食物去寻找天主的爱仆。他翻山越岭，穿过荆棘，跑过谷地，爬上悬崖，终于发现了那个岩穴，找到了身披羊皮，瘦骨嶙峋，但精神健硕，圣德照人的隐修者。他们促膝长谈超性的美妙，混然忘我，突然神父想起自己是来送饭的，才转过话题，请本笃用饭，“我们吃点东西吧，今天是复活节。”本笃问清年月，原来自己已在这里隐修五年了，他高兴地说：“我知道，天主使我与你相见，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复活日。”面对丰盛的庆祝餐，本笃取用自己所需，长谈后神父离去，留下本笃继续隐修。

然而这好像是个预兆，天主要将这盏灯从斗底下提出来，烛照世界了。天主的爱仆已经成熟，他与天主日夜相处五年，已被天主的光辉照彻，他应该去世界上为主作证了。神父离开后又过了些日子，牧羊人偶尔发现了本笃，起先看到他裹着羊皮，隐藏在荆棘后，以为是野兽，当他们认出是一位隐修士后便去向他请教，交谈之间他们被他的圣德完全折服，对他景仰万分，便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宣扬出去，方圆百里都知道苏比亚谷有一位天主的奇人。许多人跋山涉水前来求教，有的三五成群，有的独自一人，本笃不再逃避世界，他已拥有了丰沛的恩宠，他的心灵充满天主，他的德操已非常强大、坚纯，他热诚地接待所有的来客，与他们畅谈超性的美妙，宣讲天国的福音，以天主的圣爱温暖人们，将自己灵魂的神光与众人分享。

这位青年隐修士的圣德很快名闻遐迩，越传越广，各地的社会名流、隐修士也来登崖拜访求教，从本笃这里受到教益而改变生活方式的人不计其数。本笃的圣德是那么光彩照人。又过了许

多年，大約是公元 520 年，離本篤隱修的地方不遠，有個隱修院的院長去世了，這個修院的名聲很不好，紀律鬆弛，修士們自由散漫，他們想找一位有聲望的人主持修院，以恢復修院名譽，便決定去找本篤。本篤聽他們談過修院情況後再三婉謝，坦白地說自己的修道法則與他們不同，但是修士們一再堅決懇求，大有不請來本篤絕不罷休之意，本篤難却盛意，只好下山出任。

上任後他毅然著手整頓院風，嚴令修士們謹守院規。但鬆散成性的修士們很不適應這種嚴格要求，他們原想只要院長本人循規蹈矩，用聖德的聲望去取得世人贊揚，並吸引一些捐助就足夠，他們自己依舊任意逍遙。沒想到這位院長竟然要求他們也恪守嚴格的紀律，深悔當初不該請他來，最後由不滿意轉為怨恨，甚至決定謀害本篤，商量在吃飯時往酒里上毒。飯廳里眾人團團圍坐，一位修士按計劃為本篤送上一杯毒酒。本篤習慣吃飯前對食物劃十字聖號，感謝天主，今日他依舊莊嚴地朝著食物劃十字，忽然那個酒杯隨著他手的劃動，砰然崩裂，修士們大驚失色，面如死灰。本篤意識到修士們有不軌之舉，他平靜地站起來，心平氣和地對他們說：“弟兄們，願天主寬赦你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當初我不是向你們聲明過我們的修道方式彼此不同嗎？現在你們還是去找另一位與你們情投意合的人當院長吧。我不願意再與你們相處了。”說完，他平靜地離開座位，在眾修士前泰然走過，始終毫無怨怒。

2. 共享天恩

本篤徑直走出修院，在夜色中披著星光回到那心愛的懸崖岩穴。但是他獨善其身的獨修時期已經過去了，許多人來請求他教導他們也像他那樣生活，並能常常追隨在他身邊，接受他的言傳身教。本篤也感受到現有的修院許多都需要整頓，他應該為願意

度真正隐修生活的人提供帮助，应该与别人分享天主的恩宠。于是他欣然收留前来求教的人，将他们分为数人一组，散居在相距不远的地方，过小团体生活，逐渐他在苏比亚山谷建了12个小团体，称为12所隐修院，每院12位修士，一位院长，他自己身边也有几位兄弟。这些修院相对独立，精神上隶属于本笃，遵守本笃规定的纪律。本笃经常轮番巡视各修院，以基督的精神教导修士们，以自己多年来的独修法则陶冶他们的性格。

12所修院已有一定的基础后，本笃回了一趟罗马，他与它已阔别近30年，他来罗马不是重温昔日豪华的生活，而是为12所隐修院寻求经济和圣物支援及宗座认可。他到达罗马时，全城居民都出来在梵蒂冈山丘上欢迎他。不久，他在这里也建了一所分院，把真正隐修的精神教导给罗马的修士们。他在罗马显了不少奇迹，而他的圣德更使人景仰，元老院上下对他无限崇拜。由于事情很多，他在罗马一住二年，教宗批准了那些隐修院的成立，罗马的隐修院也已经走上正轨，他才欣然就道，返回苏比亚山谷。

本笃的圣德竟使罗马三位最有权势的贵族、名士与他一同上路去苏比亚参观。来到这幽静的谷地，那圣善的生活，严明的纪律，优美的环境，和平的气象使他们如临天界，决定将自己的儿子送来分享这种生活，接受本笃的教导及神圣气氛的熏陶，请本笃将儿子献给天主。厄奎图斯（Equitius）将17岁的儿子茂禄（Maup）送来，阁老戴尔图鲁（Tertulus）将7岁的儿子伯齐铎（Placide）送了来，这两个孩子在修德上进步很快，成为本笃的左右手，常陪在他身边。来这里的不只是罗马显贵，也有当时的蛮族人，第一个进入苏比亚谷请本笃收留的蛮族是位哥特人，本笃很高兴地接受了他，将他和其他罗马人编在一起。

登崖求教的人越来越多，意大利各地都有人请本笃去创立分院，委派修士主持，他在人民心中的声望日见隆盛，但本笃仍像

最初独自隐修时期一样，保持着最初的风格，内在的精神和超性的见识与德操。本笃自从14岁就有显奇迹的能力，现在他行奇迹的恩宠更丰沛了。苏比亚山谷中的修院有三座建在山顶上，每天需要攀着悬崖上下汲水，修士们认为这样的工作非常艰险，又浪费时间，准备另找合适的地方建立新修院。本笃知道后，先安慰他们一番，然后答应前来视察，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那天夜晚，兄弟们都酣睡了，本笃带着7岁的小伯齐铎攀上崖顶，在一块大石边跪下，作了一夜祈祷，然后在地上垒起三块石头作标记，黎明前才悄悄回到自己的岩穴。天亮后，修士们又来请示，本笃告诉他们到有标记的地方去挖掘，“天主要以他全能的慈善让你们找到水”。他们便去寻找那个标记，发现三块垒起的石头时，果然那里已经在渗水了，略加挖掘，一道泉水便汨汨涌出。

有一次一位兄弟在湖边砍树，因用力过猛，斧头忽然脱柄，落入湖中，悠然下沉湖底。在这偏僻的地方找到一把斧头很不容易，这个兄弟非常难过，去向茂禄讲了这事，茂禄又禀告了本笃。本笃就来到湖边，先安慰修士，然后从他手中接过斧柄探入水中，一边祈祷，顷刻间，斧头竟然从湖底自动浮起来，并与斧柄接合，像有某种力量遥控着它。本笃把完好的斧子交给修士，和悦地对他说：“安心工作吧，不要伤心了。”

另一天，伯齐铎在湖边汲水，一时不慎，水桶掉入湖中，他一惊慌，自己也失足滑落下去，水流把他向深处卷去。这时本笃正在岩穴里读书，忽然对身边的茂禄说：“伯齐铎落水了，快去救他。”茂禄先是一惊，便起身飞速攀下山崖，冲向湖中，两眼盯着水中的伯齐铎，一心急急追赶，待赶上时伸手抓住他的头发，急忙往回跑，及到了岸上，茂禄突然发现自己的衣服是干的，自己刚才是在水面上奔跑着救了伯齐铎。回想之余，他又害怕又兴奋，不禁颤抖起来。伯齐铎则说他露出水面时看到本笃的大髻飘在他头上，他以为是本笃救了他。两个孩子将事情禀告本

笃后，本笃夸赞茂禄：敏于服从命令，所以得了奇迹。茂禄回说是院长的命令中有神力，所以才化险为夷。

苏比亚山谷的修院生机勃勃，没想到却激起附近一位本堂神父的嫉妒，到处散布谣言，说修士们干预神父的传道工作，懒惰、骄傲、徒有其表，并讥讽他们的苦修生活于救灵无补，可是这些谣言毫不见效，真实的事实使人们不理睬这恶毒的造谣。谁知这位神父好像附了魔一般，见谣言无用，便采取行动，送给本笃一个混了毒药的面包，但本笃觉察了这奸计，命令每天来接受食物的乌鸦把面包衔走投入荒山里去。乌鸦受命，叨起面包飞去，三个小时后才返回来从本笃手中接受他的食物。神父的毒计失败了，却又采取了另一个卑鄙、下流的手段，他派了七名幼女整夜在修院前裸体跳舞，本笃担心有些修士德操不坚，遭受迫害，决心为避免嫉妒离开苏比亚山谷。年届五旬的本笃告别隐修了35年的岩穴，带着一些弟子走出苏比亚山谷。他们刚走出20多里地，就有人喜形于色追上来报告说那位神父正在阳台上手舞足蹈，忽然阳台倒塌，他摔死了。本笃听后却放声大哭，一哭神父遭此不幸，二哭弟子幸灾乐祸。

本笃并没有返回苏比亚山谷，而是继续前行，他们越过高山，穿过平原，走了50多公里，来到罗马与那波里中间横亘而起的一脉大山前。清亮的溪流闪烁着阳光，葡萄园、麦田、农场、橄榄林葱葱郁郁。他们登上加西诺山，这是一位罗马贵族送给本笃的礼品，三面山峦叠嶂，一面下临平原，这里还遗留着意大利最后一座太阳神殿，村民们常去山顶的神殿里祭献。所以在这里，本笃不像在苏比亚谷时那样，只对来访者讲道，他先守了40天严斋，然后开始向村民宣讲，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向他们宣讲福音，并用谦逊、温良、勤勉的德操及超然的精神为他的宣讲作证。最后大家动手推倒了山顶上的太阳神殿，在上面建筑天主的圣堂和修院。

据说本笃的行为惹怒了撒殢，一再与他捣乱。正在建筑中的修院有一天突然冒起大火，火光熊熊，修士们惊慌失措，提着水桶猛劲浇水，火势却毫不减弱。骚乱声惊动了本笃，他过来察看。奇怪，只见修士们手忙脚乱，却不见一星火光。他明白了，必是邪魔作弄的把戏。他祈祷天主把魔鬼赶走，火的幻影便消失了，修士们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又想笑，又害怕。

还有一次恶魔显出形象，对本笃说它要去帮助修士们搞建筑，本笃情知不妙，随即派人前往山顶，告诉修士们要小心魔鬼的阴谋。送信人刚通知过，突然一堵墙倒塌了，一位少年被压在下面，骨碎肉烂，惨不忍睹。本笃得信后赶到山上，让修士们把少年抬进一个房间，其余人都出去，自己跪在少年身旁，恳求天主。过了一会儿，本笃打开门，将完好健康的少年领出门来。

山巅上的修院终于落成了，它高耸在三千公尺高的山上，凌空横跨三座峡谷，两座教堂的尖顶直插云端，宏伟、奇绝，好似众山捧起的明珠。修士们悬在半空里祈祷、工作，不仅他们的心超脱尘俗，连身体也升腾九霄了。本笃总结苏比亚山谷的经验，不再组织小团体，而是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修道院，这样的修道院将更好地实现他的理想。这所修道院也将成为本笃会及西方一切隐修会的发祥地，成为战乱中西方文明的摇篮。

3. 完美的会规

加西诺山的名声很快又传开了，由于交通方便，大批朝圣者络绎而至，各地教长及在俗信友都来请教，许多有志隐修的人背井离乡加入本笃的行列。过去在苏比亚山谷时，大家都是遵守古时口传下来的规则和本笃言传身教的纪律，现在人员大批增加，如此一个庞大的修院，很有必要制定成文法规，于是就在加西诺山上，本笃着手开始写作会规。本笃的会规后来成为西方所有隐

修院的准则，也为后世一切修会的会规奠定了基础。

格里高利一世教宗（St. Grate Gregory I 590～604）评本笃和他的会规说：“他以卓越的审慎和极为清晰的词句写了隐修的规则……从中可以找出一切圣善行为的反映。”一位大主教说：“这个规则是福音的奇妙阐述，是基督教义的撮要，包罗诸教父灵修和道德训导的精华。”后人称赞这个会规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而本笃谦称它是“最微小的一个”，是“灵修的开始”，他一再嘱咐弟子们要多读教父著作，从中汲取灵修的指导。

本笃的会规参考了先前各位隐修大师制定的会规，甚至也参考了查士丁尼法典。

对于隐修院，本笃解释说：“它是一座侍奉天主的学校，是一座善工的作坊，是天主的家庭。”对于隐修生活的基本概念，本笃定义为：“是一套实践的道德纪律，它的目标是天主完全的爱……为达到这个目标，它提供一种有规律的祈祷、学习、体力劳动的生活，和一套适度的禁欲规则。”本笃认为，要做一个隐修士，首先要放弃自己的意志，通过规则使整个人——身体、灵魂和精神全部在谨慎的、有法则的、系统训练之下，使意志变得驯服、谦虚，以达成实践道德或实践纪律，即通过爱和服务与创造主建立正确的关系。

对于采取大团体隐修方式，本笃认为有些隐修士只靠天主的助佑便可修成圣善的德操，而对于大多数人团体的生活更合适，首先团体生活可以使彼此互助，彼此分享他人领受的恩宠，实现教会里团体共融的理想；再者，良好的导师可以帮助初学者快速健康成长。而且这种团体生活也是耶稣与弟子们所采取的生活，是《宗徒大事录》中已规定的方式。

“祈祷和工作”是本笃隐修院修士的口号。本笃非常重视工作，他认为劳动不仅本身是一件光荣的事，曾蒙受耶稣祝福，而且也能帮助圣德的进展，并使人自食其力。所以会规规定任何加

人本笃隐修院的人，不论贫富贵贱，必须坚持体力劳动。除了体力劳动，他们的工作还包括学习和誊写手抄本。然而祈祷当然是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其他一切都是从属。本笃清晰地标出祈祷的时刻，这些时刻要占满修士的日程，“使他对天主事理的向往不断更新，对天主的关注常保清醒”。会规为每天规定七次日课祈祷，共占四小时，主日占六小时，每次日课都有一个特定的奉献代表特定的敬礼。如唱晨经“是为了将我们心灵的活动从开始就奉献给天主，使我们的灵魂在着手工作之前先陶醉于他”。唱第三时辰是“请圣神保持我们亲密的结合，使我们堪当领受圣德的效果，也请他领导我们前进”。唱睡前晚课是“为享受清洁的安息，不受恶梦困扰”等等。

本笃会规的重要精神是：简单和实际。首先重要的事是：个人恶习必须拔除，十诫必须遵守。其他事次之，如默观生活、工作、斋戒、学习、阅读等。相对于先前存在的一些会规，本笃会规比较温和，没有特别严厉的苦功，注重祈祷与读书，唱经与静默，劳作与睡眠，守斋与饮食的适当平衡。一年大部分时间修士们可以有八小时不间断的睡眠，床铺上有垫子、被子和枕头，而这些条件在更早一些的修道中是不允许具备的。公共祈祷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个人如果热切需要在天主台前倾诉，可经院长同意后自己在教堂里加长祈祷。他们每天两餐，每餐有两道菜，每天每人可用半瓶葡萄酒，一磅面包，但只有生病的修士才可以吃肉。除非生病，不许洗澡（这是因为罗马人当时太喜欢享受洗澡，过分的奢侈，甚至不成体统）。衣服方面，每位修士两件斗篷，两件长袍，劳作时穿一件长坎肩，布料是当地可以买到，便宜又耐用的。修士的任何必须品都由院长配给，个人不拥有任何东西、任何权利。

院长的权威是绝对的，但也是温和而有节制的。他是父亲，修院是他的家庭，他要像慈爱的父亲一样对待修士，使这个家庭

中没有困惑不安或忧闷悲伤。他的责任是以善表和道理，将修士们培育成完美的基督徒生活者。院长由选举产生，副院长由院长指定，下设有十人长，也属院长指定。大事要向大家征询意见或开会讨论。但院长有决定权，任何修士必须绝对服从。做为院长除了必须爱护、培养修士，还必须有正确的，甚至严格的帐目向天主交待。

本笃非常注重爱德和谦逊，“爱德使所有的人灵及所有的人心合而为一，使天国降临人间；谦逊的灵魂如婴儿安息在天父怀中。谦逊是灵魂世界的大法律”。同时隐修士还被要求神贫、贞洁、服从、劳动和宗教虔诚；另外，在经过一年试修期，决定加入一个会院时必须宣发稳定誓愿，即长期固定在一个团体内。这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云游修士而提出的，本笃特别强调他的修士要宣誓固定在一个修院，这种规定对欧洲稳定起到很大作用，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后，人口四处迁徙，后人本笃会的存在是大迁徙的结束。

在修院里，对每一位初学生都安排有一位资深隐修士辅导他的行为，谨慎考察他是否真诚地寻找天主，告诉他并帮助他解决在寻找天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考验。本笃会士在起初一般都不是司铎，^①后来唱经的修士和搞学术研究的修士开始升任司铎，并产生了许多主教和教宗。早先对于司铎入修院考察很严格，他们在修院内必须遵守与普通修士完全相同的规则。

本笃会士要长期安静地留在一个地方，耕种、饲养、种植、酿酒、榨油、纺纱织布、盖房舍、建教堂、读书、写作，在一切方面自给自足。修院一般都建设在偏僻荒凉的地方，修士们的劳作使欧洲大部分荒地得到开垦，在无边的荒漠中拓展出一片耕耘的土地，盖着绿油油的庄稼。结实累累的果园、葡萄园、橄榄

① 即神父。

林，还有飞舞的蜂群及各种鱼塘。绿洲中央是一片宽大的建筑，围绕在天井四周的方形院落和带钟楼的高大教堂。修士们一天七次聚集在教堂里咏唱、赞美天主。方形院落里有长廊、饭厅、寝室，图书室里满是古拉丁、希腊作家的手抄本和教父著作，挨着图书室的是写作室，修士们在那里往羊皮卷上缮写珍本著作，饰以美丽的花纹和各种图案。加西诺修院图书馆后来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好最大的图书馆，事实上，中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学校和医院都属于隐修院。修院附设各种作坊，诸如砖瓦、木工、铁器、纺织、金银细工等等，及医院、病房、药材园圃，还有学校，修士们在那里教授希腊和拉丁文及各种知识。另外附设有旅舍，会规规定不论何时都要免费招待来往客人，如同招待基督本人，尤其对穷人和朝圣者要格外欢迎。

本笃修院对西方文明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不只拯救了古抄本，使希腊、罗马文化的命脉得以延续，并保持和推进了建筑、农耕、金属制造、纺织、酿酒、玻璃制造、木工等各种技艺以及种植、养殖和医药知识，并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园地，为欧洲农业的合理管理及发展奠定了优良基础。他们远离城市，在荒僻的地方建设修院，开垦荒地，排干沼泽，改良土地，逐渐使那里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绿洲，吸引人们去定居，又能满足人们的宗教需要，在患病或灾难时给予友爱、完备的扶助，儿女也能得到良好教育。欧洲许多乡村和城市便是这样导源于隐修院，修士们的高尚德操又培养了这个地方的谦逊、良善、友爱、贞洁等一切美德，为社会文明树立了坚实的构架。修士们对各种劳动的尊重和热爱使人们不再把它们当作奴隶从事的卑贱工作，而以劳动为光荣。女修院的大规模建立，为妇女权利和自由提供了保障，使妇女得到尊重和与男子平等的待遇，为历史贡献了无数女圣徒，有少女、贵妇，有平民、修女。修院还和整个教会一起改变了许多恶劣风俗，例如禁止私下报仇、决斗，为罪犯和负债人

提供避难所，以使他们得到公正判决，而不会冤冤相报；修院还赎买奴隶，给他们自由，诸如此类。隐修院后来还提倡学习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为文艺复兴肇启了源头。

本笃会在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保持、推进并净化了希腊、罗马文明，驯服、教化了入侵的蛮族，为西方现代文明铺展了道路。

然而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的工作都不是隐修院存在的理由，他们的唯一目标只能是：真诚地寻找天主。他们所有工作的唯一目的也只是：光荣天主。任何成绩的产生都仅仅是这唯一目的的自然果实。

4. 爱胜于法

加西诺修院落成三年后，教宗波尼法爵二世（Boniface II 530~532）在罗马召见本笃，商讨该修院的发展事宜。本笃的圣德和灵迹，以及对修士们的影响、会院的管理，附近村民的皈化都引起了罗马重视。本笃在罗马期间又在当地创建了三座修院，分别奉献给斯德望、若望、保录为主保。^①意大利原有的许多修院都对本笃的会规产生了兴趣，在教宗推荐下，大半修院都相继采用本笃会规。

罗马的事情办完后，本笃由几位朋友陪伴回到加西诺山，伯齐铎的父亲再次跟随而来，并将亚得里亚海湾的几个岛屿和西西里的产业赠与本笃。本笃便派出伯齐铎前往西西里创建分院，成为由本笃的弟子创建的第一座分院。不久应高卢主教邀请，又派茂禄去法国创建修院。同时查士丁尼大帝也将本笃会规介绍到巴

^① 指保护某一个人、行业、团体或地方并为之代祷的圣徒。

勒斯坦、亚美尼亚、波斯等地。按本笃的会规规定，每一座隐修院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由一位院长管理，议会督导，但大家都遵守同一的会规。

虽然会院相继成立，事务冗繁，本笃仍一样关注爱护着所有的弟子，帮助他们全面地成长。他常常具有洞察隐微的能力，对弟子们偷偷犯下的错误也了如指掌。会规规定除非有紧急情况，不准在会院外饮食。有一次二位修士去城里办事，错过了吃饭时间，便走进一个虔诚的家庭，接受款待。回院后他们却告诉本笃没有吃饭，岂料本笃将他们接受款待所吃过的东西一一指出来，二位修士惭愧万分，认错请求宽恕。本笃宽恕了他们并耐心劝告不要违反会规，尤其不可以撒谎，这会伤害一个人的心灵成长。

另一次一位修士的哥哥像以往一样做每年一次的朝圣，一路守斋。这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位也去加西诺山朝圣的人，二人结伴同行，路上同伴再三劝说他路途这么远，应该吃点东西，前两次他都谢绝了，而第三次他们在一片美丽的草地上傍河休息，同伴又劝他，他便接受了。到达修院后，这位哥哥去接受本笃的祝福，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没想到本笃却提了出来，并劝他应该坚持到底，不应该向诱惑屈服，那个诱惑是魔鬼的计策。

本笃除关心本会修士外，他还以慈父的心照顾附近乡民的急需，培养乐善爱人的美德。本笃经常派出会士到各乡村安慰百姓，为他们送去粮食，而宁可修士们自己饿肚子。有一次会院将所有的粮食都送了出去，只剩下五个面包做全院修士的午餐。有时候油瓶中可能只有几滴油而他们便能坚持吃好几天，但这几滴油也常是先人后己，一次另一个修院的一位修士来请求一点油，本笃让把油都送给他，厨师却舍不得，本笃很生气，拎起油瓶扔向窗外，油瓶在山间滚来撞去，最后卡在一块大石后。本笃命令将油瓶取回，人们发现它完好无损，然后将里面的油全部送给了来人。

连年战祸加上历年饥荒，人民饥寒交迫，而修院由于修士人人劳动，蛮王也给予特别保护，因而常常成为人民的避难所，在他们遭受迫害时给予保护。入侵者哥特人沉重的税收，使人民不胜重负，一次一位乡民实在交不上税，被施以暴刑，无奈之下，他说自己的财产全部藏在修院里，税吏便绑着他来修院见本笃，要求将财产交出来。本笃置之不理，只看了一眼农夫，绑着农夫的绳索竟自然脱落了。税吏见此非常吃惊，跪在地上请求本笃宽恕，本笃便训导他不应该苛刻百姓。

本笃对村民们的关爱，使村民们无限敬爱他，也信赖他，蛮人哥特王陶迪拉也听到了本笃的名声，便来专程拜访，但他想试探一下本笃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有奇能，先派了一位将军穿上皇袍去见本笃。本笃一眼就看出真情，对那位将军说：“脱下你身上的皇袍吧，那不是你的。”陶迪拉得到报告后，亲自上山求教，本笃告诫他应慈爱待民，并预言他在皇位九年后去世。陶迪拉接受劝告后来确实比较宽仁，真的在皇位第十年去世。

本笃除了建设男修院，也为女子成立了数座女修院，与男修士同守一个会规。其中最早的一座由他的妹妹思嘉主持。思嘉自小就在家中度神修式生活，在府第的一个角落里祈祷、补赎、读经、守神贫、贞洁。本笃到加西诺山后，她与哥哥取得联系，在附近的黎丽（Liri）山谷成立女修院。她和哥哥每年相聚一次，地点是加西诺山脚的一间小屋，谈话内容全部是关于灵修与爱主。543年，他们照例又在山脚举行一年一度的聚会，兄妹二人愉快畅谈，忘了时间，黄昏到来后，本笃突然清醒过来，匆忙告退。但是思嘉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很爱哥哥，希望与哥哥继续交谈直到天明，本笃却回答这不符合会规，婉言拒绝。思嘉看他不同意，就转而呼求天主，随着她的祈祷，忽然狂风大作，晴朗的天空乌云密布，暴雨倾盆而下，本笃无法出门，眼看不能回到修院，着急地嗔怪妹妹：“唉，妹妹，愿天主宽恕你，

你怎么竟然这样做。”思嘉回答哥哥：“我求你，你不答应。我求天主，看，他却俯听了。”然后带着童年嬉戏的口吻说：“好吧，如果必须回到修院，就请自便吧，我不敢强留。”本笃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没有办法，只得留下，与妹妹彻夜长谈，陶醉于天主的爱内。格里高利一世感动于此，在《对话录》中赞说：天主喜欢真纯的爱胜于法规。

三天后，本笃正在房间祈祷，忽然看见妹妹的灵魂像纯洁的白鸽飘然飞升上天。他出神地望着那美丽光荣的景象，不由高唱圣歌感谢天主，然后又召集众修士共同祈祷，并派人去运来妹妹遗体，埋在他为自己准备的墓室旁边。547年本笃知道自己离世的时间也到了，提前一星期告诉修士们他会在3月21日去世。3月15日他让修士们将墓室挖开，自己将会院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安慰修士们要谨守会规，恒心向善，相约在天堂相会。当时他患一种热病，很虚弱，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21日他让修士们将他抬入教堂，在三位弟子扶持下，参与弥撒，恭领圣体，然后他端庄直跪，伸手向天祈祷，就在这种姿势下，他的灵魂飞升而去。修士们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思嘉身旁。

就在他去世安息的当时，两位在外地办事的修士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同一种景象，他们说从教堂里铺展开一条光明灿烂的小路，直通天界，正当他们惊讶地看着时，一位天使飞落，对他们说：“这是主的爱子本笃升天所走的路。”二人急忙赶回修院，看到院长真的已升天而去。

本笃的加西诺山修道院成为西方一切修道院的标准，高卢、西班牙、英格兰、日尔曼仿此规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数以百计的修道院，使欧洲各地遍布纪律严明的大型修道院，各修道院都遵守本笃会规。荒凉、战乱的欧洲大地点缀着一座座丰沃、恬静、饱蓄生机的绿洲，希望在暗夜里默默潜流，文艺复兴已在酝酿、发芽……

第一个千年结束时，欧洲隐修士已有三万多人，千余间大型隐修院，二十来位隐修士成为教宗。

加西诺山修道院历史上经历过二次毁灭，二次重建，公元589年隆巴底人将加西诺劫掠一空，1944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反攻意大利，加西诺山又被焚毁，不久美国捐资重建，完全恢复旧观。

本笃的理想也曾在隐修院中一次次衰落，然而就像加西诺山物质上的重建一样，隐修会也经历了一次次的革新，使之至今历久弥坚。

1947年，纪念本笃去世1400周年，碧岳十二世颁发通谕：并非本笃带来了隐修生活的高尚理想，因为在他之前，这个理想已经存在于教会之中。本笃的功绩在于使这个理想完美地调和并适应各民族的个性、需要以及风俗习惯。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14:6）本笃在会规序文中说：在福音的领导下，走基督的道路。这就是本笃的秘诀。

二、天使圣徒方济各 (1181~1226)

从11世纪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逐渐萌芽，热烈的圣地朝圣活动，使地中海贸易更加活跃，导致南欧一些城市的封建制逐渐解体，向商业、工业化转化。到14世纪时，许多大城市已有一半以上人口脱离农业，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罗马帝国毁灭后的战乱已成为过去，人们更向往自由、欢乐。同时，从隐修院里发展起来的系统教育方式向社会扩散，形成最初一些大学组织，如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那不勒斯大学及稍后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文艺复兴的序曲已然奏响。

宗教界教宗权力集中，地产增值，许多隐修院不断扩大，拥有藏书丰富、管理完善的大型图书馆和逐日积累起来的大量地产。教会与1000年前初期基督徒团体的状况已绝然不同，已成为文化、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许多基督徒认为这种状况有悖福音精神，力求改革，恢复耶稣和使徒们那样的生活。这时相继出现了几个托钵修会，追随耶稣的生活方式，而方济各·亚西西(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10.4)¹ 被公认为是最彻底的追

¹ 亚西西是方济各的出生地。由于西方人喜欢起名字时取用自己所崇拜的人的名字，一些伟大圣徒的名字被太频繁地使用，而许多追随者也成为知名圣徒，如取名方济各的后来的知名圣徒有方济各·撒肋爵(St. Francis de Sales 1567~1622)，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dr 1506~1552)等，所以宗教界习惯用出生地区别同名的圣人。

随者。直到 20 世纪,基督徒和更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仍一致首肯方济各“在过去 2000 年内最完整地体现了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和教导”。方济各的同时代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相信他是“肩负起被损毁的教会的人”,格利高里 9 世(Gregory IX 1227~1241)在为方济各列圣品时宣认他“拯救了教会”,碧岳 11 世(Pius XI 1922~1939)称他为“第二基督”,伟大的诗人但丁在《神曲·天堂篇》第 11 歌中歌颂他是:无比热忱的仁爱天使,初升的太阳又在升起。

方济各·亚西西是小兄弟托钵僧会的创始人,意大利保护圣人,是历史上第一位身印耶稣五伤的人,所以也被称为“五伤方济各”(据可靠的调查有确切证据、也曾身印耶稣五伤的人,在方济各后有 300 多位)。方济各也是一位天才诗人,他的“和平祷词”和“太阳歌”均为传世名作,“太阳歌”是意大利白话文学史上第一篇重要作品,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歌。“和平祷词”则成为普世基督徒最喜欢的祈祷词之一,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谱以许多名曲,并且它也是基督徒使命的永久宣言。

1. 诗人与乞丐

1181 年方济各出生于意大利亚西西。在欧洲封建制度衰落,城市因与东方的贸易而日趋繁荣的过程中,意大利的一些古老城市最先得惠,亚西西就是这些城市中的一个。方济各的父亲是一位相当富有的布匹商人,他在一次去法国经商时,认识了法国东南部波文斯的少女贝加(Pica),将她娶回了亚西西。方济各是他们的长子,母亲为他起名若翰(John),父亲却喜欢叫他小法国人——方济各(Francis)。方济各从小在当地本笃会修道院的附属学校接受教育,稍大一点便做了父亲的得力助手,他非常聪明,对阿位伯传来的记数法和记帐方式掌握很快,成了父亲的左

膀右臂。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会赚钱，不同的是他花钱很大方，父亲常说他花起钱来不像个商人的儿子，却像个吃皇粮的纨绔子弟。

方济各天生喜欢诗歌、音乐、游玩和宴饮，脑子里充满骑士和游吟诗人的幻想，对信仰不是太在意。他身材中等，风度潇洒，深肤色，黑头发，黑眼睛，长圆脸，温和优雅，能歌善诗，六弦琴也弹得相当好，深为伙伴们所崇拜。加上他富有而慷慨，便总有一群青年人跟在他周围，每晚挥舞着一根缠成花花绿绿色彩的权杖，穿着像法国南部诗人那样用各色布块拼起来的配色裤子，整夜唱歌、弹琴、饮酒、作诗。不过方济各从不干坏事，不说脏话，对女孩子也没有歪主意，对穷人和乞丐一向很慷慨、亲热，有的乞丐见到他，喜欢将自己的衣服铺到地上让他从上面走过。有一次父亲的布店里客人很多，方济各正在忙碌，有个乞丐进去求乞，他不在意地将乞丐赶走了，过后却非常难过，抓了几把钱上街去找那个乞丐，但记不清是哪一个，便遇到一个乞丐就塞几块钱，直到散完身上所有的钱。

方济各也是一位热血青年，1198年他17岁参加了亚西西武装起义，1202年又参加了亚西西对普鲁吉亚战争，这次他当了俘虏，在敌人的监狱里被关押了一年。在狱中，起初他为自己的被俘和几个青年伙伴的死亡伤心沮丧，战俘营里也布满愁云，后来他想找一个解除烦恼的方法，遗憾没有将六弦琴带来，否则可以弹唱一首歌娱乐消遣，继而又想没有琴清唱也可以，便摆出一付手持六弦琴的姿式，手煞有介事地弹拨着，陶醉地唱起抒情歌曲，并预言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将崇拜他。开始时战俘们都反对他，斥责他，不久却被那优美而富有感情的歌声感动了，许多人流着泪加入到歌唱的行列。监狱中又有希望在流动，又有热情在洋溢，又有了笑声，祈祷也恢复了。一年后，战争结束，他们被释放了。出狱时方济各鼓励难友们不要显出颓丧的样子，并提议

进城时大家唱一支喜乐雄壮的歌。于是在迎接战俘的亲人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战俘们满头长发，胡子蓬乱，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却人人精神饱满，互相手挽着手，高声唱着歌，大步迈进城里。亲人们为他们欢欣欲狂，也高唱起来，流着泪疯狂地拥抱他们。

方济各虽然在从监狱回城的路上显得那么热情快乐，可一回家他就病倒了。自此大病一场，好几个月后才勉强强起得了床，他走出房间到郊外去散步，久违了一年多的原野使他感到格外清新。站在旷野里昂首远眺，地上绿草如茵，鲜花似锦，天空碧蓝高阔，白云悠悠，大自然满溢着蓬勃生机铺天盖地包围了他。一年多的禁锢后，方济各真想展翅高飞。他躺在青绿的草地上，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生机和美丽，这时他的内心正在潜移默化发生着某些变化，他轻松愉快的心情慢慢飘上一层乌云，他对过去喧嚣奢华的生活感到庸俗无聊，空虚厌倦，难道那些宴会、诗歌、音乐就是他的理想和幸福吗？他迷惑了，望着生机盎然的大自然，他自问：“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谁呢？”

这以后很长时间，方济各迷迷茫茫，坐立不安，心灵上的压抑使他常常独自爬上高山沉思，钻入洞穴静坐，或在阳光普照的草地上漫步，虽然还是整夜和朋友们饮酒，挑着灯、舞着杖在街上唱歌、弹琴，可他再也找不到往日的欢乐，而更喜欢一个人在大自然里独处。另一方面他与乞丐们的接触更多了，更频繁地从家里拿了钱出去给穷人和乞丐散发，并将自己华丽的服饰拿到街上贱卖，然后将钱散给他们。有时他爬在桌子上奋笔疾书，写些诗句，但刚写好又撕做一团。母亲对儿子的苦恼爱莫能助，父亲却指责妻子惯坏了方济各，要为他找个女孩子结婚。不久，终于有了个好机会，不过不是登上婚礼的红毯，而是赶赴卫国的疆场。战争又爆发了，日尔曼皇帝又来侵犯意大利，教宗派了位将军迎敌，贵族富商纷纷参战。参加或挑起各种战争解闷儿，一向

是贵族们的传统，参军作战也是最勇敢的男人的光荣。这时方济各做了个梦，梦见许多军队、宫殿、十字架、各种兵器，还有一位少女。少女告诉他：“这一切都将是你和你的士兵的所有物。”少女消失后留下他自己在宫殿内徘徊。大梦醒来，方济各决定去参加战争，这使他父亲非常高兴，儿子又像个男子汉了，马上为他配备了华美的戎装和坚固的武器，并亲自将他送出城门，自豪地目送儿子纵马奔驰而去。

路上，方济各遇到一位战俘营里的老武士，老人身上的破烂军服和手中破旧的武器使方济各心里很不舒服，自己初出茅庐的年轻小子如此耀武扬威，而这位立过汗马功劳的老人却因久历战场而穷困不堪。他决定将自己的衣服和装备与老人调换，他要自己站在贫穷的地位，老人却不应该这样。老武士对方济各的请求惊异万分，不知何意，拒绝交换，方济各无奈举起长袍便撕以示诚意，他的诚挚和因被拒绝而痛苦的表情使老人答应与他互换，可心里却为这位有心情在狱中唱歌，又要换破烂衣服的青年感到莫名其妙。军队行进到一个小镇时，方济各的病又犯了，高烧和昏迷使他不得不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开拔而去。昏昏沉沉中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从一块岩石上射出一道强光，并有声音向他说话：“方济各，两者哪个比较好呢？是侍奉主人，还是侍奉仆人？”方济各失声回答：“主人。”“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替仆人工作呢？”方济各无言以对，不明白是何意。突然他感觉那道光直射入他的身体，心灵中升起强烈的崇拜，他感到是天主照亮了他的心。光，就是天主。他虔诚地问：“主，我该做什么呢？”“回到你的出生地去，你将因我而得到精神的实现。你对从前战争的梦误解了。”

光和声音如雾一样渐渐消失，方济各忽然惊醒，意识到刚才做了个梦，梦中情景那么清晰。他细细回想着，那仅是一个梦呢，还是天主的启示？真的现在就返回故乡吗？参加完战争再回

来不好吗？现在回去算什么呢？怎么面对父亲？同伴和乡亲们会怎么讥笑？他犹豫不决，一边是战场，一边是故乡；一边是荣誉和官禄，一边是父亲的愤怒，乡友的耻笑。仅仅为了一个梦就半途返回吗？他一向对天主漠不关心，每年只在复活节前领一次圣体，天主为什么召唤他呢？天主，世俗……但是他感觉到那个声音在他心中已唤起对天主的渴慕，也意识到那个声音在他过去曾陷于世俗的快乐中时已在他心中啾啾细语了许多年，那不是陌生的。他决定回应这个召唤，回故乡。

没到战场就返回来，又是一身破衣烂衫，他感到非常难为情，垮着腰，低着头，满脸羞愧穿过街道回家。人们先是不解地看着他，随后便大笑着嘲讽奚落，父亲更是暴跳如雷。一向聪明、精干、勇敢、快乐让父亲宠爱的长子怎么变成了这种样子？但还有更糟的，方济各从此好象痴了，常常长久跪在教堂里盯着祭坛上的圣体龛发呆，也经常在城里四处走动，将父母给他的钱财拿去帮助穷人，或与乞丐们混在一起，将钱分散给他们，好几次脱掉自己的衣服给乞丐穿上。人们都议论方济各是病了还是想做修士，其实他是在苦苦寻找自己精神的实现。同伴们邀请他参加各种聚会，他还是常去参加，或主持举办，但心早已不在那里。有一次，一个盛宴后，酒足饭饱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弹琴唱歌上街游行，方济各却总是无精打采，渐渐落在了后面，他再也受不了那里的空虚、庸俗，他的心窒息得要死，他独自站在星空下，望着满天星斗发呆，不由自主轻呼着：“天主，天主……”忽然好像有一颗星光落在他心上，逐渐燃烧开来，使他愉快兴奋，光明轻松，他听不到朋友们的歌声了，他不能讲话，也不能走动，他的心被烈火吞噬着，血液沸腾，心中充满狂喜，身体飘飘似升举而起，他被崇高的爱淹没了，被一种精神占有了，自己也深深地、强烈地爱着那个精神，他感觉到那是天主，只能是天主，只有天主能充满他。朋友们发现丢了方济各，便回头寻找

他，看到他一动不动发呆的样子，便取笑他，说他大概是想结婚了，方济各好一会才清醒过来，对伙伴们说：“我确实想结婚了，我所争取的未婚妻是天下最高贵的，她叫贫穷小姐。”

这次经验使他长久以来的压抑减轻了许多，可他仍然感到有些模糊不明，他还找不到自己，他更频繁地去教堂祈祷，或在山上游荡，从此远离朋友们，喜欢孤寂、祈祷和默想了。这期间他在祈祷、默想或施舍时偶尔会想到城里一个非常丑陋可怕的驼背女人，以为自己继续祈祷、默想或与乞丐混在一起就会变成像她一样。但他直觉这种意识不是来于天主，而是撒旦的毒计，于是他更加虔诚纯洁地接近天主，并阅读了一些灵修书籍，母亲也经常找他交谈，为他做了许多祈祷，后来他决定到宗徒的墓地上拜谒，求得他们的帮助。

方济各独自奔赴罗马，在宗徒墓地上祈祷了三天，膝盖都跪痛了，并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后来他注意到拜谒的人们在墓地前的捐献很微薄，感到又吃惊又愤怒，便将自己装满银钱的小皮包拿出来，从中取出一天的伙食和路费，然后兜底全倒在墓地上。祈祷得不到回答，方济各漫无目的从墓地出来，在台阶上遇到一群乞丐，可是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可给他们了。忽然心中升起一个念头，他渴望体验他们的生活，对，去体验他们的穷困、悲苦和被人歧视。他便将剩余的一点钱散给乞丐们，自己又和一个衣衫最破烂的乞丐交换衣服。当他穿上乞丐那身臭气扑鼻油腻肮脏的破烂衣服时，这急剧的转变使他恐惧、战栗。他咬紧牙关鼓励自己穿上。可是走向大街时他的勇气又陡然消失了，控制不住地打颤，他又鼓励自己不能退缩，走出去面对人群！终于他硬着头皮走上大街，混在乞丐群中像他们一样伸手乞讨。这时他的自尊、骄傲、自得一切都没有了，他真正体验到穷困对人的伤害。也就在这时他意识到，人们只是高高在上地施舍穷困是不够的，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受到穷困的伤害，这么多天主儿女的尊严被摧

残，他应该与他们一样成为平等的人，舍弃自己多占的一切去彻底地爱他们。

方济各在罗马乞讨了几天后又一路乞讨着回家，他在到家前向一个朋友借了身衣服穿，以免父母生气，可是他乞讨的消息早已传到了故乡，一到家父亲就痛揍了他一顿，母亲也劝他帮助穷人比做个穷人更好，当地主教也劝方济各不要太注重外表，重要的是内心。

不久的一天，他与父亲和仆人去外地购物，回来时自己想着心事，信马由缰落在了后面。忽然他的马停住了，方济各抬头一看，猛地惊呆了，浑身毛发倒竖。只见一个可怕的麻风病人站在马前，光着身子遍体疮痍，下颏已烂掉，鼻子只剩下两个烂红的洞，双眼肿得像两个大水泡，左眼流出一道黑血，正忧戚地看着方济各。方济各既万分恐惧又害怕传染，猛地使劲打马飞奔而去，连头也不敢回一下，帽子被风吹掉了也不敢捡。可是就在疾奔中，他想起耶稣抚摸麻风病人的事，不由放慢了速度，心中谴责自己：你真虚伪，读《福音》时声泪俱下，而自己真正遇到时却自私地溜掉了，难道你就是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骑士吗？他终于停下来，掉转马头沿原路返回，奔到那个麻风病人前。麻风病人身上发出的恶臭几乎将他熏倒，但他仍旧下了马，走近那悲苦的人，向他致敬，并毅然拥抱他，亲吻他腐烂的脸和唇。麻风病人哭了，脸上血泪模糊，嘴张了张却说不出话，原来他的舌头已经溃烂掉了。

方济各再次感受到强烈的同情，他想帮助他，分担他的痛苦，不是站在旁观的位置或高高在上地施舍，而是与这些痛苦的人们在一起。次日，方济各专程去郊外一个被隔离的麻风病人居留区拉匝录麻风病院看望他们，请求院长允许他来帮助这些麻风病人。拉匝录麻风病院是天主教一个修会拉匝录修会开办的，遍及欧洲，专为麻风病人而设。过去方济各也赞助过他们东西，但

都是让仆人送来，自己从没有想过接近这里，而现在他却亲切地拥抱亲吻他们，带着药物为他们涂抹、包扎、洗濯，并为他们读经讲故事。整个冬天，一等父亲外出，他就来到这里，这时方济各有二十五六岁了。

2. 召喚与回应

一天方济各又从麻风病院探视回来，靠近一所几乎坍塌被人遗弃的小教堂行走，忽然想进去祈祷，便轻轻推门进入，匍匐在十字架前。在宁静中他感受到一种奇妙的神圣，突然他发现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好像在颤抖，并抬起头，眼中显出生命之光，而且启动双唇向他说话：“方济各，你去修理我的屋宇吧，这屋宇一如你所看到的几乎要坍塌了。”方济各既恐慌又激动，不知所措，被那被钉的耶稣震撼了。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象过耶稣被活生生钉上去是什么样子，这情景使他目瞪口呆，继而泪如雨下，甚至放声大哭。自此，基督苦难的形象便深深印在了他的心灵中，伴随了他后来所有的岁月，使他对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充满奉献之心，他也逐渐明白了这话的真正含义。

不过这时他依表面意思理解了这话，他决定着手修建这所圣堂。这所达弥盎小教堂是为纪念这位献身麻风病人的神父。从堂里回来他便开始具体筹划，趁父亲不在家，他从家里的店铺上取了些丝织品和毛织品放上马背，到街上将布匹和马全都卖掉，带着钱来到达弥盎圣堂。被人们遗弃的教堂里还有一位老神父守在这里，他接受了方济各，也收下带来的钱，不过没有动用。方济各很幸运，他遇到一位知识丰富，灵修精深的神父，善于理解、引导人，给了方济各很大帮助。

方济各住在老神父那里，快快乐乐忙着计划修葺圣堂，而他的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找了些邻居、朋友帮忙要抓回他狠狠惩

罚一顿，还有人出主意将他灌醉后扔在街上，这样他醒后就会羞愧难当而不视自己为圣人，才能返回现实。一行人带着绳子、棍子，还有琴和旗子上了山，但方济各已提前得到妈妈偷偷托人送来的消息，藏在了一个山洞里。父亲找不到他，与老神父吵嚷了一阵，带着老神父归还的那些方济各带来的钱与人们悻悻离去。

方济各在洞里藏了些日子，祈祷、默想，也与老神父交谈，每天都是老神父给他送食物。他不能总在山洞里躲着，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回到世俗，向父亲道歉，还是继续走上主召唤的路？他想到了耶稣苦难，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时时浮现在他眼前。救主在世上生活了33年，传道救人三年，他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教导，我为什么不去奉行呢？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我却没有像基督教导的那样去生活，而他是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一线光明照亮了方济各的心灵，一股强大的力量涌起，驱散了所有的恐惧、疑虑，他走出洞穴，走上大街小巷去想办法找钱和建筑材料修葺圣堂。他鼓起勇气向城里的人们解释说达弥盎圣堂太破旧了，他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去修葺这座圣堂。他很快就被人们围上了，但他们只是大声嘲笑他，推搡他，孩子们向他掷泥巴和石块，这位昔日阔少今天竟当起了乞丐，还从家里偷他父亲的钱，要建什么圣堂。消息传到了方济各父亲耳朵里，他怒气冲天，狂暴地奔向人们指给他方济各在的地方，一看到儿子便不由分说狠狠一拳，将方济各打倒在地，然后抓住他拖进家里，鞭打一顿后，扔在酒窖内关了起来。

几天后，方济各的父亲和弟弟外出采购，母亲将方济各从酒窖内放了出来，与他交谈后发现儿子不会改变主意，他那么坚决：“耶稣叫我重修圣堂，我必须服从。”母亲尊重他的意愿，让他重回达弥盎圣堂，并给他带了些钱。父亲回来知道这事后大

怒，告状到了主教府，要求方济各不要拿家里的钱乱糟蹋，否则要剥夺他的继承权。主教叫来方济各问他打算怎么办，方济各很坚决地说宁可放弃继承权。父亲更恼火，进一步逼方济各把从家里带走的钱一文不少交还，方济各争辩说钱是母亲给的，但主教对他说：“还给你父亲吧，天主不要你用金钱来完成他的事业。”方济各看着怒吼的父亲，解下腰间的钱袋还给父亲，并且将衣服脱掉，连内衣也脱掉全部归还父亲，大声宣告：“从今后我可以自傲地称呼我在天上的父，在他那里，我要聚集我的财富和希望。”主教为这青年的勇毅所感动，用主教服将他遮蔽起来，同时也明白这将是天主的一位特选使者。

方济各与父亲断绝了关系，可以自由活动了，他每天穿一身旧衣服在亚西西大街上用唱歌换钱修建达弥盎圣堂。他的纯良精神感动了人们，他们不再嘲笑他或向他掷石块，有人为他捐钱，有人帮他搬石头垒墙，孩子们特别积极，还有一个朋友为他送来大批瓦和灰泥，修建工程很顺利。方济各一心只顾追求理想，没有考虑到每天的饭食问题，不知道老神父为让他多吃一块肉，自己少吃了几块面包。有一天方济各偶然听到老神父在算计如何为他挤出买肉的钱，念叨着说：“这孩子祈祷太多，又守斋又干体力活，该给他吃些好的，不然他会吃不消，可是堂内连面粉都没有了。”方济各听了非常惭愧，到外面将盛灰泥的桶洗净提着上街去乞讨。从这时起他开始讨饭吃，总把要到的好东西带回给老神父，自己吃脏的、次的。他强忍恶心，对自己说味道好极了，并强迫自己睁眼看着这些东西吃。每次求乞他都避开自己的家，以免使母亲伤心，父亲生气，可有一次他还是在街上遇到了父亲，又被父亲痛骂一顿，他为补过父亲对自己的诅咒，便找一个老乞丐祝福自己。有一次他遇到了母亲，刹时间双腿瘫软无力，直想藏起自己，而母亲却亲切地拥抱他，向他说：“孩子，我真为你感到无比骄傲。”一句话使方济各浑身充满力量，他兴奋地

告诉老神父时，老神父高兴地对他说：“你的神贫^①终于得到了祝福。”方济各衣服破旧，乞讨吃饭，而眼睛却闪烁着神奇美妙的喜乐，第二年春天他修好了达弥盎圣堂，接着又修葺了也快倒塌的附近的伯多录圣堂和博俊古辣圣母堂，几年后这两座教堂也都焕然一新，可是下一步干什么呢？他的心神搜索着……。一天，弥撒读经时一段福音打动了他：“耶稣赐给那十二个人制服一切魔鬼及治疗疾病的能力和权柄，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并治好病人，向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棍杖，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银钱，也不要带两件内衣……”这段话似乎就是直接对他讲的，他豁然开朗，不禁欢呼说：“这正是我所愿意的，正是我所追求的，我全心希望实行的。”这时他领悟到那次十字架上耶稣向他说话的真意，他应该去修建的不是教堂，而是主的教会本身，以神贫的精神去宣讲天主的国。

从此方济各要彻底追随耶稣的教导，以主耶稣为榜样，使自己成为穷人的仆人，出发到意大利最黑暗贫困、被人遗忘的角落传播福音，爱护无依无靠的人，要彻底摆脱一切世俗的束缚。他自制了一件又粗又硬的长衣，换下别人送给他的普通衣服，腰系绳索，赤足走上他的使命之路。

方济各开始在大街小巷讲道，仍露宿山林，乞讨吃饭，却很快吸引了追随者，最初是那位在修堂过程中施舍最多的朋友，也是亚西西一位富商，他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和方济各一起在街上将钱施舍给穷人，然后和方济各一起住在教堂旁边的草棚里，乞讨吃饭。接着又有二位，不久有了六位，有富人，有学者，有伐木工，都舍弃一切来做最穷的人。他们在各处讲道，从不接受人们的金钱，就连面包在不饿时也谢绝。许多人为他们感动，也有

① 耶稣宣道中“八福”之一：神贫的人是有福的。指精神上追求清贫的生活。

人说他们这种贫穷行为癫狂，他们先把钱财舍光，转而又向别人讨饭，不合情理。有的同伴也因其他人的说法而疑惑了，难道真不对吗？便去请教主教。主教也认为这样的贫穷难以持久，他们至少应该有每天的食粮，总是讨饭度日不太妥当。但对他们完全交给天主，不为世俗所扰的精神给予祝福。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彻底的神贫精神，方济各的队伍迅速扩大，他们乞讨、讲道、施舍、劳动、看望痲病人，称自己为赔补做苦工者。很快他们已有了12人，他们决定为这个团体正式起名“小兄弟会”(Ordo Fratrum Minorum)，要自甘卑微，比任何人都小，做社会人群中的末位。一个团体需要有些规定，1209年2月24日这天，他们分散开跪在草丛中或圣堂里祈禱求天主启示会规。方济各跪在十字架下，专注深情地仰望着上面的救主，边祈禱边书写并把写出的字句唱出来：

“至圣圣三^①，我们热爱你，钦崇你，我们愿如孩子般听从你的代理者——罗马教宗的圣命。我们这一群贫穷小兄弟会的兄弟们愿在听命、贞洁、绝财三愿下共同生活，并要努力效法主耶稣你的谦逊和神贫。凡是施舍财物给贫穷者的人都将受到我们的欢迎，并接受他做我们的朋友。恩赖天主的庇佑，我们众兄弟要甘愿穿补而再补的破衣服，在我们当中没有贵贱之分，都要工作，要有一门擅长的手艺，不为赚钱，只因为不工作的人不应得到他的日用粮。为了承受工作的赏报，除了金钱，我们接受生活上一切必需品，但只有在为生病的兄弟治病时才可以接受适量的金钱。我们可以乞讨，但要在工作不足以糊口时才乞讨。只要有东西充饥，有褴褛的衣服蔽体，我们就会心满意足。无论同何等人相处，我们都一视同仁并因此感到幸福。我们要爱人如己，不生争辩。我们不随身携带任何东西，不带钱囊、面包袋、金钱或

① 指三位一体的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圣神。

棍棒，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宣讲天主的国，将天主的平安赐给每一个人。若有人打了我们的左脸，我们会将右脸转给他，若有人剥去了我们的外衣，我们将把里面的汗衣也给他，若有人把我们的一切抢光，我们不再把它取回。我们要像基督教导的那样：你若愿意做完德全善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样你就必定有你的财宝在天上，然后再来跟随我。谁若跟随我，当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是基督徒，就要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现出基督徒的真精神。我们还要尊敬身赋圣职的教士们，不论他们的品位高低，为了主的原因必将他们当作主人一样看待，并遵行他们的管辖。现在和未来的小兄弟们，从今至死，摆脱一切恶事而专务善行吧！敬畏、颂扬、感谢、钦崇独一无二及造生天地万物的全能圣三——圣父、圣子、圣神吧！阿门。”

这个简单的最初的会规，基本完全采用福音训导，方济各只加上简单的几句话，勾画出一种生活方式。这也将是方济各小兄弟会的主要精神。成立修会需要得到教会认可，于是一行 12 人来到了罗马。他们首先拜访了一位枢机^①若望·桑保录主教 (John of st. Paul)，当若望主教听了方济各对修会宗旨的陈述后拍案惊叹：“你就是拯救教会的人！我全力支持你。”当时教会中许多人贪财受贿，道德堕落，腐败糜烂，急需整顿。由若望枢机推荐，小兄弟会的事得以在枢机团会议上讨论，可是枢机们都认为对这种贫穷，人性的软弱是无法达到的，他们不论作为个人或修会都拒绝任何私人的或公共的财产，没有修院，没有土地，靠偶尔得到的工作或乞讨维持一天的食物所需，没有求学的学校增长学问，没有修行的修院提高德操，枢机们认为这种彻底的神贫超过了常人的能力，只能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但若望枢机义正辞严

① 是天主教教宗以下最高级神职人员职衔。

地反驳：“若你们认为世人不可能按福音中主说的话去生活，若是你们仍阻止那些想要努力追随这种生活的人，那么你们坐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呢？这实在是对耶稣基督的侮辱。”枢机们面面相觑，英诺森三世教宗却被会规和若望枢机的话感动了，想想那12位身体瘦弱却目光明亮，穿粗衣系绳子，赤脚乞讨却充满热爱的青年，他似乎看到了一种崭新的力量，于是他向大家说：“祈祷吧，让我们认清耶稣的圣意。”

方济各和兄弟们全力投入了祈祷，教宗和枢机也在祈祷。这天晚上方济各和英诺森三世都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教宗梦见教堂震裂倾斜，濒临倒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来了一个并不高大强壮的人，他用肩膀撑起那宏大的建筑，用力一推，圣堂便恢复了原样，如新建一般。而方济各在梦中看见自己站在一棵大树前，他向树伸展双臂，正当这时他发现自己逐渐长高，忽然那棵树向他弯下腰。

再次开会时，教宗不顾及众枢机的争论，直盯着方济各的眼睛问他：“你是否确信天主和世人会继续帮助你？”方济各迎着教宗，充满信心地回答：“圣父啊，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后方济各讲了一个旷野贫妇的故事，大意是贫妇为君王生了好多孩子，他们都非常穷，一无所有，但当君王看到他们时说：“我的一切都是你们的。”贫妇和孩子是他和他的弟子，君王是耶稣。最后他说：“我主耶稣允许我们常生不死，并把天上的真福赏赐给了我们，你想我们在地上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他怎么会拒绝我们呢。只要寻求他的国，其他东西他自会加给我们。”英诺森三世走向方济各，有力地拥抱他，认为这位青年就是那撑起教堂的人，也将是拯救教会的人。教廷承认小兄弟会的存在，让他们按天主所启示的去继续执行，并为每个人赐以道德方面的讲道权，在每个人头顶剃出一个大圆圈，表示这个权力。但这次只是口头表示，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方济各和他的小兄弟们去朝拜了宗徒墓地后返回亚西西，继续实行着自己的追求，力图完善和成全，他们感受着生命的喜乐，对世物毫无挂虑的自由，到处宣讲福音，看望痲病人，施助穷困。虽然他们自己一无所有，但常常慷慨施助别人，往往手头有什么便施舍什么，而不论自己是否需要。一次一位妇女抱着孩子来求乞，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给，便将弥撒书和铜烛台给了妇人，让她去换吃的。另一次一个农夫牵着一匹驴子强占他们的棚子，因为驴夫担心小兄弟会的棚子越建越多挤用他的土地，方济各马上离开棚子，将它留给农夫，自己带着小兄弟们迁往他曾修葺过的博俊古拉圣母堂旁边。他们唱着歌砍柴和泥，搭起几间棚子做为新营地。唱歌是他们最主要的取乐方式，不论房屋漏雨或肚子饥饿或受别人伤害时，他们便以歌声使心中充满欢乐，而不让任何烦恼困扰心神。他们总是喜乐欢欣，眉飞色舞，彼此毫无自私，唯有深切至纯的爱。方济各说：“什么是天主的仆人？天主的仆人无非是一种沿街弹唱的诗人。诗人唯一的任务在于振奋人心，推动人心，鼓舞人心，使人心归向于天主超性的喜乐。”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团体，一年后他们发展起了四十多个棚子，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加入这个团体。在博俊古拉——微小的地方，自甘卑微的小兄弟会迅速发展壮大，圣母便是他们的依靠。

追随者中有一位亚西西望族家庭的小姐嘉兰，她被方济各的精神所感动，也要求加入这个团体，于是在1212年她成为方济各女修会第一位修女。她换下漂亮的丝绸衣衫，穿上粗布绛色长袍，腰束麻绳，瀑布般的金色长发也剪成小刷子，加入到贫穷者的行列中。接着她的妹妹和许多别的女孩子也相继加入，从而形成了方济各第二会，这个会主要采用本笃会的会规，但常在医院服务。

3. 神贫与爱德

神贫是方济各的主要精神，但他却绝非苦行主义者。他放弃世上所有的财富是为了奉行基督的教导，完全奉献给基督，不受束缚地服侍上主；他摒弃舒适安逸是为了克服傲慢，完全成为最微小的人，更密切地参与十字架上的救赎大业。他选择的是一种奥秘，而不是一种社会或政治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为了爱，因为耶稣说：“你们要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他选择彻底的神贫，而不是有所取舍，他将自己完全交给基督，而不是有所保留。

他和他的小兄弟们只有一件灰粗布长外衣，两条裤子，一根系外衣的绳子，此外一无所有。他们有时在医院服务，有时帮助农民在地里干活，以换取每天必需的面包，溪中清水是最好的解渴饮料，青石黄土就是天然餐桌，找不到工作时就乞讨，别人给什么他们吃什么，栖身之地是草木小棚，他们称之为“寄居所”，而不称“修院”。这种寄居所是：在当地主教和有关人员批准之后，在够用的地方内挖一圈深坑做为与外界的分界线，而不许建高墙，住所用木头、干草和泥浆糊成，教堂也要小而简朴。他们不要修院，不要属于个人或修会的土地、财物，他们要像耶稣和使徒们那样一无所有，到处游走传播福音。福音就是他们的一切，耶稣就是他们的一切。

他们从来不积累金钱和任何财物，当会员发展越来越多，总部博俊古拉的客人日夜不断，他们往往没有东西拿出来迎接兄弟们，副总会长便请求方济各可否积攒些东西以供不时之需，但方济各回答：“至爱的兄弟，这种友善要不得，我们决不能为了任何原因而违犯会规。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取走圣母祭台上的一切装饰品。相信我，圣母一定宁愿我们恪守其圣子的福音而取

走祭台上的一切，却不愿我们忽略其圣子而装饰其祭台。主将遭来人偿还圣母借给我们的一切。”

一次小兄弟会要在博俊古拉召开会议，外出传道的许多兄弟都要回来，亚西西民众知道他们没有住处，自愿给小兄弟会盖了些房子。当时方济各不在这里，当他回来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命令拆掉，因为小兄弟不论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恪守同样的神贫。1219年的大会有5000人参加，他们都是草木搭棚，干草为席。一时间博俊古拉圣母堂周围草棚遍地，人们称之为“草棚会议”。

方济各的使命是针对富人的，他并不向穷人宣讲他们应该知足，而是向富人宣讲贫穷。他不是最关心接受救济的穷人，而更关心给予救济的富人，因为财富带给富人的恐惧比穷人的饥饿更让他焦虑，他对所有请求加入小兄弟会的人都像耶稣那样说：“去施舍掉你的一切，来跟随我。”一次一位富人请求加入小兄弟会，方济各对他说：“你若愿意入会，请先将你的所有分赠你周围的穷人。”那人回去却将财产赠给了亲友，然后将他的慷慨报告给方济各。方济各苦笑着说：“苍蝇兄弟，你回去吧，因为你还没有离弃你的家庭和亲属。”

方济各自己更是彻底神贫，并以比别人富有为耻。一天他外出讲道，见到一位穷人赤身裸体，便大为悲伤，对同伴说：“这人一无所有使我羞愧难当，我们愿意为了基督成为最穷的人，却有比我们更穷的，这是我们的傲慢没有降到最低，还没有和最穷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站在同一水平。”说着他上前拥抱那位穷人，并将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了他。有一次在圣诞节上，方济各讲到圣诞佳话，玛丽亚和若瑟如何贫穷时，他哇一声大哭起来，说：“我不愿比若瑟和玛丽亚更享福。”也正是方济各首创了布置圣诞马槽的仪式。

方济各经常对弟子们说：“精神一旦冷漠，圣宠又逐步减少

其火力时，血肉当然不免追求自己的利益。灵魂如得不到神乐，肉体怎能不转而求取自己的快感？此时兽性的贪欲自不免以‘必要’二字来寻求掩饰，而肉体的感觉便形成良心。”他这样教导弟子，自己更是首先身体力行。他的一件衣服如果不送人能一直穿下来，补而又补。在食物上他也总是吃乞讨到的最次的食物，而把好的留给兄弟们。有一次他感冒很重，一个兄弟给他弄了只山雀，用橄榄油煎给他吃，他像平常一样愉快地吃着，似乎没有注意到脆香鲜美的山雀有什么特殊，吃完后还尽情地舔食手上的油，忽然他叫了一声“停止！”便跪地大哭自己贪饕，叫一位兄弟用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牵出他到街上游行，边走边喊“这是个贪吃的人”。

在完全奉献走向至圣的过程中，欲火也是难以跨越的一大障碍，遇到它的袭击时，方济各使用鞭子狠狠地抽打自己，若仍不能平息，他就跑到雪地里打滚，或投入冰凉的河中，直到寒冷将其彻底驱逐。有一次他干脆堆了七个雪人，对自己说：“方济各，看，那肥壮白胖的就是你的娇娘，这两个是你的儿子，那一个是你的女儿，剩下两个是你的仆人。看那，他们快冻死了，你哪里有余余的力量服侍他们呢，你全部的身心都是属于天主的。尽心尽力，心满意足地服侍天主吧。”他将自己的肉躯称为“驴兄”，因为驴子要背负重担爬山上坡，被人鞭打，吃粗糙、少量的食物，他也要让身体成为精神和意志的工具。

方济各受到的诱惑还有精神方面的，一天他正在祈祷，忽然一个想法冲入脑海：“方济各，你的信德不是很大吗？那么对这座山说，离开这里，移到海里去。”方济各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这山，便是你的诱惑。”方济各伏地哭求：“主，请照你的话，成就于我。”于是一切才平和下去，他如释重负。另一次他听到一个声音在他心底私语：“方济各，世界上没有一个回头认错的罪人不为天主所宽恕，只有那严厉摧残自

己肉体的人，永远得不到主的仁慈。”这又使他犹豫了很久，忽然一道亮光展现，他明白这是一个诱惑他松弛和冷淡的奸计，祈祷中他又坚定起来。

受到诱惑的不只方济各，他的弟子们都遭遇过各种各样的试探。一次一位弟子向方济各说：“父啊，为我祈祷吧！你如替我祈祷，我相信，我将由诱惑中得到解救，因为我遭受着超过我力量的痛苦，我知道这瞒不过你。”方济各对他说：“孩子，相信我，正因如此，你才是天主的仆人。谁若不经过诱惑和患难，不应自以为是天主的仆人。在某种方式下，克服了一次诱惑，便是赢得一枚祝福的戒指。”但方济各并不赞成过分的苦修，有时某位兄弟禁食过度，方济各就不动声色为他们找些食物，陪着他们吃，然后再找机会解释禁食应该适度。有一次别人告诉他一位兄弟终日守缄默，拒不说话，只打手势，方济各便劝他放弃这种修行，认为“这不是天主的精神，这是魔鬼的诱惑，不是德行”。

爱德和谦德是方济各生命中最重要两个因素，在一次讲道中他曾说：“爱德是诸德的锁链，诸德若无此锁链，便如断线之珠，非但不能中悦天主，且失散无存。谦德是诸德的基础，诸德若无此基础，便似浮沙上建屋，即使幸而有成，却决不会长久。”

方济各也一直非常谦逊，有一次他由于病弱，兄弟们为他向农家借一头驴子骑，农夫问他：“你是方济各兄弟吗？”方济各谦逊地回答说是。农夫便对他说：“人们都传说你很圣善，那么你要格外小心，永远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好，因为一心一意信赖你的人实在太多了，永远不要辜负人们的期望，不要成为不圣善者。”方济各马上下了驴，匍匐在地吻农夫的脚，并谦逊真诚地感谢他。另一次，方济各到一座城市，请求当地主教允许他在那里宣讲，但主教说有自己宣讲就够了，拒绝了方济各。方济各向主教致敬，然后谦逊地退出。但不久他又回来了，对主教说：“主教大人，如果儿子被父亲由这道门赶出去，必要想法从另一道门进

来。”主教被感动了，拥抱他，并给他在整个教区内宣讲的权利。

他不只关注自己和修士兄弟们的圣德成长，他也将爱德施与所有的人，而他的谦德则助成爱德的传播。有一次方济各遇到一位穷人，问候说：“老兄，你好！”可这人心情不好，并诅咒他的主人，因为主人夺走了他的一切。方济各和蔼地安慰他说：“老兄，请为了天主的圣爱原谅你的主人吧，也为你的灵魂，及主人能够归还他剥夺了的属于你的一切。”那人仍说：“除非他先还给我，否则决不宽恕他。”方济各取下自己的大衣送给他并说：“我给你这件外衣，并请求你因天主的圣爱原谅你的主人。”穷人终于被感动而接受请求，宽恕仇人。

另一次，方济各宣讲时，来了一位又穷又病的人，他便尽自己能力给了这人帮助。过后一位兄弟对方济各说：“他的确很穷，但在心里，可能在这地区内没有比他更富有的。”这个人很贪婪很吝啬也很邪恶，但方济各却对这位兄弟说：“脱去你的会衣，匍匐在这位穷人前，讲明你的罪，不只请他宽恕，还要请他为你祈祷。”然后方济各又对他说：“兄弟，什么时候见到穷人，便是见到主及其贫穷母亲，同样，见到病人就要看到主为我们接受的脆弱。”

还有一次，三个打家劫舍远近闻名的强盗迫于饥饿来向小兄弟会求助，一位兄弟一看见他们便义愤填胸，斥责他们伤人害物，上不敬畏造物天主，下不爱护同类世人，没有资格生活在世界上，也不配接受救济品，让他们远远离开小兄弟们。过了一会儿，方济各和一个同伴乞讨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对那位兄弟说这样做不符合福音教训，让那兄弟带上刚乞讨回来的一袋面包和一樽葡萄酒马上去寻找那三个人，把东西送给他们，并向他们道歉，然后要求他们不再为非作歹，要遵守天主的诫命，小兄弟会可以永远供给他们饮食和日常用品。那位兄弟走了好多路才找到这三个强盗，后来这三个强盗全部加入了小兄弟会。

方济各不仅有许多奇特的方法使人心归正，他还产生了许多奇迹使人们的身体康健。有时他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就会发生许多病人突然痊愈的事件，有时会因与他接触而发生，有时则因触摸他用过的东西而见效。一次一位产妇因握住他赶驴子用的绳子就化险为夷了。另一次是一位脾气乖戾的麻风病人，侍候他的小兄弟们总是挨他的骂，甚至他还打小兄弟们，侮辱他们，甚至骂天骂地骂圣人，骂天主，小兄弟想了种种办法都不能使他满意。后来方济各来到这里，亲自来侍奉他，先向他恭恭敬敬地说道：“可爱的兄弟，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麻风病人却回答：“天主既然把我的一切都拿去了，把我弄得一身脓腥臭气，还有什么平安吗？不但如此，你的兄弟们东碰西撞，不能很好地服侍我，也让我讨厌。”方济各仍温和地说：“那么让我来为你做些事吧。”他便耐心温柔地为病人洗涤、按摩、包扎，后来人们忽然发现经他清洗过的地方痊愈了。病人看着逐渐痊愈的身体痛哭失声，请小兄弟们原谅，向天主忏悔。

方济各的圣德和人格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人们见到他常激动地高喊“圣人，圣人”，而他却回答：“我所做的，任何一个罪人都能做到，谁都可以守斋、祈祷、洒泪。”有时他说：“天主从不摒弃即使最微小无用的人，他喜欢用卑微的人成就他的事业，而使人知道，所有的美善、德能、权势都不是出自受造的人，而是出自创造者天主。我是因自己的卑贱而为天主所用，即使有所作用，那是天主的光荣，天主肯把恩宠赐给我这样卑贱的人，我只有对天主无限感激。”或者他这样解释：“这种尊敬和对圣像的尊敬是一样的，圣像受尊敬因为它代表天主的肖像，我也是那石块、布片或木板，人们尊敬的是在我的生命中工作的天主。”到底什么是个人的功绩，是一个人值得自豪的，方济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一次他和几个兄弟行进在严冬的雪天里，衣衫单薄，食不裹腹，寒风刺骨，他忽然满心喜乐地对兄弟们唱：“兄弟们，

即使我们已成为圣人，在世人面前立了修德成圣的善表，感化了许多人忏悔改过，但是真正完全的喜乐并不在于此。兄弟们，即使我们能使盲人复明，瘫子行走，聋子听见，甚至死后数天的人复活，但是真正完全的喜乐并不在于此。兄弟们，即使我们能讲万国方言，通晓各种学问，明了圣经的全部奥义，又能讲先知话，并预言未来的一切事，揭示人心中的秘密，但是真正完全的喜乐并不在于此。兄弟们，即使我们能讲天使的妙语，通晓一切星宿的运行，熟知百草、木石的性质，能分辨人类、兽类、鸟类及一切鱼类的组织和性能，但是真正完全的喜乐并不在于此。即使我们有雄辩的口才，使所有的人都皈依了基督，但是我们真正完全的喜乐也不在于此。我们真正完全的喜乐是什么呢？当人将我们拒之门外，我们不得不经受雪打风吹、寒冷、饥渴时，我们仍毫无怨尤，平心静气，并满怀谦逊和爱德，那才是我们真正完全的喜乐。当我们被咒骂、鞭打、驱逐时，仍想着耶稣的苦难，不怨不尤，这才是我们真正完全的喜乐。最后请注意，耶稣基督通过天主圣神赐给他的爱人最大的宠惠，便是克服自我，为还报基督的爱而甘心忍受诸般痛苦和侮辱。因为我们所有其他的各种天恩都是来于天主，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引以为荣。但是我们自己所背负的艰难痛苦的十字架，却可以引以为荣，因为那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真全喜乐并不在于世俗的光荣幸福上，而在于我们能与耶稣基督同艰苦共患难上。”

4. 和平使者

方济各的生活是一首奇特的诗，像耶稣。这种诗歌般激情的生活震动了各种人的心灵，使大众心向往之。方济各从小崇拜的意大利桂冠诗人狄维尼加入了小兄弟会，许多高级神职人员和博学大师也放弃尊贵荣华和闲逸来到乞讨的行列，教宗的告解神父

也跑到了亚西西，后来由于教廷需要他又被召了回去。100年后白发苍苍的但丁（1265~1321）——“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新世纪最初一位诗人”，也拄着拐杖成了小兄弟会的一员。

1216年法国一位著名学者，Vitry的主教去圣地朝圣回来路过意大利时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在教廷逗留时间看到许多事情使我伤心的很，大家都在忙着这人世间的事，不是政治问题，便是法律问题，很少能看到或听到关于心灵超性之事。可是在这一带，有一件事让我非常兴奋，有许多男士、女子，其中有极富有的、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都为了基督的爱而离开了世俗，脱离了一切的一切，他们自称为‘小兄弟会’。他们不谈人世间的的事务，专心救人灵魂，把人从世俗的虚荣中救拔出来。天主已赏了他们许多恩宠，获得了丰富的收获。他们按照最初教会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如同圣经所说：所有的信徒都团结成一条心，团结成一个灵魂。白天他们出去讲道理，晚上回到孤寂的地方专心祈祷默想……”

小兄弟会的活动已使意大利宗教气氛焕然一新，但他们的使命不只是意大利，耶稣说：“你们要往世界各地为我作证。”方济各便像耶稣那样将弟子们俩俩一对派出奔赴各国去传道作证，分散到西班牙、德国、法国、匈牙利，甚至到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他们在这些地方遭遇到许多的困难，在德国被查禁，在匈牙利被撕破会衣，在法国、西班牙被称为异教徒，但是在埃及、叙利亚竟然比较顺利。他们所以被那些基督徒们排斥，一则因为没有教廷证件，二则因为他们的准则与当时风俗不合，他们的贫穷和服务不能被人们接受，甚至在教廷也有不少枢机竭力反对他们，而异邦人却认识到他们所言所行的真理，以及时代对他们的需要。

为方便传道，方济各奔赴罗马希望得到书面证件，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教宗只是委派了若望枢机做他的监护人。不过他得

到了另一个收获，见到另一个托钵会创始人多明我。这个修会也起步不久，也以贫穷为宗旨，所不同的是以征服异端为主要任务，所以很重视办教育，教廷比较容易接受。但方济各丝毫不为所动，他坚持自己的原则，求同存异，与多明我互相鼓励，成为至交，多明我也从方济各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对自己修会的神贫精神获益极大。他对自己的会士说：“所有的修道人都应该学习这位圣人方济各的榜样，他的圣善是如此完美。”

从罗马回来后，方济各决定小兄弟们绝不能因为什么证件而停止传播的脚步，他们要不带任何文件去各地传道，当初宗徒们也从没有带过什么介绍信或证件，主耶稣的爱就是他们的唯一证件，他们相信耶稣会肯定他们。1219年“草棚会议”后他们5000人再次俩俩一对从博俊古拉出发走向世界各地为耶稣作证。这一次他们同样在各地遇到各种阻挠，去摩洛哥的5位兄弟牺牲在了这个伊斯兰国家。方济各带着12位兄弟去埃及、叙利亚，当时十字军正在埃及，但方济各不是去参战，而是去传播爱

他为双方的战争哀痛，不顾危险与另一兄弟唱着歌进入阿拉伯人军营，向苏丹宣讲福音，虽然他没有劝服苏丹，却赢得对方的敬重，苏丹赠与他玉玺和号角，允许他和另外四个一贫如洗的兄弟在圣地自由往来。从此方济各会得到特许，例外地可以在“异邦人”回教占领地自由行动。方济各参拜了纳匝肋、白冷、耶路撒冷等耶稣生活过的土地，在这印着主的足迹的圣地中，他苦求战争平息，降临和平与仁爱。在这里他哭肿了双眼，到死也没有痊愈。

就在他远离国土时，本部的弟兄们发生了争论，有不少会士认为方济各对神贫的追求不合人性，无法追随，也有枢机们高雅地说那是诗人的理想。他们便为这个修会筹划建筑美丽舒适的住所，清幽的修院，高级的读书场所，准备初学院，颁发教廷证书。得到这个消息后方济各很痛苦，他说那不是耶稣教导的生

活。1221年他返回意大利，但为尊重教廷意见，主动放弃了修会领导权，做一个普通的小兄弟。然而他仍然是修会的精神领袖，这个修会不能没有他，人民也不能没有他，他在去山间守斋、祈祷、隐修期间写下新的修会会规，在原会规基础上做些增补修订。这个会规却被一位反对他的兄弟，修会新领导无意或有意丢失了。方济各不生气，不着急，又写了第二个、第三个。他做了许多让步，但保持了原来的精神。最后的会规终于被转呈教廷，1223年9月29日得到正式批准，但仍被做了些改动。

会规序言开头便是：遵照福音，在服从、神贫及贞洁中生活。其中包括：兄弟们在世俗中游走往来，要待人谦和良善，自己要平和端庄，永远不与人争吵，不准裁判人或处罚人，到人家屋里去时要说：愿和平降到这屋里。要依圣经所说，吃人家供给的任何食物，不准接受金钱，不准有财产。要工作，也要行乞，只穿穷人穿的衣服，同时不准有守神贫的骄傲，也不要因为自己守神贫，便去责斥别人穿华贵衣服，责备别人在花天酒地中生活。不准进入女修院。当地主教反对时，兄弟们就不在那个地区讲道。不骄傲、不虚荣、不贪婪、不毁谤人、不对他人不满意、不有任何占有欲、不牵挂任何俗事，要常思念天主，保持纯洁坦白的心，虔诚祈祷。在疾病中保持谦卑与忍耐。爱那些侮辱、斥责你们的人。不要在外表上伪仁伪义，沉默暧昧，而要在天主的爱中和颜悦色，对大家愉快亲爱……

事实上方济各不喜欢很苛刻的条文，按他原来的意思，会规中会有更多的温情，留下的一些书信显露出他原有的思想。在他写给一位反对他的领导兄弟的信中，讨论对犯错误兄弟的态度时，他认为不应该采用严厉的态度，而要出于爱的原则：“我是天主的仆人，也是你的仆人。如果你真爱天主，爱你的兄弟，也爱我的话，那么不论在任何地方，不论谁犯了什么错误，只要他来请求你的原谅，就决不要使他在获得你的原谅前离开你。即使

他不请求你的原谅，你也要原谅他。不论他犯多少次错误，都要原谅……当一个兄弟不幸受到恶魔的不断袭击，而陷于罪恶时，他应该向看守他的兄弟告明他的罪，但凡是知道这位兄弟所犯罪过的人一定要为他保守秘密，任何人不可以羞辱他，去降低他的人格，因为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病人需要。无论如何不能给他其他处罚，只应对他说：去吧，不要再犯罪。关于求助者会规规定：任何人，凡是有求于我们兄弟的，不论是朋友或仇敌，不管是偷儿或强盗，只要来向我们有所请求，我们就一定要给予竭诚的招待。但是在认可的会规中他的许多意愿被修改得比较严厉。

方济各从不喜欢强制逼迫任何人，他的性情一贯温和柔顺，习惯用善意和平的方式去达到目的，如果有人抵制，他会拒绝用世俗权力去解决，如果弟子们行为不妥，他也很少指责，而是自己去做出榜样。他的管理方式常常是1%的言教，99%的身教。这种对个人的尊重，助长了一些兄弟对他的反对，当时欧洲处在一个热烈追求知识的时代，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文艺复兴浪潮已在涌动，有的小兄弟认为自己的修会应该符合一些潮流。这种内部分裂，至使后来方济各会形成两个分支，一支比较折衷，另一支仍完全忠实于方济各的神贫精神。

内部虽然有人另辟蹊径，但群众对方济各的拥护却越来越热烈。方济各最好地重现了耶稣的形象，不只在行为上，在讲道方式也像耶稣，他善于以诗人的格调和激情抒发自己的情怀和对天主的感激，激励人，鼓舞人。这种澎湃激昂的诗情常沉醉于天主的爱中，化为热情奔放的赞美歌，燃烧他自己，也点燃起别人的爱，引导着他成千上万的弟子，也征服了无数普通世俗人，感动了许多神父、神学家的心。他的演讲常使万人空巷，全城的人追随着他，他的讲道多直接来于圣经，宣讲总是宽恕、友爱、和平，致礼总是“愿天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他的讲道人情人理，

深刻透彻，感人至深，使博学的神学家自叹弗如。群众追随他，拥护他，常常举着树枝，唱着圣歌欢迎他，妇女们都想接近他，拿他一点东西，或摸一摸他的衣边。他们请他为他们定个规矩，让他们也像他那样追随耶稣。许多人已在筹办献身于神贫的在俗人组织，有钱的捐钱给穷人，有专长的帮助穷人和病人恢复生活能力。中产阶级也定期去看望病人，生意人按时退入山洞隐修，本堂神父收什一税时把多余的东西送给穷人。彼此怀恨，有过血仇的显贵家庭因方济各的宣讲言归于好，互相敌对的城市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化干戈为玉帛，城市市民放下武器，不再以参加战争为荣，而将实施爱德当做功业。1221年，方济各创立了第三会，方济各在俗会，精神是：在各自平常日子里的特殊环境中，尽力追随小兄弟会的生活方式。入会者要将一切由不正当方式得来的财物全部归还原主，必须与有怨仇的人和好。向教会交什一税，每月集会一次，献弥撒听讲道，讨论对穷困者的帮助。每星期至少看望一次病人，不随身携带武器。对于“不携带武器”一条，是针对当时意大利各小共和城市常发生武装战争，人民好战喜武，崇尚骑士之风，这一条规为后来的各城市和平共处及意大利统一铺平了道路。当时方济各第三会会员在拒绝携带武器和参战方面受到过政府不少制裁，但他们最终缔造了和平。这个会的会员发展极快，范围极广，下有平头百姓，上达王侯巨公，后来法王圣路易，匈牙利王后圣依莉莎白都是会员。

方济各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精神革命，在新世纪新时代里为新的精神铸造了灵魂，将人类被罪恶、世俗之尘蒙蔽的心灵重新擦拭，明静地迎接耶稣。方济各将天主的和平再次带入人间，他的《和平祈祷词》最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使命，也成为历代基督徒追求的目标：

上主，请将我塑造成和平工具，

哪里有伤害，让我传达宽恕；
哪里有仇恨，让我播种爱德；
哪里有疑惑，让我提供望德；
哪里有绝境，让我带去喜乐。

上主，请赏赐我所梦寐以求的，

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
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
不是被爱，而是去爱。

因为，只有给予，我们才会获取；

去原谅，我们才会被宽恕；

死于旧我，才会获得在基督内的永生。

5. 万物颂

方济各说过：“生命是非常单纯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爱。”他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了爱，不只在人间，也在自然里。他舍弃一切物质财富，却绝非憎厌物质和自然，恰恰相反，他对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满怀亲切和热爱，在对造主的爱中他能找到热爱所有造物的根源，而对之纵情歌颂，尽情欣赏，和平共处，同声赞主。

他认为天主在太阳、和风、花草以及一切事物中展现自己，它们都是造主神奇生命的闪光。他常邀请阳光、小鸟和自己一起赞美上主，称小鱼、蟋蟀为兄弟，向狼和鹿讲道，为田野的鲜花、清亮的溪流感谢天主。他虔诚地步行于巨石上，因为那是天主的手笔；他从来不把火完全熄灭，而让它不停地生活，闪耀上主的美丽；他吩咐砍柴的弟子不要把整棵树都砍下，要留下一部分沐浴主的爱；他告诉弟子们掘地时要为花草留下空间，好让它们在它们的时期以其嫩绿和艳丽宣扬上主；他将路旁的昆虫拾起

放入草丛，以免被人践踏，让它们有更多的时间彰显造主；他准备下蜂蜜和葡萄酒，让蜜蜂在寒冷的冬日不致饿死。他对蝉说：“我的蝉妹妹，你要兴高采烈地歌颂你的造主。”他对飞鸟说：“我的飞鸟弟兄，你们应当赞美你们的造主，时时热爱他，是他给你们羽毛做衣服，恩赐你们高飞的翅膀。他使你们居住在清洁的空气中，不耕种也不收割，他仍保全你们，全不用你们操心。”他在眼前的一切景物中都能看到美，看到爱，看到创造者的运行，而为之感动不已，他常常情不自禁地高呼：“创造我们者是至美善者。”

有一个冬天里，白雪覆盖了一切，他走在树林中，小心地提着会衣，生怕擦伤一点玲珑的美丽枝叶。逐渐地他被这洁白无瑕的大自然深深感动，如痴如醉地高喊：“耶稣啊！耶稣啊！”内心升弥起强烈的爱、敬仰和渴望，想到创造这个神奇世界的主宰竟然被人类处死，他痛苦负疚地大叫：“我要十字架，我要十字架。”他想用美丽的言辞描绘眼前美景，可是没有任何词汇能表达大自然的神奇。他想唱首歌，但什么歌也不能抒发内心的兴奋。于是他捡起一根堆满白雪的树枝亲吻、赞叹，然后当作小提琴纵情演奏起来。他的确听到了琴声，他的周围弥满了爱和崇拜。

方济各的心灵中总是充满着感恩，充满着爱，将万物都视为天主的光荣，他的兄弟姊妹。万物好像也都被他感动了，都愿意做他相亲相爱的兄弟姊妹。他在一个湖中小岛避静时，一只野兔总是跟着他，与他形影不离；在西也纳一群羊总是围着他，柔顺地向他鸣叫，倚靠着他；一次湖中航行时，他将别人送他的一条活鱼放生水中，那鱼久久追逐着船只，不忍离去；有人送给他一只鹰，他也将其放飞，而鹰却不愿意离开，长久陪伴着他，在他周围飞翔。甚至豺狼也愿意听从他，与他成为兄弟，那是方济各在古比奥城时，城外出现一只凶猛的野狼，吞吃了许多牲畜，也

伤害了不少人。人们提心吊胆，出城时都成群结队，全付武装。方济各为了居民安全，决定自己去会一会这只狼兄弟。几个弟子陪着他，城里居民带着各种武器跟随在后。到了郊外，方济各临空划一十字将一切交托天主，便大步走向狼常出没的地方。弟子们心惊胆战跟在身后。狼出现了，迎着方济各凶猛地冲上来。方济各照着它迎空又划一个十字，突然狼万分温顺地跪在他的脚前，他便开始向狼兄弟讲道：“狼兄弟，你在这里违背天主的旨意，做了许多恶事。你不但吞啮人家的牲畜，还肆无忌惮地伤害天主以他的肖像创造的人类。依理而论，你应该像个杀人犯一样被判处死刑，但我知道你做这恶事是饥饿所迫，现在我愿意替你与人们讲和，从今后你不许伤害人和畜，这城里的居民则供给你每日所需，并原谅你过去的诸般恶行。”

那只恶狼听了方济各的训言就摇头摆尾表示接受方济各的意见，并将它的前爪温柔有礼地放在方济各手中。然后方济各带着它到居民们中间，讲明原委和盟约，再次与狼握手。后来这只狼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城里，与市民成了朋友，直到老死，市民们还为它的死亡而悲伤了许多日子。

小鸟们更是喜欢方济各，当他向它们讲道时，它们争着挤着落在他身上，头上、肩上、腿上、脚上到处都是，有的藏在他衣服的皱折里，有的索性倒在他身上，得不到空间落在他身上的就停在他面前，仰着小脑袋认真地看着他，安安静静听他宣讲。有一次他在一个城市讲道，燕子们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他便对它们说：“燕子妹妹，你们讲的时候够多了，现在该静一静听我讲一讲天主的道理了。”燕子们立即无声无息和目瞪口呆的听众们一起听方济各讲道。

1225年初夏，意大利阳光灿烂，而方济各几乎已双目失明，但他却唱出了万古流芳的《太阳颂》，也称《万物颂》，纵情赞颂美好大自然中的一切，太阳、月亮、清风、热火、大地、芳草……为

意大利白话文学史上留下了第一篇重要作品。

“我们的主上主与他的受造者应受赞美，
赐我们白昼和光明的太阳兄弟应受赞美，
他公正、仁慈、美丽、辉煌，
他以无瑕的光明，对我们展现造主的荣耀。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
你将月亮姐姐和星辰妹妹安置在澄澈的天空，
她们明亮、高贵、美丽，以璀璨可爱的光华照亮苍穹。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
你创造了风兄弟，空气、彩云、雾露和四季，
你用他们扶持万物的生机。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
你创造了谦卑、贞洁的水妹妹，
她柔顺、清静、珍贵，她洗净我们，浇灌我们。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你创造了火兄弟，
他多么光耀、欢畅、热烈、有力，
你藉着他赐黑暗以光明。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
你赐给保爱我们的土地母亲，
她多么丰沃、慷慨、仁慈，
你藉着她赋予我们果实、芳草及各色花木。
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请都来赞美上主，
光荣他，感谢他，并要竭诚、谦逊地侍奉他。

即使在他自己因病接受火疗时，他仍高歌赞颂，与火称兄道弟，由于他在圣地痛哭不止，两眼一直红肿不消，回到意大利后，弟兄们为他请来一个医生。医生要用火烧炽铁器后灼烧病

处，弟子们一听害怕得发慌，方济各也有些发抖，他便祈祷说：“火兄弟，上主使你光明超过一切受造。请你对我客气和善，在你烧我时请节制你的热能，不要使我受不了。”然后划了个十字，便不再害怕。看着通红的铁器接触到方济各的皮肤，又深入到肉里，嘶嘶响着，冒着烟，弟子们有的害怕地跪下了，有的躲藏了，方济各却并没有显出多大痛苦，镇静地对弟子们说：“不要害怕，火兄弟对我非常温柔体贴。”又对医生说：“如果不行，可以再来一次。”医生见之呆若木鸡。

爱和感恩使方济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沉浸在喜乐和亲切中纵情歌唱，高歌赞颂。他常说：“恶魔如能剥夺天主仆人的精神喜乐，必将雀跃三百。无论良心有多么细小的隙缝，恶魔也要利用这隙缝撒入灰尘，以干扰人心的明朗及生活的纯洁。”又说：“心灵若洋溢着神乐，蛇的毒素便属徒然。恶魔如看到天主仆人充满属神的愉快，便无法为害于他。倘若心灵悲愁，无慰、忧伤，则易陷于消沉和黑暗，或转而寻求虚妄的快乐。”所以他非常用心逃避沮丧，一感到沮丧便立即投入祈祷，即使它非常轻微。他说：“天主的仆人如为某事所干扰，这在所难免，重要的是立即起身祈祷，并要长久置于天父前，直至恢复我们赖以得救的喜乐。不然若长久处于悲愁中，邪恶必会壮大，并在心中生锈。”他也常对兄弟们说：“天主的仆人不应在人前神色沮丧，而要喜气洋洋。你若犯了罪，要在屋里流泪检讨，当回到兄弟中间时要去掉哀愁。要表示自己喜乐于主，表示自己愉快、风趣和适度地可人。”

方济各非常注重祈祷，他在房间、树林、野地随时都会跪下祈祷。他的祈祷非常投入，常常泪流满面或不由自主高声欢呼。和他在一起祈祷的人也都会受到这种发自内心的爱的强烈感染，而整个生命沉浸在神圣的喜乐和赞美中。有一次在方济各第二会嘉兰会与方济各会一年一度共餐时，大家聚在博俊古拉圣母

堂前，席地而坐。一边品尝乞讨来的食物，一边讲道。他讲得那么美妙、高超、入神，在座的人都沉浸在了天主圣爱的海洋中。这时亚西西城居民看到博俊古拉圣母堂及其周围的树林中一片火光璨璨，以为是那里失了火，大家各执家什飞奔而去准备救火。等到了那里却发现并没有火灾，那灿烂光华是团聚的修士修女们共同发出，他们各自高举双手，仰头望天，神魂超拔，神乐洋溢，一片熠熠光华在他们中间弥漫，站在周围的群众也感受到了那逼人的爱火。

对每日必读的日课，方济各也一样虔诚、恭敬、认真，虽然他患有眼、胃、脾、肝多种病症，但诵日课从不靠墙，向来恭然肃立，目不旁视，一字不苟，遇到外出时，步行必停下，骑马则必下马。他说：“如果行将变蛆虫食物的肉体，用饭时还须安静自在，那么灵魂在接受其神粮——天主时，更当如何安和宁静呢。”

6. 第二基督

1224年8月，方济各与几位兄弟在阿雷佐和佛罗伦萨间海拔3000米高的阿维纳（Alvernia）山上退省，并守斋40日，准备庆祝圣母升天节和9月29日的圣弥额尔大天使瞻礼。他们在山顶处用茅草和泥搭了几个棚子，方济各独居在不远处一块岩石下，每天只有一位兄弟定时为他送水送饭。退省期间，他也为自己的贫穷犹豫过，想起波伦亚的修会大厦、巴黎大学的小兄弟会士、舒适写意的修院、雄伟的圣堂……他这一无所有的贫穷有什么价值呢？真的有什么价值吗？最后，最后，他终于跨越了这一切，又找到了那被涂抹隐藏在背后的目标：追随基督。

退省即将结束前不久的一天，约是高举十字架节，即9月14日当天或前后，黑夜将逝，黎明即临时，方济各跪在山岩外

的草地上遥望着东方微微泛白的天边虔诚祈祷，他又想起 18 年前达弥盎圣堂里十字架上的耶稣，满心充溢着对基督赤诚的奉献之情，爱火炎炎，情相交接，好像自己变成了正在受难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忽然一道夺目的白光自天劈下，天空宛若在爆裂，溅出无数奇光异彩如倾泻而下的瀑布，五彩缤纷回旋变化，一团强光从天空深处直射而下，方济各忽然看见一个六翼天使凌空悬在自己面前，两翅高举在头上，另两翅伸展着好像在飞，其他两翅回护着整个身体。接着他又看到六翼天使翅膀环绕着的中间显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双手伸开，双脚合并，血和火从五处创伤中迸射而出。那血和火突然直冲方济各而来，刺入他的双脚、双手、胸旁，如闪电、如泉涌。随即方济各感受到被钉和被刺的痛苦，使他不由自主发出痛苦而又喜悦的呼喊，耶稣的爱情、美丽和痛苦都印入了方济各身体内、灵魂中，使他不得不发出一声又一声荡气回肠的叹息，炎炎爱火使他昏厥了过去。

他的双脚、双手、肋旁自此留下了耶稣五伤，时常流血，新鲜如初，使他常常忍受着疼痛两年多，直到 1226 年 10 月 4 日他离开尘世在天上诞生。他在世时很少有人看到这些伤口，只有一位兄弟除了星期四晚上到星期六早晨外，天天帮助他清洗包扎，得以常见，另一位为他洗衣服的兄弟见过一次。他不愿意招摇，一向用长衣遮着。直到他死后，人们才有幸欣赏这些光荣的伤痕，人们看到他的手足似乎都被钉子穿透过，由肉生成的钉子插在里面，肉质钉子盖露在手掌内和足面上，呈圆形，钉尖在反面呈长形，有几块肉好像是弯回的钉尖覆在上面。他的右肋是细长的长枪形伤痕，这里流血很多，在他生前常将他的裤子染成红色。

1226 年 10 月 4 日，方济各躺在博俊古拉圣母堂外用树叶堆积成的床上，六个月来他全身都开始患病，胃、肝疼痛，腿、脚、腹部肿胀，双眼红肿如桃子，为接受劝告治这眼病他受了许

多因医术而不该受的苦。他的全身无一处完好，无一处不在剧烈地疼痛，他已瘦得只剩一张皮包着骨头。前三天他就预知他将在这一日告别尘世，他将那印有耶稣圣伤的手覆在弟兄们头上降福他们，然后唱着太阳赞美歌，降福亚西西，降福他在世界各地的弟子，又用失明的双眼向他亲手修葺的圣母堂致意，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一位时代巨人离开了，也永恒地留下了——一座丰碑。

1228年，方济各逝世不到两年，教宗格利高里九世御驾亲临亚西西宣认方济各为圣人，并赐称号“天使圣徒”。这是一个极为超常的列品^①速度，教会列圣品规定一般要在人去世50年之后，而方济各去世仅仅二年就得到了历史的肯定。这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在他的坟墓前产生了太多的奇迹，许多瞎子复明，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痛风者跳跃，癩病人洁净，佝偻的身子挺直……。另一原因是格利高里九世曾怀疑方济各身印五伤的事，但有一夜他做了个梦，身印五伤的方济各向他走来，五处伤痕中鲜血如光喷射，这促成了格利高里九世对群众呼声的认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正如教廷宣认他为圣人时对他的评价：他拯救了教会。

方济各当然是非常服从的，他主动放弃了总会长领导权，并按教廷的意见适度放松会规，这个让步在他心灵里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但因此他成功地比较顺利地改革了教会。他始终没有接受司铎秩位，他自认为不够资格，但是他将自己的全部，将整个世界奉献给了基督天主。

由于基督之爱的烈焰，形成方济各和多明我两个最早托钵僧会的产生，使几乎熄灭的神贫精神重放光芒，使向万邦传福音的

^① 教会内在一个人去世后对其为真福或圣人的宣认。

热情重新焕发，恢复了基督教会初始的纯洁。

方济各会的发展是惊人的，13世纪末叶欧洲已有会院和寄居所8000，会士12万多名，众多圣徒、学者、科学家、哲学家、诗人出自方济各会，许多教宗来自方济各会，更多更多的人将方济各做为自己的主保圣人，起名方济各或方济加（女子名），无数的人受到他的影响以神贫的精神向各地传道，服务穷困。他超凡的魅力和巨大的人格感染力也引发出大量有关他的历史著作和传奇故事。他并非神职人员，他和圣本笃一样都是普通的基督徒，只是他们彻底地追随了基督。

由于方济各像初期使徒那样，对耶稣的教导“你们要往世界各地为我作证”深感迫切，他首创将前往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列入会规，所以方济各会士在世界各地的远行也是惊人的，有记载的最早进入中国的传道士及首任主教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便是方济各会士。方济各会后来分为两部分，一支仍保持严格的贫穷，另一支趋于温和。

方济各生前，人们已承认他是圣人，他去世后，历代的人，包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一致承认他是最伟大的圣徒之一，是基督的仿效者中最完美的一位。1926年，方济各逝世700年盛典，有200多万人前往亚西西朝圣，“主啊，请使我成为和平工具”响彻亚西西，也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

三、扭转历史的女圣师凯瑟琳 (1347~1380)

14世纪的意大利每一个城镇都属于独立体，互相侵略，战争不断。12、13世纪之间中古社会的最高峰已经成为过去，此后，欧洲发生许多变化。过去它们都在罗马帝国余荫下，被同一的文化联系着，而今他们更加意识到彼此的差异，渴望独立自主，君主也逐渐趋向专制，现代国家开始酝酿。

宗教界失去了过去的虔诚，时代通病——贪婪也渗入了神职界，接着又产生了教宗屈居亚威农70年的“巴比伦之囚”，遭受到西方教会大分裂，使教会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巴比伦之囚”的起因是14世纪初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与教宗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 1294~1303）之间，关于向神职人员征税等一些工作上的矛盾，后来国王的士兵居然拘捕了教宗，虽然教宗很快又被救出回到罗马，但高龄的老人经不起折腾，两个月后就去世了。继任教宗本笃十一世（Benedict XI 1303~1304）任职仅9个月，接着谢世，教宗位空置11个月之久，腓力国王趁虚而入，由他指定候选人登基，取名克莱孟5世（Clement V 1305~1314）。

克莱孟五世最初并不打算在罗马以外定居，但是意大利战乱不断，他又经常有事情与腓力国王商议，便滞留在他的登基之地亚威农。后来干脆在亚威农多明我会会院内建筑一座行宫，长期居留下来，陷入法国势力的包围之中。在许多基督徒眼中，这时

的教宗统治已不再是国际性组织，教宗的崇高地位受到极大影响，使后来的教会和世界历史发展发生了重要转变，政教合一不复存在，宗教的权力更多地回归于精神，“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

亚威农半宫殿半堡垒式的伟大建筑，法王的权力给了教士们安全和清静，个个乐不思蜀，谁也不想回到混乱的罗马，奢侈、怠惰之风日盛。罗马人以及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呼吁亚威农教廷迁回罗马，但丁和彼得拉克等名人也慷慨陈词，而亚威农的教士们总是无动于衷。直到一位出身隐修士的乌尔班五世 (Urban V 1362~1370) 继位后才立志回銮，可是法王腓力，占枢机总人数三分之二多的法国枢机们及教廷里的工作人员都竭力阻挠。不过乌尔班很坚决，1367年10月11日竟然独自一人只身回到罗马。他在罗马坚守了二年，罗马变乱加剧，最后不得不再返回亚威农，两个月后便抱憾而逝。他的继任格里高利十一世 (Gregory XI 1370~1378) 希望继承前任遗志，努力迁回罗马，无奈艰阻横生，屡试屡辍，这时一位28岁的女子凯瑟琳 (Catherine of Siena) 来到亚威农，终于扭转了历史。

1. 美丽、纯诚的少女

1347年3月25日凯瑟琳·比尼加萨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约翰娜·比尼加萨接踵出生在西也纳。西也纳位于意大利中部名城佛罗伦萨的西南，在最初几个世纪，它是一座殉道者的城市，拥有数座地下墓窟，那是殉道者的墓地，也是基督徒在遭受迫害时的聚会场所，是祈祷的教堂。西也纳也和意大利其他古老的城市一样，是个艺术之都，有宏伟的大教堂，绚丽的壁画。

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也纳先后被哥特人、龙巴底人、法兰克人和地方封建诸侯所占领，12世纪时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

被一个家族的势力所控制。后来 16 世纪，法国和西班牙又争夺西也纳，直到 19 世纪意大利统一后才稳定下来。

1347 年的西也纳是动荡不安的，虽然城市独立自主，但与邻近城市共和国的战争总不间断，彼此之间常常打来打去。凯瑟琳和约翰娜是父母的第 23 和 24 个孩子，还有一个差 1 岁的小弟弟。25 个孩子中长大成人的只有 13 个，凯瑟琳成为老幺，尽享这个大家庭的宠爱。父亲雅各·比尼加萨开染房，母亲拉柏做家务，他们就住在漂染人街。雅各和善、正直、虔诚，似乎永远不会发脾气，他的家庭里也永远没有争吵，即使别人伤害他时，他也从不说一句难听的话，也不允许家里人说。

小凯瑟琳美丽、淘气、聪慧，也非常虔诚，四岁就会念三钟经^①，喜欢上下台级时，跳一级，念一段经文。家里习惯晚上全家人围在灶边读圣人传记，凯瑟琳对那些故事非常着迷，常听得如痴如醉，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亚历山大城一位少女，她为了不嫁人，女扮男装逃离家庭去隐修院隐修。凯瑟琳非常崇拜这个女孩，希望自己也逃脱婚嫁去隐修院，并为自己起了那个少女的名字：厄佛萝西纳，含义是愉快。

凯瑟琳六岁那年，一天与哥哥斯达华和另一个男孩子结伴，步行出城去看一个出了嫁的姐姐，回来的路上凯瑟琳忽然发现山巅上的多明我会教堂尖顶上坐着一个人，虽然距离很远，可是她却看得非常清晰，那是耶稣。耶稣身穿主教服，头戴教宗冠冕，一手持权杖，另一手托着个圆形的东西（那是地球），伯多禄、若望和保录陪在旁边。耶稣和蔼地向凯瑟琳微笑，并划十字圣号降福她，凯瑟琳呆住了。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以肉体 and 灵魂的眼睛看到他。”她怔在那里，不知道过了多久，喜悦地注视着，无比欢欣，忽然听到哥哥和小伙伴喊她的名字，并摇晃

① 一种经文，纪念天使向圣母玛利亚传报耶稣将要降生成人。

她，她才清醒过来，眼泪流了一脸，遗憾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也看到我所看到的事就不会催我了。”这个甜美而奇特的景象使小姑娘突然间长大了，变得文静好沉思，更加虔诚。而且吃饭越来越少，甚至用树枝抽打自己的胳膊，学习过去的隐修士，不久她的小哥哥、小姐姐和小伙伴们也学着她抽打自己。有一天她甚至带着一块面包跑到城外，在山上找着一个山洞，钻进去祈祷，认为自己成了隐修士，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她还在家里上下楼梯时一步跳四级，她说这样有一种飞升在天的感觉，但母亲认为这太危险，无论如何不允许她这样，告诉她必须一步一步走。

从那次奇特的神见以后，凯瑟琳竟然一直坚持不吃肉，只吃蔬菜和面包，而且只吃很少一点，起初母亲强制她多吃，但看到她吃了以后很不舒服便也拿她没办法了。过了12岁生日，母亲按风俗开始为小女儿的婚事操心，让她每天涂脂抹粉，梳美丽的发型，穿漂亮的衣服。小女儿凯瑟琳是孩子们中间长的最漂亮的，又素爱干净整洁，使母亲非常得意，加上她可爱活泼的性格在家里一向受宠，家里都对她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凯瑟琳只照母亲的教导做了几天就断然拒绝坚持下去，并声明自己终生不嫁，母亲请求凯瑟琳几个姐姐帮忙劝导也没有用。最后凯瑟琳为表示自己的决心，让家里人彻底放弃劝她打扮、出嫁的想法，竟然拿起剪刀剪去了自己美丽的秀发，披起一块头纱遮挡。她这个举动使母亲非常愤怒，一气之下狠心辞掉女仆，将家里所有的杂务都交给凯瑟琳去做，而且让全家用冷漠、粗鄙的称呼和态度对待她，不允许她与家里人一起吃饭，她必须在服侍全家人吃过饭之后，自己站在厨房里去吃剩饭。而凯瑟琳对一切一概谦和、愉快地接受，将所有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圆满及时，站在厨房吃剩饭吃得津津有味，她说她要将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当作耶稣和圣母、圣若瑟一样服侍、顺从，她将任何工作都看作一种宗教行

为，看作是对自己信仰的检验，所以对一切都做得虔诚而愉快。

母亲对凯瑟琳无可挑剔，既心疼女儿，又生气她不顺从传统。有一天，父亲经过凯瑟琳的房间，看见她正在祈祷，一只纯白的鸽子栖息在她的头上，父亲特别感动，认为这是天主对女儿所做选择的肯定，于是召开家庭全体成员大会，宣布：“从此我们不许干涉凯瑟琳的祈祷和补赎，我相信她不是受到一般年轻人的幻想影响，而是受到天主爱的冲击。”又对凯瑟琳说：“去成全你的誓愿吧，我们不会干涉。也请你为我们大家祈求天主。”母亲便接着宣布恢复凯瑟琳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又重新雇仆人，可是凯瑟琳却自愿继续帮工，她说自己已喜欢上那些工作。

此后凯瑟琳仍为家里做着丰盛的菜肴，而自己只吃蔬菜、面包，喝清水，每晚就在地板上睡一二个小时，并用鞭子抽打自己一个半小时，母亲看着女儿越来越瘦弱的样子，实在可怜，真不忍心，几次将她抱进自己的房间让她睡在自己身边，强迫她多睡一会儿，或少鞭打几次，可每次自己醒来时凯瑟琳已悄悄溜走了，又回到她的房间。母亲对这小女儿真是没办法，母亲相信自己也深爱天主，但凯瑟琳做得太过分了，那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母亲决定带她出去散散心，并去温泉浴场休养几天，可是凯瑟琳身体虽在外面，心却仍系着天主，看到阳光和风，她赞叹天主的伟大；浸在温泉里，她冥想地狱和炼狱的惩罚，她依然沉浸在祈祷和默想之中，丝毫不能让她离现实更近一些。而且事与愿违，旅行反而使她病倒了，母亲只好带着她急急返家，日夜守护在她的床边，担心她瘦弱的身体经不起折腾，也想乘机让她多吃一点东西。可是凯瑟琳却郑重向母亲提出自己要加入多明我第三会世俗会，她说自己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如果父母同意她的决定，愿意她留在家，她会乐意继续做仆人，如果他们要赶她出门，她也会接受，但无论如何不会改变主意。父母看她那么坚决，只好同意她，当然也高兴留她在家。

在约定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母亲亲自陪女儿去多明我修会教堂宣发誓愿，也就是凯瑟琳六岁上看到耶稣显现的那座教堂。多明我会第三会的成员是在家里修行，不度集体生活，可以在家里穿会衣，发贞洁誓愿。凯瑟琳没有选择正规女修会，而是选择了世俗会，她认为这才是自己的圣召。这个会接受成员一般要求在40岁之后，而对凯瑟琳给予了特殊优待，他们相信她的至诚和决心，相信她不会反悔。当时西也纳有多明我第三会会员90人，他们自选会长，按多明我的精神生活，守多明我制订的第三会会规。

在祭台前，凯瑟琳庄严地宣发誓愿，然后从本堂神父手中接过会衣，白色长袍，白色头纱，黑色斗蓬。白色象征纯洁，黑色象征谦逊。这年凯瑟琳16岁。

此后，凯瑟琳保持了三年静默，在自己的小房间内度隐居生活，每天除了早晨去教堂望弥撒外足不出户，吃饭也独自在房间内，也不见任何人，只定期与听忏悔的神师谈话。她整天整夜地祈祷，勤操苦行，每天吃很少的饭，每夜在地板上睡一小会儿。据说这个期间她经常看到耶稣，与耶稣交谈，听耶稣给她讲解各种道理。后世研究凯瑟琳生平的人认为她没有读过神学，甚至没有念过书，她留下400多封信件都是她口述别人代笔，可是，她却成为许多人的导师，包括神学家、学者、国王和教宗，他们都谦恭地称她为老师，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很多凯瑟琳同时代的人都惊奇她丰富深湛的神学知识、深刻明晰的见解到底从何而来？而凯瑟琳的说法很简单：耶稣基督是我的导师。

多明我第三会要求成员每日必读日课，凯瑟琳曾向几位同会成员请教，因为不识字，收效不大，而有一天凯瑟琳却突然发现自己可以读懂全部日课。她说耶稣经常和她一起读日课。

三年隐修过程中，凯瑟琳也受到过魔鬼许多诱惑，有时会受到性欲侵袭，好像看到了性的狂欢；有时会受诱惑要她少做补

赎，更糟的是有时除了去教堂外她从祈祷中得不到任何安慰，最后魔鬼还嘲笑她除非放弃这种隐修、祈祷的努力，否则她永远不能摆脱这些可怕东西的纠缠。被逼无奈，凯瑟琳宣布：“我要用这些诱惑作为我的避难所，靠着基督的爱忍受它们，就如我也要忍受所有其他的痛苦一样。”

最终她战胜了一切骚乱，她又看见了基督，那时她委屈地问基督：“我至爱的主，当我的心充满那许多可怕的诱惑时，你在哪里呢？”基督回答她：“我就在你心里，帮助你抗拒那些诱惑。”

1367年圣灰^①礼仪后，凯瑟琳得到启示，让她结束隐修生活，到社会上去从事拯救灵魂的工作，因着基督而去爱世人，为世人服务，分享世人的痛苦，并成为天主子女们的母亲，去纠正人们的歧见，消除知识分子和权势者心中的傲慢。

凯瑟琳为这个使命惊呆了，自己没有任何学识，怎么能与知识分子去辩论？在这个男子的世界里，女子没有发言权，女子只能躲在隐修院里，保持静默，或被关在家中，那些“大男人”们怎么会接受她，与一个小女孩子讨论？甚至接受她的劝告？凯瑟琳也怀着像圣母听到加宾厄尔天使传报她将怀孕救世主时同样的心情，“这事怎么成就呢？我是一个软弱无能、愚昧无知的人，对救灵能有力量吗？而且我又是女人。”

但是基督告诉她：“对我来说，不论男女，不论平民或贵族，每一个人在我面前都一样平等。”基督还告诉她，这个时代的人有太多的傲慢，阻碍了他的正义的流布，所以他要给这个世界上被轻视的人、软弱的人，没有读过书的人，被社会排斥的女人，给这些人德操和天上的智慧，让那些所谓智者和饱学之士羞愧。最后基督告诉她：“为此，你要服从。我要派遣你，不论你去哪里，我不会离开你。”

① 一个宗教节日，象征天主由灰土中造成人。为使人保持谦虚。

有耶稣这些话，凯瑟琳绝对服从，毫无保留。耶稣又与她诵了一遍日课，然后告诉她：“去吧，这是吃饭的时候，去与家人团聚吧。”于是三年来，凯瑟琳第一次出去与家人一同用饭。从此她的生命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将爱天主与爱人密切结合，把对天主的爱灌注到人群中，既重视祈祷静默，又积极服务人群，用两只脚走路，两只翅膀飞翔。

2. 积极、纯朴的服务者

凯瑟琳又像隐修前一样生活了，主动在厨房帮忙，擦洗地板楼梯，为全家人洗衣服，她将一切工作都当作祈祷，尽心尽力。同时她也走出家门去为穷人服务，她将众人都看作圣母玛丽亚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像对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去为他们服务。她还从家里拿出各种东西去救济穷人，每天早上例行的第一件事是把面包、酒和油等东西放在某个穷人家门前，然后一声不响悄悄离去。她由于守斋太严，身体很虚弱，送那些东西常常把她累得精疲力竭，但她一直坚持不懈，她的父母也不阻挡她，随她乐意去施舍，可是她的哥哥、姐姐们对她防守都很严，因为她常常拿走他们的衣服或鞋子、袜子，使他们很不高兴。

她不论在哪里看到乞讨者就会将随身所有的东西施舍给他们。有一次她从教堂祈祷出来时，一个乞丐向她求乞，她请乞丐等一下，自己好回家取东西，但乞丐说自己不能等，而凯瑟琳当时实在没有多余衣服或其他东西，便从自己心爱的镀银玫瑰经念珠上取下那枚精美的银十字架送给他。另一次她与一位同会修女相约在教堂见面，这时一个中年男乞丐向她们要衣服穿，凯瑟琳进入教堂将自己的长袍脱下来给他，可是那个乞丐不满意，还要一件毛衣，凯瑟琳自己没有毛衣，便回家取了父亲一件毛衣及几

件其他衣服送给他。另一次凯瑟琳从自己房间的小窗口看见外面一个半裸的乞丐倚墙而睡，她很想过去帮助他，可是正到念日课时间，她只好转回身念日课，但是祈祷中她却感受不到往日的喜乐，耳边轰轰响着耶稣的教导：你们对我最小一个兄弟做的就是对我所做。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口渴，你们给了我喝的；我赤身裸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坐监，你们探望了我……（玛 25:26）凯瑟琳马上站起身，拿了面包去送给墙脚的乞丐，并把自己的外衣给他披上，然后才回来祈祷。

凯瑟琳还常去医院服侍病人，专挑选得了最肮脏可怕的病症、脾气不好、难以服侍的病人。西也纳有好几所不同的教会组织开办的医院，接待生病的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乞丐和过路的朝圣者。圣拉阿医院有个生麻风病的老妇人，脾气又不好，没有人愿意照料她。凯瑟琳便来服侍她，每天早晚两次带着食物和饮料去看望她，喂她吃饭，并为她擦洗。可这位老妇不但不感激凯瑟琳，反而认为她理应为自己做一切，颐指气使让她做这做那，稍不如意就破口大骂。凯瑟琳始终耐心、温和、微笑着服侍她，尽最大努力让老人满意。凯瑟琳的母亲知道女儿服侍麻风病人后，非常担心，因为那是一种没有办法治愈、传染性极强的病，劝凯瑟琳换一个病人去服侍，而凯瑟琳就向母亲讲述耶稣对待麻风病人的事，母亲只好又任她去。其实凯瑟琳自小爱干净，长得又漂亮，喜爱美好整洁的事物，对疾病和肮脏天生很反感，尤其是可怕的麻风病，气味污浊，又腐烂得这里缺一块，那里少一块。但她努力克服自己，使自己愉快地为病人做一切。凯瑟琳没有告诉母亲，事实上那时她自己已经染上麻风病，她故意远离家人，将自己限制在自己的小房间内，同时一如既往服侍那位老妇，直到老妇去世，她还亲手为这被人厌恶的尸体擦洗，换衣服，亲自埋葬。凯瑟琳以为自己很快也会病重起来，做了些准备，而奇怪的是那位老妇被埋葬后，凯瑟琳自己的病不治而彻底痊愈了。

另有一个老妇人得了乳腺癌，凯瑟琳去帮助她。可是由于患病，老人理智失常，认为正常人不会来服侍自己这样年老又没有钱的病人，所以她想凯瑟琳一定是个坏女孩，被迫来服侍她。她便非常憎恨、轻视凯瑟琳，还凭自己臆断到处讲凯瑟琳的坏话。凯瑟琳的母亲听到传言后非常愤怒，责备凯瑟琳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去为那些坏人做事么，你看看你得到的是什么，她们用胡说八道回报你。你如果再去那些坏人那里，我就不认你是我的女儿。”凯瑟琳便向母亲说：“基督不是也为我们人类而受侮辱，受唾弃吗，而他因此拯救了我们。”母亲又被女儿说服了，也被女儿感动了，含着泪允许她继续去工作，最后那位老妇在临终前承认是自己诬陷了凯瑟琳。

另外还有一位将自己的财产完全献给慈善机构的寡妇巴贝利纳，她自己也在医院里服务，因此她深信自己是一个有圣德的人，可是凯瑟琳的工作赢得了更多人的赞誉，比她更受人们欢迎，被病人所爱戴。这使巴贝利纳很不高兴，心生嫉妒，便捏造一些谎言攻击凯瑟琳。而凯瑟琳依然对她以诚相待，友好相处，当她生病时去服侍她，但巴贝利纳拒绝接受她的服务，凯瑟琳便为她苦苦祈祷，求耶稣：“主，求你不要让巴贝利纳因我的罪而遭惩罚。”后来巴贝利纳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两人重归于好。

除了照顾病人，凯瑟琳还常去监狱探访囚犯，安慰他们，为他们带些东西，陪他们望弥撒，劝他们行忏悔，领圣体，许多冥顽不化的人在她的帮助下忏悔，许多死犯在她的陪伴下获得安息。有一位武士出言不慎冒犯了国君，被处斩刑，临刑前凯瑟琳去监狱劝他行忏悔，领圣体，并一直陪伴他走向刑场，在行刑台上站在他的身旁。她的在场使受刑者变得愉快、轻松，一直祈祷着，刀起头落时仍虔诚地呼唤着耶稣和凯瑟琳的名字。首级落下时，凯瑟琳接抱在怀中，为他合上双眼，她说：“我看见耶稣引

领武士的灵魂升天而去。”

另有一位西也纳的捣乱分子纳尼，神父和神学家拿他都没有办法，市政府也要逮捕他，将他处死。最后凯瑟琳去登门相劝，他们谈过几次话后，纳尼便与政府和好了，后来他将自己的一座堡垒赠给凯瑟琳，由她改建为天神之后修女院。

1368年，凯瑟琳的父亲雅各去世了，她一直陪在父亲床边，向他解释他即将看到天主，享受永生的幸福。不久西也纳内乱，经济凋弊，凯瑟琳有两个哥哥去佛罗伦萨谋生，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接着母亲又病倒了，几乎丧生，但母亲不愿意死去，她认为这个家庭还需要她来支撑，要求凯瑟琳为她代祷，果然她又好转起来，一直活到89岁，比她许多儿孙辈活得更长久。在这些混乱中，凯瑟琳并没有失去宁静，反而性格更坚强，信仰更坚定，服务更积极。

耶稣曾对凯瑟琳说：“我希望你多行爱德和善功，通过这些你会与我更密切地结合。”凯瑟琳接受命令，像爱耶稣那样爱护穷人、病人、坐监的人，她给予许多人安慰和温暖，人们也爱护她欢迎她，同时耶稣也给了她更多恩宠，使她能预见某些事情，看到某些自己本来不在场的许多情况，而且耶稣向她显现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不但在她一人独居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她望弥撒时，或领了圣体之后，也常常进入神魂超拔状态。平素祈祷时也常常会身体飘升而起，浮在空中，她母亲对这事非常担心，当她离开地面时，母亲严格看守，禁止任何人惊动她，唯恐她一不小心掉下来摔伤。有几次她升飘而起后落在火中，一次她正在家里烤肉，边烤肉边祈祷，结果身体升起后落下来时落在了炉火中，家里人急忙把她拉出来，发现她完好无损。另一次在教堂里她升起后落在大蜡烛上，人们非常担心她被烧伤，却也发现她安好无恙。

由于凯瑟琳的圣德和她深刻的思想，以及对灵修方面的精湛

认识，逐渐有人开始追随她，有女士也有男士，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向她请教灵修，请她指导生活，与她一起服务。追随者越来越多，不久城里对凯瑟琳有了许多传言，有人指责她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说她守严斋，找难侍候的病人服侍，是哗众取宠，说她私自讲解圣经，甚至有人说她是异教徒。而凯瑟琳对一切谎言、诽谤都置之不理，一如既往继续自己的工作，指导她的追随者，神父和神学家来审查她，向她转述别人对她的指责时，她静静地听着，一言不辩，当他们责问她对圣经的讲解时，希望能抓住她一些话柄，但最后他们只得承认自己对福音的了解只是皮毛，而凯瑟琳才体会到真髓，结果是他们也敬称这位 20 岁的女子为老师，表示愿意向她学习、请教。

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来拜会凯瑟琳，希望考察一些她的事情。两人一见面，凯瑟琳先对他说某一晚上，他与三位朋友在家里讨论，并指出三位朋友的名字，他们讨论的题目、内容，还指评出这些内容的正确和错误之处，然后对来者说：“我常醒悟着为你们祈祷。”这位来客颇为吃惊。几次谈话后，这位历史学家兼神学家声明：“凯瑟琳很可爱，态度和蔼、谦逊、温雅，我在她面前觉得很愉快，好像在其他女孩面前一样。在与她谈话时，我的心越来越感受到平安愉快。”

凯瑟琳还一度被召去佛罗伦萨出席多明我会全体大会，那些严格苛刻的神学家们对她严加查讯，详细审问一些人对她的控告，但最后证明一切流言都是无中生有，没有任何根据。同时多明我一位非常有声望的神学家雷蒙加布被多明我会指定为凯瑟琳的神师，随时督查她的言行。随着一次次接触，雷蒙加布对凯瑟琳的才德越来越敬佩，直至敬称她为自己的老师。后来雷蒙加布继任多明我会总会长，并为凯瑟琳写了第一本传记。

这时追随凯瑟琳的人不但有普通信友，也有了神父、修士、修女和学者、神学家，他们向她请教灵修方法，请她指导生活，

真诚地敬重她，像称呼德高望重的修女们一样尊称她为“妈妈”，她也像慈爱的母亲照料子女一样，指导他们如何趋善避恶，修德成圣，如何认识福音的真精神。她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耶稣托付给她的使命：成为天主子女们的母亲。

凯瑟琳从佛罗伦萨参加全修会大会后回到西也纳时，城里瘟疫猖獗，西也纳居民三分之一丧生，凯瑟琳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告别了人世，这就是欧洲历史上那可怕的黑死病。整个瘟疫流行期间，凯瑟琳和她的追随者们不顾一切照顾病人，葬敛亡者，抢救有希望生还者，好几位因与病人接触染上瘟疫的神父在凯瑟琳的祈祷和照顾下神奇康复。凯瑟琳还带着她的追随者到瘟疫也在流行的比萨城去服务。凯瑟琳瘦弱的身体在忙碌的服务中疲惫不堪，却竟然没有被传染，顺利度过了那个可怕的时期。

3. 播撒爱与和平的女圣师

凯瑟琳的圣德和名望越传越广，其他城市也有人来追随她，这些人日益增多，有平民，有贵族，有诗人，有银行家，有小业主，家庭主妇，三位多明我会神父专门为这些追随凯瑟琳的人听忏悔。1375年凯瑟琳再次前往比萨，有一天在教堂祈祷时，领圣体后她又进入神魂超拔状态，就在那时她的身体象圣方济各·亚西西一样印上了耶稣五伤痕迹，色红如血，凯瑟琳痛苦不堪昏倒在地。后来这些伤痕又隐淡下去，在她生前只有她自己看得见，直到她死后，伤痕才又复现出来，人们争相瞻望。

然而凯瑟琳吸引人的不是她经常的神魂超拔和一些奇事，而是她深入人的灵魂，使其更新、重生的精湛神修，她的谈话能够引人不断深入地认识自己，超越自己，达到新的境界，进入新的、更富有活力和激情的生命状态，寻找到更高的生命快乐。她向她的追随者讲：“主耶稣说：你们该是齐全的，就如天父一般

齐全 (玛 5:487),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召唤, 这是基督向每个人发出的邀请。”她鼓励她的追随者要神贫、贞洁、多祈祷, 劝告他们应该考虑到许多无家可归, 食不果腹的穷人的急需, 因为“神贫的人是有福的”。

爱, 是凯瑟琳圣德操守的中心, 她强调要用爱燃烧自己, 爱将如火使自己更新, 也使世界更新。是爱从天父那里产生了受造物, 也是爱以子的血救赎了人类, 爱也会使全人类在基督内友好合一。爱, 是生命, 是生活的本质, 是一切德行之根源。爱, 也就是把一个人放在天主的本质内, 因为天主是爱, 而且天主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一个人若没有爱就如一盏灯没有油, 神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教士等一切的人, 在他们的行动中如果没有爱德, 他们的努力便毫无益处。爱, 是天主的本质, 也是基督徒的本质, 也是全人类的本质, 一个人生来就应该爱, 爱德才给人的生命以价值。

认识自己是凯瑟琳灵修的基础。凯瑟琳曾对一位追随者说, 睡觉、吃饭、说话, 以及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在走向死亡, 整个生命都在走向死亡, 而基督徒却藉着它走向永生。人死于自己, 才会活于天主内。意大利当时由于战乱, 很多人的财产被付之一炬或抢劫一空, 有的富人向凯瑟琳诉苦, 凯瑟琳对他们说: “世界上的财富、荣誉、生命、快乐和我们的身体都不属于我们, 这些都是为了使我们用来实现天主旨意的。这些都会被拿走, 所以我们不该受到困扰, 我们应该时刻准备抛弃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对凯瑟琳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她称之为“小永远”。她劝人们要珍惜时间, 在现在活着就如同在天主的永远里一样。现在是永远的柱石, 是成圣的时刻, 而成圣是天主造人的目的, 所以人不应该懒惰, 懒惰就是走向死亡。她说: “天主的旨意就是我们成圣, 为了此目的天主才造了我们。”所以她相信每一个人

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成圣，父母成为好父母，孩子成为好孩子，贞女以贞女的方式成圣，已婚者可以实现婚姻中的神圣生活，技工应该成为正直的，统治者应该是诚实的，方济各会士应该做个合格的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要守全多明我的会规……“现在”为每一个人准备了成圣的机会，一切的人在天主的花园内都应该发出芬芳。

凯瑟琳不反对政治和经济，但要求正义，她的思想以福音和教父训导为根基。她认为国王、国家、民权和财富都是天主的财产，而今给予人们享用，所以它们的目标是光荣天主，拯救人类，而不应该成为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对于政治家，凯瑟琳承认他们的作用，但希望他们以正义为标准，要依靠天主并为人民服务。对于律师，她希望他们重视穷人的权利，不要成为权贵的奴仆。对于掌权者和富人，她希望他们抛弃自私，将权力和财富与广大人民共享，多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注意寻求精神的富有。凯瑟琳相信一切都来自天主，所以一切也应该归于天主，将世间的一切因着我们让与邻人共享而归还天主，正像天主爱了我们，我们可以借着爱邻人还爱天主。总之，凯瑟琳认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有权势、地位、创造了财富，这并不可羞愧，但要与他人分享，要使自己的权势、地位和财富对人类的得救有益。人，应该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以天主的旨意承行做为最终目标，生命是短暂的，一个人不应该为选择天主或世界而犹豫不决，一个人只有站在天主那里才不会跌倒。她曾在的一封信中说：“天主是我们坚固的堡垒，那站在爱之中的，就是站在天主之内。”

凯瑟琳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改革教会，因为当时的教会里许多神职人员贪财、享乐，争权夺利，失去了精神领导者的资格，教友也如无牧之羊不知何去何从。而教会是由每一个人组成，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奥体的一分子，所以凯瑟琳的改革首先从个人着手，圣化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由于凯瑟琳是多明我第三

会成员，除了个人的圣化外，她首先注意到的团体便是多明我会，她写信请求教宗撤销当时的多明我会总会长厄里亚杜罗沙的总会长职，因为他不够圣善，不配这个位置。她也呼吁教会内部高级领导层革新，革除某些不良的牧者，以圣善的人代替那些位置，排除侵蚀着教会的自私、骄傲和贪婪。但她认为净化不应该以武力和战争解决，而应该以爱、和平与祈祷来完成。她说：“我要从魔鬼手中抢救灵魂，以生命对抗死亡，以和平对抗战争，以爱对抗恨。”

凯瑟琳的名声终于传到了教宗格里高利十一世的耳中，他像他的前六任教宗一样屈居亚威农，但他希望能做些努力，使教廷迁回罗马。他从凯瑟琳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他从这个女子的言行中感受到一种清新的生命之力，这力量来自天上。同时他也收到了凯瑟琳几封信，这位女子在信中力劝他回到罗马，向他提出：①铲除教会内不良的神职人员，因为他们是教会的蛀虫，他们的恶劣榜样是强烈的腐蚀剂。②教廷迁回罗马。格里高利打算重整十字军来改革教会，并想借助某些国家的军队，而凯瑟琳告诉他：“要以爱德行动。”“基督爱的力量比任何武力都更有价值。”“吾主非常切望你能获得救恩，切望教会革新，和全世界的幸福。在我看来，除了和平，天主并没有启示其他的补救方法。”凯瑟琳也与几位修院院长通信，对他们试图以武力和阴谋保护教会产业的主意给以批评，对他们说应该注意的是铲除教会内部的骄傲、贪婪等腐败之风。

亚威农的阻力或许太大了，教宗迟迟没有什么重大行动，为推动教廷迁回罗马，凯瑟琳认为应该发起一场运动——基督徒之间的和好，应该结束敌对和争斗。为解决教宗和佛罗伦萨的一些矛盾，凯瑟琳趁机亲自登门亚威农教廷，拜见格里高利十一世。

那是1375年6月18日，凯瑟琳与三位神父，几位追随者一同来到亚威农。他们等了两天才被允许进宫觐见，格里高利十一

世当时只有45岁，样子却很苍老。他与凯瑟琳坦城交谈，很快就被凯瑟琳的热烈和智慧所折服。凯瑟琳敬称教宗是“在世至甘饴的耶稣。”但她也向教宗指出教廷的罪恶，有一天她拜访格里高利十一世时，对他说教廷本该是一个美好的伊甸园，而现在竟如同一个罪恶的世界。格里高利难过地问：“这怎么可能？你只在这里住了几天，就会确信教廷腐败吗？”

凯瑟琳以谦逊的态度回禀：“为了光荣天主，我敢说，甚至当我在自己的家乡西也纳时就已听到教廷所犯的罪过，感受到了那些已经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们。”她坦率的话语使在座诸人脸色发青，忐忑不安，问她有什么权力这样讲。凯瑟琳慷慨以告：“是爱催逼我讲话，是真理使我这样做。”并举出一些买卖教职、奢侈、贪财等许多人所共知的罪恶，还有一些比较隐密的罪恶，在座各位不得不低头首肯。

凯瑟琳提倡为赢得和平首先要铲除教会内最高阶层的污秽腐朽，重建精神首席性。教宗应该是一个缔造和平的人，她请求教宗要善尽此任，她说：“为爱天主，要有和平。”“没有什么比和平更能悦乐天主，耶稣伟大的教训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和平共处。”但是她首先强调只有拥有了天主之中的内在的和平才会产生外在的和平，一个与天主旨意配合的人才能享受永远的和平，正如耶稣降生时天使在空中的歌唱：“天主在天受光荣，良人在世享平安。”个人与天主的和好是家庭和平、国家和平、国际和平的首要前提，所以她也常常鼓励教宗、国王、兵士、群众寻求天主内的平安，提倡一个人自己、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治理者都应该怀着福音的精神去尽职。

她向格里高利表示不应该将世俗的事与天主的事混在一起，应该“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她向他重复自己在信中向他说过的话：“来，不要抗拒天主召唤您的圣意，饥饿的羊群正在等待您归去。请保持您的首位，教宗圣伯多禄的地方，您是

基督的代表，就应该回到您所持有的地方——罗马。”

凯瑟琳在亚威农苦苦争取，格里高利却犹豫不定，同时亚威农教廷早已对凯瑟琳存有戒心，许多枢机对她持敌视态度，尤其那占枢机总数三分之二强的法国枢机们，为保持法国利益严密监视凯瑟琳的一言一行，并且责问为什么天主竟然派一个女子而不是男子来担负这项使命，而她又不是正规修女？他们向她提问有关她守严斋，神魂超拔的问题，以及许多神学难题，不过这些人人都还诚实，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凯瑟琳比他们自己和他们所见过的任何人在精神方面有着更明晰的洞见。这次亚威农之行凯瑟琳还与热衷于改革的甘比纳枢机主教成了好朋友，后来格里高利十一世去世后，甘比纳成为下任教宗吴尔班六世。

尽管教廷几乎都承认凯瑟琳的确是天主派来的使者，但他们仍然不想离开排场、安宁的法国，回到动乱的罗马，法王腓力也竭力阻挡，格里高利十一世也迟迟疑疑不能下定最后的决心，他向凯瑟琳说他要知道天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凯瑟琳痛心地望着这位年届中年却憔悴苍老的教宗，对他说：“你不是发过誓吗？”这个回答使格里高利大吃一惊，原来他在当选教宗前曾发誓，如果自己被选为教宗就一定要回到罗马，但这个誓愿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它是个秘密。凯瑟琳这个反问震动了他，促使他做出最后决定。

然而阻碍仍有许多，与佛罗伦萨的谈判很不顺利，法国枢机和法王力阻返回罗马，甚至警告格里高利如果他回到罗马可能会被人毒死。凯瑟琳反驳：“在亚威农未必比罗马有更少的毒药。”

同时凯瑟琳还到那波里去觐见约翰纳皇后，设法使她放弃与教宗敌对。她给米兰市长写信，请他在精神上服从教宗，那封信的精彩引起米兰轰动，米兰人都盼望能见一见这位西也纳女子。她也写信给法王，向他力陈利弊。1376年9月11日，凯瑟琳又一次拜会格里高利十一世后离开亚威农步行返回意大利。仅仅两

天后，9月13日，格里高利十一世突然留下六位枢机在亚威农，自己带着其他人员起程赶往罗马，决定以后再也不回亚威农。

教廷这个举动使许多人欢腾鼓舞，正在步行返往西也纳的凯瑟琳一行人沿路受到热烈欢迎，人们争相一睹这位说服教廷结束放逐生活的女子。可是就在凯瑟琳一行在热那亚停留时，一天晚上，有一位普通神父打扮的人来见凯瑟琳。这人一进房间，凯瑟琳认出他是化妆后的格里高利十一世。他在归途中又经历一连串的阻挠，有的城市武力阻挡，枢机们怨言不断，纷纷劝他打道回亚威农。他颇为犹豫不决，又来向凯瑟琳征询意见。凯瑟琳非常坚决，力劝他继续前往罗马，决不要掉头亚威农，天主一定会帮助他，并保证自己一行人会全力为他祈祷。就这样，格里高利十一世最后的命运决定了，也决定了教廷以后的命运。1377年1月17日，格里高利十一世骑着一匹白色骡子凯旋罗马城。

4. 永在基督内

1377年底凯瑟琳回到西也纳欢度圣诞节，这时她年满30岁。由于经年守斋，她已干瘦得近乎透明了，同时又生着病。可是格里高利十一世返回罗马后两个多月，3月27日忽然去世，4月18日乌尔班六世（Urban VI 1378~1389）继任。教宗变换又引起一些城市动荡，佛罗伦萨拥护方和反对方大打出手，引起一场暴乱，形势急转直下，凯瑟琳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前往佛罗伦萨，独自前去调停。佛罗伦萨反对派声称要抓住那个西也纳女巫，把她活活烧死。凯瑟琳将一切置之度外，各方调解，并给乌尔班六世写信请他体恤佛罗伦萨人民，7月18日乌尔班六世派使者带着一枚橄榄枝到佛罗伦萨，送给凯瑟琳。7月28日，乌尔班六世与佛罗伦萨终于签署和约。

接着凯瑟琳又着手另一项改革，即牧者回归。由于70年间

教廷流放，战乱不止，许多主教为求安稳都离开了自己的教区，凯瑟琳呼吁那些离开岗位的主教、神父全部回到自己的牧职上，负起重振教会的责任。逐渐地空置的主教、神父位置，接来了一个又一个管理人，教务开始正常运行。同时凯瑟琳也给乌尔班六世写了许多信，大力支持他的改革。

凯瑟琳完成使命后，由佛罗伦萨回到故乡西也纳，可是不到一个月，又传出一个让人痛心的消息，由于乌尔班六世锐意改革，并且首先从枢机们着手，其严厉作风使奢侈怠惰成性的枢机们非常不满，他们退回法国，忽然宣布乌尔班六世的当选是在逼迫中选出，并另选了一位新教宗克莱孟七世，坐镇亚威农与罗马的乌尔班对抗，受到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历史上所称的“西方教会大分裂”由此产生。神职界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两位最高权威会对教会产生极大危害，1396年他们劝说乌尔班六世与克莱孟七世的继承人退位，另选一位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 1409~1410）代替，希望解决问题，谁知弄巧成拙，1409年起，形成三足鼎立。直到1417年玛尔定五世（Martin V 1417~1431）上任才结束分裂。

以上是后话，当1378年9月20日凯瑟琳听到克莱孟七世当选的消息后非常痛苦，流了许多眼泪。10月9日到13日之间她用五天时间口述了一本伦理书籍，由她的三位秘书笔录。此书共分四部分：①给凯瑟琳自己；②给世界；③给教会；④给特殊情况的人们；书名是《与主密谈》，也有的译作《凯瑟琳对话录》，主要讲述罪恶的危害和修德成圣的必要。此书内容来自天主对凯瑟琳的启示，“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声响，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若3:8）凯瑟琳说这就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与主密谈》是基督教会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同时也是早期意大利白话文学的辉煌作品。全书以一首圣三祈祷文结束：“永

恒的圣三，你是无底的海洋，我寻获你越多，我就越渴望进一步寻求你。对你，我永远不能说：我已满足。犹如牡鹿渴望清凉的溪流，我的灵魂渴望脱离肉身的牢狱，以得在真理中与你相见，只因为在你照亮我智慧的光之中，我曾看见过，品尝过你无底的深邃。永恒的圣三，你是一切受造物美好的根源。”

同时凯瑟琳在西也纳成立了一座女修院——天神之后修院，由她的一位追随者捐赠。不久，凯瑟琳被乌尔班六世召到罗马，在11月中旬她带着四位修女和几位有名望的追随者起程离开西也纳，28日到达罗马，很快，她母亲拉柏也来到这里。乌尔班请她与枢机团对话，称她是位坚强、安祥的小妇人，“她证明了基督比整个世界更强大”。她还接受乌尔班六世的请求去那不勒斯说服约翰纳皇后支持罗马教宗，写信给匈牙利王路易和西也纳、贝露济亚、佛罗伦萨、比萨等城市的首脑，劝说他们坚定地与罗马站在一起。她还鼓励老朋友雷蒙加布神父去法国会见查理五世，并亲自送他上船，跪在地上祈祷着遥望他远去。对乌尔班六世凯瑟琳也从不疏忽表达自己的热诚，圣诞节她送给教宗五个桔子和一封信表示祝贺和支持。

1379年6月12日晚上凯瑟琳在教堂祈祷时突然跌倒在地，第二天晚上在房间时再次跌倒，此后八个月她的下肢几乎完全瘫痪了，不得不躺在床上，身体状况也越来越不好。1380年2月25日她给雷蒙加布神父写了一封信，类似遗嘱，把自己的四百多封信件和书籍交给他保管，那些信件有写给教宗的、国王的及各级首长和普通人的，多为灵修指导，含义精确，是教会的重要资料。她还将自己的追随者们介绍给他，请他做他们的神师和领袖，以爱德和谦逊管理他们。最后请他宽恕她的一切过失，并祝福她。

3月25日是复活节，也正好是她33岁生日，她挣扎着起床去教堂参与弥撒，恭领圣体。4月28日，耶稣升天节前一个主

日，众人围绕在凯瑟琳床前，她再次办忏悔，领了终付圣事和圣体。然后她注视着十字架为教会和乌尔班六世祈祷，又祝福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用尽力气喊了一声：“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到你手里。”说完，头歪向一边，告别了世界。时间约在中午，她的母亲拉柏一直守候在她身边。

一位意志坚强，富有灵感，要求很高，很有政治头脑的教会女改革家离去了。一位她的传记作家说她是罗马的一部分，是意大利的和平使者，是教会的伟人。她那本质如火一般热烈、纯诚的精神照耀了那个时代，也照耀着后来无穷的时代。她自己也曾说：我的本质就是火。

1461年，碧岳二世（Pius II 1458~1464）宣布凯瑟琳·比尼加萨为教会圣徒，并说：“凯瑟琳的道理不是学来的，而是从天主那里得到的，是天主启示了她。”1970年10月4日在圣方济各·亚西西庆节上，凯瑟琳与方济各一同被意大利接受为国家保护者，同时教会隆重宣布凯瑟琳为教会圣师。保录六世（Paul VI 1963~1978）那天在伯多禄大殿致词：“凯瑟琳的德操是圣善的，教宗从亚威农返回罗马是她的主要功绩之一。在历史进程中，她是位伟人。”

后世评赞凯瑟琳，说她的使命是为爱与和平而战斗。的确，凯瑟琳也曾说过：“教会是在爱中建立的，”“人应该迎合天主的圣意，在他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与和平。”为实现这个目的，她的方法是：“在教会内，我要以泪水和痛苦来服务，即使整个世界都拒绝我，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已找到我的避难所，我可以投入基督圣爱的怀中。”

四、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 (1491~1556)

文艺复兴开始了一个新世界，当时历任罗马教宗对它的赞助又推进了其进程，历史发展到16世纪，文艺复兴已到后期，而另一个重要的改革运动又发生了，这就是宗教改革。这种改革发端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才真正开始，在1560年达到高峰，所以人们说16世纪是一个改革的世纪，也是出圣人的世纪，它在某种程度上比文艺复兴更确切地预示了现代社会的风貌，对中世纪文明的跨越比文艺复兴更明确，也比属于贵族运动的文艺复兴对社会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当然它也是过去时代方济各、多明我改革的延续。

宗教改革的目的是纯洁教会，同时对路德（1483~1546）裂教作出反应。当时神职人员中存在许多腐败现象，有些教士不学无术，相当多数教士过着无耻的生活，教宗和主教们生活豪华，为有利可图大量出卖教职和赎罪券。远在路德反对中世纪的天主教之前，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友已开始鼓动内部改革，铲除中世纪天主教内部的弊端。改革的起步显得有些晚，而且开始时力量也很弱，路德从另一个方面起到刺激作用，使天主教内部轰轰烈烈发动起来，导致了一场坚定而彻底的改革运动。

15世纪末西班牙红衣主教西梅内斯在国王支持下进行复兴，创办学校，铲除教会里的弊端，对教会纯洁和国家精神生活振作都起到相当大作用。16世纪开始，更多的虔诚教士投身于“无

愧教士称号”运动中，非修会教士也发誓真正持守神贫、贞洁、服从，在教区中实现合格教士的理想，志同道合者自然而然组成许多团体，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有些在俗教友也组织起来，与教士们配合号召信友勤领圣体，实践爱德，树立善表，刷新内心，类似内容的团体纷纷成立。教宗良十世 (Leo X 1513~1521) 也着手从最高层发出号令施行改革，直到西斯督五世 (Sixtus V 1585~1590) 各届教宗将改革不断推进，整顿教廷财务，委派节俭朴素的教士担任教会职务，对沉湎于闲荡和罪恶的教士采取果断措施，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赎罪券出售，为消灭教士中愚昧无知的罪恶，规定每一个主教辖区必须设立至少一所神学院。1545年保录三世 (Paus III 1534~1549) 召开的天主教历史上最重要大公会议之一特兰托大公会议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对当时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几个世纪的宗教发展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依纳爵·依尼高·罗耀拉 (St. Ignatius Inigo of Loyola 1491~1556) 就出生并生活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时代，他的故乡是西班牙北部歧浦斯科省亚贝底亚城的罗耀拉。

1. 浪子回头

那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贵族家族，已有数百年的显赫历史，周围的教堂都出自他们的捐赠，并负责安排人员管理教堂杂务。这个家庭是西班牙王室的忠诚卫士，历代都有不少为国捐躯的英雄。依隆德·罗耀拉有13个孩子，8男5女，最小的是依尼高，棕发，黑眼睛，个头不高，略显沉默寡言，他继承了这个家庭的传统，勇敢、坚强、忠诚，也骄傲而重荣誉。

依尼高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一直由奶妈照顾，14岁时父亲也病故，哥哥们将他送入斐迪南国王的宫中当见习骑士，

宫廷生活助长了他的浪漫和虚荣，注重自身风度，喜欢讨好女人，追求荣誉，崇尚勇武。1515年他24岁时回罗耀拉探亲，狂欢节最后几天犯了件恶劣的桃色案件被告上法庭，由多方周旋后获释，但失去了宫廷的位置，他转往纳瓦尔省会班布罗纳总督府当侍臣，生活仍虚荣荒唐，庸庸碌碌，整天出猎、赌博、决斗、讨好女人。

1516年斐迪南国王驾崩，争权斗争引起国内动乱，贵族间的争斗又发展为反贵族的战乱，依尼高成为总督勇敢忠诚的斗士。1521年春，法国入侵西班牙，战火烧到班布罗纳，依尼高又参加对外战争，加入要塞防御战，半个多月的激战后，当战友们看到防守已不可能，决定投降时，依尼高力劝要塞司令坚持到底，重新鼓起了战友们和司令的斗志。6小时后，一发炮弹击中他，右腿被炸断，左腿负伤，守军接着便投降了法国人，这是5月20日，圣神降临节次日。依尼高被送往医院做接骨手术，十几天后又用担架抬着翻山越岭送回100公里外的家乡。由于路途颠簸，或者前次手术效果不好，回家后发现做过接骨的腿又裂开了，便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术后高烧不下，情况急剧恶化，濒临死亡，到6月29日他看上去已没有什么希望，哥哥为他请了终付圣事。可是，此后他又逐渐好转起来，高烧退去，断骨开始接合，伤口逐渐痊愈。他终于可以活动了，这时却又发现接起的骨头在膝盖下有一块压在另一块上，使腿短了一截，又向前突出很多，没法再穿骑士的高筒马靴，他认为这种畸形有伤自己的尊严，请大夫除掉那块骨头。哥哥和嫂子劝他不要冒险，大夫说这会比前两次手术更痛苦，依尼高却坚持非做不可。大夫只好将肌肉割开，锯掉突出的部分，再想法将腿拉长，然后敷上药膏，打上夹板固定起来。这次手术确实非常痛苦，他后来回忆说：“那简直是屠杀。”但他却始终咬着牙，紧握双拳，不肯呼叫。

为打发不得不躺在床上的漫长日子，他想读一些骑士故事消

磨时间，可是家里却找不到那一类书，便为他拿了套四册的神修式《基督行实》和一本圣人传奇。开始时他只为消遣，但不久他被这些书吸引住了，耶稣的言行使他看到一个新天地，那是多么富有意义，多么有价值，他自问方济各和多明我能追随耶稣去度那一种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他时而掩卷沉思，向往圣善高洁，时而又回到往日的世俗中，想着自己对某位贵夫人的效忠，跃马奔腾田野击败所有的情敌。逐渐地他在两种思想或想象中感到了区别，世俗的东西虽也快乐，但在想至最后，无聊放弃时便觉得乏味抑郁；而当想到去巴勒斯坦朝拜耶稣生活过的地方，以野草充饥，遵循耶稣的教导，像方济各、多明我一样身无分文，像过去圣人一样苦行时，不但思想时快慰无穷，既使丢开不想时，也仍觉心旷神怡，光明爽朗。起初他没有留心这种区别，后来感觉越来越清晰，便思考这是什么原因。那时他还不能解答，但却顺其自然倾向于持久的快慰光明。这是他对天主认识过程中第一次有觉知的反省，也是他后来的神修基本特征之一，他称之为神类的辨别。

在世俗和天主之间，依尼高逐渐做出了抉择，他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他也看到想象与现实的距离，要跟随基督，就必须效仿基督，应该抛弃过去的生活，走一条忏悔者之路。但是依尼高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勇士，再大的距离他都有勇气去跨越。他决定先去圣地耶路撒冷朝拜，决定一旦做出，有害的幻觉便消失了，纯洁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这时又一个现象更有力地推动了他。一个夜晚，他睡不着觉，望着夜空数点天上的星星，忽然发现圣母抱着婴孩耶稣站在他的床前，他惊讶万分地看着这个景象持续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消失，隐没在夜色中。这次神视使他彻底改变了，灵魂好像被清洗了一遍，充满光明和圣洁，他的哥哥嫂子和家人也发现了他的变化，并为之暗自吃惊。

为了更好地反省，他找了些精良优美的纸张，象书法家或工

笔画家那样专心仔细地摘录下耶稣和圣母的一些话语，用红墨水写下耶稣的言谈，用蓝墨水记下圣母的，反复阅读、背诵、反省。在家里休养的整个时间他便这样一部分用来摘抄，一部分用来反省、祈祷。这期间他还得到了另一种快乐，即仰观天象，欣赏星空，而且时间越来越长，这种观赏给他带来从未体验过的快乐和崇高感，以及渴望服侍创造之主的热诚。同时他开始考虑，去耶路撒冷朝圣以后做什么？怎样将未来的生命全献给祈祷和补赎？找一个隐修院去隐修，还是周游世界做补赎？他打发了一个仆人去附近的隐修院询问，发现那里的纪律比较适合他的理想，便决定先去耶路撒冷朝拜，回来后进隐修院。他开始具体实施自己的计划，去圣地朝拜。

前往圣地朝拜在西方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并且习惯起程前在一所教堂守夜、斋戒、诵经、唱圣歌。依尼高由一位做神父的哥哥陪同走了一程，然后二人告别，依尼高独自骑着驴子前往蒙塞拉，这是前往巴塞罗纳的必经之路，从那里搭船经罗马、威尼斯，再去耶路撒冷。在去蒙塞拉途中，他暗自发了贞洁圣愿，要把以后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基督。3月21日他到达蒙塞拉，先在市场上买了块粗布料，缝成一件一垂至地的宽大长衣换上，又买了朝圣用的手杖、军用水壶和一双帆布鞋。那条伤重的右腿还包扎着，脚肿得老大，疼痛的很，他只为这一只脚穿上鞋，另一只脚则赤裸着。他打算去一座屹立在山巅之上的本笃会修院，准备在那里的教堂中举行自己的朝圣仪式。高耸的教堂尖顶直入云霄，依尼高下了驴子，徒步向上攀登。这座修院离著名的劳莱德圣母圣室不远，常年去那里朝圣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便也顺便来修院祈祷。在成群结队的朝圣者中，依尼高穿着粗布长袍，手执拐杖，挎着军用水壶，虔诚地将自己过去身为骑士必备的匕首和佩剑放在圣母像脚下，做为谢恩礼，也表示自己忏悔和侍奉基督的决心。在山上他用了三天时间以书面和口头双重形式办了总

忏悔，最后一夜做了守夜礼，整夜在教堂里跪着或站着诵经、唱歌。天光破晓时分，在天使报喜节的弥撒中，他恭领了圣体，踏着初升的阳光安然下山。虽然腿有些跛，但他走得很稳，他将驴子留给了修院，离家时穿的骑士华服和随身带着的钱也送给了穷人，他要自由轻松、无牵无挂去耶路撒冷。

离开修院他并没有直接去巴塞罗纳，而是接受忏悔神父的建议先在蒙塞拉周围做几天避静。他选择了离修院四公里的茫莱撒小村，住在圣路加医院，原打算少做停留便起身，而不久巴塞罗纳流行当时尚属不治之症的感冒，他自己也生了病，竟至滞留了10个月。有时住圣路加医院，有时住多明我会院，病重时又被一个基督徒接到家里，他每天大多数时间用来祈祷、默想、做笔记或读圣书，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了《师主篇》，成为他一生的钟爱读物。他还帮助照顾医院里的病人，为儿童讲道，并常去村外一个山洞里祈祷、反省、苦修，坚持求乞，但拒绝酒肉。为了与过去喜爱修饰的习惯决裂，他不剪发，不理须，不修指甲，但是他也受到了许多诱惑。他常在空中看到许多像蛇一样的影子，闪烁着无数个眼睛一样发亮的东西，这种现象使他当时很快慰，可是过后却让他郁闷不安。后来还有一种思想折磨他，怀疑自己这样开始的新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有人在他心中不断地说：“如果你有70年的岁月，你就总这样下去吗？你能坚持吗？”不过平静下来时他就对自己说：“可怜虫，谁能保证必给我一小时生命呢？今天活一天就该奉献。”接着又对祈祷、弥撒毫不感兴趣了，干别的事时却乐趣无穷，对忏悔和赦罪也产生了怀疑，总认为忏悔过的罪并不能得到赦免，他无法被宽恕。不安使他反复说明已告过许多遍的罪，却仍被不安纠缠着，好几次甚至绝望而想自杀，有时这个想法非常强烈，几乎强迫他了却此生。

在《神操》中后来他回忆这些日子时说：“灵魂的晦暗，心灵的零乱，倾向于卑贱庸俗的事物，这种混乱和诱惑形成很大的

不安，使人失去信心、希望和爱。”他甚至惊恐地发现自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甘堕落远离天主，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自从天使与亚当犯罪之后，任何人只要犯一个大罪就必下地狱，你怎么能忘记自己是个罪犯呢。”他觉得自己像个断线的风筝，孤独无依，毫无价值，觉得自己是个毒瘤，卑鄙腐烂，妄想与天主在一起，事实上却是离得那么远，就如无知对上智，软弱对坚强，邪恶对正义，自私对善良……他好像看到自己正往地狱里掉，而且几乎任随自己往那深渊里冲……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喃喃自语着一句话：“不，不，上主，我绝不再做丝毫冒犯你的事。”他呼求：“主，请你救助我，我从人或任何造物都找不到救助。假如能给我救助，任何辛苦我都不怕。主，请你指示我在哪里能找到，即使我必须跟着一只小狗走，我也在所不惜。”

就在这时他从陷阱中被救出了，从梦魇中醒来了，他惊喜地发现：我活着！我存在！天使为我代祷，圣人为我祝福。我并没有死去，也没有被抛弃在地狱。我仍活着，诸天大地、日月星辰、花果树木、飞禽走兽……都为我服务。人间虽有罪恶，天主仍教大地生生不息。依尼高得救了。他在《神操》中写下：“如果由于自己的缺失而忘了永生之主的愛，那么至少由于害怕罪罚也足以让我远离罪恶。”

这个时期的心灵历程为《神操》打下了基础，在他的生命中形成一个决定性的的心灵经验，也形成了一本稀世之作《神操》，亦可称之为“精神训练法”。好比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身体操练，《神操》则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心灵操练，通过他自己的经验，也帮助别人经由祈祷、读经、反省、写灵修日记等设定的过程，使人除去心灵的蒙昧和障碍，在明纯清静、自由无罪中认识天主的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培养起一种灵性的敏锐和神类分别能力；在信仰中寻找天主，进入天主永恒的炽烈之爱，并接受他的爱，回应他的爱，成为一个生活于爱内，充满力量、平安与希望

的新人；在天主的旨意内实现自己的最高人生价值，敞开心胸让天主的生命直接与血肉之躯相撞，使灵性得以觉醒，达到生命的完整。《神操》并不是一时写成的，他用了一生完善它，直到尘世生命的终结，然后又将它无止境的完善传给后人。

黑夜消失，他进入了光明，天主的神乐开始光照他。有一天他念诵着三钟经^①走入多明我会院时，忽然进入神魂超拔状态，好像看见了似琴键一样的天主圣三，一时泪水如注，神不守舍。还有一次在领圣体时，忽见一片白色光芒自天而降，面饼中清晰地显现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另一次他默想天主创造世界的情景，眼前忽然白亮一片，好像看到天主从白亮中发出光明，运转天地万物，向它们输入生机，万物又都涌入天主内汇成一片。还有一次在河边的感受他似乎更清醒，那是去村外一座教堂的路上，他沿河慢慢走着，忽然心中充满热诚和崇拜，他便在河边坐下来一边看着河水流淌，一边祈祷，刹那间如神目顿开，许多问题都清晰明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光明照在心间，他似乎与宇宙合为一体。

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的心灵成长从此一帆风顺了，诱惑仍时有发生，有次他生病时一个念头涌上心间，对他说他是位了不起的义人，伴随这个念头而产生的是狂妄、傲慢，灵感之路的堵塞，他极力逃避开这种念头，虔诚祈祷，并让人们对他喊他是个罪人。

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似乎是天主在为他授课，他得到许多启示，成为后半生的生活泉源。他不再做偏执的灵修，开始朴素地修剪头发、刮胡子、剪指甲，以内心的圣化去实现信、望、爱。这段时期的经历也给了他一个终生的目标，灵修的准则和基础，他在《神操》中写：人的受造是为了赞颂、崇敬和服务天

① 一种经文，纪念天使向玛利亚传报耶稣降孕，念诵时敲三次钟。

主，并由此拯救自己和他人的灵魂。世界上其他事物都是为人而被创造，以帮助人达到其被创造的目的。因此，人应该利用这些受造物来获得受造的目的，同时要离开那些阻碍他达到目标的事物。

2. 寻找使命

一个被改变、被圣化的人真正走上了朝圣之路。依尼高离开盘桓近一年的茫莱撒，在1523年初到达巴塞罗纳，乞讨够船上用的食品，将乞讨来的钱施舍掉，登上一艘去罗马的船，于同年3月29日圣枝瞻礼^①进了罗马城。在这里他也是只乞讨食品，而不要钱，当有人知道他要一文钱不带去耶路撒冷时，都劝他放弃此行，说不会总有人愿意免费带他渡海的。于是他接受了六、七枚金币前往威尼斯。可是出城后他意识到自己接受金币是出于对天主信赖的动摇，犹豫了一阵后，便全部施舍了沿路遇到的穷人。

由于瘟疫流行，通往威尼斯的各条道路都设立了许多岗哨，与依尼高同行的几个人准备去附近办健康证，见依尼高走得慢，脸色又苍白，恐怕受牵累，便甩下他一个人在荒郊野路上慢行，他们先走了。依尼高不想费周折，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天主，让照顾田野玉簪花和空中云雀的天主照顾他，竟然没被检查就径直进了城门。依然靠行乞度日，露宿广场，并不考虑特别的方法上船，只相信天主会安排一切，对任何人的劝阻都不动摇。终于有一天，一位西班牙富商遇到了他，弄清他的意愿后，请他到家里做客，但是也劝他打道回府，但依尼高很坚决，说：“我完全相信天主会帮助我，今年即使只有一艘船，甚或只有一块木

^① 一个宗教节日，纪念耶稣荣进耶路撒冷，欢迎的人们手挥橄榄枝欢迎耶稣。

板漂向耶路撒冷，我也要乘它前去。”他的信心和决心感动了这位同胞，将他介绍给威尼斯总督，总督也深受感动，亲自为他订了船位。当时由于朝圣者很多，又都是从威尼斯出发，威尼斯政府把为这些“神圣之客”提供方便列为自己的义务。船到塞浦路斯，再登上一艘朝圣船到雅法，已是8月31日，然后换上驴子向耶路撒冷进发。离耶路撒冷大约两公里时大家收敛心神，默祷着前进，当看到圣城时，人们跳下毛驴，步行上山，远远便看到一位手举十字架的方济各会士站在高处迎接朝圣者，超然的喜乐和安慰顿时充满了朝圣者的心。

依尼高随同朝圣团朝拜各个神圣的地点后，专往耶路撒冷拜会方济各会，表示自己希望留在圣地，但会士告诉他这里房屋非常紧张，本会会士尚几乎住不下，正准备送一些人回去。依尼高解释说自己不需要房屋，只是会常来忏悔。会士答应他既如此，可以考虑，不过会长去了白冷，等会长回来才能决定。依尼高得到这个许诺很高兴，便开始给巴塞罗纳一些朋友写信，刚发出一封信，会长就回来了，派了会士来请他。方济各会省会长亲切地对依尼高说自己已了解了他的愿望，并做了认真考虑，但由于一些类似的经验，很遗憾他不能留下来，因为过去曾有不少留下的人被掳去，得由方济各会士去换赎回，所以建议他最好回去。而依尼高坚持说不论发生什么，他都不害怕，宁愿留下。最后，会长只好告诉他方济各会有宗座许可，有权决定谁可以留下，谁必须离去，否则开除教籍。

无可奈何，依尼高只好回返，临走前又几次上橄欖山瞻拜耶稣升天足迹，因没记清脚印的方向，临要出发时又偷偷上去一次。方济各会发现他没带向导独自上山后便派会士急追，结果在路上遇到他正兴高采烈往回返，那位第三会会士抓住他的胳膊，一直把他送到一个朝圣团才放了他。

9月23日，他从圣地起身，带着强烈的热忱和满怀豪情走

上回程，可是由于他身无分文，没有船愿意载他，有人替他求情说他是位圣人，船主却回答那他就该像圣雅各一样自己过海，因为人们都知道圣雅各牺牲在耶路撒冷，却葬在西班牙。最后，一位小船主勉强让他上了船，于1524年1月中旬到达威尼斯。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而依尼高只有一件破烂的黑布短上衣，一块破旧披肩，一条粗布短裤刚及膝盖，一只脚穿着出发时买的帆布鞋，另一只脚赤裸着，他几乎要冻僵了，没想到又遇到了出发前相识的那位富商，得到几块钱和一块布，他将那块布遮在背上。既然不能留在圣地，他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是不是进入隐修院，再三思考和祈祷后决定先去读书。

目标已经确定：侍奉天主，传播福音。现在他要寻找的是方法，怎样拯救自己也帮助他人的灵魂，一同侍奉天主。他认为自己应该掌握一定的圣经及神学知识，以使《神操》与圣经和教会传统完全相符；同时也应该学习一些社会文化，因为《神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以及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交谈，这种交谈应该建基在时代语言和具体文化上，所以他决定前往巴塞罗纳去上学。

带着朋友送给他的几块钱上了路，可是刚起程就遇到一个穷人向他求乞，结果引来一大群乞丐，他撒完了手中的钱，还得请求没有得到钱的乞讨者原谅。两手空空往前走，却又在经过热那亚时遇上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那是著名的帕维亚战役，他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搜查、盘问，还被捆绑着游行了三条大街。他边走边想耶稣曾经也这样被牵着去受审，并受那么多侮辱，自己这点折磨算什么，所以欣然喜乐地接受，反被军官当作神经病释放了。终于回到巴塞罗纳，遇到两位老师，一位愿意免费教他文法，另一位愿意提供他食宿杂用，并教他些其他知识。他的年龄有些偏大，又加上从小接受教育很少，并常常陷于祈祷的沉醉中，开始时进步极慢。既然已经决定应该学习，他便有毅力达到

目标，他为自己严格规定祈祷时间，并跪在老师面前恳切请求对他严格要求，当作同学中最小的一个，必要时可以用皮鞭，还发誓决不无故迟到旷课一次。

在巴塞罗纳学习了两年，1526年又去亚卡拉学习物理和神学一年半。这期间由于生活稳定，他又开始苦修，故意在鞋底挖个洞，让它越磨越大，并且坚持求乞上学，不在乎别人讥笑。除了学习他也开始实践自己的救助人灵计划，帮助几个朋友做神操，讲解教理，很快便吸引了不少人，但也马上引起宗教裁判所注意，派人前来调查。16世纪初，宗教改革一浪追着一浪，许多人试图以新的路径寻找天主，有些人在找到某种天人相契的新秘诀后便放弃传统的圣事和祈祷，忏悔也失去权威性，道德规范随之松懈，宗教裁判所格外敏感，依尼高别具一格的方法自然也会引起关注。1526年11月19日开始调查，3天后传讯依尼高，但没有发现什么不轨，最后要求和他在一起的人不许像修会一样穿同样的衣服，因为与依尼高在一起的四个人都穿原色粗布长衫；也不许他们赤足来往，必须穿上鞋，并且在上学期间不许谈论信仰，否则就将他们烧死。

衣着打扮可以照办，可是让依尼高关门闭户不救助人灵则不可能，因为那是他上学的目的。于是他和伙伴们转往沙拉曼学习，可是到校不够两星期他们又被请到多明我修院受拷问，问他的团体讲什么，为什么穿着特别。依尼高回答团体要友好地谈论天主，赞扬人们的好德行，斥责坏毛病，至于穿粗布长衣是因为没有钱买别的衣服。于是修院送给他们衣服，但扣押了他们，请来几位法官审问他关于神学、法典和神操，及一些伦理学问题。开始时依尼高说自己没有知识拒不回答，后来被逼无奈侃侃而谈，法官们吃惊地发现他的讲解比他们当法官的更完美，便将他释放，但警告他不可自立学说，在校时只能学习。依尼高却严正宣布：裁判所的命令我执行，但我不同意这样判决。没有指出我

的具体错误，却实实在在往我嘴上贴个封条，使我无法尽我的能力帮助我身边的人。

至此，依尼高决定去巴黎读书，一则那里比较自由，二则他要真正学好神学，当神父。当初决定学习，目的只为进修会或周游世界救助人灵，并没有觉出当神学家之必要，但经过亚卡拉和沙拉曼所遭遇的一连串诘问和对神学问题的考察，使他注意到神学的重要性，而且在当时谈论天主的事是神父专利，他只能沿着这条路走，去进入特权阶层。许多人劝他放弃去巴黎的打算，因为法国和西班牙战事正紧，许多无辜的人被烧死，但依尼高决意已定，找了头毛驴驮上他的书籍，独自出发，离开了他的祖国。

3. 心灵导师

依尼高小时候跟家庭教师学过一点拉丁文，由于不喜欢便没有深学，1528年2月2日他牵着驴子步行到巴黎后，一切需要从头开始。入学比较顺利，他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火烤，而是和一群孩童坐在一起学习拉丁文法。他放弃尊严和虚荣，以朝圣般的固执，为了传道救人，以自己37岁的年龄和孩子们一起坐在板凳上呀呀学语。

刚到巴黎时他与几个西班牙人同住在供应伙食的小旅馆里，可是有个同伴挥霍了他的钱，一两个月后他只好又靠乞食度日，夜晚和过路的朝圣者一样被收留在圣雅各医院。他每天跛着腿走过许多街道，再爬上小山去学校上学，由于医院规定日出后才能开大门，所以他每天都得迟到，很影响学习。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学习他做了另一个对他来说很大的牺牲，放弃完全的清贫生活，起初他打算像某些贫困学生服侍一位老师或富同学，或当家庭教师，但都未能如愿，最后接受一位西班牙修士的建议去富来德斯向西班牙富商们求助，而解决了住宿和学杂费。但是不论经济多

么拮据，学习多么紧张，他都不忘救助他人，那位挥霍了他钱财的同胞在卢昂穷困潦倒，病倒了，他听说后便急忙前去施助，为帮助这位朋友悔改，他一路斋戒不吃不喝，赤脚步行一百多公里去卢昂，又买药又安慰，还帮着买船票，送上回西班牙的船，自己才匆匆赶返巴黎。

1529年10月学完一年半的拉丁文法和修辞后，他转入巴黎大学在白那教授指导下学习哲学，并挤入了原由两个同学合占一室的一间宿舍。二位都是白那教授的得意弟子，一个是方济各·沙勿略，一个是伯多录·法伯尔，两人社会背景、出身、经历都不同，却是很要好的朋友，已同学四年。依尼高的加入自然会带来一些干扰，不过还难以预料到底是什么干扰。

法伯尔被指定为依尼高的辅导老师，便率先向新伙伴表示了友好。他比依尼高小15岁，出身贫寒，却像天使一般纯洁，二人初接触时只是淡淡交往，后来他在精神上受到依尼高的强烈影响，关系逐渐亲密，日后成为依尼高的左膀右臂，被称为“耶稣会的天使”，不过当时他还没有决定要当神父，正在考虑毕业后结婚，做律师或教授。至于沙勿略就是后来被教会奉为“传道主保”，称作“东亚使徒”的圣方济各·沙勿略。与依尼高相同的是他也出身于西班牙贵族，自幼雄心勃勃，与依尼高截然不同的是他自小学业优秀，英俊潇洒，从小就打定主意当神父，这时已行过剪发礼，算是班布罗纳教区的人；一直追求显贵和优雅，健康活跃，是大学里的运动健将，处处高人一等。他对依尼高只是以贵族的礼仪相待，虽然依尼高在巴黎出现时就引起了人们注意，形容枯瘦，满脸胡子，而举止文雅，气宇轩昂，有毅力以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与一群孩童一起学习实在让人敬佩。他还听说这个怪人在心灵陶炼上很有方法，沙勿略也的确发现瘦弱残疾，浑身是病的依尼高的眼睛的确充满力量和活力，但是沙勿略一向很自信，相信自己不需要什么精神引导，他的地位、学识、心理都很

卓越，他有着辉煌的前程和未来伟大的功名。而依尼高一见到沙勿略就被深深打动，常主动接触，并帮助花费太大的沙勿略填补亏缺，也向醉心于文学新流派的沙勿略有意无意地进言，逐渐他的言行对沙勿略产生了影响。

不论在何处，不论干什么，传道救人都是依尼高的主要目标。即使在大学，传道也是他为了学习唯一不能放弃的事情，而这也正是他求学的目的，他说：“我在大学里不向任何人谈论天主的事，但放学后，我就回到自己的本行。”他当初选择巴黎大学并不是因为它的教学声望，而是喜欢它的教学方式和课程安排与神操类似。他借课余时间用神操的方法辅导了許多人，为时不久，他的精神训练法和独特的心灵力量就吸引了大批同学。在他的影响下，以前将主日弥撒改作座谈会的学生们都成群结队跟随他去教堂参与弥撒，忏悔罪过，恭领圣体，在巴黎大学兴起少有的虔诚。当然他的言行也引起许多人不满，认为他煽动学生，几次想把他监禁或实行鞭笞。有一次在大礼堂开师生检讨大会，要当众鞭笞依尼高和几个顽固学生，可是教委会主席带着依尼高进入会场后，却宣布依尼高无罪，并让他当众解释自己言行的理由。从此他又可以自由来往，带着跟随他的青年们参与弥撒、领圣体，做灵修交谈，比较顺利地度过了在巴黎的日子。

灵修谈话和神类分辩是依尼高的两大特点，他能够将谈话不断推向纵深，引导人看到自己的症结，深入了解自己。与各个阶层、各种观点的人接触，他都渴望在对方身上看到天主，他在《神操》中说：“必须设定每一位都是好基督徒，对他人的声明，宁愿往好处想，而不要贸然认定是错的。如果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就让当事人说明他怎样理解他的话语，若发现他真错了，再进行有耐心的规劝，运用恰当的方法帮助他认清正确的解释，避免陷入错误。”对于神类分辩，他告诉人：“善神的特征是增加勇气、毅力、神慰、眼泪、灵感及平安，减轻负担，消除障碍，使

人勇往直前，从事善工。”

这时《神操》已基本定型，《神操》的目的是“战胜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也即：让感觉顺从理智，理智顺从天主；除去自己的一切罪行，甚至一切不成全之处，使自己的一切行为合于基督的理想^①。其基本原则 (Principio of fundamento) 是：人之受造乃为赞颂、尊敬、侍奉我等天主，并由此妥救自己的灵魂。世界上一切其他事物都是为人而造，以助人获得受造的目的。因此人对世物使用取舍的标准要看它们是有助于他达到此目的，或阻碍他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对一切受造物在未曾禁止，而允许我们自由选择时，必须保持中立态度，其结果是，依我们本身而言，并不重视健康甚于疾病，重视财富甚于穷困，重视尊荣甚于屈辱，重视长寿甚于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此。总之，我们所愿意，所挑选的仅仅是更能引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情^②

操练阶段共四部分，以四周时间配合进行。第一周：反省各种罪；①为所受恩惠，感谢天主；②求赐圣宠，用以认识自己的罪过而加以悔改；③扪心自问，先反省思想，后反省行为；④为一切过失，求主宽宥；⑤赖主恩宠，定志改迁。然后有五个操练步骤，每一步骤又划有数个标题。第二周：默想基督生平。第一天第一默观降孕奥迹，第二默观诞生奥迹等5项默观。第二天第一和第二默观是耶稣献于圣殿及流亡埃及，依耶稣生平推进，共12天，内容止于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第三周：默观从耶稣离开伯大尼去耶路撒冷赴最后晚餐，共7天，到耶稣圣尸从十字架上被解下，整个耶稣苦难史及圣母的悲哀。第四周：再次默想耶稣全部的生活，到耶稣复活、升天、显现于圣母和众使徒，直至圣

① 《神操》，第23、153页，房志荣译，光启出版社。

② 同上书，第25页。

神降临 并默观天主怎样留住于受造物之中，赋万物以生机，万物怎样彰显天主的荣耀 附带三式祈祷，一以十诫、七罪宗、三司、五官^①为题；二以默想圣经中的话语意义为题；三配合节奏诵天主教经、圣母经、信经等 此时特别注意获得爱的默观，①爱更侧重于事实，言语在其次；②互爱，在于互相接受、分享一切

精神操练实际就是体验天主及耶稣基督，他是自我给予之爱，操练者也要回应爱，奉献自己，使自己的宗教与生活整合，以信仰的态度生活、工作、建立人际关系 通过一定的方式发自内心地讨论基督徒的生活，藉良心反省，以感恩和悔罪的态度敞开心灵让天主的生命“入侵”，提炼心灵，对即使最细微的爱的呼唤保持敏感，让造物主将自己通传给忠实的灵魂

这时依尼高通过长期追求，提出生活的最终目标：愈显主荣 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1532年12月，依尼高在巴黎通过大学考试，继续攻读硕士：这期间法伯尔已最终决定奉献于神职，沙勿略已做了教授，却逐渐觉悟于“你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于你又有何益？”而放弃功名追求，力体清贫，甚至想辞去学校的工作，避开“世上明智的虚假学识”，在依尼高和朋友们的劝说下，为了新目标：愈显主荣，才坚持下去 另有二位青年因亚卡拉大学对依尼高的传闻，前来巴黎拜访而被吸引留了下来 接着又有二位青年追随到依尼高周围，这样他有了六位志同道合的同伴。

① 宗教名词。十诫：1. 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2. 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3. 遵守瞻礼、主日；4. 孝敬父母；5. 勿杀人；6. 勿行邪淫；7. 勿偷盗；8. 勿妄证；9. 勿恋他人妻；10. 勿贪他人财物。七罪宗：骄傲、嫉妒、迷色、愤怒、嫉妒、懒惰、贪婪。三司：理智、意志、记忆。五官：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触觉。

不过这时他们连一个团体也算不上，只是被一种理想鼓舞，为虔诚所燃烧，要为“愈显主荣”而奉献一生，为达此目标一切在所不惜，但并没有确切的工作方向。1534年依尼高获文学硕士，并已在上一年的10月开始神学学习。同年5月法伯尔晋升神父，暑假里七个人做了大退省，斋戒、苦修、祈祷、忏悔、做神操，一致通过“愈显主荣”为理想，以此做为自己生命的最高价值。

8月15日清晨，七个伙伴手拉手平静地登上塞纳河边殉道山本笃修院的圣第约尼削教堂，第约尼削是巴黎第一位主教，曾牺牲在这里。法伯尔是他们中当时唯一的神父，为大家主祭，高举圣体时他们一齐宣誓要贞洁、神贫、朝谒圣地，一生奉献于“愈显主荣”，并在依尼高起草的誓词上签名，从此成为一个团体。弥撒后，他们席地坐在第约尼削泉边，临溪谈道并探究心灵的陶炼。直到日薄西山，才一路高歌赞美着天主返回学校。

8月16日早上，生活又恢复原来的步调，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几个人团结更紧密，信仰生活更深刻。可是第二年初依尼高突发重病，两个肾都严重结石，剧痛有时延续十六七个小时，发高烧、呕吐、冒冷汗，医生建议他回老家用故乡水土养病，同伴们也一致赞同，他还可以顺便为自己和他们料理一些家务。大家最后一致通过依尼高暂停学习，其他人继续学业，并约定二年后即1537年初在威尼斯相会，互相也都注意招募新伙伴。就在他要离开巴黎时，听说又有人控告他，当时满街都是对于圣体圣事的辩论，宗教裁判所异常敏感。依尼高便主动前往裁判所询问，裁判员对他说并没有发现他有大问题，但要求检查《神操》。依尼高毫不犹豫献给他们，结果不但没有监禁他，他们自己也抄写了一份，并给依尼高开出书面证明，澄清他并非异端。

1535年5月，依尼高回到出生地亚贝底亚，不顾家人反对仍住宿在医院，并服侍穷困和病人，给成人讲道，辅导孩子们。

起初他哥哥很反对，不久自己也来听了。三个月后他起身到同伴们的家乡替他们料理事务，由于他坚持赤脚走路并乞讨旅行，哥哥觉得很丢面子，一直陪他骑马出了省界才任他而去。这次历经数月的行程风险重重，三次接近死亡的陷阱。从热那亚往波隆那时他迷了路，沿河边走着越走越窄，最后不得不爬行，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水，每一步不小心都有可能掉下去。终于脱险后却又在进波隆那时失足跌下一条小河，弄了一身泥水。波隆那求乞也不顺利，常常一整天没人给他一文钱，饭也几乎讨不到，他又躲着伙伴的家人，不接受资助，结果大病了一场。在1536年初终于到了威尼斯，一面等待同伴们到来，一面计划继续读书，同时也向人讲授《神操》。同年11月，已经发展到九位的巴黎同伴们提前起程赶往威尼斯，一路上也颇为不易，大雪封路，人地生疏，寸步难行，刚要坐下歇口气、吃口饭时，又有改革派追着要辩论教理，长途跋涉了两个多月，身心疲惫万分才到达威尼斯，见到发起人，他们互相拥抱，同庆重逢。

伙伴们也分成几组住医院服侍病人，昔日的学者、教授今日开始为各种各样的病人跑前忙后，每个人都得到一份特殊的炼历。沙勿略和法伯尔在一个绝症医院，有一次一位病人让沙勿略为其背部抓痒，沙勿略掀开衣服，猛然一股恶臭扑鼻，几乎使他窒息，看到背上才发现是一个大脓疮，他尽最大努力才控制着自己翻腾的胃部，仔细把脓挤干擦净，轻轻抓挠。过后他一夜恶心欲吐，似乎也被传染了一样。但自从有了这次经历后，他便可以服侍任何病人、任何可怕的病症。

几个月后，除依尼高认为自己还不到机会觐见教宗继续留在威尼斯，其他同伴一起前往罗马，准备领受司铎品^①。他们依然不带银钱，不带干粮，不带多余衣服，像宗徒们一样一无所有上

① 指晋升神父。

路，在倾盆大雨中仍边走边高唱感恩歌，拜谒了劳莱得圣母圣室，一些大教堂，最后进入罗马，谒见教宗保录三世，并在教宗面前与神学家们辩论神学问题，抒发志向，获得晋升司铎和去圣地朝圣的准许，还得到一笔前往圣地的路费，复活节后，几个人回到威尼斯与依尼高一同晋铎。

升神父后他们本想在白冷奉献首祭，不料威尼斯与土耳其外交关系破裂，朝圣船只不出航，他们不得不留在威尼斯。9月份除依尼高仍要等白冷的机会，其他人都开始举祭，并一对对分散到威尼斯附近城乡讲道。依尼高和法伯尔及另一位伙伴在郊外找到一所废弃的隐修院，无门无窗，一抱干草当作床褥。白天分别去不同的地方讲道，先大声喊呼，挥动帽子召集听众，接着便慷慨陈辞。直到年底仍没有机会出海，他们决定去罗马寻找任务。

4. 愈显主荣

到罗马后，依尼高向一位伯爵借了一座葡萄园里的几间房屋供大家栖身，他们仍是以地为床，乞食糊口，白天在城里的大街小巷讲道，吸引了不少群众，有两个小学校还组织学生去听道。

由于战争，他们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有一天教宗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这样热切地去耶路撒冷呢？如果你们愿意在教会做有效的工作，意大利应该是个很合适的地方。”这个问题突然点醒了他们，也指示了以后这几个人的发展，依尼高在《神操》中写下他们的抉择原则：“对任何一个选择，我们要持单纯的心灵，只考虑自己受造的目的……任何选择必须助成此目的，而不可将目的迁就方法，只能以方法达成目的。”为了认真反省，他们还采取了三项措施：①每一位努力坚持祈祷、献祭和默想，尽全力寻找在圣神内关于服从的喜悦与平安；而且要努力倾向服从甚于自主，以这种方式愈显主荣。②不许互相商讨

或探查别人的想法，以免互相影响。每个人只能在祈祷和默想中寻找自己认为最佳的选择。③每个人都以局外人的观点审察，以看清真貌，最后，确认所作决定是否对服侍天主和巩固团体有最大的益处。同时要求一种正确心态：约束自己将事情交给能祛除邪恶的人，而不公开喧嚷批评；不可将自己的意见放在团体的意见之前，不可将团体的意见放在教会的意见之前。以一种心连心的婚姻般的相契牺牲自己的意志。在这些前提下，他们最后决定留在罗马。

在加必利奥山脚他们得到一座赠予的大宅院作固定住所，还得到罗马市 13 所市区小学教理课的任务，并被准许在街头演讲，在教堂听忏悔。依尼高由于去圣地的希望杳无音讯，也于圣诞节在圣母玛丽亚大教堂内的马槽前献了首祭。那个冬天风雪肆虐，天气格外寒冷，许多人垂毙街头，依尼高和伙伴们在住所收容了三四百饥民，周全照料，带动起全体市民积极行动，在酷冷的冬天里创造了一个爱的氛围。直到来年春天才有了喘息的机会，他们的团体也引起了教俗各界的关注，许多大人物邀请他们去辖区服务，这时他们面临了又一个抉择，从殉道山发誓至今已有几年时间，以后是分散开工作呢？还是成立一个永久性团体？

他们又开始反省：……保持目前这种团结，任何地理上的距离都不能将我们拆散，这样是否有利于我们的目标？既然仁慈的天主已将我们这些脆弱的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习惯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便不应该再分开，而应确认并筑固天主所赐的团体，共为一体，互相关照，以便带给周围人更大的灵性果实。面对任何艰巨的事业，团体一定比分散更有力量，更能激发干劲。

于是建立永久团体的决定很快确立下来，对于它的性质他们用了三个多月时间讨论，最后认定：将前往世界各个角落传福音与神贫、贞洁、服从相结合。团结为了分散，一个整体为了使命。在当时改革派纷兴的情况下，他们在一般修会的三愿中又加

一愿：无条件服从教宗，做真正的宗教保卫者。同时会规中也规定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即使上级指鹿为马，下级也要顺从。对于修会名称，接受依尼高的建议，定名为：耶稣会。追随耶稣，以耶稣为楷模，一切奉献给耶稣。

最后的决定由依尼高执笔汇集为五章上递教宗，1539年9月3日纲要呈递不久得到教宗口头批准，然后已拥有十几位伙伴的修会接受邀请，将成员派遣去各地。沙勿略留在罗马辅佐依尼高事务，联络会员。1540年3月，印度有人来请求派遣传道人员，沙勿略奉命前往。这一决定竟在几年后敲响了远隔万水千山的中国大门，并在仅仅12年后沙勿略手捧十字架跪在上川岛，面向中国大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年仅46岁，不久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里诞生了利玛窦。

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 (Paus III 1534~1549) 颁布诏书，正式宣认耶稣会为教会法定修会。1541年4月22日留守罗马的六位同志在善导圣母堂隆重宣誓发愿，依尼高被推选为总会长，在外地的沙勿略、法伯尔等也早早寄来了选票。正式编写和完善会宪成为依尼高日后的主要工作。依尼高采用了军队的管理方式，而且无条件服从教宗。耶稣会内部分为不同的等级，一是显愿会士，发贞洁、神贫、服从三愿外加服从教宗；二是神辅理会士和形辅理会士，只发三愿；三是读书修士；四是无等级会士。在依尼高眼里，不求荣誉、地位是耶稣会士每一个人必须做到的，所以虽然分有等级，只是工作不同，而不是人分等级。对望会生漫长的教育是耶稣会另一大特点。耶稣会初学生要接受六项考验：神操一月，在医院内服务一月，朝圣旅行、乞食为生一月，做院内各种仆役工作，演习讲道，已是神父的要听忏悔。发誓前要做神操八天，细读会宪，四愿会士还要再行乞三天。对入会者要求意志坚强，理智清明，身体健康，善于社交。

这时依尼高为自己改名依纳爵，以效法古教父殉道者安提约

基亚主教圣依纳爵。这位圣徒曾说：“在刀锋下、狮口中，我更接近天主。”依纳爵编写会宪不只考虑眼前，也想到了未来，并使会员在侍奉天主的路上，自身同时得以成长完善。时代为这个新兴修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轨道。无数传道请求从亚洲、非洲、美洲传到依纳爵在罗马的小屋，保录三世为召开特兰托大公会议要求神学家，宗教改革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也需要神学权威，德国、法国、爱尔兰、西班牙进大学深造的人日益增加。于是耶稣会全力投入于教学工作，1551年依纳爵成立罗马学院（Roman college），培训罗马的神职人员和本会会士。1552年又为来自德国的修生创办日尔曼学院。1553年6月依纳爵写信给沙勿略，急召这位卓越优秀的神学教授回罗马，他还不知道这位最早的同伴之一已在遥远的地方魂归天乡。

新的教育使命留给了后继的耶稣会士，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神学院和急增的神学学生中，耶稣会士大展身手。特兰托大公会议上他们也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使教宗在大会后期和一些重要会议上牢牢掌握主动权，为大会的圆满结束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对民众教育、向新科学打开大门及对外传道都贡献卓著，16世纪后半期，耶稣会在欧洲已开有百余所公学，教育平民百姓，贫寒子弟可免费；在宗教改革结束前，非洲、日本、中国和美洲都有了耶稣会传道士，他们绝大多数学识渊博，精通多种学科，兼有特别专长。1773年之前，他们几乎垄断了西班牙和法国的教育，也打破了文艺复兴由于沉醉于古典文化，希腊文和拉丁文被过分强调，教育被贵族独占的局面。他们多种多样富于进取性的活动对宗教改革的成功和彻底功不可没。

耶稣会在社会风波中很快发展壮大，不断扩大的新宿舍里住满了学生和往返各地的传道同伴。依纳爵在会院管理上最关心的是患病者和面临困难的人，他尽拮据的财力在郊外买下一片房子供病人休养，还亲自设计一些游戏让休养者调剂心身。对心灰气

馁的人他循循善诱，帮助他们恢复信心，有一位会士自觉卑微不堪，对自己很失望，依纳爵便向他痛悔自己年轻时的罪恶，情之所致声泪俱下。另一位兄弟抱怨“再也受不了了”，依纳爵就对他：“好吧，你走嘛。”而他的眼神和语气却驱散了对方的彷徨。他对会士要求很严，但也会注意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一位来自罗马贵族的初学生对在街上砌墙很不习惯，来往行人的目光使他如芒刺背，依纳爵就把他换到院内干其他工作。至于兄弟们对依纳爵自己的态度，他一向很随和，不仅大家都可以直呼他的名字，还有初学生喜欢跟在他后面学他跛脚走路，有一次他逮住一个学生，让学生自己定一项补赎，没想到这调皮的年轻人竟要求他给大家放假一天。依纳爵说话算数，全体放假一天，因而他们便有了个传统，每年这一天放假，“纪念跛脚”。依纳爵吃饭量很小，但却喜欢和大家坐在一起慢慢品尝，聊些家常。

不过修会纪律也的确很严格，大事小事都一样，尤其是为他人造成不便的事。他们一般都要求犯错误者自己定补赎，比如会士中有人不提前打招呼回来晚了，不论他是多么优秀的神学家，或为了何等重大宗教缘故，厨师都可以要求他们自选补赎。对初学生的要求更是严格，他们要接受许多考验，许多人被遣送回家或自行退回，不过互相都保持了良好关系。

依纳爵在《神操》中曾写下：“爱的表达在于实事，而不是言语；爱在于互通有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友爱是修会最突出的特征，依纳爵将会士都看作伙伴，而不是弟子，由此他自己也得到伙伴们挚情的回报。在他生病时，伙伴们特意带给他亚北底亚故乡风味的烤栗子，或为他弹奏翼琴，他们认为琴声有助于他的健康。依纳爵很重视修会信件，相互探望和定期集会，他认为这是必备的感情交流和爱的撞击。他每天发出几十封信件寄往世界各地，据说有一天他发出了250封信，他留传给后世的信件共6000多。他还要求自己 and 会士们最好一封信写成

两式，一式提供确切的资料信息，一式表达洋溢的热情。

1556年，依纳爵遇到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大考验，耶稣会15年顺利发展，至今遇到了风波。新教宗保录四世决定改变耶稣会会宪中一些规定，而这些规定依纳爵却认为很重要，这个消息使他受到极大打击，他一生的努力面临威胁，陪伴他的神父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脸色顿变，连骨头都发颤了，可是他站起身，一言不发进入教堂祈祷，一会儿出来时，他又平静愉快好像上面的决定正是他所希望的一样。后来他辞去了总会长职，在辞职时他说：“不论什么不幸临到我身上，只要不是我的过错，即使修会将像水中的盐一样融化，我相信只要拿出一刻钟的时间与主交谈，便已足够安慰我和重建我内心的平安，唯愿一切荣耀归于主。”这时耶稣会士已发展到1500多名，会院101座。

不久，他再度病重，长年繁重的工作和苦修生活使他的生命如蜡烛燃尽了最后一丝亮光。

1556年7月初他身体非常疲惫，又受各种病症折磨，便去郊区休养，下旬回到修院，一边治疗，一边工作。29日晚上他请鲍神父去请教宗祝福，而医生说他没有危险，鲍神父又有好几封信要写不想去，依纳爵平静地随他们安排，晚上，隔壁修士听到他叫了几声“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清晨来看他时，他已奄奄一息，鲍神父飞奔去教宗处请祝福，回来时依纳爵已撒手离去。

1622年格里高利教宗15世将依纳爵列为圣人，这时耶稣会士已有15000人。300年后，碧岳十一世将他封为静修主保人。他留下的《神操》和耶稣会对后世影响巨大，耶稣会作为16世纪宗教改革时代产生的最富战斗性的修会，他们的组织有些类似军队，不过武器不是长矛和枪炮，而是神学和宣讲，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以进修会，就是为登上讲坛作为天主的使者宣讲真道。18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因其介入政治而取缔，1773年

克莱孟 14 世 (Clement XIV 1769~1774) 宣布解散，1814 年碧岳 7 世又恢复，19 世纪末会士又达到 1.2 万多人，耶稣会士对中西文化交流也贡献卓著。

《神操》从它的产生之日起曾为无数人提供了心灵指南，导出许多独具特色的心灵经验和风格纷呈的探讨神操的书籍，展示出一片新的灵修天地。它帮助人整理心灵，洁净情意，敞开胸怀，认清“我是谁”，“天主要我做什么”，以实现“愈显主荣”，“主，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

五、大儒使徒利玛窦 (1552~1610)

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西学东渐所引起的第二次中外文化大撞击、大融合历程中，利玛窦是其肇始者。他也是近代史上基督宗教再次传入中国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者，欧洲汉学研究的创始人。

利玛窦尊重中国的文化制度，对中国学术造诣深厚，并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首开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之先河。他对西学输入中国也贡献卓著，他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机械以及音乐、绘画、语言方面的介绍，使明末清初的学术风气发生很大转变，使颠倒辗转于四书五经，流于尚玄谈空的局面大受冲击，使中国学者再度注意到淹没已久的中国古代科技遗产，重振格物致知的探求精神，为伟大、古老的中国文化输入了新血液，开阔了新视野，拓展了新境界，使之在新一个层次上重焕蓬勃生机。

他谦虚坦白的为人，崇高的圣德，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更使他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纯洁的友情，他以自己的生活、爱心和学识使许多士大夫敬重地称之为利子、利公、西泰先生、利进士。利玛窦的朋友，中国名儒李之藻评论他说：“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又称他：“语无排击，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纯粹益精，诚至人也。”姚安知府李贽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及利西泰说：“……凡我国书籍，无不阅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意。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

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质,数十人群与喧杂,应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斗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过谄;非露聪明,则太罔顾者,皆让之矣!”^①

在利玛窦抵华 400 周年国际大会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表演讲说:“利玛窦是成功地把自己浸润在充满生机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第一人,并使这个伟大的国家认识到欧洲的科技,也同样地使西方熟悉中国人的文明及文化光华。

“利玛窦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神哲学和艺术修养深厚,对当代高级数学、天文、地理和最进步的实用科技也很有研究,他还以坚韧不拔和谦恭好学的态度,深入钻研中国古典文化,因而真正成为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之间桥梁。

“……他所实现的深入中国文化的工作,不只在观念和传道工作方面,更在他的生活见证中,是他模范的宗教生活使那些与他交往的人决定性地珍视他所宣讲的道理……”

1. 诀别故乡

马切拉达城 (macerata) 位于意大利中东部,16 世纪时属于教皇国,是座亚得里亚海边的名城,建立在古罗马一座城池的废墟上,有着丰富、辉煌的传统文 化:古代遗址,14 世纪的城墙,豪华的宫殿,文艺复兴最伟大建筑设计师之一布拉曼特设计的圣处女圣玛利亚大教堂,而最有名、最吸引人的是城郊一片月桂树林中,那座传说由天使们抬着越过一个个海岬,搬迁到这里的圣母玛丽亚住过的“纳匝肋圣室”,它成为利玛窦远游海外几十年中最可获得安慰的回忆。

^① 李贽:《续焚书》卷一,第 91~93 页,中华书局,1974。

1552年10月6日，玛赛·利奇（Marteo Ricci）——利玛窦出生在这个美丽的传统城市里，他是家里的长子，父母又给他提供了7个弟弟，4个妹妹。父亲乔万尼·利奇是位名医，也当过市长和省长。利玛窦诞生时，东亚使徒方济各·沙勿略刚刚在中国上川岛抱憾而亡二个月，耶稣会喜欢将这两位本会的中国使徒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天意安排。

小玛赛卷发碧眼，健康活泼，记忆力甚强，5、6岁进入私塾，但不久老师加入了耶稣会，学校解散，直到他快9岁耶稣会又在城里开办学校，他再次入学。父亲对长子抱有很大希望，很重视他的学业，也注意他待人接物的礼节。他16岁中学毕业，人文科学和文学方面的成绩非常突出，父亲为给儿子以后的前途奠定基础，送他去首都罗马攻读法律，同时建立关系网。

他在罗马读大学期间，正处于欧洲商业革命充满活力，资本主义不顾一切地发展，近代科学悄然萌芽之时。文艺复兴的辉煌仍在照耀，宗教改革正值高峰，特兰托公会议1563年刚结束，纯洁、奉献、知识、智慧被格外强调，为一个新时代在精神和道德上铺平了道路。新大陆、远东航线的发现，马可·波罗对神奇中国的报导，诱惑着俗人发财创业的美梦，也鼓动着宗教界向新世界传福音的豪气雄风，正在建设中的伯多禄大殿展示着时代的傲岸，这一切使身处宗教中心的利玛窦深受影响。自认为宗教保卫者，在宗教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新兴耶稣会，那朝气蓬勃伟大圣善的精神更是强烈吸引着他，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他常去耶稣会教堂听道，与会士们交谈，并加入了耶稣会士创办的世俗信友团体圣母会。逐渐他发现了自己的使命，罗马法使人心向地，依纳爵的神操却使人心向天，他要向天高飞，他不要束缚于地。1571年8月15日，他叩响耶稣会安德肋备修院的小门，提出申请加入耶稣会，愿终身为耶稣会士。他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进入备修院。而这个消息却气坏了父亲乔万尼，立即乘车赶往罗

马，准备让儿子重返仕途，不料途中中暑，不得不返家，妻子乘机劝说丈夫不要阻碍儿子，使利玛窦获得了自由。

他先在法比乌斯·法比伊斯神父指导下经历心灵功课“神操”的训练，13个月后，在1572年9月15日初宣三愿，进入耶稣会罗马学院读神哲学，转由克洛德·阿夸韦瓦（后来继任耶稣会第五任总会长）专门指导，然后在神学、哲学、古典文学及算术、天文、地理、科学记忆法等各方面接受系统教育，学习了《欧几里德几何》、《天文学大成》、《行星理论》、《天文学纲要》、《应用数学》、《测量法》、《星盘》、《阿尔方斯天文表》、音乐理论、透视学、修辞学，天文仪器制作、钟表制造、儒略历^①制订等等知识，老师中有哥白尼和伽里略的朋友，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P. Clavius 丁氏），枢机主教、辩论家贝拉明（Robert Cardinal Bellarmine），优秀的老师，高深多样的学科，加上他天生的过人记忆力，为后来居住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正值向外传道的热潮，到处探险不断发现新大陆或新航线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将新发现的地方归属于自己的国王，新领土的保教权便也归他们所有。非洲和东亚航线归于葡萄牙王，凡是前往这些地方的传道士必须经葡萄牙王许可。1577年葡萄牙印度传道代理马丁·薛华来罗马招选传道人员，久已向往去异邦传播福音的利玛窦踊跃报名，并跑到罗马城外迎接这位远方来客。他的备修院神师，后任罗马学院神师的法比乌斯帮助他顺利入选，5月18日同薛华、巴范济、罗明坚等一同离开罗马，经佛罗伦萨、热那亚前往葡萄牙里斯本。本来总会长恩准他朝拜圣母圣室，顺便回家与亲人告别，但利玛窦只接受了教宗祝福便毅然离去，与亲人和家乡不辞而别。从此他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父母亲人、可爱的故乡和罗马，而将毕生与中华帝国联结在一

^① Julian Calendar 为现通用公历的前身。

起。后来他在一封家信中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说：“我们在这些国家，就像是自愿流放，不仅远离我们的亲人；父母、兄弟和亲戚，而且远离基督教民族和我们的祖国，有时是来到一个十几二十年也见不到一个欧洲人的地方。”传福音的使命感使他和许多同伴远涉重洋，浪迹异土他乡。

利玛窦与同伴到达里斯本时去印度的船已开走，便等到第二年3月，汇集成14人前往卧亚，其中罗明坚年龄最大，35岁，法学博士，比利玛窦晚一年入耶稣会；利玛窦26岁，只是一个培养中的青年修士，神学完成将近一半。16世纪的航海非常艰难，帆船高不过3尺，长不满一丈，房间只有2尺宽2尺高，人只能蜷缩坐着。绕道好望角，有风则行，无风则止，暑气连月，船上常有瘟疫，到达目的地的人数一般占很小比例。利玛窦一行还算顺利，船上没闹瘟疫，漂行海上半年后，于9月13日如数到达卧亚。虽然精疲力竭、憔悴不堪，但在到达后当天便去参拜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坟墓，瞻仰他那几十年不腐烂、栩栩如生的遗容。卧亚在印度半岛西部，1510年被葡萄牙定为它的远东殖民基地，1533年卧亚教区成立，统辖从好望角到日本所有地区，1534年教宗授予葡萄牙在卧亚的保教权，1542年沙勿略到卧亚，10年后在中国上川岛远望中国内陆逝世，年仅46岁。

1580年7月利玛窦被派往交趾教拉丁文法，同时晋升为神父，9月又调回卧亚继续攻读神学两年，并教授人文方面的课程。在卧亚修院期间利玛窦发现这里有许多弊端，各方面都很不正规，没有合格的院长，缺乏友爱和快乐，而且做为印度的神学院却不招收印度学生，使利玛窦很愤然不平。1581年11月，他写信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反映说：“……本年院内新开哲学班，同时规定一新章程，凡是印度人的子弟，都不能在院内随班听讲，大家虽都不赞成这章程，但今年已照章实行，因此没有一个印度修生同我们一起读哲学、神学，印度修生只能读些拉丁文，

研究一些解决良心问题的方法。这件事关系很重大，所以我才冒昧进言。规定这些章程所持的理由，都不是可靠的理由，他们说本地人多读些书，就骄傲自大，不愿意在小堂口服务，又要轻视我们一些不懂神学的传道士。但是这些话不是也更可以向我们一切修院的修生说吗？在印度或在欧洲读哲学、神学的人，不是都可以骄傲自大吗？然而并不因此就不教神学与哲学了。况且这边的本地人，无论怎样有学问，在白种人眼里都没有什么地位。从另一方面说，本会从来没有偏袒主义，在印度有许多我们会院里有圣德有作为的老神父们开办学校，招收印度学生。再者，若是按照规定的章程去做，岂不是故意使司铎成为愚人，使他们缺乏需要的学问吗？无论如何，这些青年是将来预备升神父的，是要管理教友的，若是将来的神父竟不能答复问难，也不能讲解道理以坚固人的信德，则神父还怎能成为神父呢？除非我们希望天主显圣迹，但依我愚见，在这种情况下天主并不会显圣迹。仅仅学了一点解决良心问题的人，绝对不能应付一切传道的责任。第三，这些印度修生，真是受人压迫到极点，这一点使我伤心。无人愿意提拔他们，只有我们本会的会士还爱护他们，因此他们特别爱我们。若是现在使他们知道我们的神父也不愿意他们学习知识，日后在社会上能够有地位、有职务，我怕他们要变爱为恨……这是我首次给总会长您所急于要述说的，虽然我的判断不够成熟，也缺乏经验，但我深信您会知道我是出于善意，所言就事论事，并非由谁授意，这完全是我自己的看法，为天主的光荣，我不得不给您写这封信，以您的睿智能补救的话就补救，假如不能，我不愿我所写的在您面前引起另外一个权威，另一个不健全的判断，但愿他们以天主的光荣与耶稣会的荣誉着想。”^①

① 《利玛窦书信集》，罗渔、王玉川、刘俊余译，第34页，光启、辅仁联合出版，1986。

2. 初入中华

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晾晒水渍货物，强行登上澳门，逐渐租占地方，盖屋建村，与附近居民有些贸易。1564年得到大明朝批准，正式被允许在澳门立足，并可以一年两次去广州进行贸易，但只能白天上岸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到船上过夜。澳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港，中国内陆不少人也涌入这里，或经商，或充当翻译，不久传道士也看中了这个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向北是中国内陆，向东是日本、菲律宾，向西是交趾、泰国。1565年耶稣会在澳门建立了常设机构澳门学院，负责管理日本、中国的传道事务，并建立了一所天主之母圣堂。

自从沙勿略在中国大门口上川岛抱撼而亡后，天主教许多修会都曾尝试进入中国，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都作了许多努力，但都没能成功，将继承沙勿略遗志最念念不忘的耶稣会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但也没有看到任何希望。1578年9月6日耶稣会士、教廷东方传道区视察员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来到澳门，由于一些法律手续问题，他被迫在澳门停留了10个月，这使他有机会研究中国的传道工作，重新点燃起向中国传道的热情。从10个月的观察中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帝国幅员广大，民族性格高贵，而且几百年和平安定，这说明了它公共行政系统的智慧，及行政长官的才能，这一切证明中国之行值得一试。我们相信，一个聪慧有成就的民族，一个为艺术奉献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去接纳几个德学兼优的外国人与他们同住的，但这些外国人要会讲中国的语言，熟悉中国的书籍。而且这个民族看上去也有希望会在某一天高兴地接受基督教义，因为这教义对政府施政只有帮助，没有坏处。同时人民也可以接受教育，以生命的精神价值及永远的幸福代

替虚伪。”^①

当初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传道时就已发现，日本人每次在论辩中理穷辞尽时，就会引证中国的权威，认为世界如果真有一个最初因，聪明的中国人决不会忽略。从那时沙勿略便决定一定要进入中国，可是他在中国大门外盘旋十几年终于没能实现宿愿，最后高举十字架，面对中国大陆，仆倒在上川岛荒凉的岩石上。现在又一个目光远大，胸怀开阔，学识渊博，富于组织和创新能力的耶稣会士范礼安要求传道士：“掌握知识阶级所用的语言，研习并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了解此一伟大而可敬的民族的历史文化，欣赏它，并进一步与蒙此文化熏陶的人民打成一片。”他将目光紧紧盯住了这个神秘的大帝国，决定从卧亚挑选几位杰出干练，既有学识又有德操的青年会士前来澳门，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和风俗，做进入中国的准备。于是在1579年7月意大利拿波里人罗明坚神父（Michel Ruggieri）被调往澳门，开始学习中国语言和风俗。但是当时人们对向中国传道根本不抱希望，说在中国传福音比把黑人变白还困难，同会会士也无人支持范礼安和罗明坚，甚至处处阻挠，但范礼安主意已定，罗明坚也对闲言碎语置之不理，埋头苦学。

每年正月和6月的广州交易会为罗明坚提供了机会，他随同商人们在两个月的交易会期间进入广州，广州海道和总兵很快成为他的朋友，葡萄牙商人晋见时，他甚至被允许站在一旁，不必行下跪礼，有时还允许他留在泰国使馆过夜，不必上船。在广州期间他除为葡萄牙人做弥撒，送圣体外，就在住处研读中国书籍，有时到集市上走走，偶尔也去拜访几位朋友。但是汉语学习很困难，他一个人甚觉孤单，便请调利玛窦做助手。1582年8

① 《利玛窦文集》，罗渔、王玉川、刘俊余译，第113页，光启、辅仁联合出版，1986。

月利玛窦和另一位同会神父巴凡济（Francesco Pasio, S.J）从卧亚抵达澳门。利玛窦由于记忆力过人，又年轻，仅28岁，汉语学习进步极快。

年底范礼安从日本返回澳门，在耶稣会院成立耶稣圣名会，培养中国青年，同时教神父们学汉语。12月罗明坚和巴凡济同一些商人前往肇庆，这里是兼辖广东、广西两省的总督府所在地。他们将一座自鸣钟和几块三棱镜赠给两广总督陈瑞，使总督欣喜万分，把他们安排在郊外天宁寺旁一个宽敞的寓所里，供给食物和日用品。他们在这里一住四五个月，与当地士绅常相往来，为了随风就俗，与一些中国朋友商议后决定以西僧名义在华定居，改穿僧服，刮须剃发，袈裟披身，同时他们向总督请准让留守澳门的利玛窦在广州交易会时也来肇庆，并携带些礼品。可是不久陈瑞被撤职，害怕继任指责他把外国人引入帝国，赶忙将二人打发回澳门。

两人经广州返回澳门，巴凡济马上被派往日本，罗明坚和利玛窦只好继续等待。谁知新总督要查验前任发给两位神父的路照，派人追到澳门。罗明坚又带上利玛窦返回肇庆交验，希望再求准居留，周折许久结果连新总督郭应聘的面也没见到又被遣回澳门。他们刚到澳门，没想到肇庆知府王泮差人来召他们回去不知是祸是福，二人到处募集资金、洋东西，9月初再次上路，10日到达肇庆。

他们立即被引入知府衙门，叩见知府，通过翻译上禀介绍自己说是僧人，属于一个修会的成员，侍奉上天，来自天竺国，航海三年，向慕中国的政治昌明和灿烂文化，愿得一块清净土建屋造堂，不问澳门商务，终生侍奉天帝，自有劝募的钱款，不会麻烦府台，遵守中国法律，不会伤害任何人，恳祈府台准请等等王知府对二人一见之下很有好感，便派人带他们选址建房。肇庆城东有一座正在建筑的九层高塔，是肇庆十一县集资所建，秀才

们准备取名“崇宁塔”，四周建亭台回廊，以供吟诗谈文。附近还有一片空地，树高水清，优美安静，罗明坚和利玛窦便选中了这块地方，知府也痛快地批准了，并亲自来看差人丈量土地。可是打地基时城中绅士却认为离塔太近，有碍风水，又嫌他们动工不择吉日，还担心他们引来西方商人，罗明坚周旋多日，移挪地基，并向知府保证，决不同商人来往才了事。而后罗明坚回澳门筹款，利玛窦一人留肇庆监工，同时将带来的一些物品、书籍陈列在搭起的木房内，吸引了不少群众来看新奇，王知府听到消息也来察看，利玛窦便将三棱镜、油画圣母像、意大利花边织物等几件东西送到府上赠予。

城里最反对西僧的是秀才乡绅，因为新建房屋打扰了他们吟诗谈文的雅兴，也看不惯西僧与他们不同的言谈举止，中国人又一向不太看得起和尚，对利玛窦很没有好态度。不久，又传出许多奇怪传闻，说碧眼僧人拐卖小孩。群众本来对这些相貌、语言不同的外来人就疏远、警惕，传闻更使他们恐惧，就唆使小孩子向院里扔石头，要用石块打走“蕃鬼”。一次一大群孩子又在塔上向院里投掷，有个仆人忍无可忍上塔驱散孩子们，抓住一个最顽皮的关在屋里，邻居忙来说情，利玛窦立即去放了，可是孩子的家里人却又去衙门告利玛窦拐骗小孩。知府将利玛窦、邻居、仆人一起叫来对证，弄清情况后将原告罚50大板，利玛窦讲情也未准，然后又在利玛窦的住处张贴告示不得扰乱，此事才平息下去。

罗明坚募捐也很困难，一年左右才返回肇庆，1584年12月房子落成，献给圣母，祭坛上供奉从罗马带来的传说由圣史路加所画的那幅圣母子像，知府王泮为教堂起名“仙花寺”，并亲自手书寺名匾额，还送一幅中堂“西来净土”。由于官府的友好态度，城中士绅官长也多来祝贺，赠匾送香，附近居民也成群结队来观看西僧洋寺和里面精美奇怪的西洋物品。人们最感兴趣的是

西洋物品，但神父并不是商人，罗明坚印了一页“天主十诫”赠送来客，介绍信仰，首次将神的称号翻译为“天主”，认为此二字发音响亮，意义深长。可是没料到引起个误会，由于祭台上的圣母子像，人们以为天主就是一位抱着婴儿的女子，是一位观音或菩萨。两位神父见此，急忙收回圣母子像，改挂一张救世主像，其实他们也为中国的观音与圣母之相像而惊奇：

“天主十诫”全文是：①要诚心奉敬一位天主，不可祭拜别等神像；②勿呼天主的名字虚发誓愿；③礼拜之日禁工作，要谒寺诵经，礼拜天主；④当孝亲敬长；⑤莫乱法杀人；⑥莫行淫邪秽事等；⑦戒偷盗诸情；⑧戒谗谤是非；⑨戒恋慕他人之妻；⑩莫贪非义财物。右诫十条系古时天主亲书，降令普世遵守。顺者魂升天堂受福，逆者堕地狱加刑。^①人们对后七诫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认为与传统道德观基本相同，只是对前三诫有些疑问。罗明坚便将澳门用的白话文教理让利玛窦和一位福建秀才共同改写成文言文，又请知府审阅，在1584年11月刻印成书，取名《天主实录》。全书16章，不讲三位一体，七件圣事和教会组织，只解释天主十诫，略提天主降世和净水除前罪，即圣洗。

第一个从他们手中领受洗礼的人是位患了绝症，被家人抛弃扔在街上的穷人。二位神父将他接进寺里，细心照料，并为他讲解福音。最后病人说：“能够这样同情和怜悯的宗教，我愿意接受。”他接受洗礼后不久病亡。

另外，寺内洋品中一幅世界地图引起读书人的注意，它与我国以往的中国在中央、四周几片蛮夷之地的华夷图很不同，利玛窦便对照地图向他们讲自己出生在哪里，经过了哪些地方，人们甚觉新奇。知府命二位神父将地图注以中文后刻印。利玛窦上学时数学很好，就按比例将图放大，在中国朋友帮助下，加上适当

① 张奉藏：《利玛窦在中国》，第7-8页，闻道出版社，1983。

注释、知府见到成品高兴万分，做为重礼分送远朋近友

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前数月，把时间大部分都用来接待来访者，只是在有人问起信仰问题时才讲给别人，并不公开传道，因为他们是以向慕中国文化，居留学习为名，还不知道怎样开始传道工作，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开展工作，日后他们也发现这种文化交流和私人谈话正是当时在这个文明古国传道的最好方式

留在澳门和附近的各修会传道士听说罗、利二人比较顺利，许多人都纷纷想进中国，中国区传道负责人卡布拉神父便令罗、利向两广总督联系西班牙使臣进贡之事，以为更多传道士进入中国创造条件。二人左右为难，写了封匿名信向总督介绍这事，总督无从落实，下令不准假冒进贡之名人境，也就不了了之。接着卡布拉又要求进中国视察教务，让罗明坚与王泮接洽，只说至友来看望几日便回澳门。王泮很顺利批准了，卡布拉在肇庆会见官吏，拜访王泮，使罗、利二人提心吊胆，直到他安返澳门才放心。卡布拉去印度向范礼安汇报后，范礼安为中国增派了两位神父孟三德和麦安东，由孟三德主管中国传道工作，完全独立于澳门，卡布拉另调它处。新来的两位神父也希望能进中国，罗明坚乘京城派人到澳门采购翎毛之机，请准已升为岭西道的王泮将孟三德带人肇庆。

王泮升任岭西道后，郑一麟接任肇庆知府，二人都是浙江绍兴人，又是朋友，都希望二位神父在绍兴再设一居留地。这个邀请使罗、利二人喜出望外，正想“两只脚”着地，便决定由罗明坚去绍兴，乘机去澳门领来麦安东同往，肇庆则由利玛窦和孟三德驻守。1586年1月23日罗明坚和麦安东抵达绍兴，在城中居住数月，不断有人来看西僧和洋货，复活节上王泮的老父接受了洗礼，但二位神父中文都不好，翻译又老朽，不易与人沟通，王泮家人甚为担心。6月时在绍兴士大夫们的反对中不得不离去，麦安东回澳门，罗明坚返肇庆。

此后几个月麻烦事迭起，绍兴事件使王道尹有意与神父们疏远，他们也感到更有必要在肇庆之外另辟一地，一位知县便建议罗明坚去湖南武当山。1587年初，罗明坚只身经韶州前往，在广西桂林因请求拜会封王，引起官府怀疑，被逐，又回到肇庆。肇庆方面也正想甩开包袱，王洋趁两广总督换人之机，借口恐怕新总督查问西僧之事让神父们全回澳门。老朋友如此无情使神父们悲从中来，罗、利二人洒泪相求，王洋最后同意原先的二位可留肇庆，孟三德则必须回去。接着又起了一件麻烦事，一位颇受罗、利二人信任的教友声称自己学会了点金术，到处骗钱财拐妇女，又偷走三棱镜。罗明坚请官府追捕，这个教友又造谣说罗明坚与一妇女通奸，幸好审问时他提供的的时间里罗明坚正在桂林。后来这人受杖刑，死在狱中。罗明坚身心疲惫，请回澳门与范礼安商议教务。这时王道尹升任布政司，利玛窦请求新道尹黄时雨批准再来一伴，便又将孟三德带回肇庆，可是秀才们不接受他，扬言要联名上告，孟三德只好又返回澳门，留下利玛窦独守肇庆。

至此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进入中国的6年时间里，看得见的成绩是在肇庆居留下来，尽管只剩利玛窦一人坚守，另外是为大约40人付了洗。这在东方传道区是非常微小的成绩，天主教各修会当时派在东方的传道士共有数千人，在印度、日本往往一年就有一两万人受洗，不过中国这个微小的开头也许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利玛窦更加确信在中国传道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固有的文化，并精通儒家经典，否则不会有什么收获。对中国这个文化悠久，根深叶茂的文明古国，只能以道德和学识去赢得，让真理自己说话。

3. 相逢恨晚

几年中，利玛窦的小洋品、自鸣钟、地图、三棱镜很让中国人开眼界，而他救济灾民，帮助穷人，照顾流浪病人的行为也使

人们刮目相看。王道尹原没有儿子，后来竟生了一子，人们相信是西僧的天主所赐，许多不育妇女也都来圣像前求告，不过利玛窦认为由自己的观察发现，中国人没有很深的宗教生活，只是盲目信仰，盲目崇拜，对待所有的神都是为了祈福免祸，并常常对神行欺骗和贿赂利用。许多人坦白承认自己什么也不信，有的人则什么都相信，但实际上都像无根浮云，悬于半空。即使崇拜各种各样偶像的人，也很少认真相信这些偶像能做什么，只求心理安慰，或图纵无益处，也不会有害。

至于儒教，他们敬拜天地，或称皇天上帝，相信这是掌管和维持世上一切的最高神。但他们对这位最高神却缺乏宏大无边，圣洁慈爱的概念，他们不向他献祭，也不感谢歌颂他，而是对他敬而远之。敬天只是皇帝的专利，礼节隆重之极，却只为展示皇家气派，威慑百姓，或祈求国泰民安，很少是为了敬爱上天，沟通天人之间之爱。中国人的宗教缺乏爱，他们对道成肉身，天主降生在世为人赎罪的教义难以理解。

儒教的目的是国家和平安宁，家庭和个人拥有良好的关系，重人伦，讲仁义，所关注的是齐家治国的伦理道德，这是中国固有思想的主流和中心。伦理思想高尚是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使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超过许多其他民族，而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一切伦理思想的集大成，其特点是实践主义，注重修养方法，不尚玄理，中庸好学不固执，不偏激，避免了许多谬妄。这种伦理思想的缺点是缺少伦理的最后依据，致使宋儒妄解，流入唯理主义，而由于缺少满足人心的宗教情绪，使人民陷于异端和迷信，而且空言劝勉，无力遏阻私欲，致许多儒者口扬孔孟，却行为卑鄙。

他在札记中写：“在欧洲所知道的外教民族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民族比古代中国人更纯正、错误观念更少。我发现在中国古书中他们一直崇拜一个最高的神明，称他为‘皇天上帝’或‘天

地’，大概他们认为天地是有灵之物，与最高神明合成一个有机体，他们也敬拜保护山河及世界四方的各种小神。古代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尽力随理性指导，较我们西方人更完善，他们说理性是上天赋予的。佛教传入前，中国人不拜偶像，也不像古罗马、希腊、埃及人及他们的神那样淫逸无耻。他们是愿意修德的人，行为也很好。为了爱国、为了公益及百姓或他人的益处，做了许多善事，他们也将各种美德赋予自己的众神。中国古人的经书很少有相反人性天理的事，比我们任何研究本性的哲学家毫不逊色。这些尽力而为的人，得到了上帝惯常赐与的特殊帮助，我们完全可以希望无限慈悲的上帝使那许多按照法则生活的古人得到救赎。但是由于人性的腐化，若没有上天的助佑，常会发生每况愈下之势。因而这些可怜的人逐渐丧失了原来的明理之光，放肆妄为并无法无天，现在那些即使侥幸没有陷入偶像崇拜之迷信的人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什么也不信。”^① 麦安东也认为“他们注意教育孩子，学习知识和修德，但是学业完成后，因无信仰，一切都由肉欲所驱使，因此随风飘荡，生活上就像没有太阳一般。”^② 而佛教传入中国，利玛窦认为是个误会，他在札记中说：“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正是福音开始传播的时候，圣巴尔多禄茂在印度北部及相邻地区，圣多默在印度南部传道。因此可以想到中国人是听到了福音的消息，所以才派人去西方求道，但是派去的人或是因为错误，或是受了当地人的欺骗，带回来的是佛典，而不是福音。”^③

所以利玛窦相信中国人是向往真正的宗教的，是愿意寻找并接受真理的，而基督信仰也一定可以使中国文化得到补足、圣

① 《利玛窦全集》第1卷，第80~81页。

② 《利玛窦全集》第4卷，第482页。

③ 《利玛窦全集》第1卷，第87页。

化，实现并超越儒家的目标，对中国固有思想、道德提供高深确切的基础理论，为中国人民提供活泼热烈的宗教生活，丰裕的天主圣宠和宗教的内外助力，帮助实现个体的完善，社会的和平安宁，以及真正的人文昌明，繁荣富强。同时他还发现和尚在中国并不受尊敬，他们大多出身低微，没有学识，德操也不高尚，还常是人们嘲笑的对象，在中国真正受尊敬的只有有学问的人，甚至非读书人的富翁也没有多大体面，所以利玛窦打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以士人面貌出现，并仿中国人习惯为自己取字西泰，同时以更大的热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

他发挥自己圣德崇高，博学多才的优长，以温良、礼让、谦恭等一切为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美德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同时用西方科技吸引中国人。许多士大夫成为他的好朋友，许多人来向他询问信仰问题，外地过路官员也想见他，看一看西洋物品，谈一些天地人伦之道。这时利玛窦的汉语已不需要翻译，可以自由对话了。他靠着自己的德操和学识在中国逐渐站稳了脚，而且因着各地来往的官员，他的名声也传到了许多其他地方。

而罗明坚回澳门后不久被范礼安派回罗马办理请求教宗向中国派遣使节事宜，却赶上四位教宗接连在上任不久时间内去世，使节没有请到，自己又被安排到那不勒斯耶稣会学校工作，加上长年奔波，健康欠佳，没能再返回中国。而一人独守肇庆的利玛窦不久又遇到一件麻烦事，几乎全盘丢掉在中国的根据地。

新任两广总督刘节斋不愿意住在前任死里面的总督府，却看中了利玛窦美丽的西式二层洋楼，要用700两银子购买，利玛窦以敬天之地不可买卖而拒绝，结果总督下令限他三日之内离开肇庆回澳门，批下60两银子给他作路费。利玛窦谢绝银子，只向肇庆同知方应时请要一纸文书说明自己并非因罪被逐，而后既不抱怨，也不威胁，打点好自己的东西，将一些小礼品分与穷人，将救世主像寄放在教友家里，万分哀伤落寞地南下。几位耶稣会

士十来年的努力又因一个人的念头似乎要付之东流，好像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一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推上山坡的石头又要滚落回原地了。

到达广州后，利玛窦换上西式服装，同时通知范礼安自己即将回到澳门。可是没料到第二天总督派人追到了广州，让他马上回肇庆，喜出望外之余他匆匆回返，原来总督知道利玛窦拒收银子后犹豫再三，担心别人说他强夺番人寺院，受弹劾，便追回利玛窦强迫他接受银子。可是利玛窦坚持不收，说自己历经危难来到中国，不为经商谋利，只为向慕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今天无故像坏人一样被逐，要再经海洋风险，数万里征途，生命尚无保障，怎会在乎几十两银子。总督听罢怦然心动，允许他另选寺址，但找借口说不能在总督府所在地。利玛窦请往两广交界地南雄，总督一口答应，让他先去韶州南华寺，正好韶州知府来肇庆，总督将他介绍过去，让知府认真接待，若不满意再去南雄。这时另一位神父麦安东乘机回到肇庆，二人结伴前往南华寺，受到和尚们热诚欢迎。后来和尚却发现这二位番僧不拜佛堂，甚为诧异，便陪利玛窦前见兵备道，请准在附近重建新寺院。利玛窦暂时放弃去南雄的打算，在韶州筑建新屋，1590年落成，澳门又派来二名中国修士协助二位神父，1591年利玛窦正式接收二青年加入耶稣会，准备培养升神父。不幸当年10月麦安东神父病亡，年底石方西神父从澳门来接任，暂时又安定下来，一场变故有惊无险而终。

转到韶州，利玛窦竟又因祸得福，几年前在肇庆认识的朋友瞿太素正在南雄暂居，听到利玛窦来韶州的消息，马上携许多礼品前来拜访，愿拜利玛窦为师学习数学，其实他是听说利玛窦会点金术，为此而来。瞿太素，名汝夔，是一位放浪不羁而和蔼可亲的儒生，出身常熟望族，父亲曾任南京礼部尚书，逝于任上，以廉洁著称，著述也不少，著名的铁琴铜剑楼即为瞿氏所有。太

素早失严父，没有约束，嗜好炼丹，荡尽家产后带着妻妾女儿寄寓父亲或自己的朋友家里，悠哉游哉到处游历。利玛窦很快发现太素聪慧过人，先教学基本算术，然后学《天体论》、《几何原本》第一卷，太素迅速接受了所有的知识，并将《几何原本》第一卷译成中文。太素很有艺术素养，他将听讲的知识用明晰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再把笔记本装饰上精美的封皮和修饰，利玛窦认为那毫不逊色于欧洲修道院里的经书装饰。他还优雅而艺术地制作各种木制、铜制、银制的六分仪、天体仪、测象仪、量角器、磁盘等，当然他也知道了利玛窦并非外面传说的炼丹术士。

自然科学过后，他们进入人文科学学习，太素做为一个中国人首先感兴趣的不是逻辑和形上，而是伦理，这自然而然引入到教理，太素非常专注边听边记笔记，并将认真思考后的疑难问题整整齐齐写在本子上，留下空白让利玛窦解答，还详细讨论。利玛窦对太素提出非常艰深的神学问题甚感惊讶，但他小心而合理地解释，使太素很满足，并为这些问题能得到解答也感到惊讶。有时太素也帮助利玛窦学习中国经书，并鼓励他蓄须留发，改穿儒服，也是从这时起利玛窦开始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历时四年完成。

这一对师生互相欣赏，互相拓展，共同深入，都获益极大，真是相得益彰。太素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并由此使自己放浪的一生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利玛窦则深入认识了中国文化和文人，并由太素引见结识了许多朋友，得到许多主意，并经过太素开始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介绍给中国。太素可算做利玛窦所带来西方文化的第一位真正介绍人，也是引导利玛窦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文化界的介绍人。不久太素提出受洗，利玛窦详细询问后知道他结发妻已亡，但因没有儿子，对妾既不想休也不想娶，直到四五年后他将妾扶正才为他付洗，同时他也得到了儿子。太素非常敬

佩利玛窦，逢人便夸，为他介绍了许多社会名流，利玛窦本人又彬彬有礼，和蔼谦恭，博学多才，竟使韶州官员、文人、儒商各等有名之人，无一不来拜访，许多人受洗入教。1592年春节，太素领利玛窦前往南雄小住，也结识了不少朋友，发展了十几位教友，其中有大商人葛松华和他的四个孩子。此时，利玛窦已名闻两广。

但是韶州的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十几个赌徒冒充强盗冲进寺院想抢些东西，利玛窦和石方西都受了伤，事后官府判主犯死刑，从犯皆三年监禁，二位神父力求减刑，最后每人20杖回家。1592年年底，利玛窦奉范礼安之命回澳门半月左右，商讨传道士如何儒化和积极北上之事，次年2月返回韶州，11月石方西又不幸染病归天，利玛窦接连在同一地方送走两位年青同伴，悲伤万分，年底澳门来人护送走石方西和三年前去世的麦安东灵柩，并派来郭居静神父协助利玛窦。

1594年7月7日利玛窦收到由范礼安转来耶稣会总会批准他们易换儒装的文件，开始和郭居静蓄发留须，身着生服，头戴方巾，见人行秀才礼。朋友们见了觉得很舒服，按习惯可以平起平坐了，更显得亲近、自然。他在1595年的一封信上介绍这事说：“从此我们决定放弃‘僧’的称呼，这是我们初来中国时最常用的。在这里有三大宗教：儒、道、释，而释可说是最低的一个，他们不结婚，每日在寺中念经礼佛，多不读书，可谓低级百姓之一。他们固然也讲修行立功，但一般而言，他们的毛病却不少，派别又多，因此官吏多不理睬他们。我们既称僧人，很容易被人误为和僧人是一类，因此学者多次不愿我们参加他们的聚会。因此在视察员指导下，我们换上儒服，留胡须，出门乘轿子，仆人穿长衣，仆人及学生称我们为先生，这并非为了尊敬我们，而是更换身份。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是神学家与儒者，所谓儒者，目前在中国到处都有，我们借此出入文人学士的场合，显

贵和官吏因此多喜欢和我们交往，而不太容易和僧人交往。自从我们开始自称儒家，很少有人再以僧人看我们了。”^①

他们易换儒装，同时也更勤奋攻读中国书籍，练习作文和书法，并加紧寻找其他传教中心，增加立足点，以备一旦遇到麻烦时勿使十几年努力付之东流，而且他们还发现只要没有皇帝传道许可，不论他们做多少努力都不会稳定，利玛窦去北京的愿望便越来越强烈，虽然罗马派使的消息杳无音讯，他还是愿意努力进入北京，去寻找更多机会。

4. 为伊消得人憔悴

不久真来了个机会，1595年由于日本进攻高丽，中国准备派兵支援，需要军事将领，已退休的前兵部侍郎石拱辰奉召回北京。石大人北上路过韶州时顺路来拜访利玛窦。他有个21岁的儿子，屡试不中，精神受到些刺激。他早听说过利玛窦，想请这位传奇洋人为儿子祈祷神佑中举。利玛窦见到石公子后，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便向石大人建议亲自陪他们前往北京，路上一边为公子祈祷，一边安慰引导他。石大人考虑再三，认为领洋人入京危险，但儿子也很重要，便答应利玛窦同行。

可是一路非常不顺利，翻了三次船，石大人带往京城送人的礼品也丧失大半，利玛窦也落了水，幸亏抓住帆船上一条绳子才幸免于难，但同行的一位修士巴拉达却未能生还。石大人很不痛快，不过对利玛窦仍很和气，并给他丧葬费为修士安葬。总算到达陪都南京，但这个机会利玛窦却选的实在不好，虽然他有不少旧友在这里，礼部侍郎也是一位朋友的公子，但战争期间洋人问题非常敏感，与洋人交往很容易被疑为里通外国。石大人不敢再

^① 《利玛窦文集》上，第75页。

让利玛窦陪着上路，礼部侍郎也坚持让他离开南京，没有办法，他只好暂退南昌，石大人给他开了张南京、苏州、江浙一带的通行证，给他许多方便。

第一次进京就遇到如此重创，失去一位同伴，自己也差点淹死，又丢了许多书，今天连南京也不能留，他不知下一步如何去走，心中郁闷，孤独无助。这时他做了个梦，梦中一中年男子对他说：“你不要怕，皇城必有人助你”，并告诉他：“我是天主。”利玛窦含泪从梦中醒来，盼望有一天真能到达北京。

退往南昌的船上利玛窦结识一当地商人，为他介绍一个开客店的朋友，船到码头后，商人先下船联系，然后派轿子接他去客店，他到客店后深居不出，全力祈祷求上天指示如何在南昌开展工作，一面托客房主人与石大人一个仆人在南昌的朋友王继楼医生联系。王医生很欢迎利玛窦，接到家里宴请，纵谈古今中外，并劝他留在南昌，连日为他设宴，遍邀城中名士。巡抚听到消息后，估计一定是韶州那位洋人，他早已听说过利玛窦的事，便派一武官去店里下请帖，利玛窦不知祸福，不敢造访，只回送一简历给巡抚。客店主人听说武官上门也惊慌害怕，要立即赶利玛窦出门，并打算将行李扔在门外，利玛窦让仆人警告店主自己决不会夜里出门，若硬要搬行李就武力抗拒，店主怕出事只好作罢。巡抚得到武官汇报后，再次派人去请，利玛窦只好前往，没想到受到热情欢迎，巡抚盛赞他的学问品德，并询问他到南昌的经过，力请他留在南昌。利玛窦俯身致谢，万分感恩，出府后一路感谢天主不止。

王医生得知消息后也前往拜见巡府，大赞利玛窦能制日晷、钟表，有奇异的记忆力，精通天算，善绘地图。巡抚又请利玛窦进府表演记忆力，请制钟表，教儿子记忆术。利玛窦因此写下《西国记法》一书相赠。在南昌的两位王爷建安王朱多煨和乐安王朱多煊也邀请利玛窦进府做客，为答谢二王的友情，他写下

《交友论》一书，集西方圣人贤哲名言金句而成，包括西塞罗、依拉斯谟和依纳爵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也有一些是利玛窦自己的思想精华，共3500字，包括格言1000条，同时又绘世界地图一册赠送，还有钟表、三棱镜等。

1595年圣诞节他争取到另一位神父苏若望和一位黄修士来南昌，还想在南昌买地建堂，但知府、巡府都不敢答应，只允许他们买房暂住。不久他又结识了白鹿书院院长章本清，章老先生听过利玛窦的谈话后，认为与中国经书非常一致。1596年10月《天主实义》脱稿，即由章老先生帮助润饰。《天主实义》分上下两卷，共8篇，4万余字，采用问答式，是利玛窦深入研究四书五经后对《天主实录》的改进，系统地论证天主存在，灵魂不朽，死后有天堂地狱，并指出救赎之路。此书也是现代意义上天主教与儒释的比较宗教学著始祖。章老先生品操、名望盛隆，《明史·章潢传》记载章潢（字本清）：“自少迄老，口无非礼之言，身无非礼之行，交无非礼之友，目无非礼之书。”所以他对利玛窦的欣赏，除了学识，更重要的还有洁操和隆德。章本清对利玛窦的敬重进一步使利玛窦在文人士子中声誉鹊起。

南昌的好友中还有李九疑，名日华，字君实，著名文学家、画家、评论家，他说利玛窦“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并赠诗利玛窦：云海落朝日，乘流信彩霞。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此时留守韶州的郭居静却遇到许多麻烦，幸亏已有南昌另一只足立地。1596年秋天，韶州秀才们游船饮酒诵诗后想乘兴参观教堂，郭居静见人多杂乱，又个个酒气冲天，便闭门谢客。秀才们却因习惯于随意出入佛教寺院，对此不解而投石掷门，双方仆人便大打出手。次日秀才又告到官府，府衙传去教堂仆人当堂责杖，又将钟修士锁枷示众一天，郭居静难咽其辱，一气拆平教

堂，收藏西洋物品，送钟修士去南昌，自己闭门在破院中。不久外地官员路过韶州请当地官吏带路往见洋人洋物，却只见一片废墟，问清缘由后说府里断案不公，承办官员怕受告发便设宴请来郭居静赔礼，又张贴告示不许骚扰洋人。次年郭居静大病，去澳门就医，罗雅各神父来韶州，隐居院内，暗行圣事。半年后郭居静复原，带龙华民神父同返韶州。

这年春天利玛窦宣发耶稣会四大圣愿，由苏若望监誓，夏天，他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道区负责人，总会督促他再去北京做久居努力。他便想托二位封王介绍入京，后来知道中国皇帝最忌讳亲王参政，便另谋它路。恰遇陪都南京的礼部王尚书进京路过韶州，利玛窦急忙令郭居静联络，王尚书也想趁皇帝寿辰献点洋物或许会取悦龙颜，便答应带利、郭二人一同进京，携带着钟表、三棱镜、油画圣像等礼品，沿运河北上于1598年9月7日圣母诞辰节前经天津到达北京。

北京城的雄伟，宫阙楼榭的典雅使利玛窦惊叹，而近在天子脚下却宫院深深，太监重重，难见皇帝，更使他感慨。而且援朝战争尚未结束，1597年日本人二次进攻朝鲜，中国国内战争气氛也甚浓，所有的洋人都有间谍之嫌。现任职于京城的老友没有一人敢将利玛窦介绍给皇帝，甚至不敢见他，王尚书介绍的宦官也不敢帮忙，王尚书本人见无消息也担心起来而疏远利玛窦。最后没有办法利玛窦带几个仆人返回南昌，留下郭居静和钟修士在山东看守贡物。他那个梦并没有实现。

南下路过苏州时，利玛窦先去访见回到故乡的瞿太素，太素不在，他又追到丹阳一座古庙。太素猛见老师，大喜过望，盛情招待，而利玛窦却身心疲惫，一病不起，经太素精心服侍月余才康复，并比以前更健康了。利玛窦为太素的友谊感动甚深，认为欧洲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过如此。苏州是太素的故乡，朋友最多，他建议利玛窦在苏州建堂，但最好先去南京请准。利玛窦在太素

家里度过欢乐的春节后，二人同去南京拜访，不料形势已大变，朝鲜战争停止，“小猴子”丰臣秀吉病亡，日本撤退，明军大获全胜。消息传出，官员们再不怕与洋人交往，礼部尚书王弘海邀请二人元宵看灯，观烟火，利玛窦叹为观止，认为中国的烟花爆竹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其他官员也纷纷邀请，如刑部侍郎和尚书，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国子监祭酒。许多有影响的文人学者也慕名而来，如理学名儒李心斋、礼部都谏祝世禄，被利玛窦称为“著名哲学家”的名医翰林王肯堂，“进士第一名”的焦竑，名士李贽（号卓吾）。后两位都曾是佛学大家，李贽更是忤逆孔孟，喜禅远俗，刻薄狂放，人们对他们竟与利玛窦成为好友深感不解。公侯显贵也愿意接近利玛窦，如徐达的六世孙魏国公徐弘基，握南京兵权的丰城侯李环，守备太监冯保等。许多群众也挤着来看穿儒衣、讲汉语的洋人和稀奇的洋物。

不久郭居静带着由范礼安送来的礼品和另一位神父庞迪我抵南京。利玛窦着手买地盖屋，恰遇工部员外有一座三年前盖的大厦，位于洪武门内洪武岗上，因闹鬼从建成后就无人敢住，员外说利玛窦敬天必不怕鬼，愿以低价转让。利玛窦看过院子，喜爱之极，认为是天主为自己留了这座院落，立即谈定按建筑用费的半价成交。有了宽敞的新居后，他们将西洋物品全部陈列出来，接待来客观看，群众也汹涌而至，赞不绝口，利玛窦乘机向人们谈教理，向士大夫讲西洋学术和风俗，进而谈论宗教。这时他还草成了《四元行论》一书，介绍古希腊哲学。另外他还陈设了一个小藏书楼，向文化修养较高、渴求学问的人传授西方文化。

利玛窦经过几年与中国文化较深入的接触后，发现中国固然是一个最有文化修养的民族，但是入仕这唯一获得成功的途径使士子们只求循规蹈矩谋个出身，它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全方位发展。孔子思想固然正确伟大，但一家独尊的垄断，束缚了中国思想的繁荣，况且孔子只重于伦理道德。利玛窦于1597年9月给

外面的一封信中说：“科举取士并无科学一门，所知有限的一点数学也没有根基，还是从阿拉伯学来，而且只有宫廷里或钦天监才有研究数学的人，同时担任皇家子孙的老师。他们已知预报日、月之蚀，不过其中有不少错误，推算日期的法则不正确。物理与形上学及辩证法，他们也不知道，医学主要靠草药和经验，法律很不发达，条文短而少，法官多凭自己的意志下判决。他们的文学也只是一篇美好的作文，勉强相当于我们的人文科学和修辞学，但并未达到辩证推理的水准。”^①

同一封信中他还说：“中国人也有德高望重之士著书立说，但多为伦理方面，并非科学的著述，而是根据《四书》中的名言去发挥申述。此书尤受儒者重视，日夜手不释卷。该书体积并不很大，较西塞罗的《书信集》还小，但注释它的书籍却是汗牛充栋，可谓永无止境。多年前我已把它译为拉丁文，并附加一些说明，我认为它为将来的传道士十分有用，毫无疑问它也将会受到欧洲人重视。”

利玛窦的看法或许有些偏颇，却也很深刻。300年后梁启超先生说：“明清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大夫，除了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不读书，学界本身，就像患贫血症的人，衰弱的可怜。直到明万历末年，利玛窦等西洋人来到中国后，学术界风气才有了转机。”^②

那时利玛窦的确还没有了解到墨子精湛的神性意识，有力的辩证法和兼爱天下的宏论，也没有认识到远超于道教之上的老庄精纯理论的高深，没有进入中国登峰造极的诗词艺术。中国被孔子所覆盖，国人只能讲孔、注孔，外国人也看不到孔子以外的中国灿烂星空，否则这位孤独的传道士一定会更加欢欣，找到更多

① 《利玛窦书信集》上，第244页

② 梁启超：《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第154页，中华书局。

的中国古文化与基督宗教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对他阐释基督宗教的理论也会更有助益。那时利玛窦说：“这个国家幅员广大，物产丰富，仿佛什么也不缺。政治制度井然有序，对身后灵魂之事不放在心上，虽是也谈论伦理道德，但只重国泰民安而已，他们有儒、释、道三大宗教，信仰自由，但人们都不怎么感兴趣，只是时时提防着所有的外国人，唯怕有人扰乱了他们的安定生活。……真正的哲学家不提世界是何时创造的，谁创造的，怎样开始的，他们拒绝谈论超自然真实。儒教讲论上天给坏人惩罚，给好人赏报，但一般所想是现世的报应，在行善或为恶者本人身上报应，或在子孙身上报应。

“哲学家们虽然承认上帝，却不给上帝建庙，也没有特为敬拜上帝的地方，因此他们没有祭司或其他负责宗教的人员。他们没有供大家参与的隆重仪式，没有必守的行为规条，也从来不共同或私下念什么经文。他们只准皇帝给上帝奉献祭祀，若有别人妄行此仪式，则认为侵犯皇帝的权利，而加以惩罚。”^①

中国的有些东西则使他深恶痛绝，如迷信，“无论家庭、城市、省县或全国，遇到了什么不幸，都归咎为运气不好，或归罪于什么东西放的位置不对，却从来不想是上天的惩罚，或某些人不负责任所致。”“淫佚在这个富有各种物质享受又女性化的民族中，非常没有节制，可以休弃第一个妻子另娶，也可以不休而另娶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甚至多少个都可以，只要能养得起。妓女到处都是，甚至对违反人性自然方式的罪也不以为耻，竟可公开谈论，人妖随处可见。”^② 另外还有典当妻子、杀溺婴儿、自杀、妇女裹小脚以及普遍的欺骗、撒谎。针对后者他说：“除了上述不良风气以外，还有一点不能容忍，就是在中国盛行

①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上，第72~75页。

② 同注①。

撒谎和欺骗，谁都对此不以为耻，有地位的和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因此谁也不信任他人，彼此猜疑，不只在朋友、乡里之间如此，就是在亲人之间，如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也都不绝对信任。中国人彼此之间的交往，只是动听的外交辞令表演，心里没有真情实义。朝廷及皇宫里更是如此，大小太监之间，皇帝与妻妾嫔妃之间，简直形同地狱，甚至皇帝与王子、王子彼此之间，尤其是异母的王子间，更是互不信任，也不生活在一起，怕被对方谋害。”^①

对于太监，利玛窦也极为反感，“皇帝所有的仆人、顾问、朋友，甚至可以说统治全国的都是太监，在皇宫里就有一万人，这些人都来自穷人家庭，没有知识，从小奴隶成性，是全中国最贱最愚昧的一群，一件正事也不会做”。^② 他自己对太监一向不卑不亢，曾拒绝送大太监冯保三棱镜。还有军人“不像西方是最高贵勇敢的人参军，而是最低贱无能的人才从军，不是为了爱国爱皇帝，而是为了生存，有的还是罪犯，来军队服刑的。”^③ 另外对于大吃大喝也让利玛窦反感，“当他们请客时，如被请者是大官，一人占一张桌，这样的大官非常多。高官大贵们几乎都不相信来生，他们把今世当作天堂，肥吃海喝，听戏观剧，参加管弦演奏会，几乎人本性所有的缺点他们都有。他们利用才干（正如任何国家的大官，一般皆聪明绝顶）尽力享乐。”^④ “他们的政治良好（利玛窦看到的是张居正改革后的形势），但内心却并不像外表一样冠冕堂皇。”^⑤

不过利玛窦也看到：“谈论中国人的智慧似乎是多余的，所

①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上，第72~75页。

② 同注①。

③ 同注①。

④ 同注①。

⑤ 同注①。

有其他东方民族都不能和中国同日而语，中国的文风鼎盛，虽然没有伟大的哲学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哲学，如果有人教他们，我相信他们绝不较我们逊色，恐怕还要在我们前面。”“这里的百姓良善而有智慧，对我们的教义绝不会感到反感，尤其用理由分析给他们听，他们会很快接受。”^① 他相信“儒家是中国思想的主流，他们不迷信也不拜偶像，只敬天地或皇天上帝，认为这是主管和维持世上一切的最高神。祭孔并不属于正式祭祀，也不是把孔子当神敬拜，只是感谢他在书中留下的学说，所以儒教实际上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种学派，为齐家治国而设。祭祖也不是迷信，不是拜偶像，而是为感念先辈，尽忠孝之礼，‘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致也’，只是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表示对祖先的敬爱及感恩之情，或者是为了教导活着的人孝敬仍在世的父母。”他认为儒教除不谈超自然真实外，其他一切伦理道德与基督教导完全一致。他认为纳妾是中国人难以接受洗礼的最大障碍，另外是“百姓怀疑猜忌我们，他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如此大爱心的人，抛弃祖国，到遥远的地方来救他们。他们是这样，也认为别人和他们一样。”^②

利玛窦在 1599 年 8 月的信中说：我们在中国这个时候，不但不是收获季节，而且连播种的时候也不是，而是拓荒的时期，以备未来有人来播种、收获，目前我们只当本着爱心去做应该做的工作。

以爱所做的工作使利玛窦赢得了中国士大夫普通的赞扬，在敌视洋人的环境中取得了众人敬爱，所有的朋友都承认他有学识，有德行，言必果，行必谨，从不受偶像沾污，身不结婚而洁身如玉，从修身操德到平天下，和格物致知一切方面完全符合儒

① 《利玛窦书信》上，第 238 页。

② 《利玛窦书信》下，第 399 页。

家要求，在德操学识上都是“儒士”标准，名儒王建内赠诗曰：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

白鹿书院院长章本清则到处宣扬利玛窦不说谎的“奇迹”。利玛窦在1595年的一封信中描述这事说：“一天我不舒服，他（章本清）发现来看我的人很多，怕我吃不消，病不易痊愈，因此要我告诉佣人对访客说我不在家。我告诉他我们不能说假话，不能撒谎。这位长者听了笑着说这在中国不算罪过，说谎不值得羞愧，尤其像这样重病在身，说假话不但有益，也是必要的。于是他仔细和我谈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们都不说谎，因为说谎不是件好事，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是不该扯谎的。但他说‘中国虽被称为礼仪之邦，但我们随时都会说假话，毫无顾忌。’他记住我的话到处宣扬，说我不说谎真是奇迹。他完全相信我，一天有人对他说曾来拜访我，但佣人说我不在家，这位长者坚决地说：‘如果佣人这样对你说，那他一定不在家，因为那个家是不说谎的’。”^①

利玛窦看重有学识、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也尊重贫病弱小遭遇不幸的人，他收养弃婴，养育亲近他们；敞开教堂大门，像对待所有的士大夫一样热情接待任何一个普通贫苦的百姓。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中记载：“即有贫贱者，利子亦作平等齐观，其接见与大宾无异也。”他还组织教友募捐救助穷人，帮助残疾人，虽然他们自己由于航海风险，资金难以及时到达，也常靠借债度日，却从不放过机会照顾更急需的人。他不冲动、不指责、不伤人、仁爱慈祥、和蔼可亲，有耐心、有信心、有爱心、谦恭良善。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中写：“初来传道中华，百般艰阻，利子一以宽和谦忍，不以事顺而傲，不以事逆而悲，故所遇人士咸相敬爱，时愿亲炙。”

^① 《利玛窦文集》第3卷，第288页。

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高度的适应力，才识过人，德操高尚，待人接物常是满面春风，达到信仰与科学，灵修与工作，科学与生活，敬主与爱人的完全整合。他不追求自己的名利，但在乎传道士的形象，他在一封汇报信中说：“我们都谨小慎微地和士大夫来往，他们称我们为学者、圣人，我们希望能常保这种声誉。”

利玛窦三十多年在外传道，远离祖国和亲人，在文化背景不同，信仰不同的国度里能游刃有余，扎根发展，除了伟大的理想和使命感的推动，便极大地得益于耶稣会团体爱的陶冶。他的许多信件中都流露出对罗马的深切怀念，1585年他在写给纪塞利神父的一封信中说：“当我想起您，想起和您在一起的黄金时代，我就忍不住双眼流泪，您可以想象到目前我居住在异教人中是什么滋味，从前在罗马学院和您及其他同会神父、修士在一起是多么幸福啊，请您安慰我，天主既然从母亲怀中把我提出，送到距离你们非常遥远的地方，今希望他赐给我一双翅膀再飞回来，或用他的双肩驮着我回来，而不致使我跌落到深渊里。”^①他怀念祖国的师长、亲友，与在华的同会会士之间也团结友爱，宽容诚挚，《大西利先生行迹》记载“待诸同会尤极温良，在洪州时有一会士与之调自鸣钟，将以献大廷者，误破其机。会士忧形于色，利子怡然曰：无伤也，另觅其他可也。人尽服其德量。会士人中夏者多，利子亲取六经诸书，为之讲解。一日与熊子讲毕，熊子称谢，利逊不敏曰：如讲有不到，并日常过差，幸祈恕我，以此为谢可矣。熊子有纲，感其真切，不禁泪下。有志之士，离家相从，或俗念复萌，就利子求解，利子一耳提之，无不水消雾释。利子入中邦，时寄书回罗马，只劝其同会昆仲，修德行善，仰答天主。诸昆弟感慕利子之意，自后有书至，必顶礼而开读

^① 《利玛窦书信集》上，第77页。

焉。”

对反对他的人，他也不冲动，不强逼，坦然对之以理，服之以道德和学识。几位佛教名僧曾与他论辩，一次李汝楨请客，利玛窦由瞿太素作陪前往，席间雪浪大师三淮与众人论辩人性善恶问题，利玛窦引经据典，逐条分析，驳得三淮和尚笑容敛迹，傲气顿消，在座举人大声喝采，拍手叫绝。事后李氏门生都来向利玛窦请教。这样的辩论进行过好几次，利玛窦都是德识全胜，并惯于引用中国古典经书，常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天主实义》的首篇便是由一场辩论引出。

他的德操学识赢得了中国士大夫普遍敬重，路上相遇都下马下轿致意，拜后送别时常常一直送到街上，敬称其为利子、利公、西泰先生。许多人与他友情甚笃。

5. 春雨润物细无声

南京逐渐也有了受洗者，但利玛窦还是心怀忐忑，因为仍然没有人可以保证他长久居住中国内地，没有人许可他自由在中国建教堂，他的工作似乎展开在沙滩上，一个小风波就能使之毁于一旦，每一天他都盼望着能进北京，面见皇帝。1599年10月利玛窦安排庞迪我和他一起准备进京，罗雅各和郭居静留南京，罗若望住南昌，以后再从澳门带二位修士，一在南昌，一赴韶州同龙华民在一起。这样内地的四个地方都有两人负责。

1600年5月18日，利、庞二人由南京动身，带着自鸣钟、油画圣像、三棱镜等礼品，沿运河北上，到达山东临清城时，既是不幸又是万幸地遇到税监太监马堂。马太监一一审遍贡品后竟命令把东西全放到他的府内保存，等御旨下来再送京城。利玛窦忙说自鸣钟需人照料，圣像需每天供奉，马堂恐怕弄坏钟表让皇上怪罪，又怕得罪神明，才答应留在船上，但派人严格看守，并

亲自押送到天津，又亲自进京呈报皇帝，带御旨回来后，让利玛窦青衣青帽接旨，当堂亲手书写礼单，有大油画圣像2幅，小圣像1幅，自鸣钟2架（一大一小），三棱镜2支。礼单写好后，马堂嫌贡品太少，要求加上宝石，他认为西洋人一定会有许多宝石，岂知乱搜一遍后真的一块都没有找到，便将搜出的西琴一把、镀金皮装日课经一本、万国宝鉴一册、数学书数部也列入贡单，然后将利玛窦等人关在天津卫，禁止自由活动，9月15日他派人将礼单报进宫内。可是久等不见回音，马堂以为皇帝不喜欢洋人入境，心里开始发慌，加上天气渐冷，运河封冰，他急着回临清，临走前想勒索利玛窦一些东西，翻箱倒柜时却突然发现一枚十字架，马堂顿时吓呆了，以为是洋人要谋害皇上的符咒器物，众人也陡然憎恨起利玛窦。利玛窦急忙解释说：“这是西方一位大圣人，为救别人宁愿自己死，我们画他的像为纪念他。”后来马堂又翻出几枚小型十字架，才相信不是咒物，便不再追究。最后将搜出的四十多件洋物同列出的贡品放在一起封在堡垒的财库里，只将自鸣钟和圣像交还利玛窦，将他们看押在天津卫，自己回临清去了。

皇上御旨迟迟不来，利玛窦唯恐此行又成泡影，日夜加紧祈祷，并派随行的一位钟修士进京向旧友乞援，但没有人敢替他们上疏，甚至出主意将礼品送给马堂以保性命，然后溜之大吉，并劝他们烧掉十字架，但利玛窦在札记中写：“我们的人看到再也没有希望求助于人力，就更加专心致志地乞求神助，同时做好一切准备以防万一。我们欣然愿为招致马堂迫害的基督的教会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四位仆人也说：“为了真天主的像，为了他的名，不仅外国人，就是我们也准备一死以殉。”这使一向谈死色变的官员们吃惊非小。

6个月后，忽然传来圣旨，让洋人携礼品进京，原来皇上闲来无事，不知怎么偶然又想了自鸣钟的事。1601年1月8日，

马堂接旨立即赶到天津，找了8匹马，30名脚夫送利玛窦一行快速进京，24日住进北京南城外马堂的一位太监朋友家里：他们既然落在了太监手里，进贡朝见之事一概需听太监包办，不得与官府有任何接触。万历帝对各样贡品一一审览，当看到三幅圣像时骤然失色，脱口惊呼：“这是活菩萨”但立即命令将二幅大像安放在府库中，一幅小圣母像送给太后，而素喜礼佛的太后一见这栩栩如生的圣母像也不敢留在身边，同样让放进内库。中国人一向不敢对神敞开心怀，神只能是自己意志的反应，求神可以，却未必要按神的教导去做，所以让神离得远点，隔上几道院落，密封严守起来比较安全，掩耳盗铃好像更稳妥。

两架自鸣钟最使皇上高兴，自然再不舍得孝敬太后，一次太后让将自鸣钟拿来欣赏一下，皇上怕太后不再归还，告诉太监不许上弦，结果几天后钟停了，太后只好将钟又送了回来。自鸣钟如此得宠于皇上，太监们自然小心维护，利玛窦更成了宝贝，一切大小问题都得及时来请教他，一开始他们连上弦也不知道，皇上急中生智想出的蒙骗太后之法正是因为钟在自己这里也停摆过。贡品引起了皇上的好奇心，可他又不能见洋人，便接连派了几拨太监向利玛窦询问西洋风俗、习惯、饮食、建筑、君王衣着、发式、珠宝、婚姻、殡葬等，甚至还问这几个进贡的西洋人一天饮几次酒，吃几个馒头，还让给利玛窦画了张肖像送呈御览。利玛窦为回答皇上的问题，选了幅耶稣圣名像送皇上，上面有教宗、帝王、王后、主教、王侯、平民穿着各色礼服向耶稣屈膝，利玛窦用中文标明像的意义，人物称谓、服装，由太监转献皇帝，另外还有一幅西洋宫阙图，一本为宫廷乐师演奏西洋乐曲编写的《洋琴演奏法》都一一奉上。神父利玛窦就这样在琐碎俗事上周全服侍着这位见不到面的中国皇帝。

在京一个多月后，忽然有一天来了十几个公差，锁住二修士，让二位神父去衙门，利玛窦大吃一惊，马堂安排侍奉他们的

太监便与公差对抗起来，并亲自护送他们去衙门，还告诉官府说贡品已呈献皇上，皇上甚为赞赏。礼部衙门员外郎主审利玛窦，问他为什么上京进贡不经礼部，而仗恃宦官，轻视朝廷法规。利玛窦急忙捧出在南京出发时南京礼部开的介绍信，并解释如何遇到马堂，被限制无计脱身。受太监管制是常事，礼部表示见谅，但让他们移住四夷馆，也就是当时的礼宾馆，并在第三天随同其他进贡人员进宫参拜皇上，利玛窦终得以远远看了皇上一眼。

在四夷馆居住期间利玛窦发现各地所谓进贡一般都是为得到皇帝恩赐，回赐比贡品多得多，天朝地大物博不在乎一些赏赐，虽然每年这方面开支都大得惊人，这当然苦了百姓，只要皇家大权在握，外夷不来侵犯就如愿了。所以四夷的贡品简直不成体统，贡的刀剑，刀不像刀，剑不像剑，只是几块打得很坏的铁，柄都是在馆里现制的。献马的，马到北京已骨瘦如柴，有的就死在馆中。献玉的可能只是一块块卵石。进贡人员在京食用和来回路费又全得天朝支付，对四夷来说进贡简直是一桩无本百利的事，而利玛窦却使礼部吃惊，他不要赏赐，只请求允许久居京城，但朝廷的原则是宁可多赏不可留住。礼部对利玛窦的请求产生了怀疑，又见贡品中几幅圣像，担心他们传布邪说，违犯古来圣贤之道，便上奏打算让他们离京。可是奏折久不见批复，太监们却传言皇上对礼部奏疏大怒，利玛窦也乘机求京城旧友向礼部说情，终于暂得自由，出四夷馆，在外面租了间房子，可自由拜会。但礼部接着又上了第二道奏疏，请赐洋人回江西，仍不见批复，又写了第三道，仍无批复，原来皇上仍在着迷自鸣钟，太监们怎敢把利玛窦放走呢，一旦钟出了问题无人能解决，那他们岂不要掉脑袋。后来太监们竟然请得皇上同意让利玛窦一年四季每季进宫检查钟表一次，不用他们再捧出来找利玛窦。这样利玛窦落入宦官之手的不幸，天津几个月的被禁之苦，贡品被宦官混进

宫廷的不光彩，竟转为幸运，使他在宦官包庇下，虽无批文，却自由留在京城，且由皇家支付月俸。利玛窦还听太监说，皇上不批礼部奏疏的原因可能是皇上希望礼部上奏准许利玛窦留在京城，所以皇上才将奏疏搁置起来，因为皇上不能自己提出这事，而礼部又偏偏要赶他走。

皇上的恩待使利玛窦一时间“朋友多如织”，宴会不断，贵客盈门，还有一些过年、庆辰、钱行、接风等“礼尚往来”使他分身无术。不过也交了许多好朋友，户部尚书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礼部侍郎朱国祚、吏部给事曹于汴、吏部尚书叶向高、礼部尚书冯琦，这许多的朋友使他的环境更方便了。京城的朋友中有二位友情最深挚，即早期中国教会三大柱石中的徐光启和李之藻。

“三柱石”中徐光启年龄最大，认识利玛窦最早，最后达到的官职最高，领洗最早，信仰最纯，贡献也最大。他1562年出生，1633年去世，上海人，字子先，明史称他“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徐家4代单传，光启也是独子，童年家境贫寒，倭寇骚扰不断，全家几次逃难。但他身体健壮，聪慧好学，父母也尽力培植，20岁中秀才，同年结婚，次年生一子。可是从此后却屡试不第，十几年毫无进步。

1596年他第5次应试落第，无颜见家乡父老，南下广东，在韶州设馆授徒，与郭居静初次相遇。1600年初在南京又与利玛窦相识，这是他再次进京应试又落第后路过南京，不过这一次不是他成绩不好，而是运气不佳，或者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是天意安排。由于考官将300名录取者多登记为301名，最后抽签决定取消哪一位，从密封的卷宗中抽出一份，打开后是名列第7的徐光启。羞愧加愤怒他再次南下，路过南京时有缘与利玛窦相识，不过这次他是过路，利玛窦则忙着准备初次进京事宜，未得深谈，但是虽仅短短一见，利玛窦关于人生终向和天地主宰的思

想引起他深思，一天夜里竟做了个梦，梦中走入一大殿，殿内又有小殿，第一殿悬一神像，有声音说这是天主父，你应该下拜；第二殿也悬一神像，声音说这是天主子，你应该下拜；第三殿是空的，声音说这是天主圣神，你应该下拜。当时他并不明白此为何意。

1603年他又去南京向罗若望请教，得到两本教理书《天主实义》、《天主十诫》，当晚他便读完这两册书，并能背诵许多章节，天主圣三的道理使他想起那个梦，但他怀疑是迷信，直到又见到利玛窦，才述说梦境。次日他又进教堂参拜，堂中祭台画圣母像使他非常震动，恍然顿悟，马上请求受洗，但却认为十诫中不可纳妾一项不容易遵守，因为几代单传，至今他还没有孙子，希望能纳一个妾，罗若望断然不允，说有子无子都在主命，人不可以犯诫。徐光启踌躇良久，最后还是决定受洗，终生不纳妾。罗若望却认为教义不是一夜可以学好的，建议带他按神操做八天避静。出静后2月11日为他授了洗，取名保禄。

1604年他再度进京应试，终得进士，留在京城翰林院，有机会与利玛窦经常见面，从此几乎天天去向利玛窦请教，一面听教义，一面翻译《几何原本》，到1607年5月完成前6卷，并帮助利玛窦写作其他著作，二人成为友情深笃的忘年之交。他的夫人也成为京城第一位女基督徒，1606年他又将73岁的父亲接到京城，接受洗礼，同时儿子也受了洗，还有家里几位仆人。他相信“此教，必可补儒易佛。”

1607年他的父亲去世，他扶灵柩回上海，守丧3年，利用这个机会他请南京的郭居静去上海传道，受洗教友二百余人，为上海开教奠定了基础。3年守丧期满，他返回北京时，利玛窦已去世。后来他与其他神父又合作编译了《简单仪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泰西水法》等，写了《农政全书》，主持水利并领导修正历法的工作，后人把明清修改的历书称为“利氏

之学”，确认徐光启受学于利玛窦。崇贞年间徐光启被任命为宰相。

徐光启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在利玛窦影响下，徐光启认识到中国古代在计数、音乐、机械等领域都占有绝对优势，可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使中国学术失去根基，成为“如同一个盲人对着任意目标射击”。科举制又使中国士子拥挤在一条道路上，只求谋官，不问其他学科。他与利玛窦的合作为中国输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和精确的科学研究方法，使中国停滞的科学研究工作再度起步，开中国近代科学的先声。

徐光启为人正直谦虚，朴素谨慎，做官后也不加入朋党，不依附官宦，一生谦逊贞洁，怜贫惜弱，尽力资助。他恪守教规，每日祈祷，和百姓一起望弥撒，一起拜苦路，还亲任辅祭，组织公共祈祷。沈淮攻击天主教，南京教难时，他挺身而出，尽力辩护，并保护多位神父在自己家中。后来他也得到上天特别降福，生有五个孙子，后代中有许多杰出人物，其中孙女徐甘第大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弃婴院，组织了四个教友善会，在传统的圣母会外，另立天使会、苦难会、文人会、要理会。帮助建设了数十座教堂，以自己和孩子们的辛苦工作资助传道士。

李之藻（1565～1630），字我存，杭州人。气质像瞿太素，不过他曾屡次应试，1599年中进士。他好客，喜宴游，酷爱下棋、打麻将，甚至好赌，但为人正派，天资很高，官至光禄寺少卿。他是在南京做小官时与利玛窦相识，地图学是他们成为朋友的引子，后来他又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学、历书、水利、测量、医学、音乐、数学等知识，编译了《圆容较义》、《经天该》、《测象仪》、《运算术》，为《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作序、作跋，利玛窦逝世后他又译了《乾坤体义》、《名理探》、《实有铨》、《读景教碑书后》，以及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对日课经文的确定也有贡献，提倡“天儒合一”。

他与利玛窦一直过从甚密，但因有几房妻妾直到1610年才受洗。那时他身患重病，京城没有亲属，利玛窦亲自调护，周到备至，使他深为感动，答应出妾，利玛窦便为他付洗，圣名良。不久病情好转，真的实践诺言出妾，后半生恪守教规。他自述对利玛窦的认识分为几个步骤：最初称其为“异人”，进而为“独行人”，再为“博闻有道术的人”，最后称为“至人”。他对利玛窦敬爱之至，利玛窦逝世后，他上疏奏请皇帝恩赐葬地于京都，并承担了全部丧葬费。是他促成了杭州开教，并献出私宅建教堂。沈淮发难时挺身护教，并著文与莲池大师等僧人论辩。他去世时，耶稣会总会长传令全球耶稣会士为他奉献弥撒一台。

至于“三柱石”中的杨廷筠(1557~1627)与利玛窦没有过直接的长期交往，他1611年受洗时利玛窦已去世。他是著名佛教徒转为基督徒的第一人，他在杭州所奉献建造的天主教堂沿用至今。

利玛窦至交中还有冯应京(1555~1606)，字可大，湖广金事，安徽人，为人正直，官运不畅，后触犯太监被割职囚禁，常与利玛窦书信往来，曾为《交友论》、《二十五言》、《天主实义》、《两仪玄览图》等作序。他先劝全家受洗，自己出狱后也受洗。李应试，1557年出生，字省勿，湖广人，曾任锦衣卫都督，1602年受洗，圣名保禄，曾助利玛窦刊刻《两仪玄览图》，并撰写序文。

对当时巨卿名士纷纷与利玛窦交游的情形，《明史·意大利亚传》说：“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徐光启在《跋二十五言》中也说：“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稍闻其绪言余论，即又无不心悦志满，以为得所未有”。^①

^① 《徐光启文集》上，第87页，中华书局，1963。

6. 蓦然回首

利玛窦非常重视中西文化的璧合，他尊重中国圣贤的经书，将《四书》译为拉丁文介绍给西方，在给总会和朋友的许多信件中盛赞中国，首开西方学者轰轰烈烈研究汉学之风。他也为中国介绍了许多中国所缺少并非常需要的知识，在天文、数学、地理、语言等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为中国采用先进的历法计算奠定了基础，使清代初期开始根据更精确的西法推算历法，并介绍新的宇宙观，与中国朋友合译了《浑盖宪图说》、《乾坤体义》，制作了许多天文仪器。数学方面利玛窦介绍到中国的书籍有《几何原本》6卷，讲解欧几里得几何；《同文指算》讨论级数、比例，各种笔算算法；《圆容较义》论圆的内接和外切，列出18条定理；《测量法义》讨论几何原理、应用测量学。确定了点、线、面、三角、几何、平面、立体、球面、对数、级数、开方、公式、定理等概念名称。

利玛窦还是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刻印的《世界图志》、《山海舆地全图》传遍了全中国，为所有的士大夫所珍爱，当作珍贵礼品赠送亲友。他所译的许多名词沿用至今，如亚细亚、大西洋、赤道、地球、经纬线、南极、罗马等。也是他在中国地理史上首次用近代科学方法和仪器进行实地测量，他纠正了以往将北京纬度定为 50° 的错误，测定其为 40° ，并为南京、大同、广州、西安、济南各大城市测了经纬，介绍了五个地带的分法，五大洲的概念。

他还是用拉丁字母注汉字的首创人，采用了24个声母、44个韵母，拟定了五种声调和一种送气音的表示符，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很大帮助，也在我国拼音字母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并为科学地研究中国语文、中国方言和汉语音韵学奠定了基

础。他在 1605 年写作的《西字奇迹》小册子是第一部用拉丁文拼汉字的汉语音韵学著作。更早些时候他和罗明坚共同编写了《葡华字典》，1589 年又与郭居静、钟鸣仁合作编写了《中西字典》。他自己擅长运用很多语种，如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留下了数种文字的信件。

在思想、伦理方面，他著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等书籍。《天主实义》语气谦和，措词确切，论述了天主教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天主造天地、人类有灵魂、天主赏善罚恶、天堂地狱、人性善恶、洗礼、守斋、司铎守贞、耶稣降生救世等。《畸人十篇》是与士子名人的交谈集，第一篇论时间宝贵，善用光阴，当时利玛竇已 50 岁，说“已无五旬矣”，反中国日常说法“年有 50”。二篇论人生在世不过过路而已，以人类的痛苦灾难立论，说明人的真家乡在后世、天堂。三篇讨论常想到死亡有益处，“利行为祥”。四篇继第三篇内容，论准备接受最后审判，尽力躲避为永生有害之事，克制私欲偏情，轻视名利，慎防骄傲，死于安乐，结论：生活在与天、与人、与己的和平之中。五篇论静默与寡言。六篇论斋戒的真义是求天主息怒，恕人罪；控制情欲，修节制。七篇论反省。八篇论赏善罚恶。九篇论算命之害。十篇论神贫，指出贪财的富人比穷人更可怜。“畸人”之意取于《庄子》“畸人者，畸于人而俟于天。”另一本书《二十五言》是修身方面的格言，每一言都是一段优美深刻的哲理、灵修小品文。文中有如“凡过错皆一样”，“唯圣贤最自由”等名句。

这些作品广为士大夫们传抄，影响很大，他们对这位碧眼长须，身着儒服，纵谈圣贤之道，挥毫中国文章，讲授西洋科学，不娶不官，传天主教义的西洋人惊叹称奇，敬称他为“泰西儒士”，送他一个“同等学历”的进士头衔。这坚实地确定了他的社会地位，不至于担心因皇帝驾崩，或偶失恩宠，而被一笔抹

去，在他的著作中影响最深刻的是《天主实义》，关于这本书的反应他写道：“有些人因而深信我们并不怀有危险的目的，有些人则囿于成见对我们深恶痛绝，开始痛诋我们……一般而言，有文化的人对我们的学说深感意外，发现它是那么新鲜又确有证据……”

在与士大夫交往传播思想和科学的同时，利玛窦也没有忽视他的最终目的：传扬天主教。为巩固传道基础，扎根中国本地，他请准上司在中国成立耶稣会初学院，招收中国青年人，但由于外面对中国人升神父有异议，他一直未能实现祝圣中国神父的愿望，感到甚为遗憾。在他去世前已在中国内地建立了四所会院：南京会院，三位神父、三位学生，一个助理修士；北京会院，三位神父，一位修士，二位初学生；南昌会院，二位神父，四位修士，及韶州会院，共有中国籍会士九人。后来又应徐光启邀请在上海开教，李之藻邀请在杭州开教，瞿太素之子邀请在苏州开教。对于在中国培养出来的几位优秀修士，神父们都认为毫不逊色于罗马大学里的骄子。1603年他们将日常经文如信经、十诫、天主经、圣母经、要理问答确定下来，在北京印刷分往各教堂，使中国有了统一的经文和要理问答。

利玛窦并没有把传道目标放在受洗人数上，总会的一些上司和同在中国的一二个会士很不赞成他的做法，抱怨教务进展缓慢，传道方式太迂回。龙华民在韶州曾停止学术工作，去农村乡镇公开讲道，受洗人数很多。他说：“既然城里人不愿意听讲，我就到农村来看看能不能收获大些。”不久激怒了当地士绅，韶州教堂一段时间内被迫关闭，不过当时收获的确不小，很多人受洗。

1605年8月在徐光启和一些其他朋友帮助下，利玛窦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买了一所大宅院，也是因闹鬼，无人敢住，贱价出售，共四十多间房屋。8月份利玛窦和神父们搬了进去，作为

北京耶稣会院。1606年1月，利玛窦的直接上司，给予他极大帮助和支持的范礼安准备进入中国视察教务情况，利玛窦通知各堂区做好了一切准备，也托朋友办好了所有手续，可就在动身前，范礼安突然病故于澳门。范礼安一向极为关注中国教务情况，翻阅了许多中国书籍，转送来大量资金和西方各种科学书籍、图画，竭力满足中国传道士的一切需要。他最后一次去日本就是为中国募集资金。可是就在他即将踏上中国国土时因肠梗阻病故澳门。最后留下意见：大力帮助驻华传道团，派二位神父去中国。利玛窦得到消息后悲伤万分，痛呼：“范公仙逝，在华传道士好比失去怙恃的孤儿。”由于范礼安对中国高瞻远瞩的策略和不遗余力的帮助，死后赢得了“东方圣徒”的称誉。

1609年9月8日圣母圣诞节，利玛窦在北京成立“天主圣母会”，会员每月首主日聚会，敬礼圣母、诵经、听讲道，训练依纳爵心灵功课，问答各种问题，帮助教友按教规安葬，自愿献仪，献烛献香，资助贫困教友。利玛窦有时还去北京附近的农村，像保定府等地察看情况，宣讲教义。在他去世前北京已有教友四百多人，其中有士大夫，也有平民百姓。全国教友近二千，地位最高的是南昌几位王爷，1604年受洗。

另外利玛窦还注意到两件事情，早在他住四夷馆的时候认识几位波斯人，交谈中发现他们称中国为契丹，北京为汗八里，他便想到马可·波罗的描述，可能都是指现在的中国，于是他便往国内写信反映此事。1604年耶稣会专门派出一位会士鄂本笃扮作商人从印度走陆路经西北走三年在1607年进甘肃，发现契丹确实就是中国，汗八里、大都就是北京。事实查明白了，鄂本笃却献出了生命，安息在兰州。事后利玛窦写信回国请求修改西方地图，因为当时西方都把契丹划在中国以北。

另一件事是关于犹太人和“十字回回”，1605年河南祥符一孝廉来京造访利玛窦，他是在一本游记上看到北京有西洋人宣扬

天主而来拜访的。在教堂他看到圣母子与圣若翰像以为是黎贝加抱着雅各和厄撒乌，见到四圣史以为是雅各 12 子中 4 位，都一一叩拜。看到犹太文《圣经》时欣喜万分，但只知旧约，不知福音。利玛窦由此推测他是犹太教徒，可是孝廉并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他们一向被称为蓝帽回回，在开封有十余家同教人，杭州也有几家，都有自己的会堂，他是听说利玛窦宣扬天主，认为也必是同一信仰而来拜访。他还告诉利玛窦在开封和山西临晋有十字回回，南京户部尚书张孟男便是十字回回，这个消息使利玛窦惊喜万分，马上派修士去开封调查十字回回是否是元朝天主教徒后裔，并与犹太人往来，畅谈《旧约·圣经》。1613 年利玛窦去世后，艾儒略赴开封继续工作。利玛窦与开封犹太人接触的消息传出后，西方甚为轰动，消失的以色列十支派似乎有了一点蛛丝马迹，同时又惊喜元朝天主教并没有断代。

利玛窦既向朋友们传授科学知识，又要著书立说，又要管理教务，向外面上司汇报工作，与中国内地几处教堂通信，向全国各地各种人的来信详细解答教义、教理，并要应付皇宫内的召唤，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过度的劳累耗尽了他的精力，使他人未老身先衰，50 多岁时已须发皆白。1608 年他已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应该将在中国传道的最初情况记录下来，开始着手写作《天主教传入中国史》。

为疲惫不堪的利玛窦又加上沉重负担的是 1610 年京中会考，还有每年 5000 回京述职的大小官员，太多的访客加速了他对自身的消耗，就在这个会考之年结束了他的生命。他平日每天接待不下 20 批访客，节日里会有 100 人以上，常常没有时间吃饭，念日课也不得不在夜间，他又严守耶稣会斋戒，错过用饭时间就决不再进食，封斋期内更是严守大斋，却又从不慢待任何客人，访客不论什么时候到，他都立即前去迎接，不论是吃饭时间还是休息时间。同时他想为北京会院留下一座真正的教堂，1609 年

底的时候开始拆掉一些旧房屋，由李之藻设计，徐光启捐钱建设大教堂。他每天都要去现场看一阵工人们干活，4月间教堂大结构竖起，5月封斋期过去，天气渐暖，而利玛竇却倒下了，一场感冒使他疲惫的身体再也无力承受，御医也无力回天。

他面对死亡的平静态度，为中国士大夫们上了最后一课，中国人一向害怕死亡，徐光启就曾因恐惧死亡与利玛竇作过许多这方面交谈。利玛竇知道自己再也起不了床了，这时他所考虑的只是“应该为结束世苦去见天主而快乐呢，还是为离开不成熟的中国传道事业和朋友、教友而悲伤。”5月8日他向熊三拔神父办了总告解，熊神父说自己一生从未像这次听告解一样愉快，病人是那样纯洁无瑕，与天主结合那样密切，使他满怀钦佩。5月9日，利玛竇已没有一点力量，可一听到送圣体铃声仍挣扎着下床端端正正跪在地上恭领圣体，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而泪下。许多教友在教堂昼夜祈祷，愿意减少自己的寿命，换取利神父的生命。当天下午他神智昏迷，呓语不止，一会儿说皇帝领洗了，他做了万历的告解神父，一会儿说北京全城都是教友，一会儿又说中国各省教堂林立。

5月10日下午他再次清醒过来，请求领终付。5月11日他有时与神父轻声谈话，有时与教友、朋友轻谈，有问有答，力气微弱，却平静坦然。傍晚6点，请求吻耶稣十字架和依纳爵肖像，然后头歪向一边，入睡一般安然合上了双眼，面容上仍带着愉快的微笑。教友们正要按习惯放声举哀，神父们劝止说对于一位义人的去世，不应该像对凡人一样，于是大家全体跪下祈祷。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人满为患，有教友、士大夫、官员，神父们发现这些人中没有人称利玛竇是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而是异口同声称赞他是圣洁的人、圣人、超圣人、中国圣多默。

庞迪我和熊三拔神父检查遗物，发现一切井然有序，《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前两个月已脱稿，整整齐齐捆扎着。所有的信札

也按时间顺序捆着，二封遗嘱，一封任龙华民继任耶稣会中国区区长，一封处理北京教会事务。神父们请游文辉修士画下利玛窦遗容，后来耶稣会将此像悬挂在总会依纳爵、沙勿略等圣人的肖像之间。李之藻送来最上等的棺材，并表示自己负责一切丧葬费用。

在朋友们的建议下，由李之藻润笔和叶向高直接帮助下，庞迪我上疏请皇帝赐予墓地，10月19日顺天府尹将阜城门外一座佛寺栅栏寺批为钦赐墓地，占地20余亩，有38间房屋。神父们接收后将地葬王殿改为救世主殿，供救世主像，一座侧殿改为圣母堂，供放利玛窦最喜欢的那张圣母子像。其他房间有的改为客厅，有的改为休息室，四进院落各派所用，改造工程次年夏完工。继任龙华民也是在利玛窦去世次年5月抵京，4月22日灵柩已移往栅栏寺，北京教友从宣武门教堂出发，分列两队，各人手持十字架或圣烛，一路祈祷着护灵到墓地。

11月1日诸圣节，龙华民主持仪式举行葬礼，庞、熊二神父与4位修士身穿丧服陪在灵旁，教友列队游行至墓穴，皇帝亲派大员致祭，利玛窦生前在京好友都来参礼，各省送来的挽联铺天盖地，徐光启与几位最有身份的教友亲自系棺下墓。

墓地正门上悬“钦赐”匾额，利玛窦墓上方立着顺天府尹赠匾“慕义立言”，这是对利玛窦一生的最佳写照。“慕义”指利玛窦在神贫、贞洁、服从圣愿指导下的高尚德操生活；“立言”不是指著作等身，而是表示言行可为后世导师。

对一个外国人如此隆重送葬，皇帝钦赐墓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玛窦以自己的德操彰显了自己的目标。金尼阁评论说：“生活在这样一个聪明、智慧的民族中，生活在这样一个把外人统统视为蛮夷的国度里，利玛窦享有如此之高的声望，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他为福音播散中国鞠躬尽瘁，最后以自己的死为这片丰沃的土地立了一座向往福音的永久

标志，正如他生前说过的“促进基督事业的最好最有效方法是为其牺牲性命。”

王应麟题刻的墓碑上载有许多朝廷高官或名士的名字，头衔有总督、尚书、御史、史官、侍郎、太子太傅、翰林、郎中、副使、知府、知州、知县等。一座墓园表示了中华帝国对一个外族人的完全接纳，和对一个操守圣德，为中国做出贡献的人的敬仰，以及对他所宣扬并身体力行的教义的肯定。

明清两代常有士人前往利玛窦墓地参观瞻仰，留下许多诗词纪念颂扬，清代学者、文学家尤桐留诗赞说：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阜城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①

① 尤桐：《西堂全集·外国竹枝词》。

六、生于苦难的仁爱之花露惹丝 (1591~1660)

1. 父亲的女儿

露惹丝·玛利雅克 (St. Louise De Marillac 1591~1660) 出生在 16 世纪法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她的祖父是国家财政部长，祖父的一个兄弟是维也纳总主教。露惹丝的父亲路易·玛利雅克是位郡守，他的十一个兄弟姐妹中，有一个哥哥米切尔是法国掌玺官、签署官，还当了一天首相；一个弟弟路易·玻蒙伯爵是法国陆军元帅；一个妹夫是王后的财务总管。这个妹夫的五个孩子中，四个儿子分别是一个耶稣会士、一个方济各会士、二个圣衣会士，只有排行老小的女儿嫁人当了贵妇人。总之，玛利雅克家族是个权限极大的显赫世家，与许多重要官员都有姻亲关系，也为宗教贡献了许多优秀儿女，家庭成员又个个英俊漂亮，智慧勇武，富有理想，这个家族看上去前程无量。

露惹丝的父亲结过两次婚，她是在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而第二任妻子尚未继位前的空档里降临的，因此她的身份便成了问题。虽然路易从她出生那天起就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并签署法律文件约定每年给她一百法币，并赠送了一块田地给她，但是她终究不是路易堂堂正正的女儿，不是玛利雅克家族名正言顺的后裔，她的地位并不被教会和国家法律承认，她当然也没有

资格继承遗产，也不能住在父亲家里。尽管她同玛利雅克家族的其他人一样聪慧美丽，而摆在她面前的路却天生就决不一样。不过她还算幸运，在当时的社会中，对于父亲不详又遭母亲遗弃的孩子，和由不明的母亲所生，但父亲承认并抚养的私生子，其分别很清楚。前者是弃婴，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而后者被称为“父亲的儿女”，丧失家庭内法律上的权利，但生活一般可以保证教会方面在请求加入圣秩时，对二者也有区分。

做为“父亲的女儿”，露惹丝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与一般家庭的子女肯定会有许多不同。她的父亲不久再婚，婚前又签文件决定留给露惹丝终身享用每三个月 83.3 银币，合 235 法币。露惹丝与这个新家庭便再没有什么关系，她完全被排斥在外面。虽然路易很疼爱她，婚后也常去看她，并说她是天主给他的恩赐，是他痛苦中的安慰，但他却无法给她一个稳定的家庭。他的第二个家庭并不理想，他和二任妻子有几次竟然弄到了法庭上，他说她：“因急需钱而犯罪。”路易对露惹丝很负责任，在她到了可以读书的年龄便将她送到一所修道院接受教育。这所鲍塞 (poissy) 皇家修道院中有许多显贵家族的孩子，擅长古典教育，而且露惹丝有个很具威望的姑姑在这里负责，她对露惹丝的成长起到很大作用。这位姑姑智慧、虔诚，长于美术，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曾将《圣母日课》翻译成法文。姑姑很快就发现这个侄女很有天赋，审美能力也很高，便对她格外留心培养。这里的教育使露惹丝初步了解到哲学，并爱上了绘画，拉丁文也学得不错，这对她后来的生活帮助很大。修道院的高尚教育，自由环境和姑姑的特别照料，给了露惹丝许多心灵上的慰藉，安抚了她脆弱的自尊。

然而好日子并不长，父亲在她仅 13 岁的时候就早早撒手尘寰，年仅 48 岁。她唯一的支柱坍塌了，她成了孤儿，没有亲人认领她。她不得不中断修道院的学习，这里的学费太昂贵了，没

有人肯为她支付。“父亲的女儿”的父亲死了，在家族里她没有名份，与这个大家族的关系似乎是断绝了，没有人再为她承担责任，于是她被送到一所由一个贫穷妇人开办的“家政学校”，学习一个女孩子在出嫁前应该熟悉的一些手工工作和家庭操持。这个学校有几个与露惹丝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有的是穷单身汉的孩子，有的是孤儿，所以“校长”的生活很艰难。露惹丝很快发现了妇人的困顿，便建议小伙伴们义务为校长做花边和刺绣，这给了妇人很大帮助。从高贵的修道院的天堂突然落到贫民窟般的地面上，露惹丝并没有陷入绝望沮丧，自怨自艾或自暴自弃，却敏感地觉察到别人的痛苦并施以帮助。后来有人推测这位贫妇校长正是露惹丝的生母，她是被家族的善意送到这里来的。但是这种说法非常缺乏根据，可能完全是浪漫的臆断。

这样从1604年到1613年间，露惹丝13岁至22岁都生活在这个“家政学校”里。虽然没有受到什么高深教育，但后来的事实说明她的修养锤炼得相当不错，在简陋的环境里同样知道怎样学习有益的东西。这个时期她对绘画很投入，画了许多水彩画，大多数是宗教题材，而且还读了一些神学伦理著作，如《师主篇》、《罪人之导》、《福音珠宝》等，也读一些《圣经》章节，那时读整本《圣经》需要经过特批。她自小就喜欢反省和默想，这也许与她无助的环境有关，她也喜欢听耶稣会和嘉布遣会会士讲道。那是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时代，连续几任教宗所进行的改革已达到高峰，教会史上最重要的公会议之一特兰托公会议（1545~1563）的改革精神已广泛推行，耶稣会1603年重新复会，开始一个崭新的讲道方式，而不再热衷于政治；1605年圣女大德兰的加尔默罗圣衣会在巴黎成立分会，游行时，巴黎地位显赫的人们都参加了。议会辩护律师米切尔·玛利雅克以王后的名义把会院钥匙交给修女们。米切尔是露惹丝的伯父，他很热衷于圣衣会的事，甚至被称为圣衣会的在俗创办人。接着1606年

方济各会的一个分支嘉布遣女修会，严守神贫精神的一支也在巴黎建分院，是时修女们赤足游行，巴黎总主教亲自带队。这一系列盛事使法国的宗教气氛达到炽热化，并形成一种祈祷、苦修，追随方济各精神的风气。事实上，整个17世纪，法国的宗教革新最成功，神职界的净化也最有效，产生了许多圣人、神秘学家和神修家，法国的宗教复兴就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一样其来势之烈让人不可思议。

露惹丝当然会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而且由于家庭的排斥和社会的冷漠，宗教对她的吸引力更为强大，加上她自小宗教生活就非常好，当修女的愿望便自然而然萌生了。她想加入嘉布遣修女会，远离尘俗，完全沉醉于祈祷默想和苦修中，她想逃开这个不接受她的世界。可是她的愿望没有实现，她的使命大概已经注定不能离开社会，她虚弱的身体成了入会的阻碍，她被告知不适合嘉布遣会的苦修生活，大德兰会的规章也不适合她。最后她的神师告诉她，她不适合当修女，但相信天主对她另有安排。

2. 不幸的婚姻

既然当不成修女，结婚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她继承了玛利雅克家族的美丽聪慧和高贵气质，优雅风范，又继承了玛利雅克这个姓氏，找个有些地位的丈夫并不很难，再有贵族亲戚们的撮合为她提供机会。由于她父亲的关系，家族还没有完全冷漠她，毕竟她姓玛利雅克，他们也希望她有个说得过去的归宿，而不至于丢玛利雅克家族的脸面。她的嫁妆很少，但有了贵族亲戚帮忙，便什么也不用发愁了，他们很快为她选择了一位王室秘书。他是王后的亲戚，目前虽是个小公务员，前程却非常有希望。他出身于骑士家庭，所以他的妻子不能像贵妇人那样被称为“夫人”，只能如一般中产阶级妇女被称为“女士”。无论如何，孤苦无助

的露惹丝总算有了归宿，有了自己的家庭。这位一家之主名叫安东尼·李格拉。

婚礼请来了许多高官显贵参加，这给了两位并不显贵的新人许多荣耀和安慰。不过由于露惹丝不正式属于玛利雅克家族成员，她的姑姑、叔叔和伯伯们只能以朋友身份参加婚礼，这又给露惹丝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婚礼之后，这个伴随她 22 年的阴影可以不存在了，她不需要再以玛利雅克为姓氏，在教会和社会前她成了李格拉女士，又借着婚姻与王后沾了亲。新生活给了她宠遇和希望，也给了她地位和空间，过去她默默无闻，现在她被许多有求于她的人所包围，那些想接近显贵的人求她引荐和帮助，也有人希望与她保持良好关系频频约请，她也踌躇满志，准备好在新的环境中去占有一席之地，她不想放过任何机会，她和丈夫那装饰华贵的大宅院里常有许多客人。

可是这炫目的幸福仅仅是昙花一现，她结婚刚一年，儿子小米切尔出生不久，王室发生了大变动，王后被流放，她的亲信陆军元帅被谋杀，做为秘书加亲戚的李格拉命运自然也好不了，虽侥幸没被流放，却失去了一切，地位和宠幸，家里也由宾客盈门突然间变得门可罗雀。这又一次突然转折使露惹丝痛苦万分，受到很大打击。接着他们又发现小米切尔很迟钝，心智发展极慢，倍受伤害的露惹丝心灵几乎要破碎了。她从小就没有能力也没有外力帮助她抵抗和自卫，现在面对命运她感到彻底的束手无策。

但是，露惹丝并没有陷于悲苦不能自拔，她用阅读和祈祷寻求着稳固的支撑，默默地、艰苦地抗争。她有不少书，并得到阅读整部《圣经》的许可，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权。她也与伯父米切尔，及父亲续妻的侄子伯多录·卡默通信，后者是皮雷地方的一位主教，与露惹丝相处很好。米切尔给了露惹丝灵修的忠告，卡默给了她灵修辅导。然而，命运似乎真的很恶毒，不彻底摧毁一个人似乎决不罢休。她的丈夫安东尼·李格拉突然又得了重病，

一直持续了四五年之久，疾病使他易怒，难于相处。这种恶劣环境使露惹丝慢慢地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是自己没有遵守人嘉布遣会的誓愿。这个想法折磨得她非常苦，悔恨、愤怒、委屈、压抑使她几乎无以承受，于是她向来往密切的圣母往见修女会求助，姐妹们也爱莫能助，只能安慰她，为她祈祷。无可奈何中，她又发一誓愿，要在丈夫归天后终生守寡，誓不再嫁。可是这个誓愿并没有带来丝毫安慰，苦难依然持续不变，甚至几乎在不断加重。

丈夫的疾病久治不愈，加之冷漠的环境，困顿的生活，搞得露惹丝晕头转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段时间她如不禁风雨的小鸟，摔在黑暗中无助地翻滚。这时她对丈夫不耐烦了，对生活失望了，对天主怀疑了，也怀疑灵魂的不朽、死后的复活，黑暗和绝望压迫着她。幼年和童年时代那些磨难所留下的伤害都集中展现在了这个时期。

在深渊中，她无望地呼求着想象中不存在的天主，也呼求她所崇拜的去世不久的，圣母往见会协创人，日内瓦主教方济各撒肋爵帮助。一段时间后，忽然间，一切都改变了，如乌云顿散，阳光明媚，万里晴空，她感受到极大的平安。这平安来得很突然，光明照在她身上、心灵上，带给她对天主对耶稣的坚定信仰，也给了她生活的勇气。她惊喜在这光明中，意识到自己这个时候不该有发愿守寡的想法，而是应该尽心照料卧病在床的丈夫，她不应该逃避现实。她在一段日记中写下：圣神降临节那天，我在圣尼各老·德尚教堂望弥撒时，我心灵内的疑惑豁然开朗。天主启示我必须继续跟我丈夫在一起，时候将会来到，那时我将能够发神贫、贞洁和服从的圣愿，那时我将和别人在一起，她们当中将有人和我一样发愿。我当时领会到，将在一个地方帮助邻人，但是我不明白这怎么可能，因为将有好些人进进出出……我心中肯定是天主亲自教导我以上的事，我相信天主确实

存在，我无须再疑惑什么……这是1623年圣神降临节在圣尼各老·德尚教堂里望弥撒时发生的。

圣神真的进入露惹丝心中，她得到了平安和希望。

从此她尽心服侍丈夫，直到1625年12月21日丈夫去世。对安东尼的去世她真心感到悲哀，虽然他的疾病使她曾受了许多苦。她在给一位神父的信中说：……天主赐给我过世的丈夫何等恩宠实在难全说明白，我只能告诉您，因天主的仁慈，很久以来他不再喜爱引导他犯大罪的事，极希望过一个虔诚纯洁的生活。他在去世前6个星期，发高烧，心智很危险，然而格外明显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他保持平静。为了回报这恩宠，他下决心一辈子侍奉天主。他夜里常睡不着，但他非常有忍耐力，照顾他的人一点也不觉费力。我相信在他最后的病痛中，天主要他分担十字架的痛苦，他周身疼痛，失掉了全身的血液，但心里常默想着耶稣苦难。他吐血七次，最后一次吐血结束了他的生命。我独自与他在一起，协助他挨过这重要的旅程。他表现出极大的热心，因而我们相信，在他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他的心紧紧地与天主结合在一起。最后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说：为我祈求天主，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她感谢天主使丈夫平安离去，却也深感寡妇生活的困苦不安，感到压抑、窒息，情绪又低落下去。而在这黑暗、窒息、困顿中，一个决定性的机遇正在萌芽，这个机遇将为妇女慈善事业注入新的生机，拓展一个新领域，也将彻底改变露惹丝的命运。味增爵·保录神父（St. Vincent De Paul）由卡墨神父介绍出现在露惹丝的生活中，从这时起将注定深藏在隐修院封闭大宅中的修女们的成全生活将与外面丰富活跃、自由广阔又复杂苦难的世界联结起来，也将对全世界人民的心灵产生新的冲击，方济各精神将再度得到彰显，不幸者和病患者将备受关注，现代化社会慈善服务机构将诞生。

3. 心灵的挣扎

初识时味增爵神父对露惹丝并不感兴趣，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辅导上流社会妇女的良心是件很麻烦的事。而露惹丝也不喜欢这位乡间传道神父，他冷漠、俭朴，不像卡墨或撒肋爵那么优雅高贵、亲切热情。这时露惹丝已濒临破产，她搬出豪华的宅院住进公寓，又靠父亲遗留给她的微薄年金过起紧巴日子，同时还要供弱智儿子上学。在精神上她又经过了一段烦躁不安、失望易变、神经质的重蹈覆辙时期，她想工作，却不知该做什么。卡墨神父劝她暂且安静下来，不要太依赖于神师或外物，并时尔与味增爵神父一起来看望她。她对味增爵神父说话比较含蓄，但也抱怨味增爵神父忽视她。味增爵用自己的方法使她逐渐习惯于自己引导自己的生活，不要依赖别人，把自己完全交托于天主上智之手，坚强起来。

为了镇静自己，她又重提画笔，画了许多水彩画圣像，还有一些油画圣像，其中 1625~1628 年间画成的一幅《仁爱之主》幅面很大，虽然技法欠熟练，但面部表情表现很好，圣洁高贵，柔和可亲，特别在胸前一颗闪光如太阳的心在衣服下照耀。这种对耶稣圣心的体悟远在耶稣圣心显现给圣女玛加利大之前，教会还没有特别提倡敬礼耶稣圣心，露惹丝的心灵一定深深感触到耶稣的爱，或是她对爱的渴求的表露。这时露惹丝也开始为穷人缝纫和编织，味增爵神父也故意向她索取祭台布和赠送穷人的东西，有时写明所需让她亲自去送给穷人，然后以温柔诚挚的话语感谢她，这为露惹丝开拓了生活空间，丰富了她的生活，使她不致于整天沉浸于自己的际遇中，并给了她对自己的信心和帮助别人的快乐，使她得到很大安慰。

露惹丝为自己设立了严格的作息计划，每天从早晨 4 点起床

直到晚8点，每小时都做一段祈祷、一个默想、一个虔敬神工，外加她参加的十来个慈善团体的敬礼规定。她潜意识里感觉到自己不应该是这样，那个应该的自己在远方向她隐约地召唤，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挣扎、渴望，感到空虚、窒息，她想用祈祷、苦修来充实心灵，扶持起意志。然而，那些规条是封闭的，并没有带给她心灵自由和精神创新，加上她没有隐修院环境的庇护和纪律帮助，良心常常多疑，很难起到她希望达到的效果。对这些，味增爵神父劝她：“慢慢来，不要急。高兴些吧！”劝她不要太注重规条和神工，若是忽略了它们也不要疑惧。劝她减轻一些俭朴和折磨肉体的苦修和禁食。

味增爵神父的话点到了问题根本处，露惹丝的确是没有喜乐，她的生活一片苦闷，她急于要改变。从生下来她的心就被压抑着，直到结婚、生子，甚至连神修也没有使生活显得光明些。她非常沮丧、忧闷、抑郁，压力很大。她希望四五年之前那个圣神降临节上的经验再次来临，给她平安和指示，但天主似乎抛弃了她，她得不到任何信息。这时她慢慢从味增爵神父身上看到了希望。

味增爵神父在他的堂区办了些慈善团体，以帮助乡村农民的贫穷和病苦，露惹丝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到这些团体中去实际服务于穷困。一段时间后她向味增爵提出了这个要求，没想到得到味增爵的热烈欢迎，他非常赞同她走出小房间去参与公共事业，并以诚挚热情的话语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今天，您在天主眼中是多么美好的一棵树！您已经结出了这样的果实。愿您永远都能成为一棵美丽的生命之树，结出爱的果实，在同一的爱内。”

早在1617年味增爵已在酝酿成立一种为帮助本堂区穷苦者的慈善团体，并草拟了规则，现在他正要全面实施。他召集本堂区内的贵妇、中产阶级妇女和一般较富裕的妇女，邀请并组织她

们组成团体，长期为穷困病苦者服务，使穷苦者从各阶层的力量结合中在当地得到抚慰。团体称为“仁爱善会”，规则中规定：值班的人要带晚餐来，然后带去给病人。当她进去时，要愉快且友善地向病人请安。她要准备床上用的桌子，并在桌上摆开桌布、大碗、汤匙和面包。她要帮病人洗手，然后念饭前经。她要把汤倒在碗里，把肉放在盘子上，把病人需要的所有东西摆放在桌子上。然后她要很友善地，因耶稣和他神圣母亲的爱请病人吃饭。她做这些要好像是为自己所疼爱的儿子做一样，或者说正像为天主自己所做一样。她为穷苦人做的，耶稣将会如为自己做的一样欣然接受。她还要向病人说几句有关吾主的话。如果病人很沮丧，她要想办法让他高兴。当她为他准备好一切后，如果有旁人照顾他，她可以离开这个病人，去找另一位，同样地加以照顾。要记得，先去看有人照顾的病人，然后去看单独的病人，这样她可以陪这些病人久一些。

味增爵其实就是遣使会的创始人圣味增爵 (1581~1660)。他出生于法国农村，起初为求生活舒适当了神父，没有什么别的野心，不过他曾做过法国王后的家庭神师。直到30岁之前一直与世浮沉，平平庸庸，与另一位圣徒白吕耳的相识，改变了味增爵的生命。白吕耳 (1575~1629) 1627年升任枢机主教，是法国宣讲会的第一任总会长，他曾长期担任乡村的本堂神父，对农村宗教生活深有体验，也为神职人员的腐败痛心疾首，神父们都往大城市里挤，乡村百姓如无牧之羊，信仰观念狭隘，宗教生活浮浅，急需热诚的神父指导。白吕耳的肺腑之言使味增爵深受感动，便组织了几位神父一同奔向农村，那是1612年。他将堂区管理得很不错，但不久，白吕耳又介绍他去一位法国贵族家里当家庭教师，起初他想拒绝，在白吕耳鼓励下他服从了安排。

1617年白吕耳主教又分配他去另一个乡村当本堂，在这里他得到了决定自己命运的契机。一个垂死仆人的忏悔使他突然看

到法国农民在精神上的饥渴，另一个遭受悲惨命运的家庭使他感受到人民对物质和精神上双重帮助的急需。于是他计划成立一个慈善协会，帮助贫困、无力自助的人。在行动中他发现好心肠的人随处可见，他每一次呼吁都能得到非常积极的响应，如果有一个有力、持久的组织，对社会和人民将会极有助益。他便将善心的太太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慈善协会，订立规章，她们争先恐后从事互助工作，不久许多贵妇也以“穷人婢女”的姿态加入进来，照顾穷人、患病者，去医院和监狱探访，救助被遗弃的孤儿。味增爵与露惹丝的相遇，为这一棵初生的幼苗成长壮大创造了良机，味增爵找到了这个团体的最好领袖，露惹丝找到了新生活，从孤独中走了出来。

妇女慈善团体只是味增爵工作的一部分，他在1625年创立了遣使会，还去皇家舰队的船只上去看望被罚在这里做苦工的罪犯，从北非赎回1200多奴隶，为被战争蹂躏的地方发动募捐，创建了许多医院和贫苦之家，创办了家庭探访的“爱德会”，开办工作介绍所，孤儿院，在街头设粥锅等等，为懈怠失职的神职人员领导退省。他被称为慈善事业的先驱，1885年被良13世（1868~1903）封为慈善事业的保护人。

4. 精干的女领袖

仁爱善会带着它的规则在巴黎四周的乡村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起初很迅速，后来由于一些纪律和方式问题，以及人的怠惰，某些地方出现衰微之势，味增爵便给了露惹丝许多任务，让她去促进团体的完善、稳定，派她去各乡村的仁爱善会帮助工作。

露惹丝从此从孤独中走出来，开始了新生活。避静后，她开始尝试承担责任和心灵独立，从中寻找自己的追求。她那自出生

以来就折磨着她的疾病也有所好转，最后她达到了自我实现和心灵延展。

她坐着农村的马车走在陌生的乡间小路上，进入一座座村庄，一个个小茅屋，带给被忽视和困顿的人们一件衬衫，或一件可惊喜的其他礼品，给他们一点喜乐。她有时住在旅舍，大多数时候住在善会成员的家里，召集会员们，分享她们的困难，指导工作。这些团体的问题各不相同，有的基金不足三块银币，有的只有六头羊和八只羔羊，有的没有定期拜访的病人，有的纪律松懈，有的因内部矛盾和嫉妒无法开展工作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露慧丝把它们认认真真记录下来，详细了解，仔细分析，然后提出建议。她善于组织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她聚集妇女和女孩子与她们谈心，讲道，分享如何去爱，去服务，并关心村里是否有妇女帮助女孩子们识字读书，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她就想法培养人才。她一直相信教育也是一项仁爱工作。

自从1629年5月她开始奔走于各个乡村起，四年之内不论风雨寒暑，她以类似的方式视察了巴黎附近所有的仁爱善会。她重整纪律，平息纷争，注入新的热情，她自己也接触到悲惨世界的深处，认识到爱德的功效，而加深了思想，开阔了视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工作的开展当然不是一帆风顺，除了内部矛盾，外部也常有阻碍，有时某地的公务员或警察局长指责她从事颠覆破坏活动；有的地方神父抱怨她给孩子讲道理，侵犯了他的权利；有的主教也不喜欢她，认为她太活跃了；也有群众议论她……但是，真诚地欢迎她的人更多，许多地方争相邀请她，在她离开时依依不舍地为她游行告别。不论顺利或艰难，这些都是她所需要掌握的经验。味增爵神父一直是她坚实的后盾，帮助她分析带回的材料，为她出主意做计划，并鼓励她坦诚地接受自己和自己的使命，如果这项工作在哪里暂时不被欢迎，那么谦恭地离去，天主自会安排。

露惹丝找到了新生活，跃跃欲试意图有所作为，然而就在她努力着刚刚展开翅膀的时候，新的打击又沉重地压下。她的贵族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她的伯父米切尔在1626年成为掌玺官，后来成为签署官，不久开始着手改革法律，写了《米修法典》(Code Michau)。同时与露惹丝父亲同父异母的叔叔路易·玻蒙伯爵领受陆军元帅权，统帅军队准备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攻意大利。有一天，玛利雅克家族甚至推翻了大名鼎鼎的首相黎塞留枢机主教，这是位欧洲当时最强有力、数一数二的人物。米切尔取代首相，玛利雅克家族的辉煌达到了极致。然而乐极生悲，满盈则亏，1630年11月16日，前首相黎塞留再度掌权，仅当了一天首相的米切尔被拘捕下狱，同时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路易也被撤职押回京城。1年6个月后，1632年的5月10日，威名赫赫的陆军元帅路易被斩首。当这位玛利雅克家族最英俊的男子汉被押解刑场时，引起全巴黎的轰动，数十万人拥挤在刑场周围，人们抢着花8个金币租一扇看得见行刑台的窗户，以目睹这颗高贵的头颅如何与那伟岸的身躯告别。不久，米切尔也死在监狱里，这位气宇轩昂，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抱负的玛利雅克一员万分遗憾地彻底告别了他的舞台。他在狱中曾将“金书”——《师主篇》和一些圣咏译成了法文。

这些惨痛的变故除了使露惹丝悲伤万分，还使她生活更凄清困窘，同时她又负担了家族里另一个女人的悲剧：前陆军元帅路易的妻子因绝望和苦痛而死。她与露惹丝是好朋友。这一连串的阴霾几乎将露惹丝也要拉向死亡，然而千幸万幸的是露惹丝已经找到自己的新生命，她在巴黎周围不停地奔波，视察指导仁爱善会的工作，这既可消弱家庭苦难的压力，又能丰富心灵，焕发生机。四年过来，她终于突破了束缚，摆脱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抑郁，生活中遭遇的折磨，心智明朗，意志坚定起来。她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这时她已经40岁。

露惹丝将自己的姓氏由夫家李格拉又改回为玛利雅克。她将自己完全投入在仁爱善会的工作中，或骑马或乘车或徒步穿行于乡村之间，走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她相信只有妇女们以圣召归属于仁爱善会，为它服务，它才能存在。在她的努力下，巴黎周围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成立了仁爱善会，但各种问题也不断出现，有人厌倦了这项工作，已婚妇女要操持家务照料孩子，贵妇们又懒于或羞于亲自提汤端菜穿过街道去穷人那里，便把差事交给婢女去做。这使露惹丝意识到这项奉献工作只靠一些人的部分时间难以长久完好地坚持下去，它需要彻底的奉献，需要有坚强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成员在技术上、道德上、灵修上也都需要得到培养和指导，自身也需要受到保护和扶持，如此才能保证团体长期存在，事业长期进行。于是露惹丝打算由善会成立一个正式修会。

开始时味增爵神父不同意，因为当时的人都认为修女应该幽居在修院，抛头露面于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味增爵也没有突破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不过后来他支持露惹丝试一试。露惹丝选出四五位最优秀的没有拖累的女孩住在她自己家里，试着过团体生活。这是1633年11月20日。次年3月25日经过这段时间考验后，团体稳定了下来，露惹丝便带领大家宣发誓愿完全奉献，毫无保留地为这项事业牺牲一切。

露惹丝真的献出了心灵和物质的一切，味增爵神父也常来讲道指导，谈话交流，亲切认真地对待这些乡村女孩，如对待贵妇们一样。陶炼的确不容易，她们大多不识字，脾气也各不相同，随着团体扩大，人员成分也更复杂，有的抱怨，有的离去，有的不拘小节，但逐渐地秩序得以建立，纪律趋于完善。露惹丝和味增爵尽力帮助成员们在忍让、爱德、祈祷、服务等各方面成长起来。7月份在味增爵神父帮助下制定了会规，她们已有了12人。在宣读会规并以此宣发誓愿的这一天仁爱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1634年。这个修会将“没有修院为会所，病人和穷人的住宅就

是会所；堂区的教堂就是她们的教堂，城乡的街道就是她们的静院。修院围墙是服从，修会栅栏是敬畏天主的心，面纱是圣善和谦逊。”这是一个与过去的女修会形式完全不同的新式修会。

露蕙丝又将自己的住处扩大，继续招收从各地农村选来的保守生。她和味增爵都不打算接受城市和中产阶级身份的女子，在团体的初级阶段他们认为农村纯朴的女子更容易为修会打下基础。他们首先教给所有的成员识字，使她们可以去教导孩子们，也能将自己的生活及学习情况写成书面报告。聪敏些的女孩学习简单常用的医疗知识和治疗方法。当然宗教上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努力跟随基督，效仿基督，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并学习理解病人，与病人交谈，为他们服务，爱他们。

这样，乡村中出现了身穿灰色哗叽衣服，戴白色头巾，脚踩木屐的仁爱会修女。由于她们穿灰色长袍，被人们称为灰衣修女。也由于她们戴一顶锥形白色大帽子，被称为“白帽子修女”，其实这是当时法国不列颠尼和诺曼底乡村女子的普通服装，当时她们穿着这身衣服混在人群中，是分辨不出哪一个是修女哪一个是普通农村姑娘的。她们到被派遣和被邀请的各村庄去服务，她们知道自己是穷人的仆婢。很快社会各界便注意到她们，巴黎市的仁爱善会邀请她们去协助，市立医院也请她们去工作。她们的理想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时仁爱善会贵妇们的资助仍是仁爱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她们提供资金，召集会议，不过时有磨擦。但受仁爱会修女的影响，贵妇们也纷纷穿上护士衣服到医院送食物或用品，安慰服侍病人，或穿上简朴的服装去乡村看望穷苦人，送去他们所急需的东西。这使贵妇们更广泛地接触到苦难，增加了爱心。这些仁爱活动在那个战火纷纷的时代(30年战争1618~1648)显示出极大的力量，它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痛苦对世界的伤害。

仁爱会正在走上正规，为找到合适的会址她们搬了几次家，

1636年5月搬到巴黎近郊，1641年又搬进市区味增爵的遣使会院对面的一个大院里。修会圣召很多，但她们很有节制地发展。审查中首先筛掉郁郁不乐的女孩子，露惹丝认为一个人首先应该有愉快健康的心智，才能控制天天接触到的痛苦所引起的悲伤。不满足自己生活的女孩子也不被接受，因为她们的圣召可能只是想改变生活环境。轻浮的女孩子更不受欢迎，她们虽然表现热心，可能是喜欢去各地旅行，特别是去看看巴黎。修会要求扎实的圣召，愿意事奉天主，服侍病人和穷人，并且要有父母的同意和本堂神父的推荐才可考虑。保守生被接受后开始初学，通过陶炼使每个成员达到将爱德与服侍结合为一，如耶稣所说：你们为最小一个所做就是为我所做。

会员的增加，分院的建立，规模的扩大都使露惹丝的负担增大，但她精神却很愉快，身体也比较好。她在一次考察分院工作回来后的日记中写道：我的身体那么好，可以在各处奔波解决一些问题，这令我鼓舞。1645年，她的生命达到了高峰，仁爱会在各地的分院迅速发展，几乎所有贵妇的产业和权力所在地都请她们去服务；善会的一个成员又当了波兰王后，仁爱会便跟着建到了波兰；奥地利王后也邀请她们到战场上去照顾伤员，使这些提汤送药的村姑成了战地护士。人类的许多悲惨境况有了这些仁爱天使施行安慰。

同时露惹丝也很注重教育，农村旅行使她看到那么多孩童得不到教化，心智得不到开启，愚昧的灵魂容易被罪恶所诱惑。她知道知识的宝贵，也知道天主创造灵魂是为人有认识能力，因此她相信无知是一种罪恶，阻止人达到天主创造我们的目的。虽然知识不是人获得天主恩宠的必要条件，但教育却可以打开一条通路。人可以爱天主而不会阅读，但阅读可以增加更多爱天主的内容，并从这些恩宠中受益。露惹丝为使穷苦孩子能入学读书，与各地方当局交涉，有一封她写给巴黎圣母院咏礼司铎的信中

写：……在圣德尼近郊有许多穷人，我渴望从事于教育他们的工作。因为这些穷孩子若没有任何知识，让人担忧会陷于邪恶，没有能力与天主的恩宠合作，……恳求您给予许可。如果穷人可以不付钱，免费送女孩子上学，天主会因而受到光荣。希望没有富人阻碍此事，不阻止教导富家子弟的教师也兼收穷人家的孩子……

这封信得到一个非常庄严的回答，也许回信人意识到此举之重大意义：……经我们调查，并有您堂区司铎报告与其他可信人士之证词，及对您的生活、美德和信仰的了解，我们特准并许可在圣德尼郊区的遣使会院创办并管理学校，为教导穷苦女孩之用，不得另有它用。教导她们行为良善和基础语言知识，及其他虔诚和正直的课程。您已宣誓遵照我们的规章和条例，勤勉地和忠实地管理所述之学校。此准许有效期仅限于下次大会。

于是一个平民女子小学成立了，它比另一个天主教修会圣洗者若翰拉沙尔会开办的平民男孩小学还要早一段时间。17世纪这两类学校同时发展，对西方平民教育的普及起到重大作用。

5. 个人与团体的成长

仁爱会在发展，然而困扰也接连不断。在人类中存在一种很不好的传统，那就是造谣诽谤，无事生非，一个妇女团体，一个活动在社会中的妇女团体更容易受到中伤，这给她们带来许多麻烦和痛苦。仁爱会也遇到了这种情况，首先露惹丝就碰上了。一次她骑马访问会院，路上与一骑士相遇，互相礼貌地致意，略有交谈，可是过后这位骑士四处张扬说露惹丝准备嫁给他。这使露惹丝很痛苦也很愤怒。鉴于这个教训，仁爱会定下修女外出在路上不得与男子交谈的规则。

另外在一个叫里昂古（liancourt）的地方，有些坏青年放风说修女们作风轻浮，与他们一起参加不正当的娱乐。这话让许多

神父相信了，他们拒绝给修女们赦罪，不让她们领圣体。修女们无可辩驳，只有默默承受来自社会和神职界的压力和鄙视，祈求天主洗净她们的名誉。不久，青年们良心发现，主动招认了自己的谎言，修女们才得以重新抬起头。而这个考验过后，她们得到更多的尊重。

不过修女们本身并非就完美无缺，麦地里难免生长莠子。有的女孩学会识字后很希望向别人展示，与外界通信频繁；有的学会医药知识后任意使用；甚至有一位被派遣出去管理孤儿院的修女带着孤儿院一段时期的费用和往返旅费一去无踪；有的由于长期住在偏僻地区而抱怨被遗忘、被惩罚性地留在那里……这些问题还算不太棘手，或劝阻或开除，或任其离去或改变环境，都比较容易处理。另一个一直让露惹丝心头沉重的难题是年轻的修女们中间常有死亡发生，在瘟疫传染的地方或其他不可预测的事情上都会造成伤亡，这使露惹丝很难过，她各处寻找预防药和应急方法，她希望修女们既能服务于人群又不致受太大伤害。而更让人痛心又无可预防的是受服务的穷人病人有时竟会动手打修女，面对她们宁可放弃对王后的服侍而来事奉的人们，她们只能将一切交托于天主，使任何事情都不影响她们的使命，求天主指引逐步完善。她们知道天主就在她们中间，天主的旨意无处不在。

同时家庭的痛苦仍在纠缠着露惹丝，她那个弱智的独生儿子在她开始仁爱会的工作后，就被送到了修院，她希望儿子能当神父或当修士。小米切尔迫于母亲的意愿进了修院，并领了小品，但后来还是退出圣职结了婚。味增爵神父安排他在自己的会院担任土地管理员。这个儿子一直是露惹丝的苦楚，她为他困扰极了。他妻子的娘家常有争吵和矛盾，露惹丝不得不出面调停，后来小米切尔又聋了，只好辞去土地管理员职，找了个钱币院议员的工作。露惹丝将这个儿子带来的忧愁一直带进了坟墓里。

不幸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使露蕙丝特别关注弃婴的境况。据说1600年左右，巴黎每天大约有400个小孩被抛弃，他们中有的被善心人和司法警官收留，但毕竟力量有限。于是1630年，有一幢房子被称为“摇篮”用于收容弃婴，照顾他们的任务委托给修院和司铎。可是由于不善管理，空间小，保姆不足，物质匮乏，孩子们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死亡率很高。甚至有坏人钻空子，将孩子卖给无赖，他们将孩子强力致残，然后摆在街上求施舍。怎么安排好弃婴成了大问题，这个社会的悲剧，人类的悲剧，个人的悲剧，一时使人们束手无策。

露蕙丝经过详细调查写出一个系统性的报告，与味增爵神父商量决定接管“摇篮”。这个想法得到议会的支持，批准由仁爱善会负责行政管理和资金，仁爱会修女提供实际性服务。为支持这项工作，国王带头捐助，路易13赐年金4000法币，奥地利王后随之捐赠双倍款项，贵妇们纷纷效仿，各尽其能。但是，这些资金与预算的每年4万法币仍有距离，修女们需要借助广泛的资助以弥补赤字。1643年，王后将巴黎郊区一座古堡比色特古堡拨给仁爱会做为安置弃婴们的处所，使空间有了扩展。搬家时，修女们将不方便坐车的孩子抱着背着走了一路，住下后，她们种地、制作，以求自给自足。孩子们从一岁到五岁学识字，男孩十一岁开始当学徒，女孩学女红。修女们以她们自己家庭、自由、报酬的牺牲换给了弃婴重整的心灵和正常的生活，给了他们新的人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奉献拯救了社会和人类。

然而这种奉献的确是艰难的，它需要坚强的意志，崇高的使命感，以及外力的帮助。创始人露蕙丝就几次想打退堂鼓。战争越打越近，许多贵妇外逃避乱，普通人也自身难保，并且战争也使人们的心肠变硬，修女们孤立无援，既无财政保证又无人道支持，弃婴却因战乱而日益增多，孩子们的饥饿又增加她们的烦

恼，同时医院里因战争的压抑使病人对痛苦更难以承受，世界的苦难似乎都压在了这些为穷困病苦服务的修女身上。多重困境使露惹丝的身体又糟糕起来，常常发烧，感冒长期不愈，使她生出要放弃修会领导工作的想法，但味增爵神父微笑着对她说，她已死了十年，是奇迹使她活到现在，大家都恳求天主给奇迹让她继续下去。1649年10月困境达到极点，露惹丝竭尽全力而无效，又想撒手不管，她写信给味增爵神父：

“我深深地感到懊恼，我一再烦扰您。但是实在不可能再收容小孩子了，压力实在太大。目前又有7个孩子不肯用奶瓶喝奶，我找不到多余的保姆照顾他们。这里尿布不够，又没有地方可去找布。我极可敬的神父，请仁慈地告诉我们，是否可以本着良心，任由他们死去，我们没有援助，仁爱善会也不与我们合作……”味增爵神父又及时赶来，召集善会大会，市内的会员都有所捐助，王后送了一条项链，贵妇们也将一些装饰品捐了出来。味增爵神父一段有力的开场演讲使人们很受感动。他说：

“女士们，怜悯和仁爱促使您们收养这些小受造物，做您们自己的孩子。当他们的亲生母亲遗弃他们时，您们赖恩宠做他们的母亲。现在，请想一想，您们是不是也要遗弃他们呢？不再作他们的母亲，而变做他们的判官。他们的生死操在您们手中。现在我要去取表决结果，宣布他们命运的时刻到了，将知道您们是否不再向他们施予怜悯。如果您们继续那仁慈的照顾，他们就可以活下去，相反，如果您们遗弃他们，毫无疑问，他们定会死亡和消失。经验使您们没有怀疑的余地……”

一个危机刚过，又一个更紧迫的追踪而至，战争蔓延到了比色特附近，恐惧抓住了古堡，修女们不知道是否会悉数成为炮灰。孩子们的哭喊、围墙外的硝烟纷扰揪心了好多天，她们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十来年的奋斗奉献似乎顷刻要灰飞烟灭，孩子们

的生命，她们的生命都面临朝夕难保的威胁。庆幸的是战争很快过去了，有惊无险，孤儿院没有受到太大损害。

孤儿院的工作从1646年开始展开，近20年之久让露惹丝耗尽心血，不过经历一次次考验她真正成熟了，事业也在一次次坎坷中逐步发展。

1650年，一位中产阶级基督徒捐给味增爵神父10万法币，味增爵以此建立了一所养老院，以利息维持40位老人（20男，20女）的生活，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仁爱会负责。养老院起名为“耶稣圣名收容院”。这项工作由于没有仁爱善会的任何捐助而良好运行，激起了贵妇们的嫉妒和好胜心，她们筹划要建立一个比以前她们捐助的任何工程都要大的事业。战争快要结束了，议会、警察和贵族正在设法消除乞丐，但几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于是贵妇们想接管这项工作。首先一位显贵夫人率先献出10万法币，其他贵妇纷纷效仿，尽力捐赠。这举动使露惹丝在日记中写下：“很可能是我们妇女走出家庭的时刻来到了，她们要担当大众的事业，肩负社会的责任。”味增爵神父又向王后要了一块地皮，在得到贵妇们的认可后由他负责监管这项工程的进展。一座规模庞大的建筑在巴黎动工了，但不久它引起政府关注，认为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应该由政府负责，一个慈善机构组织它是不合理的，要求贵妇们放弃。这使她们扫兴极了，不过最后她们认定既然是奉献，就不必要求显示自己，答应了政府改为公立机构的提议，并积极合作，使其顺利完成。

1657年，皇帝谕令消除乞食，乞丐们便都被关进这所庞大的“总医院”内。那时巴黎约有4万乞丐，许多是瞎子或伤残者，突然间有了一个为他们无偿服务的大医院，他们有了可能痊愈并找到工作的机会，从医院再出来的四分之三人员得以回农村或进工厂自食其力。但是味增爵神父和露惹丝不赞同政府强行关起乞丐，他们认为穷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乞丐亦有自己的自由。

他们宁愿去说服实在没有办法维生的乞丐自愿来总医院，至于可以自力更生的，他们便帮助学习技术，寻找工作，使之重新开始生活。

1655年露惹丝又以身体欠佳为由再次提出辞呈，但又被味增爵神父劝阻，既然不能辞职，她便又全力投入于仁爱工作中，创办并管理小学校、孤儿院、收容院、医护服务等，为之献出毫不吝啬的爱。开展这些工作的同时，她最关注也是时刻未忘的是照顾修会，修会是一切仁爱工作的前提。露惹丝很爱她的修女们，不论谁何时去打扰她，她总是笑脸相迎，态度亲切。有修女生病时，她总是周全照顾，无微不至。有人犯了错误，受到她的批评时，也能感到真挚的爱和关怀。

除了领导的重要性外，会规也是修会得以生存的保证。露惹丝认为宇宙建定了不可动摇的规律，而保证完好运转；以色列强健的宗教和法律使他们在一次次毁灭性打击下屹立不倒，修会也要靠会规在俗世界内闪光。基督的教导是一切人都应遵守的，而修会应超越一般性的服从，力求最完好的追随。会规保持会员内心的平衡、平安，扶持她们。仁爱会会规既要足以严格以实现“三愿”，也要足够宽松考虑到其社会服务的性质。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到1646年11月26日巴黎总主教正式批准了由味增爵神父呈递的仁爱会会宪，并指定由味增爵神父监督，露惹丝为总会长。并批准露惹丝去世后，总会长每三年选举一次。

会规经教会批准后还要请政府议会通过，可是议员们认为修女应该度隐修生活，怎么能在世俗中服务？直拖到1655年罗马教廷和国王都通过后，1658年议会才通过。事实上教会内部早已出现服务社会的修会团体，所以当巴黎主教的批文和会宪一同转递罗马后，在法国议会通过前便早早批复了。现在仁爱会经过25年努力终于被教会和政府都认可了，这项仁爱工作可以长久坚持下去了。而此时露惹丝也意识到她将不久于人世。

6. 融于基督

露惹丝的性格比较急，对于错误、过失和冲突都有比较激烈的反应，而对好的事情及别人的优点也很敏感而快速给予表扬。她的家庭和婚姻境况使她的脾气不太好，不过后来她很成功地驾驭了自己，胜任了自己的使命。工作需要她会见许多人，写许多信（她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卷珍贵的信函），但她一有机会就沉入内在的反省和默想，在那里她向天主彻底交付出她的祈祷、喜乐和忧虑。

她非常喜欢祈祷，既热情又理智，并带有神学性，沉浸在圣经的气氛中。她在默想耶稣复活时祈祷说：“……我们只有在天堂才能了解现在圣子多么圆满地和他的圣父生活在一起。”想到耶稣受难，她向山园中的主说：“……你的人性受苦是因为你的天主性受到冒犯。”想到比拉多为了个人利益而抛弃耶稣时，她祈祷：“……我恳求天主赐我完全脱免诱惑的恩宠，绝不让我在任何思虑中远离正义。”想到右盗时她祈祷：“……主啊，要赚得你是多么容易啊。”想到十字架上耶稣的焦渴时她祈祷：“……你焦渴而死，表示你在去世之后仍对我们的救赎感到焦渴。”她向十字架上的耶稣说：“我无所渴求，只愿作你这位令人鄙视的君王的臣民……唉，十字架！您是多么令人喜爱，我在你内找到庇护，将它当作我的隐修院。”

她默想天使报喜时向圣母祈祷：“噢，圣母玛丽亚，您那么有福，因为至少在那时，他是完全属于您的。”她默想圣母怀孕耶稣于胎中时祈祷：“我应该学习继续隐藏在天主内，渴望服侍他，不再寻求受造物的赞同，不再寻求满足于与他人来往。只要天主知道我只渴望属于他，我就心满意足了。”她还向小耶稣祈祷说：“小婴儿，当您在圣母胎中时，您在做什么？您向母亲启示了些什么秘密？”露惹丝还写过一些小诗和散文，在一首诗中

她写道：吾心小矣，不足供尊威君王居住；但因着爱与信仰，吾愿此心扩大。

她有许多自己编写的经文，颇有新意，也很长。她每天多少遍地诵读，尤其是心里烦乱时，因为即使她重生后，小女孩时的痛苦仍时而压抑她，加上儿子的负担，似乎只有祈祷才能帮助她。她很敬爱圣母，那个时代还不很强调圣母无染原罪，但她却请味增爵在1658年12月8日的弥撒中奉献仁爱会给无染原罪圣母。她亲自撰写了奉献文，并以修会名义献给圣母。此后的每年12月8日仁爱会都要重新宣读这篇奉献文。该祈祷奉献文文辞虔诚有力而优美深刻，在无染原罪敬礼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露惹丝还有许多祈祷文献给圣神，自从1623年她在圣神降临节由天主圣神的光照而振奋起来，精神抑郁症被解脱后，圣神就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一天对她是永生难忘的神圣一天。她祈祷说：“圣神使我们充满天主的纯爱，圣神使我们顺从天主，使我们可以分享天主的生命。”她对耶稣在临别赠言中的那段话特别感动，那时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有益，因为我若不去，护慰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当他来到时，就要指证世界：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露惹丝相信人为了领受圣神，有必要摒弃一切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东西。

露惹丝将她的后半生献给了爱与服务，通过她的努力使贵妇们多余的钱财和精力发挥有益的作用，利于社会，帮助穷困；给了贵妇们成就感、意义感，也给了穷人急需。同时也使一些乡村姑娘找到更有价值的生活，在天主之爱内成长，开启心智，了解世界，认识自己，走向基督。她自己也得以成长和完善。起初，她也曾高兴别人认识到她的功绩，但后来她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便努力祈祷改变自己，她说：“以前，别人占有我认为是我立下的功劳时，我感到

难过,这实在令人羞惭。现在我重新立下志愿,不管别人想什么,怎么认为,只要天主受到事奉和光荣就是最好的,不管是谁做的。”她努力将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我希望能因我内在的灭绝,而完全被消灭。”她逐渐走向天人合一,她祈祷:“我仅明了,天国不是别的,就是你自己。噢,我的天主,你属于一无所有的人。你是唯一的一切,为得到你,我愿弃绝一切。”

1660年2月初,露惹丝的生命快到终点了,她虚脱了6个星期,似乎没有生命般躺着。她向儿子、儿媳、孙女告别,降福他们,向修会,向在一起和在外地的修女告别,降福她们,向她们留下最后遗言:“我的女儿们,你们要全力服务穷人,敬爱穷人,如同对基督一样。”最后她想见一见一直扶持她37年可敬爱的味增爵神父。味增爵神父就住在对面的遣使会院内,他已是八旬老翁,对露惹丝的邀请他没有接受,只派一位修士来告别,让她平安离去。露惹丝接受了一切,完全虚空自己的意志,只带着爱走向天国。那是1660年3月15日。

露惹丝病逝后很多日子,味增爵神父和修女们都在她的坟墓上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这香味随着来探访的修女们的会衣进入到她们服务的病房和穷人家里及小学校,爽人心神。6个月后,味增爵也撒手尘寰。二位创始人离去了,而他们播下的种子却日益成长壮大,在天爱和人的努力中成长。他们共同努力将爱德变成一架天梯,让富人和穷人一起登上天堂。这架天梯的梯级由贫穷、病痛、面包、金钱、珠宝和服务所搭成,最上面站着基督。基督向这一个人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另一个:“你为我最小的兄弟所做的,就是为我所做。”

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人类的苦难没有得到修女们的照顾和安抚,也没有任何一种苦难不曾得到过人们的关爱和资助。仁爱会也在这个宏大的充满天主之爱的奉献群中服侍着,她们已有5万多名修女在全世界奉献仁爱。

七、工业时代的先知鲍思高神父 (1815~1888)

19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工业革命。两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历史实现了又一次根本性大改变，开始了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现代化时代，也产生了两个新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耕种土地、饲养动物历经数千年的时间，而“工业革命”却在150~200年之间就突然完成了，使人类突然间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状态。人类的创造力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然而人类的局限性却制造了人类新的灾难。

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了空前多的财富，可是这些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他们通过对许许多多穷人的压榨剥削，使个人财产不停地滚动成更大的数字，而穷人只能更穷，直至走上绝路。人类更多地认识并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却更多地忽视并摧残了人本身。人类有了许多新发明，可是人却成了机器流水线的奴隶。人的欲望开拓了人类文明的范围，却也摧残了人类精神的家园，人与人的关系被一种新型人际关系所取代，这就是金钱关系。

工业革命的负作用震动了许多悲天悯人之士的良知，人类新的灾难使他们思索、呐喊、行动，为新的步伐矫正路线，如法国的圣西蒙（1760~1825）、蒲鲁东（1809~1865）、德国的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后二位在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文学界有雨果

(1802~1885)、狄更斯(1812~1870)、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7)、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爱弥尔·左拉(1840~1902)。

宗教界在这个时代的作为也非常突出，18世纪本是宗教受到敌视的时期，启蒙主义思想对自由的歌颂使人们厌恶特权阶层，而教会经过1800多年发展，权重位高，经济实力雄厚，自然也成为众矢之的，财产被洗劫，修士修女被驱逐，宗教活动被禁止，1799年在法国死于囚禁中的碧岳六世(Pius VI 1775~1799)竟被认作是最后一位教宗。可是这个痛苦的打击是对教会的又一次净化，19世纪的100年间宗教又在欧美各地生机勃勃，仅天主教修会的勃兴就让后来人大吃一惊。除旧有各修会重焕生机外，新兴修会几乎难以计数，平均每一年都有数个新修会产生，只法国就新增了100多种男修会，300多种女修会。当时流行着一句话：连全知的天主也不知道全世界究竟有多少女修会，更不清楚她们彼此不同的服装。这个时期产生的修会大多数不是隐修制，而是在社会中服务于贫困人的生活 and 传道拯救人们的灵魂。

若望·鲍思高(John Bosco)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1815年8月16日出生，1888年1月31日去世，他的使命是帮助并教育贫困青少年，给他们欢乐、衣食、知识和技能，给他们心灵上的宁静和舒畅，使他们成为优良的国民和基督徒，成为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人。鲍思高被称为“孤儿之父”、“青少年的救星”，也被推崇为伟大的教育家、出版家、改革家，以及能预见未来的先知。

1. 放牛娃的梦

鲍思高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只有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离大都会都灵市35公里。他不满两岁时，父亲由于在地里干

活后酷热万分，进入酒窖乘凉得了肺炎，不治而亡，仅33岁。留下若望·鲍思高和同父异母的大哥安道，二哥若瑟；母亲和瘫痪在床的祖母。母亲贤淑慈慧，虽然那些年干旱饥荒，许多人流浪乞讨，他们也在万不得已时杀了耕牛，但母亲从不惊慌，没有办法时就带全家一起祈祷，不论什么时候她都使家里充满快乐和希望。她既要操持农田，又照顾婆母和儿子，还特别热心肠，不论村里谁生了病或有麻烦都请她去帮忙，她的影响使孩子们也从小养成助人为乐的好习惯，鲍思高很小时就喜欢吃饭时省下一些食物送给更穷的人，放牛时常用自己的白面包换同伴的黑面包。

母亲还非常注意教育孩子，常利用身边的事情培养他们的信仰和德操，当落霞使孩子们陶醉时，她告诉他们要赞美创造了万物的天主；当乌云使孩子们害怕时，她告诫他们不要犯罪得罪天主；有人讲坏故事时，她警告三个儿子离远些，帮他们认识那坏榜样是多么恶劣；在城里看到无赖酗酒、打架、游手好闲时，她告诉孩子要远避这些坏行为。她常提醒孩子们：记住，天主在看着你；常教导他们早上醒来先划圣号，跪在圣像前满怀信心念“感谢我主天主……”；劳动前把自己的辛劳献给天主……。

鲍思高是家里的老小，母亲却从不娇惯他，当他对哥哥霸道时，母亲就故意冷落他，让他知错认错改错。不过小鲍思高一般都很乖巧，很体贴母亲，一次他在家里玩，不小心打翻了油瓶，珍贵的油流了一地，他扫也扫不净，盖也盖不住，又怕妈妈难过，便折了一根树枝早早跑到妈妈必经的小路上等候，一看到妈妈就跑上去先殷勤问候，然后递上树枝认错，请妈妈责罚，妈妈知道了他是无心做出的错事，又坦白诚实，便宽恕了他。

鲍思高从小就很勇敢，身手也矫健，擅长爬树、跑跳，胆子也大，五六岁时已是一个聪明伶俐，健壮活泼的小领袖，孩子们都愿意和他在一起玩。可是男孩子们的游戏总是很冒险，一次玩

木球时他的头被打破了，母亲边为他包扎边责备他，禁止他再去玩，而他却对母亲说：“如果您真的不同意，我就不和他们一起玩。但是我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听我的话，不争吵、不打架，也不说脏话。”母亲对小儿子的话很惊讶，便又让他去玩了。

鲍思高九岁时做了一个梦，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个奇怪的梦，这个梦对他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启示了他的使命，但当时他并不明白，只是牢记在了心里。那好像是在他家附近的广场上，许多孩子在玩，很开心，可是有几个孩子却满口脏话，污言秽语地互相谩骂，并大打出手，他便跑过去用拳头让这几个坏孩子住口住手，自己也挨了好几拳。这时出现了一位穿白袍的庄严男子，叫他的名字，不让他打那些孩子，说：“硬拳对硬拳只能两败俱伤，况且你有多么大的武力能打败并征服所有的孩子呢？你应该用温良与爱心去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向他们解释罪恶的丑陋和德行的宝贵。”

其实他一直想这样做，可他自己也不懂多少，怎么向别的孩子解释，引导帮助他们呢？便问那人为什么让自己做没有能力做的事，那人对他说道：“正是你认为这事不可能，所以你该服从命令，去求学，使它成为可能。”并为他介绍了一位慈祥美丽的高贵夫人，要她作他的女导师，教给他智慧。夫人拉着他的手，指给他看一群凶悍的动物，说那是他的田园，他应该在这里工作，成为一个谦逊、刚强、健壮的人。然后夫人让那些凶悍的动物变得活泼优雅，围在她周围跳跃嬉戏。他不明白什么意思，着急地哭了，夫人抚摸着他的头说：“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一切。”

他从梦中醒来后，手和脸依然很疼，男子和夫人的话也记得非常清楚。早晨他向全家人讲述那个梦，二哥说他会成为牧人，大哥讥讽说他会成为土匪头子，母亲说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神父，祖母很干脆，说：“梦，不去理它。”

他不再理会这个梦，却没有忘记，并在不知不觉中照梦里的

指示去做，竟然萌生了当神父的愿望。他想神父最有知识，最有能力，一定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帮助青少年。当神父必须上学，梦里他也被指示应该去上学，九岁那年冬闲的时候，母亲送他进小学上了一年级，平常日子各农家的孩子不论大小都要在地里干活，学校只在冬闲时开。书很快成为他一刻不离的好朋友，而且没想到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过目不忘，开春学校放假，他向老师借来不少能看懂的书，在休息时阅读。放牛的活儿是看书的好机会，小朋友们让他一起玩时，他认真地说：“我要读书，长大后当神父。”孩子们都奚落他。第二年冬闲时他又去上学，并且可以给别人念书了，冬天人们习惯聚集在畜棚里，和牛羊一起取暖，妇女纺线，男人抽烟聊天，他就到孩子们中间，给他们读有益的故事书。孩子们不再奚落他，反而被他读的故事迷住了。

鲍思高也喜欢看魔术表演，为演员们奇妙的技术着迷，但他不只看热闹，还留意演员的手、袖子、衣袋及各种道具，然后自己练习，自己制作道具，竟然学会了多种技艺，在村里一片草地上当人们休息时去献技。但他不免费，表演前先划十字圣号，请大家同念一遍圣母经算报酬，而且每演十几分钟还停下来插讲一段道理，基本上都是上个星期日神父的讲道。稚气的10岁小魔术家和讲道师让小朋友们很开心，也很得大人们赞同，在草地上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有益的活动中心。

可是第三年冬闲的读书在家里引起许多矛盾，大哥认为只有干活才是正事，读书没什么用。当神父是贵族，至少是富人的事，弟弟应该多干活，所以反对小鲍思高上学，而且一看见他抱着书不放，就训他或揍他。祖母也去世了，没人能为他说话，又开春时，母亲只好打发他去附近农庄帮工，以便在不忙时能读书。

他找到一个放牛的活，边放牛边看书，也帮助干各种农活。他做事勤恳灵敏，很受主人喜欢，而他也很重视祈祷，从不忽

略，他相信祈祷可以帮助自己读书和工作，并帮助自己实现其目的。他一直在农庄工作了三年，可是心里一直渴望能有机会再去上学，他已经14岁，再不上学就没有机会了。妈妈看他特别想上学，便打算送他去镇上学习。但家里确实很穷，供他上学非常困难，舅舅出主意让他找神父求助，可是问题突然解决了。那年是1828年圣年，教会隆重庆祝，各教堂都有布道大会，一天晚上他听完讲道，在回家路上遇到附近教堂的贾老神父，神父见他兴高采烈，长得又聪明端庄，便截住他问是否明白会上讲的道理。鲍思高很干脆地说：都明白。神父微笑着，从衣袋里取出四个铜板，对他说若能说出几句今天听到的道理，铜板就全归他。鲍思高镇定自若，从头到尾几乎将所有重要的道理都重复了一遍，使神父非常惊喜，问他姓什么，父母是谁，是否读过国文，可鲍思高不知道“国文是什么东西”，神父笑了，又问他是否喜欢读书，为什么要读书，当听他说读书是为当神父时，又刨根问底问他为什么要当神父，鲍思高回答：“我要管理青年，他们本性善良，并不坏，可是没有人照顾他们。”

鲍思高的回答使神父很惊讶，又看他记忆力甚好，马上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母亲来教堂见我，我要先照顾你。”就这样，他成了贾老神父的学生，学习意大利文文法和拉丁文。不久又住进教堂，与贾神父形影不离，神父答应等他长大后送他进修院，自己出学费供他。但不幸的是年老的贾神父很快染病谢世了，遗赠给他供他上学的钱又使神父的侄子们争吵不休，他很想利用这笔钱去上学，但又不想因为自己引起争端，最后他想天主如果让他当神父，自会照顾他，不必用勉强得来的钱。他毅然将钱全部给了他们，说：“我宁可不要钱财，而必须要天堂，给你们吧，我一分钱不要。”

之后，母亲送鲍思高去镇里学习，来往20多里，他为节省，每天提着鞋赤脚走路，到了学校才穿上。由于他以前所学知识有

限，加上家里穷，衣服破旧，常受同学们讥笑，叫他“碧基的牛郎”，过去他一向受伙伴们欢迎，现在却受人讥笑，心里很难过，但他埋头努力学习，加上天生的出众记忆力，后来很得老师喜爱，同学们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可是不久换了新老师，是一位70多岁的老神父。五个班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老神父又无法控制，常责骂或体罚学生，结果使纪律更糟，他就将罪过归在年龄最大的学生们身上，鲍思高自然成了重点泄怒对象，并被认定是个笨伯，使鲍思高很受伤害。另外还有些事情使他难过，当时教会对神职人员的教育强调庄重严肃，与群众保持距离，鲍思高在路上遇到神父总是尊敬地问候，鞠躬致意，而神父们绝大多数都态度倨傲，严肃客气地答礼后匆匆离去，那黑色长袍像一道墙将他们与群众冷漠地隔开。鲍思高暗暗发誓，自己成为神父时，一定要主动去接近别人，尤其是孩子们，去对他们说些有益的话，给他们一些忠告。

新学年开始，鲍思高与母亲商量去另一个镇基爱理的公立学校上学，不过学费仍是大难题，他遇到的困难已经很多，也更了解家里的穷困，很有些犹豫，但没想到，他又得到一个机缘。暑假里，附近有一个村庄庆祝本堂节，教堂前竖立起一根旗杆，上悬许多礼品，有香肠、手帕之类小礼品和20里拉钱。鲍思高想如果自己得到那些钱会非常有用，20里拉是他在农庄放牛一年的工资。旗杆很光滑，涂着一层油，好几个人爬到1/3就滑落下来，鲍思高仔细观察，寻找他们失败的原因，直到认为自己有把握了便稳步走到旗杆下，从容不迫地往上爬，他每爬一段就双脚绕杆蹲在后脚跟上休息一会，观众哄笑他，让他下来，可是他越爬越高，人们不再起哄，直到他取下那个布袋便热烈地鼓掌欢呼。

20里拉并不够支付学校的全部费用，鲍思高征得母亲同意拿了两个布袋去附近几个村落乞讨，一遍遍地说：“我是丽达·鲍思高的儿子，要去基爱理读书，母亲没有钱供我，请你们尽量帮

助我吧。”村民们都不富裕，但都尽力帮助他一些鸡蛋、玉米、麦子之类，有的神父给他凑了些钱，一位搬往基爱理的妇人答应留他住在家里，这样他如愿进了正规学校。

刚入公学时，他被安排进小学读最后一年级，和一群12岁的孩子在一起，被小同学起绰号“高柱子”，他自己也觉得别扭。他埋头苦学，两个月后考试得了全年级第一名，破格升入中学，又两个月后，仍考了第一名，再次得到破格入初中二年级，一年连升两级，打破了学校纪录。在新班级里他仍然名列前茅，许多同学请他补课，他从不推辞，寄宿主人家的儿子不喜欢学习，他苦口婆心劝说、鼓励、耐心帮助，使那孩子也变得好学上进，女主人为了感谢他取消了房租和饭钱。

鲍思高在新学校赢得了许多好朋友，也长成了男子汉，个头虽是中等，但健壮结实，臂力过人，有威信，有思想，还发起了一个俱乐部，叫“欢乐会”，帮助同学们一起在快乐中敬拜天主，保守美德，还制订了规程：①会员要避免一切不合基督徒身份的言行；②谨守学生和基督徒本份；③保持愉快心情。他们每周日进教堂参与弥撒，听讲道，轮流在每个会员家里举行定期集会，组织话剧演出、讲演会、歌咏会、旅行等各种活动，他还利用自己会变魔术的特长吸引同学们。

高中期间他交到几位知心朋友，与磊思·高木录接触的最初原因是由木马游戏引起的。磊思不喜欢玩这种游戏，一些坏同学却强迫他玩，一个同学还狠抽了他一记耳光，同学们大惊，等待一场大战开始。磊思因愤怒脸色都变紫了，但他只是怜悯地看着那个同学，用平静的口气说：“如果你认为这样就满意了，那你可以走了，我已经宽恕了你。但我不会去玩这种游戏。”磊思这种态度使鲍思高格外敬重，两人从此成为好朋友，后来都做了修士。

高中毕业后，鲍思高终于可以向理想迈开决定性一步了，他希望加入方济各修会，自小他就崇拜方济各。可是本堂神父劝他

朝本堂神父的方向努力，可以更接近教友和儿童，也便于照料年老的母亲。他便去请示母亲的意见，母亲对他说：“我不能干涉天主的安排，我不要你给我什么，也不希望你给我什么。你应该慎重选择你的未来，立定志向后，要踏踏实实走你的路，不管别人的言语态度。你记住，你母亲人世贫穷，在世贫穷，去世时也要贫穷，倘若有一日你做了神父而有钱的话，我永远不来看你。”母亲的话使鲍思高更坚定，更沉着，他请磊思同做九日敬礼，^①然后去拜见一位著名神师贾发束神父。贾神父对他说：“先穿上修士衣服，继续读书，时候到时，天主自会启示对你的旨意。”

20岁，鲍思高穿上修士的黑袍，表示立志做神父，进入神学院学习哲学二年，神学四年。临行前母亲叮嘱他：“你要牢记，使人生荣耀的不是衣服，而是德操和善行。我宁愿有一个身为贫穷农人的儿子，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儿子做个不尽职的司铎。”母亲的话成为鲍思高一生的力量。

神学院并非世外桃源，也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和罪恶。生活单调，人与人隔阂冷漠，甚至有人看黄色书籍。鲍思高严格要求自己，并用魔术和好故事活跃吸引同学们，引导他们作祈祷、树理想。磊思仍是他的好朋友，磊思超凡脱俗的神修境界给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他也注重安慰、服务同学。这些使他成为学院里最优秀、最受人敬重的学生，年年受嘉奖。遗憾的是磊思没有毕业就病故了，使鲍思高痛苦了许久。

六年神学院学习结束后，他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到都灵教区，1841年6月，27岁上晋升为神父，成为都灵市一座教堂的副本堂，一个穷寡妇的儿子成了神父，母亲告诫他：“开始献祭便要开始受苦。”当神父毕竟是一个重要选择，虽然盼望了十几年，而最后决定仍难免再三思虑。他在日记中写下当时的心情：“我

^① 天主教的一种祈祷方式，连做九天。

愿意继续往前走，可是想到要一生束缚自己，不禁战栗不安。”他没有加入方济各会，但他决心要以方济各的爱德和清贫指导自己的各种工作。他为自己规定：严守作息时间，每天睡5小时，日间特别是下午除非有病不沾床；工作是战胜灵魂仇敌的利器；满足于现有的食粮等九条，并写下自己的座右铭：司铎不会独自升天堂或下地狱。

2. 为了孩子们

至此，鲍思高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神父，但是他独特的使命是什么呢？成为神父的鲍思高还在寻找，他没有忘记为青年服务的志向。他又去请教神父贾发束神师，被邀请在都灵神职培训班继续学习，同时尽司铎职。这个班的目的是培养适应时代和当前社会需要的司铎，上下午有专题讲座，其余时间下去实践，深入医院、监狱、慈善机构、公寓、贫民区等地方开展神父的工作，给成人讲教理，给儿童讲圣经故事或简要教理，看望病人，照顾老人，使年轻神父们认识社会，也更深地认识自己的使命。鲍思高过去只了解农村的苦难，不知道城市的可怕，这里的实习使他看到了工业城市的灾难。

19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大型工厂的发展，机械化耕作的兴起，使更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工匠涌入城市。工业革命对妇女儿童廉价劳动力的需要，使强壮的男子失去职业，过剩劳动力的供应使劳动者的工资非常低，生产相对过剩又使更多的人流浪街头。而工厂主只想赚钱，还不知道保护工人，“少数豪富的人强使无数劳工陷于真正的奴隶生活之中。”（劳工通谕），^① 恶劣的工作环境，长时间呆板单调的工作，使工

① 良13世（Leo XIII 1878~1903）颁发的一份通谕，呼吁劳工权利。

人事故率、死亡率、生病率都极高，许多人变得呆痴愚笨，工人们“毫无保障地任不人道的厂主们支配，成为贪得无厌的竞争的牺牲品。”（劳工通谕）

都灵市在 1838~1848 年间人口由 1.7 万猛增到 13.7 万，每年都有数万人涌入城市。鲍思高在建筑工地看到许多 8~12 岁的孩子在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上做泥水小工，城门口蚁群一样汇集着卖火柴、擦皮鞋的衣衫破烂、手脸肮脏的儿童，以及等人招工扫烟囱、铺石块、撒传单的孩子，表情冷漠呆痴，或冷酷凶狠。他们对一切都不信任，不想听故事，也不想看玩把戏，只有衣着华贵，轻松愉快走过的富人能让他们畏缩地抬一抬嫉恨加恐惧的目光。还有许多成群结队的青年在街上游荡，打架斗殴，恶言咒骂，偷窃抢劫，晚上许多人露宿街头，即使有家也是个黑暗肮脏低矮的小窝棚。鲍思高还经常同贾神父一起去探望监狱，了解到许多犯人过去的生活和犯罪经过。他们多数是偷窃罪，由于实在太穷困，无法活下去，不得不去偷。他们憎恨剥削他们的人，他们一天十六七个小时不停地工作，却挣不到糊口的粮食，栖身的住所，而偷一个面包就会被送进监狱。监狱里又有狱卒毒打，凶狠的犯人称霸。许多人想过改邪归正，可他们实在活不下去，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送进监狱，逐渐他们变得麻木自卑又对一切都愤愤不平。

鲍思高为这些怵目惊心的罪恶深感痛苦，意识到必须帮助这些孩子，他们需要教育，需要一份好工作，使他们有一个光明可靠的前途。他们更需要快乐的童年，做个真正的孩子，在青绿的草地上跑跳欢呼，而不是挤在昏暗的工厂里、肮脏的街道上消磨生命，他们需要爱。首先他开始帮助监狱里的孩子，照顾他们，为他们讲解天主的爱，帮助他们恢复人的尊严，感受愉快，他还在狱里交了几个朋友。可是他的工作一次次失败，上一次刚见好转，下次再来时青年们又在咒骂斗殴，面孔又变得狰狞可怕，有

一次鲍思高忍无可忍，伤心之极，看着他们放声痛哭，有孩子问：“那个神父为什么哭？”有的答：“因为他爱我们，若是我母亲看见我在这种地方，她也会哭。”

鲍思高下决心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他与贾神父商量想成立一个青年中心，使无家可归的孩子在那里找到停留的地方和可靠的朋友，使出狱的青年在那里获得帮助和支持。事实上当时已有不少人意识到青少年问题的严重性，意大利政府也注意到了，许多教区已经开始开办各种性质的青年中心。早在1809年一位磊思·巴福宜神父已开办了一所青年中心，专为“贫穷、粗鲁、被人轻视的孩子”服务。当时许多神父、修女、贵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青少年问题或其他社会灾难，据记载，到1850年，青年中心在米兰已有15所，都灵教区也先后成立了“圣玛定青年中心”、“工艺学校”、“救济贫苦青年爱德会”等团体。

1841年12月8日，鲍思高的青年中心没有开幕式，没有谁发动，好像自然而然地开始了。那一天是圣母无染原罪节，早晨鲍思高穿上祭衣准备奉献弥撒，祭衣房管理人看见角落里站着个16岁左右的男孩子，就让他给鲍思高神父辅祭，可是那孩子羞怯地说自己不会，从来没有辅过弥撒。管理人很生气，拿起掸子便劈头盖脸打他，还嚷着：“那你到祭衣房来干什么，滚出去。”鲍思高急忙制止，温和地叫回青年，发现他剃着光头，上衣沾有石灰，像是外地来做工的穷孩子。鲍思高知道在农村里有些衣服不整的穷人不敢进大堂，就在祭衣房望弥撒，于是和善地问青年是否望过弥撒，青年答没有，他就对青年说：“那么你就在这里望弥撒吧。弥撒后我想和你谈一件使你高兴的事，好吗？”他想给这孩子些安慰，免得对管理人留下坏印象。

弥撒后，他将青年带进一间厢房，面对面坐下，微笑着温和地开始交谈，一问一答中，鲍思高竟开始了他的事业。他了解到孩子名叫贾来理·巴尔多禄茂，16岁，竟是他的同乡亚斯底人，

在城里当泥水小工，父母双亡。他又问：“你会念书写字吗？”孩子答：“不会。”“你会唱歌吗？”“不会。”“你会吹口哨吗？”这个问题终于使孩子不再紧张，脸上露出笑容。鲍思高接着又问他是是否领过圣体，办过告解，是否听过讲道，孩子的回答全是“没有”。鲍思高便提议自己亲自教他教理，并说以后他们就是朋友，这里不会有人再欺负他，邀请他每个主日和节日到这里来找自己。孩子很高兴，同意马上就开始教理学习，于是鲍思高带他一同跪下念圣母经，然后开始教读教理。

三天后的星期天，这孩子带来八个伙伴，找“和蔼的鲍思高神父”，鲍思高的青年中心起步了。以后每个星期天都有孩子们结伙找他，人数越来越多，他教他们念经文，用对话方式和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讲教理，说有趣的故事，还给他们吃饭，做游戏，下午天气好的时候去附近山岗、河边散步，或朝拜某座圣堂，让他们一天过得快乐、充实、轻松。来这里的孩子们逐渐都变得快活起来，五六个月后就增加到80人。

平常日子里，鲍思高也开始为孩子们忙碌，到处为失业的青年找工作，为雇主不好的孩子换工作，到工厂或建筑工地探望他们，与雇主交谈，询问孩子们的工资、休息时间、节假日放假情况，为孩子们提出合理要求，争取适当待遇，订立正式合同，监督雇主守约情况。他也到街道上寻找流浪的孩子，主动施以帮助，邀请他们星期天去青年中心。星期六他照例去监狱探访，带着烟草、水果、面包之类东西，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当前的问题，并邀请他们出狱后去自己那里。

2月2日，圣母取洁节，成立仅半年的青年中心，由25个孩子组成了唱诗班，主唱整台大礼弥撒，使神父和教友们惊喜不已，孩子们也非常高兴。给孩子们信心和希望是鲍思高非常注重的一点，而且他特别爱孩子们，经常全力参加孩子们的游戏，帮助他们组织，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常带他们去空旷的地方，在清

新的空气里让他们自由奔跑，尽情嬉戏。他知道青少年精力充沛，不能抑制他们欢笑、嬉闹，而应正确引导，鼓励积极的游戏，让他们尽情发泄青春的活力，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健康成长。他常对他们说：“你们尽情玩吧，跳吧，只要不犯罪就好。”

他尤其关注刚出狱的孩子和无亲无友，没有归宿，贫苦无告，生活在危险中的孩子。他对孩子们也有要求，那就是：愿意与他合作，接受他的教导。鲍思高独特的风格对孩子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他比同时也在行动的其他神父更受孩子们欢迎。

司铎培训班的神父们也常帮助鲍思高，与孩子们谈话，教他们学习，资助一些东西。鲍思高自己更是将一切都奉献给孩子们，他的物品、钱财都属于孩子们，甚至他自己。他常对孩子们说：“我这样喜欢你，假若有一天我只有一块面包，也要与你分享。”但是鲍思高知道他们不只需要面包和工作，需要养育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更需要崇高道德精神的陶炼。他常引导他们向往更美好的追求，树立高尚的理想，对他们说：“希望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在天堂上相聚，那时我们会多高兴啊，不过向上攀登是需要牺牲的。”

司铎培训班一般是二年，鲍思高却停留了三年，1844年夏天他必须毕业了，这时青年中心已有200多孩子，鲍思高希望全心为孩子们服务，贾神父也不想使孩子们失去鲍思高，于是为他联系到市郊一所济良院做神师。那是一位市长遗孀柯佩德夫人为妓女和不满14岁而处境困难的女孩，及残疾女孩开办的慈善机构。她允许鲍思高的男孩子们占有一个运动场。从此每个星期天就有一群群孩子汇集到这片开阔地，起初当地居民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他们成群结队，以为是坏孩子，常驱赶他们，鲍思高便赶忙各处解释并安慰孩子们。每到星期天，鲍思高的房间就会被孩子们整理得一团糟，谁都想为敬爱的鲍思高神父做点事，可结果总是越整越乱，他就随他们安排，自己只顾听告解。

3. 孤儿之父

1844年12月8日，鲍思高含着泪奉献弥撒，感谢圣母帮助这个青年中心有了一个基本固定的形态。这天他为中心起名圣方济各·撒肋爵青年中心，将这位生活在16世纪，生来脾气暴烈而却修养得温和忍耐的讲道师、作家、灵修导师做保护人。

他正式开辟了教室、运动场，买了木球、高跷等多种玩具，孩子们也自己制作了一些。他还为孩子们编写了许多课本，有教会史纲、圣经史略、意大利史、基本算术等。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孩子们的需求，他还不得不放下自尊心去向富人求助。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来，勤勤恳恳照顾着无人关爱的孩子们，可是没想到活动场所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不久柯佩德夫人让中心的孩子们离开运动场，因为男孩子们常踩坏花坛，有的还与济良所的女孩交往。都灵总主教便让鲍思高在星期天下午带孩子们使用附近的一所教堂，谁知三个月后他们又被人向政府告发说这样的聚会很危险，可能引发暴动，还有流言说鲍思高是异端分子，革命者或疯子。政府马上派人来调查，结果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居民讨厌这些孩子却是事实。鲍思高只好采取折衷方法，那座教堂只做集合地，然后带孩子们去市内各教堂轮流献弥撒，再去河边空地讲道、唱歌、说故事、做游戏。

冬天到来时，他租了几间房子，天太冷不适合室外活动，他就在室内给孩子们上课，变魔术。好友包莱神父为安慰随中心到处流浪的孩子们，讲了一篇包心菜的故事，说包心菜必须不停地移动才能长大，孩子们也要常移动才会学到更多的知识。后来孩子们就亲切地称包莱神父为“包心菜神父”。春天来临的时候，鲍思高租了一片草地做孩子们的活动场所，每个星期天上午，孩子们做游戏，他听告解，10点左右用鼓声召集他们排队去轮到

的教堂献弥撒。但不久他们又引起了警备厅注意，人数已增加到三四百的队伍敲着鼓，吹着喇叭在市里走过，而且其中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大孩子，鲁莽好斗，有的身上别着刀子。警备厅长召见鲍思高，要求他削减中心的人数，开除大龄孩子，停止游行。鲍思高一概不接受，总主教也站在他这一边。交涉不成，警备厅便在孩子们周围安排巡逻警察，起初鲍思高很担忧，一旦有一次冲突发生，青年中心就得关门大吉。时间一天天过去，孩子们和警察相安无事，警察还帮助鲍思高维持了秩序，而且也安安静静地听他讲道，还和孩子们一起排队等他听告解。

可是麻烦事连续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谣言说鲍思高得了精神病，起因有一点是他为鼓励孩子们说的一些话。早在青年中心迁往济良所的运动场之前，他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看到一群野狼由一位牧女领着，牧女也让他跟着，路上他看到许多狼变成羔羊，后来又看到一个广场，内有一座大教堂，狼群中已有 $\frac{4}{5}$ 的狼变成羔羊。几个牧童来看守它们，可不久又走了，忽然许多羔羊变成了牧童，人数逐渐增多，负责看守羔羊。牧女又让他南望，看到长满玉米、土豆、甜菜的田地里又升起一座更大的教堂。第二天他又做了一个梦，是在一片草地上，许多青年在打架咒骂，忽然一位女子出现了，让他去那些青年中工作，周围逐渐呈现出教堂、运动场、工厂的轮廓，有成千上万的青年。

梦境很清晰，但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一直藏在心里。现在由于境况艰难为鼓励孩子们便将梦做为理想，对孩子们说不久要有大规模的青年中心，几座教堂，许多房屋，还有学校、工厂，数以千计的孩子，许多神父为他们服务。孩子们虽然现在跟着鲍思高到处流浪，却非常相信他的话，好像这个美好的理想明天就会实现，并满怀希望地对周围人宣讲。结果人们以为乱哄哄的环境影响了鲍思高的神经，主教也派人调查，神父们其实早已为他担心，他和那么多流浪儿童到处流浪，一定是太紧张，使他胡言

乱语了。培训班的同学曾对他说：“你同那些无家的孩子们在街上闲荡，有损神父形象。”好朋友包莱也劝他少收些孩子，比如二三十个。有人则劝他：“你不该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上智的天主可能也不赞成你这样做。”

鲍思高却肯定地说：“天主给我派来这么多青年，我不能扔掉一个，天主会把一切都安排好，我会因圣母的助佑建起庞大的活动中心，有教室、宿舍、娱乐场所，还要有工厂让孩子们学习手艺，还会有宏伟的教堂，有许多神父、修士、教师、管理员为他们服务。”

有人追问：“那你是不是还要成立修会？”鲍思高轻松地微笑着说：“那也说不定。”“那你的修会穿什么会衣？”“短袖工匠装”，鲍思高很自豪地回答。

但是他超前的思想人们无法理解，有人甚至认真地计划送他进疯人院休养。其实，鲍思高表面上对人们那么轻松，而内心却真的很痛苦，由于传言，助手们离他而去，没有人与他合作，留下他一个人照顾400多青少年，有时他独自向天主哀诉：“上主，求你光照我，帮助我脱离这困境吧！”

可是困境非但不走，反而拉紧了绳索。草场的主人也要收回草场，不让孩子们用了，说这些孩子会毁掉草场，连草根也会踢出来。鲍思高找不到再次迁移的地方，在限期最后一天里，他看着游戏的孩子们，激动不已，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忧伤，便退到一边，边踱步边举目望天，泪水不由流了一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哭，他叹息：“我天主，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聚集这些孩子？为什么你不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事？”四年的努力前方竟似乎走上了绝路。

然而就在这时，一位矮小结巴的先生来找他：“你不是想找个地方开工厂吗？”鲍思高纠正说：“不，是要盖一座圣堂。”来人急忙说：“不论盖工厂还是盖教堂都没关系，我有地方，你跟

我去看看，我愿意租给神父，因为神父行善事”就这样鲍思高交了一年 320 元租金租下那块地方，这几乎是他在济良所一年工资的半数，但孩子们总算又有了地方。圣枝主日，来自都灵市各个地方的 400 多青少年参加了开幕典礼。

可是鲍思高神父太累了，近一年时间居无定所，四处奔波将他拖垮了。那年冬天又特别冷，他既要担任济良所的主任司铎，又要探访监狱，更得照顾中心的男孩子们，白天去工厂或工地探访，或各处为他们找工作，晚上在夜校教课。身体逐渐虚弱，面色苍白，冬末的时候开始咯血。柯佩德夫人早就打算让鲍思高离开男孩子们专心为济良所的女孩子服务，趁他身体不好，建议他离开青年中心去休养，工资照付。可鲍思高神父坚决要留在青年中心，并拒绝了夫人去休养的提议，夫人一气之下聘请了另一位神师，辞退鲍思高，不过通过包莱神父送给他 800 里拉。

夏天，鲍思高的病情很快恶化，咳嗽、高烧、咯血，7 月一个星期天在送走孩子们后竟然昏倒在地，几天内奄奄一息，31 岁的鲍思高似乎要告别人世，神父们为他行了临终礼，孩子们听说敬爱的鲍思高生了重病，个个焦急万分，天天晚上挤在楼下听消息，许多孩子顾不上吃饭，穿着工作服就跑来了。柯佩德夫人尽管解除了与鲍思高的聘任关系，但仍为他请了医生、护士，他们不许孩子们进去见鲍思高，孩子们就自发在教堂内昼夜轮流不断为他祈祷。有的孩子向圣母许愿：如果鲍思高神父痊愈了，就一辈子天天念玫瑰经，或守一年大斋；有的孩子自愿做补赎，在烈日下工作，一天不喝一滴水。他们真心祈祷敬爱的鲍思高不要离去。

一个多月后，鲍思高真的又逐渐恢复了，可以拄着拐杖见孩子们了，孩子们欢呼着将鲍思高抬在中央，向他唱歌、流泪，鲍思高也哭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每一个孩子交谈，了解他们为他许下的誓愿，帮助改变成可行的事。然后他才接受医生建议

回故乡疗养，与孩子们约定秋天叶落时相见，将中心暂托包莱神父代管。

休养期间，常有孩子走几十里路来碧基看望他，并戏谑他若再不回去就将青年中心搬到碧基。11月初他离开碧基，返回都灵，为以后工作方便及更好地照顾孩子们，他请了母亲回来。但是他的身体却从此没有完全恢复过健康，由于长期无间歇的疲劳，小腿和双脚严重肿胀，逐年加剧，需要穿大几号的鞋；双眼也常常灼热发痛，不久右眼就模糊不清了，又经常牙痛、头痛、胃痛，在济良所还被传染上一种皮肤病，一生都没有痊愈，双肩常长着红斑。坐骨上还长了核桃大一个肉瘤，坐卧很不方便，他就告诉别人他喜欢站着或散步。但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病祈求过天主，他认为这是天主允许他受这些苦，自己不应该推却，并常常像耶稣那样祈祷：“主，不要随我的意愿，惟照您的旨意承行吧。”

不论身体状况怎么样，他又全心扑在青年工作上，为中心制订了详细的作息制度，还扩大了夜校。每个星期天或庆节一清早就开始听忏悔，8点献弥撒、讲道，然后上2个小时文化课，吃中饭，休息一个小时，1点做游戏，2点半讲教理，接着念玫瑰经、唱圣母祷文。黄昏前有的孩子学唱歌或识字，有的学教理，大多数孩子做游戏。每天晚上的夜校里几个大教室都坐满了学生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孩子们都很努力，秩序井然。最后在离开中心以前他要做一篇美妙的讲话，让孩子们在美好的思想中迎接新一天，后来这形成了中心重要的传统：晚训。

每天晚上孩子们离去时总是恋恋不舍，一些大点的孩子喜欢几个人用手臂搭成座椅，将身体不好的鲍思高抬到十字路口，再高呼着晚安告别，也有的孩子悄悄请求鲍思高去工作单位看他，鲍思高从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失望。

鲍思高知道自己收容的孩子只是很小一部分，他平日里在探

访中心成员的时候也主动去寻找同样处在困境中的其他孩子，请他们来中心，采取各种方法吸引他们。有时也有流浪儿童上门求宿，他都热心安排，但好几次不是被偷走毛毯，就是被子不见了，最后干草垫也被捎走了，而鲍思高并不生气，却由此形成了一个新计划：办宿舍。他知道中心的许多孩子也是露宿街头、桥下或公共休息室，他应该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容身之地。第一个住宿生是个外地来的泥水小工，找不到工作，又没有吃的，大雨之夜跑到了青年中心。鲍思高和母亲在厨房里支起块木板，留下了这孩子。到年底固定的住宿生已有七个，鲍思高将这个新团体称为“圣方济各撒肋爵中心附属院”。母亲变卖了自己的嫁妆，还卖了一块地帮助儿子，柯佩德夫人也转来一些钱。

鲍思高给予孩子们的是真诚的爱和关怀，为他们营造了一个温暖、安慰的庇护所，孩子们也深深地依恋着他，并且每一个孩子都感受到自己在鲍思高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鲍思高爱孩子，孩子也爱他。他的房门总是开着，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随时见他，他对待每一个来找他的孩子都像接待最重要的贵宾，不论工作多忙，他都认真听他们倾诉，事后还送到门口，诚恳地说：“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为孩子们补衣服是鲍思高和母亲必做的活，还有理发，孩子们生病时更是精心照顾，病重时日夜不离床边，孩子们常说：“有鲍思高神父在，就是死了也幸福。”鲍思高不只救助无家可归的孩子，也帮助贫穷家庭的子弟，在中心上学的孩子没有学费时，他让免费学习，家里困难的他还倒贴资助。因交不起学费被别的学校轰出来的学生他收，因调皮被开除的他也要，而且都待以同样的慈爱。

他爱的付出赢得了孩子们爱的回报，孩子们见到他总是高兴得忘乎所以。有一次一个擦皮鞋的孩子在街上看到鲍思高走过，就喊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说今天有事，但孩子仍高兴地叫着：“神父，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只要为你擦皮鞋的光荣和幸福。”旁

边一群扫烟囱的孩子在晒太阳，有一个插嘴说：“神父很忙，你不要再啰嗦啦。”鞋童回答：“他忙不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是鲍思高神父的朋友。”两个孩子便吵了起来，那个说：“我也是他的朋友。”这个说：“我比你更爱他。”

“笑话！我才真是比你更爱他呢！”

“我才爱他！”

“不是你，是我爱他。”

吵着吵着就大打出手了，鲍思高费了很大力气才拉开他们，对他们说：“朋友，你们给了我一个难题，”他把手伸给他们，“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姆指和小指，你们以为我更爱哪一根？”

两个孩子回答：“神父两个都爱。”

他搂住两个孩子，微笑着说：“我爱你们也是如此。”两个孩子化怒为笑，便和好了。

还有一次一个在布匹店卖布的孩子看到鲍思高在门前经过，心里一声欢呼，高兴地向他跑去，却忘了门上的玻璃，一头撞个粉碎。鲍思高只得急忙去向主人解释，并安慰这个孩子。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个大瞻礼，办告解的人很多，晚上11点来钟了还有人，鲍思高太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头垂下来枕在办告解青年的右臂上，谁知一睡就到了天亮，那青年就一直让他枕着，怕将他弄醒一动不动，第二天手臂肿得碗粗，不得不吊上绷带。

另一个孩子更可爱得让人感动，他是个十四五岁聪明活泼的小家伙，一天走近鲍思高身边，有点心神不安，鲍思高看出来，就问他：“方济各，你有话对我说是吗？”孩子低声说：“是的，但我不愿意被别人听见。”他俩便走到一个角落里，孩子低声对他说：“我要送神父一件礼物。”鲍思高微笑着问：“你有什么礼物送我呀？”孩子伸出双手说：“我愿把自己奉献给神父，从今以后，随神父差遣。”鲍思高很感动，说：“方济各，谢谢你，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我接受这份礼物，并奉献给天主和圣母。”

后来这孩子真的一生跟随了鲍思高，历任分院院长、省会长之职。

孩子们犯错误是难免的，但鲍思高只是循循善诱，有的孩子领面包时排好几次队，往往事后就知道错了，心里很难过，鲍思高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不安，问：“可爱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我偷了两个面包。”孩子噤噤着说。鲍思高接着便关心地问：“你吃了不舒服吗？”“没有。”“那么不用担心，你肚子饿，是不是？”“是。”鲍思高便和蔼地教导：“肚子饿，吃面包，口渴喝水，这本来没什么不对。不过你该知道需要什么要向鲍思高神父说，他会给你，你要信任他，他会帮助你。但你不应该让自己跌倒，你虽然纯洁无罪，但也容易跌倒，在小事情上也要警惕，能记住吗？”

他自己宽恕孩子们的一切错误，他也这样教导孩子们，有一次中心里一个孩子使鲍思高很伤心，他就在房间里为这孩子祈祷，另一个孩子偶然知道了这事很愤怒，要去教训那个孩子，鲍思高拉起他的手说：“你说得对，我们一起去报复他，好不好？”然后却带他进了教堂祈祷，等他心平气静后对他说：“你看，基督徒的报复就是宽恕，为罪人祈祷。”

可是男孩子们毕竟很淘气，有时真让人忍无可忍，母亲自从来到中心后就做了所有孩子的慈母，每天为他们不停地洗衣服、补衣服、打扫屋子、准备食物，从早到晚不停地忙。孩子们也非常敬爱她，在每年她的生日上都和鲍思高神父一起送她鲜花，为她唱歌。可是他们一玩起来，常常就忘乎所以，有一次玩捉贼游戏，一群孩子冲进菜园把母亲精心伺弄的菜踩了个乱七八糟，又把刚洗净的衣服扯了一地。母亲又生气又委屈，就去对儿子说：“我是真受够了，无论怎样辛苦工作，这些孩子却一点良心都没有，他们常常把给他们洗净晒在外面的衣服弄脏。今天又把我辛苦种的菜踩坏了。平常就是他们自己身上的东西也不知道留神，

清晨出去好好的衣服，晚上回来就扯破了，有时补都没法补。手帕、袜子、帽子，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丢在了哪里，把屋里的东西也任意破坏，有时居然把厨房的锅也拿出去玩，害得我半天找不到。老实对你说，我心中烦闷的很，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本来可以在碧基平平静静过日子，你不如让我回到那里去，平安度过我的晚年。”

鲍思高一言不发，始终静静地听着，直到母亲说完，他默默地指指墙上的十字架，妈妈看一看，沉默了，擦擦眼泪，重新束起围裙，说：“唉，你有理。”接着又开始工作。

鲍思高在对孩子们的培养中很重视“预防教育法”，不提倡“强制教育法”，认为后者适用于军队和机关，对于学校应该完全建立在理智、宗教与慈爱上，应排除一切轻重惩罚，而像圣保禄那样“爱德是和善忍耐的，它忍受一切，寄希望于一切，能承受一切烦劳。”主张听任孩子们跑跳、呼叫，认为体育、音乐、演说、戏剧、旅行都是获致纪律，增进美德和健康的有效途径。他为孩子们安排每天游戏，每周远足，节假日或春秋季节长途旅行，使孩子们愉悦心神，增强体质，也了解社会，增进知识，热爱世界；他也要求孩子们：虔诚、端庄，勤劳、节制（饮食有节、休憩有度）；祈祷、热爱，喜乐、行善，通过各种方法相辅相成，恰当调理蓬勃四射的生命活力助益健康成长，修养为有美好的高尚德操，心胸开阔，懂得热爱和感恩的真正的人，全方位成为有益于社会，能做光和盐的基督徒公民。

他对孩子们最重要的态度是信任，不论是听话的孩子或调皮的孩子，甚至对犯罪青年也一样，他一直保持着周六探访监狱的习惯，有一次他竟然向狱长提出带 300 多名少年犯人去春游，且不许有任何一个狱卒监视，保证没有一个人逃亡。狱长不敢作主，内政部长却同意了。鲍思高向孩子们说明实情，及自己对内政部长的保证，问孩子们是否答应一个不逃。孩子们商量了一

阵，然后几个大点的孩子代表大家向鲍思高神父保证决不逃亡，而且要严守纪律。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们走出监狱大门，在田间小路上奔跑、跳跃，在郊外献了弥撒，参观一些园林、古堡，红日西沉时，孩子们引吭高歌，抬着鲍思高如数回到监狱。

在艰辛的操劳和温馨的爱中，青年中心的孩子越来越多，达到 800 多人，又有宿舍、夜校，鲍思高实在忙不过来。虽然不少神父来帮忙，但毕竟都有自己的工作，尤其在星期天大家都忙得很，鲍思高便萌发了从孩子们中间选择优秀苗子培养助手的想法，成立了“圣磊思会院”，加入这个团体的青少年要做到：立好榜样，不说不良言语，勤领圣体。这个团体很快显出效果，会员们互相勉励，互相帮助，以身作则，广泛带动了其他孩子，并与落后伙伴开展一对一互助配对，做他们的护守天使。1847 年 12 月 8 日，青年中心成立六年后，另一座都灵中心宣布成立，鲍思高的好友包莱神父负责主持。

4. 慈幼会

1848 年是个革命的年份，法国二月革命，奥地利、匈牙利革命、日尔曼革命，意大利也跟着革命，自由主义要求立宪，爱国主义渴望独立，劳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也是这一年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都灵市各广场上挤满了各种不同名称的组织，鼓励人们参加，鲍思高也受到特别邀请，但他对这些人说：“如果你们让我也去做神父施行爱德的工作，不论干什么我都可以牺牲我的一切，可是对于政治，我却愿意现在和将来永远置身其外。”都灵主教也因修士们不顾主教禁令参加示威游行而关闭了神学院。

神职界这些类似的态度激化了群众反宗教情绪，许多神学院和神父被攻击，青年中心也常受骚扰，从 1848 到 1854 年一直很

不太平。有一次鲍思高正在讲道，一群暴动青年从窗外向他射击，一发子弹从他腋下穿过。还有几次有人在街上堵他，或以请临终敷油^①为名想谋害他，小管家16岁的蒲切底便做他的“保镖”，陪他出入。这时还出现了一条来去无踪的大狗，经常保护着他，几次救他于险境。那只大狗突然出现成为他的忠实护卫，后来又不再露面。20多年后有人又向鲍思高提及这事，问他怎么想，他笑着说：“说它是天使，就会让人发笑，可是也不能说它是只普通的狗。”

向青年中心投石头更是常事，还常有中心的孩子被欺侮，为保护中心，鼓励孩子们，鲍思高在中心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少年军队，请一位退伍军人训练，还向军械处借了废旧步枪，换上木头枪管人手一支，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精兵。不过鲍思高认为群众反对神父，并不是教会不赞成独立战争，而是因为绝大多数神父来自贵族，或富有家庭。他认为在新时代里应该更多地向平民发出邀请，让他们也加入这神圣的蒙选行列，恢复耶稣最初召选使徒的原则。于是他从磊思会院里选出13个孩子，然后又从中选出4位，对他们特别培养，准备成为神父。

社会上轰轰烈烈搞革命，青年中心却依然安静地发展，但鲍思高并不是不顾社会状况，只施加爱心。他知道只有慈善救济是不够的，办工艺学校、职业训练也不够，靠一二人监督雇主也不够，必须争取普遍的社会正义，用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这个伟大目标的确需要奋斗，但是眼前就有无数困境中的人需要帮助，他们不能等到“未来”，目前的工作也需要有人去做。有人领导伟大的运动和改革，也应该有人去为现在处于穷困中的人服务，他选择了后者。

^① 天主教或东正教在病人去世前举行的仪式，由神父在病人额头上涂油，请天主教赦免病人的罪过。

这个时期青年中心的经济非常拮据，内政部有时拨些款，官员们也捐些，鲍思高也募集一些，但仍时时捉襟见肘。在这困难时期，孩子们留下了一些特殊的记忆，一些他们称为“奇迹”的事情，由此他们称鲍思高是“圣人”。有一次在追思亡者节那天，孩子们都去墓地祈祷，鲍思高吩咐买三麻袋栗子让母亲煮熟，可母亲没弄明白，只煮了七八斤，孩子们回到中心后都饿得很，排队挤着分栗子。鲍思高提出一篮子使用大勺子分，小管家蒲彻底赶忙悄悄告诉他真情，他吃了一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手里只管继续分着，孩子们瞪大眼睛看着篮子，有点乱哄哄的。可是后来突然大家都鸦雀无声了，数百双眼睛盯着篮子，发现里面的栗子总是不显少，直到分够了所有的孩子里面还有那么多。孩子们边吃边议论，接着便喊起来：“鲍思高神父是圣人！”

其他还有一篮面包分够数百孩子，及各种即需即到的款项等等，另一件重要事情是1854年都灵市流行霍乱，鲍思高为中心的孩子们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并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犯大罪，一个也不会被传染，从中心征召了50个自愿救护员，他们帮助修女们在医院当护士，在病人家中服侍，或去街上寻找被抛弃的垂危者。几个月后霍乱平息，中心的孩子真的一个都没有损失，而且因他们的积极救助工作赢得了市民的敬重，对中心的态度大有转变。

鲍思高常说：“如果没有天主特殊的助佑，就不可能有青年中心的发展。”1851年第一批4人小组穿上了修士会衣，接着鲍思高又用3万里拉买下了租用的地方，这个庞大的款项竟也顺利解决了，签约那天晚上贾神父送来一位贵夫人捐赠的1万里拉随他安排，第二天一位神父又借给他2万。不久他又决定盖教堂，这需要7万里拉，他四处筹集到3万里拉时开始动工，同时尝试发行彩票，教宗、国王、王后、太后及许多官员都捐了礼品，次年6月20日教堂落成，青年中心有了稳固的基础。

随后他又扩建学生宿舍，以收容更多青年，创办《钟声报》、《公教读物》等报刊，在动荡的形势中指导青年和一般信友的道德生活。1853年秋开始开办各种工房，最先是简单的裁缝工房和制靴工房，鲍思高亲任制靴师傅，裁缝师由他和母亲共同担任。第二年又开了钉书工房，两年后开了木工工房，1861年得到市政府批准开了印刷工房，这个工房到鲍思高去世时已发展成为都灵市一流的印刷所。最后又开了铁工工房。他招收工艺生的标准是没有父母，无家可归的孤儿，为他们聘请师傅，并组织成立“圣若瑟善会”，为社会输送了许多有一技之长又有道德的技工。

同时他选出一些最优秀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虽然这些孩子都穿戴政府发放的旧军装外套，被同学们讥笑为漫画里的人物，但他们学习成绩个个名列前茅。1850年送学校的只有12位，到1857年已扩大到121人。

1854年1月26日也就在陆续开办工房的时候，他决定成立一个修会式团体以更好地为孩子们服务，四位青年罗吉弟、阿弟略、贾烈劳、卢华成为预备成员。团体起名：撒肋爵会，以圣方济各·撒肋爵为保护人，后来中文译为“慈幼会”。次年3月25日圣母领报节，在一个简朴的小房间里，弥额尔·卢华宣发贞洁、神贫、服从圣愿。这只是私下发愿，为协助鲍思高服务青年，慈幼会也只是一个合作团体。这年卢华17岁，不久被任命为护守天使分中心院长，那里大部分是扫烟囱的孩子，卢华学着鲍思高的样子为孩子们设计游戏，同他们谈话，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他的三个同伴也随后发誓愿，加入慈幼会，成为中心新办中学的老师，教数学、音乐、国文等。几十年后，卢华继承鲍思高为慈幼会总会长，贾烈劳成为枢机主教和第一批传道士的队长，还有的成为著名学者，都没有辜负鲍思高的培养。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打算加入一个新修会，只是为与鲍思高取得密切联系，协助他为青年工作而已。当时人们对修会很反感，18世纪伏尔泰批评修

会生活违反人性，给了人们太深的印象，况且意大利政府当时也禁止新修会成立。

可是1857年夏天鲍思高进见内政部长拉达奇时，部长竟主动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鲍思高神父，祝你长命百岁。可是你也是人，有一天你也会离去，那时你的孩子们怎么办？”并建议他组织一个团体，继承并扩大他的工作，但最好由自由公民组成社团，而不是修会。部长的话点醒了鲍思高，可以建立另一种形式的修会！年底他便写出“慈幼会会规”初稿，与总主教商议后次年2月带着卢华前往罗马，经两次谒见，教宗口头同意慈幼会士采取在教会前是会士，在政府前是自由公民的方式，而在此之前其他修会会士无论在教会或政府前都是会士，完全由教会领导。慈幼会士将像普遍公民一样缴纳捐税，拥有个人财产及一切公民权和公民义务，但个人财产使用权归属修会。

1859年12月9日，鲍思高召集19人宣布成立慈幼会，发神贫、贞洁、服从三愿者可以加入，给他们一星期时间考虑。开始大家很矛盾，抱怨鲍思高神父让他们做不受人们欢迎的“会士”，后来贾烈劳说了一句在慈幼会里具有历史意义的话：“不论是不是会士，我要跟鲍思高在一起。”共同的理想最终将他们连在一起，18日晚再次召集会议，除2人外其余人员全部到会，决定加入慈幼会。大家推选鲍思高为社团主任，其实就是修会会长，阿拉素纳底神父为副主任，卢华任神师。次年2月2日又开会决定吸收“辅理会士”或称“无神职会士”，他们不升神父，也一样发三誓愿，与神父们合作共同帮助青年。

5. 梦想成真

鲍思高一直拥有一个特殊的恩赐，即梦中预见。1861年几位会士组成一个秘密委员会记录这些梦，竟集成一本565页的巨

书。他从9岁那个梦开始，似乎每到关键时刻就会有奇异的梦向他指示未来，有的梦是关于教会发展和重要事件，有的是关于青年事业的。他的挚友碧岳11世说：“在鲍思高神父的生活中，超性溶成了本性化，而且演化为通常化。”1862年12月一个晚上忽然又有一个想法无法驱逐地涌入脑海，使他听告解时都有些恍惚，“必须建筑一座‘圣母进教之佑’大教堂，献给青年事业的真正创始人：圣母。”第二天他决定开始行动，地址就选在那片早已买人的农田里，可是没有钱！那天早晨连买邮票寄信的钱都没有，但他坚持要动工，第二年秋天慢慢挖好了地基，第三年他亲自奠基了第一块石头。这个工程需要近百万里拉，许多人认为太冒失，而鲍思高相信圣母已经为他们准备了钱，只等他们去找。他向社会各界求助，同时许多人却因得到圣母治愈疾病的奇迹来主动捐献，有贵族，也有穷人。1866年9月圣殿竣工，1868年6月祝圣时，总主教、慈幼会会士和1200多名青年参礼，雄伟的大教堂就耸立在种着种种蔬菜的农田里，高高的圆顶上是4公尺高的进教之佑圣母像。

从1863年起鲍思高应意大利各地邀请，开办起许多小学、中学、工艺学校和青年中心。1869年3月，慈幼会终于正式被教廷批准，但会宪仍未获通过，枢机们认为它太摩登。无论如何慈幼会已得到法定许可，鲍思高便想为女孩子们做些事了，而且慈幼会若有个姊妹会也更完善，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得到母亲多少帮助，3年前68岁的母亲患了急性肺炎，临终前还在指导他：“你要小心，因为许多人不是在光荣天主，而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要先做到。”当时他非常痛苦，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在圣母像前祈求了许久。几天后卢华又请来自己的母亲乔万娜，“自从妈妈去世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青年中心现在没有人煮汤，也没有人补袜子。妈妈，你愿不愿意到青年中心来？”56岁的乔万娜接替了丽达妈妈的工作。即使为

感谢两位母亲，他也该为女孩子做些事。

1864年他带孩子们秋游的时候在一个叫莫乃才的地方遇到几位自发组织起来，起名“无原罪圣母孝女会”的小姐，她们收留了几个贫穷女孩，教教理，学裁缝，后来这个地方盖了学校请鲍思高派慈幼会士去帮忙，现在他便想起这个无原罪圣母孝女会，专程去莫乃才住了几天了解她们，并与她们商议成立正规修会。起初她们也因为社会影响一样不想做修女，只是尽己所能帮女孩子们做些事。这个邀请使她们很不安，很矛盾，但经过考虑，27位小姐最终都决定不论别人如何看，她们要做修女，以便全力服务于需要帮助的女孩子。马上鲍思高去罗马见教宗呈上女修会计划，一年后宣布“进教之佑圣母孝女会”成立，中译又称“母佑会”。

这时教会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1869年12月9日，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开幕，会议有两个目标：针对当代各种学说提供明确的宗教教义；将教宗永不能错定为信理。1870年4月24日大会通过“天主圣子”文件，强调：如果对科学与宗教都有正确的了解，二者决不会发生冲突，因为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真理之源——天主。会议正在进行中，意大利政府军兵临罗马城下，要求教宗放弃罗马，他们要将罗马做统一后的意大利首都。9月20日碧岳9世下令举白旗以保护罗马城不染战火。罗马沦陷，举世震惊，大公会议也匆匆闭幕，而更重要的是1500多年的历史结束了，教会要进入一个新阶段。

大公会议虽然受到战争干扰，但对外方传道却是个契机，来自美洲、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主教们乘机在意大利为自己的教区寻找神父、修女，印度、美国都向鲍思高提出请求，前者要求派修女去服务，后者要求办工艺学校。一年内不断有请求信飞到他的桌上，但他都没有接受，而是慎重考虑到底应该去哪里？1874年4月13日，慈幼会会宪历经周折后终于被教廷批准，也在这

年南美阿根廷驻拉文纳领事向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教表示希望慈幼会去阿根廷，鲍思高得知这个消息后找来许多材料了解阿根廷，发现与自己曾做过的一个梦里的情景非常相象，1875年1月29日开会宣布向南美选派传道士，2月5日通报全会，领队选为37岁的神学博士贾烈劳，鲍思高曾在一个梦中看见两位狩猎土人俯视这个青年。

11月11日在圣母进教之佑大殿鲍思高主礼为10位传道士送别，送每人一份“20条特别赠言”，其中①你们应该追求灵魂，而不是钱财、光荣或地位；②要特别照顾病人、儿童、老人和穷人；③在衣食住方面要做贫穷的；④要彼此相亲相爱，遇事商量、互相劝戒，绝不可互相嫉妒、含恨，而要视一人的优点为大家的优点，一人的烦恼痛苦为大家的烦恼痛苦，每人都去设法消除或减轻它们。

传道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热烈欢迎，其中有主教、政府官员、意大利侨民，甚至还有几个青年中心校友。传道士们在土著部落寻找孩子谈话、游戏、教识字，办工艺、农艺学校，一年后来了第二批慈幼会士，再一年来第三批，母佑会修女也来了。

鲍思高的梦好像都应验了，最后1876年他又为在俗信友成立了“慈幼协进会”，订立会规，出版会刊，也以服务青年为主要任务。可是有一件事他却没有想到，1880年4月，新教宗良13世召他去罗马，让他承建罗马耶稣圣心大殿，但没有一分钱给他。鲍思高已经65岁了，本会的工作已使他分身无术，这个工作几乎使他无力承担。为募集款项，他在法国、西班牙长期旅行，倦怠不堪，腰弯背曲，双目几乎失明，两腿严重静脉曲张，身体衰弱，满脸皱纹，双唇无力地泛出一抹笑意。一位法国名医诊视过他的身体后说那已像一件破旧不堪的衣服，无法修补。可是各种疾病缠身的鲍思高不论出现在哪里都引起人们疯狂

的热情，热烈地追随他，许多人剪他的衣服做纪念，害得他换了好几身长袍。1887年5月，耶稣圣心大殿落成，耗资数百万里拉，鲍思高最后7年的心血几乎都洒在了这里。15日他老泪纵横在大殿的圣母进教之佑祭台上献了弥撒，3天后坐着轮椅离开罗马。

鲍思高犹如一支燃尽的蜡烛连说话的力气也快耗尽了，同年12月11日他奉献了最后一台弥撒，躺到了病床上。继任总会长卢华从阿根廷召回贾烈劳，1888年1月30日他对卢华留下最后的遗嘱：设法使人爱你。31日凌晨，疲惫的鲍思高闭上了双眼。

当时慈幼会已有768名会士，母幼会修女50人，共派出传道士12批，在意大利各地，南美各国设有分院。1905年雷鸣远神父带领第一批慈幼会传道士进入中国，先后在澳门、上海、北京、香港、台湾等地开办学校和青年中心。目前慈幼会和母佑会各有会士17000多人，神父4000多，辅理会士4000多，成为仅次于方济各会、耶稣会的第三大会，会院遍及全球，协进会员也广布各地。

1934年，碧岳11世（Pius XI）在册封鲍思高为圣人的讲话中说：“圣若望·鲍思高一生谋求天主的光荣和拯救人灵，他大胆构思，勇于创新，常想出各种各样的先进方法，在别人看来太过冒险，而他却使之一一落实，因为他清楚自己的所做符合天主圣意。”

100多年来，鲍思高和他的继承者们为社会培养了无数各行各业的人才，为无数社会底层的青年造就了幸福、成功的人生。

八、圣言的传播者杨生神父 (1837~1909)

1. 朴拙的苗芽

爱诺德·杨生 (Arnold Janssen) 1837年11月5日出生于下莱茵河高贺，这里距德国与荷兰的边境仅5公里。他是11个孩子中的长子，有5个弟弟，2个妹妹，另几个弟妹早亡，他和两个弟弟后来当了神父。父亲盖哈德·杨生是个忠厚热忱的农夫，拥有一个小型农场，有时到荷兰贩卖咖啡或其他东西，买卖诚实，交税也诚实，常主动据实报税，并交待子女和佣人也这样做。母亲卫莱丝操持家务，管教子女。家里并不富裕，但彼此相亲相爱，团结互助。

这是一个传统的德国家庭，有着突出的德国人性格，人生观严肃，生活规律严格，坚持原则，工作勤奋，宗教气氛浓厚。尤其母亲卫莱丝对孩子们的精神成长和心灵导向影响很大，她常教导子女们：“一个人不关心小事，就无法关心大事。”“守斋是戒绝罪恶，而非仅戒绝饮食。”“你同谁交往，你就因他受荣”等等。父亲有时也给他们讲解圣神如何为家庭和人的心灵带来平安，如何充满人的心，使人愉快地承行天主的旨意，乐于仁爱行善。他还特别喜爱若望福音序言关于圣言的描述：“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

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他。”还有《创世纪》：“在起初，天主造了天地，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片黑暗。天主的神运行在水面上。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父亲经常为全家诵读或讲解这些经文，这些美妙神奇的言辞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在刮风下雨的日子，他们似乎看到天主的神运行在空气中，听到天主圣言的声音“有光”，非常形象的圣言和圣神留在了爱诺德·杨生童年的心灵中。

在父母虔诚信仰的影响下，长子爱诺德很小就会编写经文，他14岁左右写的一篇祈祷文一直用做全家的晚祷。这篇晚祷真诚而富有激情，流露出一颗坚强纯诚的心灵：“圣！圣！圣！万军的上主，天地充满他的荣耀。光荣父，光荣子，光荣圣神……愿赞颂归于耶稣基督，归于他的圣名，归于天使和诸圣的天主……我们给天主圣三献上父的无限权能，子的智慧，圣神的爱，圣母玛丽亚的纯洁。主，因为圣言的真理，我信从你；因为你信守诺言，我盼望你；因为你美善无比，我爱慕你。请点燃我的爱火，使我常遵行天主的圣意，一切皆为光荣你……”

爱诺德继承了父亲忠厚的性格，天资也不很高，刚进学校时只有数学比较好，但他很用功，经过几年苦学，各科成绩都不错。中学毕业后，他希望成为一位神父，却因年龄尚小修院还不接收，他只好报考普通大学，专攻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同时选修神学，并以同等学历考取了教师资格。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说：“我在大学的生活非常单纯而平淡无奇，我每天一早去圣堂望弥撒，然后回来念书，9点钟时沿着一条美丽的林荫大道去上课，两小时后下课回来。下午4点参加讨论会、有演讲，也有辩论。我从未参加过一般大学生常去的酒店和其他聚会场所。生活中唯一的变化是星期天下午散步到邻近的村子，喝杯咖啡，下盘棋。”但是他却在哲学系举办的一次数学比赛中得了一等奖，

他用这笔奖金请父亲去科隆市玩了一趟。

1861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他终于如愿以偿，在闵斯特大教堂被祝圣为神父，分配到圣乔治堂区协助牧灵工作，同时被派在中学任教，大家称他杨生神父。他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教师，但工作勤恳踏实而公正。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足，希望有更多贡献，1865年加入了一个使徒祈祷善会，四年后成为闵斯特教区使徒祈祷善会的主任。他非常热衷于这项工作，编写了许多经文，制定了祈祷手册，后来又辞去中学教师工作，到坎拜村乌苏琳会院担任修女神师，以便有更多精力投入善会的管理。他认为祈祷是人拥有的特殊恩宠，祈祷可以推动平信徒使徒工作，支援各地的传道士，促进各基督教分支的合一。为配合这项工作，1874年他创办了《圣心小通讯》，为吸收更多新会员，更广泛地发行，他经常徒步或乘坐三等火车长途旅行，经他直接发行的《圣心小通讯》有上万份。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他意识到建立一个德国传道修会非常有必要，以便为德国培养合格的传道士。

当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连英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传道修会，其中仅巴黎市就有五所，意大利也有四所，德国虽然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却还没有一个传道修院，再者1872~1875年间铁血首相俾斯麦接连颁布法律和法令，驱逐耶稣会士，控制神学院和教士任命，使德国的神学毕业生无处可去，这些堆集的人才为建立外方传道修会提供了良好机会。早在1866年一位法国神父李伯曼在法国创办圣神传道会时，也在德国办了一所传道会院，曾发展到20多人，1870年法普战争限制了它的继续壮大，1872年俾斯麦又发起文化战争导致它彻底关闭。其时杨生神父正在专心于使徒祈祷善会，到处推销他的圣心小通讯，增长了不少经验和见识，他认为这个传道修会不应该就此结束。

正在这时香港监牧雷梦迪主教造访德国，在恼威克本堂方艾森神父处停留，杨生听到消息便马上前去拜访，为《圣心小通

讯》采访外国传道的资料。雷主教很友善地接待了杨生，讲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使杨生深受感动和激励，渴望也能加入到传道士的行列，可是他已经 37 岁，身体又自幼就不强壮，常常胸口痛，能否适应那种艰苦的异邦传道生活？他犹豫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雷主教很直率地说：“你不必去。”这使杨生很沮丧。雷主教又解释：“我是说你本人不必到外地去传道，在家里也很需要为他们工作。”他又详细介绍了自己帮助建立米兰外方传道会和英国米尔希尔外方传道会的经验。杨生专注地听着，然后对雷主教说打算通过《圣心小通讯》发出呼吁，鼓励一些神父来建立一座德国的传道会。雷主教认真观察这位朴拙的中年神父，听他谈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忽然对他说：“那么，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做呢？”

杨生被这句话吓了一跳，他一直想自己是个比较笨的人，没有什么大能力，只能做些具体工作，创办修会的事他从来没敢想过。看着对方一脸坦白的惊异表情，雷主教又真诚地说：“我是认真的，你自己建立一个吧。你为什么看上去那么恐惧？你知道，一件事情如果需要开始，总应该有人去开始它。”而杨生却缓缓说：“是，当然是。但我没有能力开始这样的工作。”他低着头不知所措地看自己的手。雷主教又建议他与方艾森神父合作，说方神父已经做了些准备工作，并给当地总主教和罗马写了信，虽然上面怀疑德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比较困难，但仍表示同意，并给予了祝福。

尽管如此，杨生仍坚持认为自己不合适，只表示一定要通过小通讯来大力宣传。可没想到雷主教却似乎铁了心，认定要让这位其貌不扬的杨生当一回伟人，又两次追到坎拜登门造访，但仍没有劝动杨生。不过杨生对自己答应做的事马上就行动了，在下月的《圣心小通讯》上他发表了长篇呼吁，力陈创办传道会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然而如石沉大海有去无回，没有引起任何反

响。杨生并不失望，他愿意发动起这个运动，让全德国天主教徒都行动起来。为了将工作开展得更有力，更实际，他拜访了方艾森神父。

方艾森神父与杨生神父完全是两种风格，他才华横溢，是神学博士、教宗御前卫士、教廷爵士，到过许多国家，会讲多种语言，气质儒雅，也有点傲气。但他是一位受教友尊敬和爱戴的本堂神父，自己生活节俭，却慷慨帮助穷人，并协助创办了救主修女会，也热衷于建立德国外方传道修会。这样一位具有一切优点的人，从各方面看都应该是这个计划的最好人选。起初方艾森有些看不起这个严谨、勤奋，各方面都不突出的小主任兼编辑，但就计划中的修院及如何唤起人们兴趣方面彼此交换意见后，他改变了看法，希望如雷主教所建议的二人一起合作来筹办。不料杨生仍然谢绝了，他还是认为自己不合适，尤其是与方艾森神父这样的知名人士在一起。事实上在方艾森面前，杨生感到压力太大，而且做为一个从小偏科数学的人，他不能接受方艾森的华美。

这次长谈经方艾森神父整理后写成一篇有力度有文采的长文发表在天主教所有重要的刊物上，然而仍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杨生在《圣心小通讯》上也做了转载，最后他看出通过这种方法恐怕不会有什么成效了，他只有求助于祈祷。这是长久养成的习惯，他相信祈祷具有最大的力量，任何事情的成功必须首先邀得天主的恩宠，祈祷是得到恩宠的最有效方法，他也相信祈祷是使徒事业的生命源泉，自然也是外方传道的源泉。

坎拜村的田野里设置有“十四处”^①苦路，村民发现这几天乌苏琳修女院的神师每天来拜苦路的次数加多了。平常他每天都来拜一次，村民们已经习惯，现在他每天来拜好几次，也更加虔

① 耶稣被判十字架苦刑后，从审判地到十字架树起地沿路 14 处纪念地。

城，手里拿着帽子，慢慢地，虔诚地，一处一处拜走，村民们想这个单纯的好人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需要请耶稣帮助。他们还从窗户里看到近来他在圣母像前跪着的时间也加长了，他像尊石雕一样一跪几小时一动不动，好奇的孩子们玩几圈后回到窗户前发现他仍跪在那里。日子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生活仍如往常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人们对创办传道院的事依然波澜难兴。

后来杨生考虑也许人们显得不关心的原因是没有人来组织，他们不知道向谁申请。事实也的确是，自称关心这件事的人们，包括自己至今一直是纸上谈兵，毫无行动。我们既然这么热心，为什么只写文章或祈祷，而不行动呢？为什么只喊着想着让别人去动呢？既然天主让我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不行动呢？也许应该先找一个地方，弄几间房子，具体开始做，然后就会发现响应者。

于是他开始认真考虑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首先方艾森神父是位优秀的本堂神父，在俾斯麦政策下，一个地方如果失去本堂神父不允许有人接替，显然主教不会同意他离开，他也不应该离开，而在德国现在又不允许建立修院。既然方神父不能主办这事，对此事最感兴趣并已插手的就是自己了，是不是环境要求自己改变态度？为什么自己只愿担任个小角色，而害怕失败和遭受批评？为什么自己不敢去负责任？回顾过去，自己已有12年教师经验和使徒祈祷善会的经验，也在堂区传过道，并做修女的神师，还有关注传道修会的热情，这一切都对创办和管理会院极有好处，另外还有雷主教类似命令的邀请，最后，最重要的是耶稣的话：到普世去，向万邦传布福音。

这些想法在不断的祈祷下慢慢发展，逐渐变成坚强的信念。自己虽然卑小，但若天主取用，就该奉献出去。在这个长久的祈祷和全面考虑中，他以数学家的严谨周全列出一些原则：①有时

天主让我们藉着灵感，直接看出他要我们做的事，他会光照我们，给我们一种很强的动力。②我们的圣召是天主圣意对我们行动的表达，通过圣召，天主对我们的心灵讲话。③寻找天主的旨意，平常或一般的方法是评估周围环境的情势。④讨教别人的意见是真正智慧的标志。最后他明确相信，如果很久以前就应该建立传道修会，那么现在更需要了，应该尽快着手去做。不只是提倡和呼吁，而应该亲自去执行。

2. 执着的奋斗

杨生神父考虑问题也许太慎重，而决定一旦做出便会果断去执行。1874年9月21日与方艾森神父简单商议后，他只身前往荷兰选会址。由于俾斯麦关闭了德国所有的修院，他们想成立新会院只能去国外，但是必须靠近德国边境，以便于吸收德国老师、学生和信友援助，并很快回报祖国。19号，他在一位荷兰神父帮助下找到一块合适地方，这一天是总领天使圣弥额尔瞻礼，在弥撒中杨生呼求圣弥额尔帮助并引导，还许下会院要以圣弥额尔命名。

经过讨价还价，杨生以4.5万马克签约买下那片沙地，虽然目前它很荒芜，但他喜欢那里幽静美丽的环境。当地主教准许了杨生在那里建修会，不过认为他很奇怪，自言自语说：“建一个传道会院，却没有钱。他或者是个白痴，或者是位圣人。”

为筹集够买地的钱，杨生开始想各种办法，在11月份的《圣心小通讯》上他对此事做了报导，请求大家给予经济援助，12月初开始到各地旅行为建院募集捐款。1875年正月，他请求主教免除他在教区担任的工作，以便完全投入到新工作中。这在当时是个很冒险的举动，家里曾非常担心，因为俾期麦只允许神职人员离职，不允许新认命，杨生断了自己的后路，放弃了十几

年的努力成果，但他已下定决心。接着他开始拜会各地的主教，无法亲自登门的就写信向他们解释自己创办传道修院的意愿，并请求祝福。在这些活动中，他个人虽然并没有给人深刻的印象，但各方面反应还不错，得到了 32 位主教的支持。接下来招收修生的工作却使他很泄气，旅行中交谈过的许多神父和修生中只有三人愿意到外地去传道，并且没有一个是德国人，三人中比尔是位卢森堡本堂神父，赖查特是奥地利的一位修生，安治泰是位巴伐利亚的修生。

沮丧的事只是刚刚露头，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开始了杨生神父这个选择的痛苦历程。有人说他固执，不实际，不是创立修会的合适人选；有人说他是个“古怪的鸭子”，不守纪律，没有组织能力；有人说他有野心，也有人责备他在祖国宗教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不努力培养祖国下一代的信仰，却开办修院打发德国神学生去国外，说他愚蠢；他到处募捐也使人讥嘲，常听到“那个疯子杨生来了这里，我给了 10 马克把他打发走了”一类嘲笑的话；主教也好心劝他多找几个顾问，以备少做错事；他的弟弟也劝他放弃这个想法，以免成为大家的笑柄，这一切使杨生感到自己真像个怪人似的，备受打击，也使招生工作更困难。他先后到卢森堡、鲁汶以及美国一些大学里找学生谈话，可是没找到一个愿意来的。回程路上，刚到坎拜落脚他又病倒了，真是可怜凄惨。客居在以前稳稳当当工作发展的地方，想着远处那片荒芜的沙地，他凄惶而失落，真的有些犹豫了，难道自己的选择果真错了？自己真的不适合这项工作？真的应该放弃这个努力吗？而同时他又意识到，如果这件事真的是天主的旨意，为了实现它，他应该承受起一切痛苦和阻挠，挣扎中他发现是由于自己懦弱，没有实现天主旨意，自己面对的不是放弃，而是应该更大地努力，去力求承行主旨。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我做过最大的挣扎，为执行当时的计划，我觉得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1875年3月，他与方艾森神父联名向总主教报告了进展情况，8月5日他与另外三位愿意参与这个会院的同伴召开了一个会议，大家同意杨生神父为临时会长，待正式颁布会规后再正式选会长。会议上他们宣读了本修会工作范围和目标初稿：我们的总目标是藉传扬天主圣心的知识和爱，服侍天主和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特别意向是：①向普世传扬信仰；②以圣托马斯的精神培植真正的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因此，我们会院的开设是为执行这两个目标——即为了愿意做传道士和愿意以教师身份而准备献身于传道士的人们所开办。

可是就在同一个月，方艾森神父在他创办的《圣若瑟月报》上登文反对由杨生领导这项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也能产生重大成效，但需要一位谦逊、有才干、学识丰富、广阅世事，且受同辈神父信赖的人来领导，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现。让我们来祈祷，求天主以他的仁慈，尽快给我们这类能符合要求的人。”这位最早的协创者，知名人士的反对，使杨生又受到沉重一击，但他只能继续做下去，他认为自己必须承行天主的旨意。

第二个月，他选定圣母诞辰节9月8日为同属德国、奥地利、荷兰的第一所传道修院剪彩开幕。他仍然邀请方艾森神父在开幕式上主持大礼弥撒，自己做了讲道，在讲道中他强调：“只有天主知道这件事能否成功，让我们一起实现他所愿望的。如果这事能成功，我们要感谢天主的恩宠；如果失败了，我们要捶胸承认我们不配他的恩宠。”然而就在开幕式上，他又受到公开的羞辱，应邀前来的记者们看到这里如此简陋，深感失望，杨生的讲道又不是那么慷慨激昂，让人热血沸腾，他们为受邀参加这样的开幕式感到耻辱，会后没吃东西，也没道贺便甩手离去。同时，德国有关传道最有影响的杂志，耶稣会《公教福传》对这个新会院只字未提，也许他们认为它成不了气候，所以最明智的办

法就是置之不理。

杨生曾许诺起名为“圣弥额尔”的这所会院，其实只是一座50公尺长的二层小楼，每层5个房间，2个面积较大的厅，原先是个旅舍，现在被冠以会院。开幕式第二天，村里人取走借给会院招待宾客用的桌椅用具，房子里变得空空荡荡，只剩墙壁上一幅孤零零的标语：愿耶稣圣心生活在众人心中。院外宽阔舒缓的莫西河穿过大草原和排排阴暗的栗子树，抚慰着荒芜中简陋的会院，似乎也安抚着四颗孤独的心。然而有耶稣圣心同在，他们并不寂寞，既然已经有了会院，有了落脚之处，那么现在应该工作。杨生卷起袖子与三个同伴一起将楼下大厅打扫得干干净净，布置成圣堂，但他们没有祭台和跪凳，只有墙上那幅耶稣圣心像。在像前插上两瓶鲜花，他们就跪在冰凉的石头地上祈祷。二楼大厅被装饰成圣母堂，里面有一张简单的桌子，上摆圣母像，前面点两根蜡烛。他们非常珍爱这座堂，引为会院的自豪，每天在这里诵祷，唱着“万福，母皇……”直到蜡烛燃尽。

购房产几乎用完了所有募集来的钱，开幕式又花光了他们的家底，会院现在只能因陋就简，而且他们连少数几天的伙食也难以维持了，其他起居用具更是简而又简。没有床，大家都睡在草褥子上，几个碗、盘、杯也都是沉重粗笨，颜色灰暗的劣等瓷器，只求便宜耐用；很长时间不够四把椅子，吃饭时在两把椅子之间搭块木板坐人。开幕后几个星期，三位德国神父来访，取笑杨生什么时候派出第一批传道士去中国，喝咖啡时见杨生一直站着相陪，一再请他坐下，最后杨生嗫嚅着说这里只有三把椅子取笑归取笑，神父们离开后，很快送过来十几把椅子，解决了座位问题。后来又有一位本堂神父送来一座旧祭台，不久也有了床铺。杨生最后一个换上床，并让木匠将床和桌子合二为一，白天办公，晚上睡觉。他们的衣服也都非常简朴，缝缝补补，不在乎别人讥笑。

最使杨生伤脑筋的是每天的食粮，他们常常面临断炊的威胁，最初几个星期是附近村庄里的老乡供给土豆和蔬菜，但冬天到了，他们必须有些粮食，杨生一个弟弟尤尼帕鲁斯是方济各会分支嘉布遣小兄弟会会士，性格随和、幽默，很有募捐经验，便帮助圣弥额尔会院到德国募捐，当时俾斯麦禁止为宗教募捐，尤尼帕鲁斯的冒险好几次被警察撞上，差点被拘捕，常常一无所获潜回会院。大家正在发愁，不几天一辆大车满载土豆和粮食进了会院，原来是信友们听说募捐的修士被警察赶走，自动捐助了一车送来。后来尤尼帕鲁斯以他的好性格为杨生的修会带来不少朋友。

四人会院只维持了半年多，似乎上天也要证明杨生不具备创办修会的能力。修院开始不久，他们对于修会目标和管理方法起了争议，另一方面也由于地方狭窄，生活艰苦，漫长的冬天使气氛更加紧张，加剧了摩擦。首先对传授科学的目标意见不一致，比尔神父和赖查特修士坚决认为这个规定使教师和传道士划分成了两群，如果传授科学对传道有必要，就不应该加以区分，而应视为理所当然，每个人都应具备。另一点是会士遵守多明我第三会会规，即除了一般修会的规定外还要每周守大斋一次，小斋四次。比尔神父问到底是什么人守这些规定，因为学生因年幼不守，教师因工作量大不守，传道士工作艰辛，环境特殊不守，所以这个会规不现实，作为传道会应参考其他外方传道会的规定，而不是学多明我会。后来他们提议采用投票形式表决，而杨生不同意，他认为两个修士还年轻，受到比尔的影响，难以对如此重大的事负责任。一向身体薄弱，小心翼翼，与人交往怯懦退缩的杨生这次非常坚定，一切笨拙和自卑全然消失，他认为自己是为天主坚持原则，出于向天主负责，坚持认为必须特别强调科学，同时多明我会会规把传扬天主圣言与人的补赎生活做了完美结合，应该效仿。

争论的结果越来越糟，比尔与两位修士因杨生的固执己见而愤怒，开始怀疑他是否有能力领导他们。外面大多数意见也倾向于比尔，都认为杨生错了。这些矛盾使杨生痛苦万分，体重减轻了，经常患病，无数次俯在圣像前求问：“唉，天主，这工作如何成功呢？”他的弟弟尤尼帕鲁斯看到杨生面带病容的样子就详细追问，使心情过于沉重的杨生一下子决开自我矜持的堰堤，无法抑制地哭泣起来，但他并没有向弟弟诉苦，只是泛泛地说自己受到了考验，内部矛盾一字不提。

几个最初的协创者虽然争论，但都是为了同一的目标，都很坦诚，希望将这个德奥荷首座传道修院尽量办好。为了合作，杨生做了点让步，允许会士不穿多明我会会服，减轻第三会的苦修，可是反对方认为杨生完全错了，要全部放弃，而不是让步。最后外面的关心人士们与比尔商量强迫杨生屈服，因为房屋和土地的合法登记人是比尔，而二位修士也与比尔同盟，使杨生彻底陷入绝境。情急中，杨生去找几位主教作证，主教们认为应尊重房产问题的事实，矛盾另外处理，坚持让比尔将房契转交真正的主人杨生。至此，分歧已无法调和，比尔和赖查特决定离开，大家悲伤而宁静地分了手。

送二位同伴到车站回来后，杨生独自一人孤零零走在乡间小路上，村民们悄悄议论说传道修院结束了。不久，方艾森神父也与圣弥额尔不相往来，留下的安治泰心里也是一团乱麻，正在考虑到底何去何从。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这所会院还能办成，许多人责备说杨生自己是这件事最大的障碍，认为他无能、怪癖、固执，可是，杨生面对所有的反对却非常坦然，他说：“一切会变清楚，这事若不是来自天主，就叫修院解散；如果是天主的意愿，它发生在今天比明天好。”他并没有感到负担更重，而似乎有所解脱，很平静，但他仍然很痛苦，他祈问天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不过他愿意静默，等候天主发言。

3. 踏实的发展

一个多月后，天主彰显了他的旨意，两位新修士加入到这个会院中，一位是杨生的小弟弟若望，一位是若望的同学魏格乃，两人刚读完神学。而且出乎意料，修院很快开始快速发展，不断有人前来加入，几个月后，1876年5、6月间，杨生与安治泰一起制订了史泰尔圣弥额尔会院守则，并为修会起名：光荣君王和天使之后的天主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这个会名得之于若望福音序言，那儿时已深深刻印在杨生心灵中的印记。以后所有加入圣言会的会士发愿时，都要诵读《若望福音》序言那段经文，因为杨生认为：天主圣言是圣父永久理性的永久表述，是天主思想的完美反映，是天主一切美善和伟大的完美肖像，是一切真理、知识与智慧的泉源。圣言创造了穹苍和大地，地上的水和水中一切奇妙的事物，苍天里神奇的星辰和星辰上丰富的存在；圣言还化身为人，“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他自己成为道路，成为言语来引导人。但是许多人没有看到这道路，没有听到这言语，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杨生和他的会士们要将天主圣言传向普世，用学术引人走向真理之源。这便使圣言会后来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

8月17日安治泰被祝圣为神父，并为新建筑奠了第一锹土，其时会院里已发展到50人，包括神父、修生、2位主顾会修女，还有4位工人。人员的增加和即将增加的更多人使建房成为必需，房基已开始打夯，可他们没有钱，每天的伙食尚需要杨生一元一毛地计算，后来他们筹集到十分之一的钱，便慢慢开始进行，随着工程进展，捐助者一个个出现了。有一家三兄弟每人献1000马克做终生弥撒费，另一位信友献了4000马克，保留终生收利息权，类似的捐助源源不断。在最初几年的经验中，他们学

会一些很重要的事；不问要盖这座房屋有钱没有？而是问这个建筑是否有必要？杨生在这时表现出的坚强信赖有时让人不可思议，他们常常在只有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经费条件下开工；有时他们欠资 20 万或 30 万马克，或更多，使帐房先生忧心忡忡，但最后他们完成了所有的工程，也付清所有的帐单。杨生神父后来以自己的经验鼓励别人说：“对于所需要的事，我们不应当忧虑。如果它们是必要的，天主必愿意它们实现。如果天主愿意它们实现，而我们能依靠天主，也勇敢并有信心地行动，他会设法使它们完成。”他一再向他的传道士们说：“如果你们应该做什么，依靠天主，他会帮助你们。”

1877 年他创办了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本画刊式杂志，以奥斯的定的“天主之城”命名。这份杂志后来成为欧洲天主教一份重要杂志，也成为修会的主要财源之一。

1878 年底，他向国外派出了第一批两位传道士：安治泰和福若瑟。为报答雷梦迪主教的启发，他将最初的成果派往中国。1879 年 4 月 21 日两位传道士抵达香港，下船的第一件事是感谢天主，然后在雷主教安排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各方面的知识，了解风俗民情，还换上了中国服装，两人剃去头发，留起胡子和辮子，戴上瓜壳帽，穿起马褂长袍。他们不仅很快学会了中国语和中国繁琐的礼仪，也学会了像中国人那样震耳欲聋地祈祷。

杨生希望将他的会士送往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去传福音，他与负责当地传道事宜的方济各会联络后，在 1881 年底安治泰和福若瑟辗转到了山东，住在阳谷县坡里庄。两位传道士的性格相得益彰，安治泰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福若瑟宽松幽默，好像总不会生气。安治泰是杨生最早的伙伴，福若瑟是辞去在奥地利（现意大利）的本堂工作而在 1878 年加入圣言会。

他们在到达阳谷的次年便建了一所婴儿院，收养弃婴。1883 年开办传道学校，培养男女传道士。1884 年在坡里庄成立了第

一所修道院，最初有 5 个学生，接着又开办了小型印书馆。1885 年圣诞节前安治泰被祝圣为山东南部主教，1889 年他便祝圣了 2 位中国神父，1898 年 1899 年又接连祝圣了 19 位，同时也已经另有几位会士从史泰尔陆续到来。

他们居住在山东农村，像当地中国老百姓一样吃蔬菜，吃豆腐，一年几乎吃不上肉，也很难洗上几回澡，住泥土房屋，穿手织粗布衣服，但他们对一切都纳之如甘饴，待所有的人都慈善温良。福若瑟的性格尤其可亲可近，乡亲们都称他“活圣人”。比他晚几年来山东的同会会士，后来的兖州主教韩宁镛说：“在我的记忆中福神父从来没有失去忍耐的时候，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出口伤人或失去自我节制。”还说：“福神父爱中国人真是到了鞠躬尽瘁，他要倾其整个身心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道士。他以自己的言行实现了这个原则：传道士不论置身于任何民族，都必须无条件地热爱这个民族，一个真正的中国传道士必须诚心诚意爱护中国人。”

1900 年福若瑟收了一个 10 岁的小男孩做学生，也常常做他的辅祭，后来这个山东阳谷县的小男孩在 1918 年成为神父，1929 年加入圣言会，并在 1945 年成为中国第一位枢机主教：田耕莘枢机。

1902 年底，安治泰去罗马汇报教务，拜见了教宗，并献上曲阜县长的礼品，第二天因心脏病猝发逝世在房间。1908 年 6 月福若瑟因久病之身又受伤寒传染也逝世在兖州。其实早在 10 年前他已经开始肺出血，医生劝他去日本疗养，他只住了三个月就匆匆返回“自己的家园”，1906 年他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在给家乡的一封信中他说：“25 年前和我一起来中国的 5 人中，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现在轮到我了，天主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感谢天主，我的身体保持得还算完好。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我为我可爱的中国人活在中国，也死在中国。”

在史泰尔，圣弥额尔会院，1878年冬，杨生神父借第一批传道士开拔之机，又给耶稣会杂志《公教福传》写信请求刊登圣弥额尔会院的消息，这次很顺利，8月刊上首次出现了关于史泰尔的报导，友善地叙述了它的历史，最后说：“当然建立这个修会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有天主的祝福与它同在。”1881杨生从修院工作中有所解脱，开始酝酿修女会工作，四位小姐在厨房帮忙好些日子，翘首盼望女修会早日成立。这时俾斯麦的文化战争已宣告失败，从1878年到1886年间几乎所有引人反感的法律都废弃了，德国恢复宗教自由，杨生的工作容易开展多了，但直到1888年，修士们接管厨房，四位小姐和主顾会修女才终于有了自己的会院。

杨生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已确信传道工作有修女协助会方便的多，她们可以管理女校、孤儿院、医院、诊所，教导妇女学习宗教知识和认字。1889年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瞻礼，女修会正式成立并很快发展到30多人。1892年会规定稿，也得到主教批准，起名圣神婢女传道修女会，特别任务是尊崇天主圣神，为信仰积极工作与祈祷，尤其为传道士和圣化人心祈祷。1895年9月第一批传道修女派往中国。入会修女如此之多，竟不知如何安排了，杨生想到玛尔大和玛丽亚对主的服侍，便计划建立一个双式修会，一组献身于外面的具体工作，一组度隐修式生活，专务祈祷。于是1896年圣神永朝圣体会宣告成立，主要任务是崇拜天主圣神，呼求他的神爱降到冰冷的世界；主要工作是祈祷和做手工，昼夜不断，每小时更替一组人员轮换着永远不停地朝拜圣体是她们的祈祷特色。

在杨生的勤奋领导下，圣言会和圣神会发展都很快，史泰尔不断有新建筑破土竣工，不断地买进土地，几个新分院也相继建立，1888年在罗马首建了圣来福分院，接着1889年又在维也纳建了圣嘉博分院，1892年在德国塞莱西亚建了圣十字架分院，

1898年在萨尔建了圣文德分院，同时又向非洲的多哥、新几内亚，南美的阿根廷、厄瓜多尔、巴西、智利派出几批传道神父和修女。史泰尔也发展成了一个村落，有一所大教堂，一所大规模的出版社，一所高中，许多小工厂，一所养老院，一个大花园，一座墓园。并在德国境内成立了二所高中，奥地利一所。科学研究方面的另一成绩是1906年由著名学者、会士史密特创办《人类学志》，一份民族学的学报，这一成就和一批有声望学者的出现成为1933年碧岳11世选择圣言会接管北平辅仁大学的基础。

一连串的成绩背后是无数的困难和艰辛，而杨生表现出来的信心也使人惊异，有时他找不到一个可讨教的人，也没有钱，令人失望的消息一个个传来，他却心平气和地说：“我已经习惯了，让我们祈祷吧，时机一到，天主就会照顾。”他非常重视祈祷，认为祈祷是人与天主的交往，是人获得天主恩宠的通道。人的内圣离不开祈祷，而要惠施他人，分施天主的救恩和精神生命，也不能不祈祷。因为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枝，谁在我内才能结许多果实，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

他的确已经习惯了打击和困难，但却不是只祈祷就万事大吉，而是主动、积极、踏实地去工作，去努力迎接天主的照顾，他奉行的是圣本笃的精神：祈祷与工作。他似乎没有创业的天份，行动又迟缓犹豫，但他却有一个卓越的特长，那就是坚韧不拔。一旦他发现某项工作是天主愿意的，并让他去执行时，他便对其成功表现出毫不动摇的信心，不声不响作出决定，然后便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再可以改变他，使他退缩。他常说：“当我们做我们的一部分时，天主将会帮助我们。他知道即使从恶中也能生出善来。”

他以德国人的实际精神办起许多其他事业辅佐修院，努力使其自给自足。由于有《圣心小通讯》的基础，加上他自己的推销经验和修士们的努力，出版社和印刷厂一直成为支持修会事业的

主要经济支柱，也是他们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以学术传扬圣言的重要后盾。最初的印刷厂只是一位捐献者献来的一台小型手动印刷机，他亲自和修士们编排印刷，每天派出一位修士出去募捐，同时为《圣心小通讯》扩大订户。随着另外几份杂志的创办和书籍的出版，修士们往往采用寻找义务代销人的方式，在一个地方找到几家订户后，再由这位订户义务帮助推销，这个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他们也非常感激这些义务推销员，始终视之为修会的恩人，每年圣诞节和新年都特别给予祝贺，并常常发文公开致谢。修士们的推销一直深入到一般人足迹罕至的地方，其范围之广之深入事实上使他们成为现代推销业的先行。杨生的实际精神还表现在许多具体事情上，如他为建筑安装避雷针，让修女们学习助产技术和基本医疗知识，劝修会多买土地，便于以后发展，或高价时出售等等。

4. 丰厚的圣德

杨生将他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他相信是天主让他创办的传道修会事业，他踏踏实实地发展，勤勤恳恳地工作。他的日常工作非常忙，除了正常的修院管理工作，还每周兼上28节课，代替生病的史泰尔本堂神父工作，后来制定会宪时更加重了担子，而且他还需要无数次地坐火车到首都或其他地方，同政府当局或同殖民政府交涉，到罗马请示，或与其他修会商磋，搞各种调查研究。太多的旅行使他疲惫不堪，那时没有电话预约，有时登门几次才能见到人。他经常利用旅行时间给世界各地的会士们写信，在留下的五千多封信件中经常可看到注明“在火车上”，“在……到……地之间”或“写于火车站候车时间”等。他写信很慢，常羡慕有的神父写信比他快三倍。他的日工作时间也最长，是修院里起得最早，休息最晚的人，常是12点左右上床，4

点或4点半起床，先进堂晨祷，再拜苦路，然后满怀热诚开始一天的工作。而事实上他在1882年左右就患了糖尿病，甚至早在他初创会院的时候就经常胸口疼，大家都认为他活不了多久，后来他患过几次肺炎，身体一直不强壮。但天主主要让他多做工作，给他的寿命并不短。

工作繁忙，身体不好都没有能使他放松一丝对修会精神的培养，他最关心的是人，是会士的成长，这才是他建会的目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培养出合格的传道士，他从来没有舍本逐末。他相信一个修会必须有好的内在神修精神，才能在纷扰的俗世中砥柱中流，有所建树，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天主的降福，并分施于他人。他一直非常重视退省、避静和神修讲话，以陶炼修会的优良精神。有人统计他一生做过120次退省，数百次神修讲话，他也要求每一位会士每年必须至少做一次避静。他自己除了劝勉和命令，也不断地为会士和团体祈祷，求天主圣神保持修会成员恭顺良善的精神，无私精纯的爱心，及来于圣神的力量和圣爱。他特别推崇信、望、爱三德短经，还推动了团体大祈祷，并要求会士特别敬爱圣母，他的修会分院都是选圣母节日开幕，会员们每天要以敬礼圣母的“三钟经”开始新的一天，以“愿圣母偕同圣子耶稣向我们全体祝福”为结束。

他对新会员的要求也很严格，在考虑人初学、发愿和派遣出外传道的人员时，他的态度非常严肃、超然，考虑再三，长久祈祷，似乎不只为现世负责，也要为永远负责，往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问题，询问有关神父和医生的意见，考察神哲学知识，观察个性特点，申请及选修课程情况，同时祈祷求问天主对这个人的意见。他的所有目标都为达到天主圣意的实现。

在修院管理过程中，他从来不害怕听取他人意见，他采取主教的建议请了好几个顾问，常向他们请教，对其他任何人的批评，也一向认真考虑，只要有道理便尽快采用。1886~1888年

间，有人说他对团体要求太严，有些不必要的规定，他马上进行调查。曾经他还发现在外面的传道士不愿意回总院，后来得知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得不到休息，他不仅急着为疲劳的传道士规定各种活动和工作，还催办他们的回程票，了解情况后，他便对自己的做法立刻修改。由于他对会士要求太严，一位顾问曾对他说他缺少一颗慈母心，他便努力使自己变得温和慈祥，并记住会士的主保日，及时向每一个会员恭贺，请他们到他房间喝咖啡。杨生天性严肃，甚至有些太严肃，但他做了最大努力使自己在做好会士好父亲的同时，也努力做好母亲。他也知道自己讲话技巧不高，便主动向方济各会士学习，后来他的讲话使听众受益匪浅。

对于求得别人宽恕，他也一向认为理所当然，他说：“我常常求天主和人原谅我，因为有许多应该做好的事我做得不够。”他知道人不可能完美，但贵在知错认错改错。他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便马上真诚道歉，有一次视察分院，他责怪主礼会士没到时间就让大礼弥撒开始，后来发现是自己手表慢了，错怪了修士，便马上找到那位修士，跪在他面前求宽恕。对在遥远异乡的传道士也难免有时误会，有一次他发现错怪了福若瑟神父，便马上回信：我诚心诚意求你原谅，因为我上封信错怪了你。在他接近70高龄的时候，他仍然向一位年轻的新神父道歉：如果我在任何方面伤害了你，我深感抱歉，我求天主和你宽恕我。对会院里每一位新祝圣的神父，他都习惯于跪下求他们降福，并一直保持到晚年。那种场景使许多人为之落泪。他尊重修会的每一位成员，对之平等相待，从来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即使修会日益壮大，声名日隆的时候。他认为一切的成果都来自于天主的工作，是天主浇灌培育了这个葡萄园，给了阳光、热能、雨露和成果，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一点合作工作，并且常常做得不够好。

修会逐渐扩大，每天有几十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有愿望、请求、困难、烦恼、抱怨、失望等各种问题，他都耐心认真地给

予帮助或安慰或鼓励，从没有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有过怨言，或气愤的话。信里也常带来会士或修女生病或死亡的消息，他忍住悲痛，及时尽力做好最需要他做的工作。在晚年，他经受了母亲的去世，弟弟同时又是得力助手若望和几位分院长的去世，曾使他悲恸万分，那封带来他最敬爱的母亲去世消息的长信，使他读了许久，尔后他静默了很长时间，对在场的人微微一笑说：这是对我的考验。他静静地咽下一切悲苦，不怨不尤，仍踏踏实实工作，使他的许多朋友、同伴非常惊讶，说他像一块岩石，在风雨中屹立。他曾多次说：“天主的上智并不保障我们不受苦和没有困难；而是帮助那些爱天主的人以应验天主所说的话：对于爱天主的人一切事都有益处。”

他对生活中的痛苦和艰难像一块岩石，对会士们的生活却真像一位细心的母亲。他访问各地的会院时，每每第一个问题都是：“每个人都好吗？有人生病吗？”如果有人患病，他就先去看望他们，察看是否照顾周全。他认为在天主的计划中，病人的功能是透过大家对他的照顾和关怀，把全院人员团结起来。对于冬天走长途来修院的小修生，他让厨房及时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待他们拜完圣体后请入自己房间，亲自跪在地上帮他们脱下鞋烤脚，鼓励他们，亲切自然，气氛轻松。对离开修会的会士，他也在他们需要时仍给予及时帮助，一位曾建议创办《圣弥额尔月刊》的神父后来结婚出了会，尽管工作勤奋仍生活困顿，杨生便常约他写文章，并多付稿费，还请他在会院休养。对于分手的协创人比尔和赖查特，也与他们一直保持往来，每月送给他们刊物，并多次邀请来会院做客。他对会士的父母也很关心，邀请他们来做客或工作，或资助钱物。

他不只对会士关怀备至，他的爱心也扩展到所有的人，尤其对穷人尽心尽力。他让一切上门乞丐都饱餐一顿，如果他们衣服太破还送给他们衣服，宁可自己和会士们少吃一顿饭，少穿一件

衣。好几次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使厨房的会士惊呼：我们要破产了。杨生神父每次出门，身上都要带足够多的零钱，以便救济穷人。给司机付车费他也要多加一马克，那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对随同的人说：“这样的帮助比讲一篇道理要好。”他还认为在旅途中，对于除单纯问路外的一切帮助都该付小费。可是他自己出门一向都是坐三等车厢，衣服也非常俭朴，或有补丁，那张既当办公桌又当床的家俱陪他直到离世。

1894年杨生有一段时间不能说话，可能是轻度中风，1895年见好后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便对各地的分会逐个进行了一次考察。他已年迈且身体虚弱，却仍坚持坐三等车厢，随同人员非常担心，在大家一再要求下他才答应坐二等车。回到史泰尔后，由于身体状况实在糟糕，在医生和会士劝说下，他第一次开始与大家分开吃饭。

就在他的人生旅途将要走到终点的时候，没料到他又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1898年他花了许多心血，千思万虑后精心拟定的会宪被罗马在1905年退了回来，附带着许多重大修改。有些在他心目中认为非常重要的规定被删除或大改动，初收到退件时他不知如何是好，之后他决定亲自去罗马解释。他拖着病弱之躯在罗马做了无数次痛苦的登门、拜访和会见，一位枢机甚至反对他们采用“圣言会”会名，杨生向对方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可是傲慢的枢机断然拒听：“不要再说了，不能再做修改。”枢机坚持原来批阅的意见，不再理睬杨生，使杨生不得不起身告辞。

此后许多天，杨生一言不发，直到听说他的会宪已得到完全批准，并允许他做些所希望的增补。但是主管枢机仍坚守不肯通过，这时人们发现这位一向坚强的、委屈求全的人泪水盈眶，而他仍平静地说：“主，愿你的旨意承行。”天主的旨意终会得到彰显，最后“圣言会”终于得到钦定，会宪也得以批准，杨生艰苦跋涉的一生可以安息了。

1907年杨生再度中风，右半身失控，仍坚持工作和祈祷，对疾病毫不在意，面对死亡也很乐观。1909年1月5日，在史泰尔圣弥额尔会院，他平静地闭上了双眼，病弱的身体竟在繁重艰苦的工作压力下支持了他71年有余。

杨生去世之时，已有1500多名会士和修女分布在世界各地，服务于教育、学术和慈善事业，还有许多在院学生，申请者和望会者，《圣弥额尔月刊》有50万订户，《荷兰月刊》近7万订户，《天主之城》使许多人爱不释手，《人类学志》则成为重要的学术刊物。他在去世前4个月又在美国建立了伊利诺州圣玛丽会院，并安排了向日本派出传道士的事宜。他在史泰乐那片沙地上培育了一座丰沃的葡萄园，葡萄枝蔓延全球。

对于他的成功，人们都承认信心是一重大原因。他的继承人布隆神父曾说：“他相信他的传道工作，具有磐石般不动摇的信心，因此他常依赖天主。”他自己也曾在给阿根廷一位传道神父的鼓励信中说：“我很高兴你勇敢地开始了你的工程，但我不高兴你夜里睡不着觉。如果当时我如此不信赖天主的照顾，我必定早已愁死了，也不会完成那么多建设。”

做为一个传道修会，爱，一直是它的根本宗旨，正像它的第一批传道士中来华的福若瑟神父所说：“爱，是一切人所懂得的唯一外语。”杨生也曾在会宪中写下：“我们愿钦崇、爱慕、效法耶稣基督——降生的天主圣言，以此为最高理想，因为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1906年杨生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把我的肉身和灵魂当做一种祭品，奉献于天主圣神，为求他的恩宠，使我能认识他的爱，并为他而生，也为他而死。望他帮助我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完美地实行他的圣意。”

九、不朽的圣女伯尔纳德 (1844~1879)

1858年之前的露德像所有小市镇一样是个默默无闻的穷乡僻壤，隐藏在比利牛斯群山之间的一片小小凹地上，一堆堆的白色房屋像山坡间徜徉的羊群。这里属于法国南部上比利牛斯州，离西班牙边境约50公里。

1858年2月份之后，这个山沟里的小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向往，时至今日几乎全世界各个角落都知道：露德！每天有一两万人川流不息地涌入这片山间凹地。这个小市镇为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已经将铁路铺引进丛山之中，建设了一个铺有十几道铁轨的火车站，一个国际机场，还有一座三层的哥特式大教堂“圣母无玷始胎大殿”，一座可容纳二千人的玫瑰大殿和五六千人的伯尔纳德大殿，一座容纳五万人的碧岳十世大殿，以及可以聚集百万人的广场。

露德！1858年2月11日至7月16日之间，一位14岁的小女孩与圣母玛丽亚面对面相见18次！至今这位在世界上生活了36年的女子已经离开世界将近120年，然而她可爱的遗容仍栩栩如生，像1879年她的灵魂刚刚离开时一样，这具曾有幸看到过圣母的身体被赐予不会腐朽的恩宠，她静静地躺在圣母祭台下，一个精致的镶金玻璃龕里，接受着千千万万人的敬意，向千千万万的人见证着那18次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相见。

1. 贫病交加的小笨姑娘

露德 (Lourdes) 的大小相当于中国一个农村乡镇，至今居民不足二万，19 世纪前半期只有四五千人，而在行政归属上则为县辖市。

露德市北部有一条溪流从山上流下汇入卡夫河。溪流上开有好几家磨坊，其中一家的主人是方济各·苏比鲁，女主人叫露惹丝。苏比鲁结婚前就是个磨工，结婚后从岳母手中接管了磨坊。当时老磨坊主刚去世，家里的长女已出嫁，次女露惹丝 16 岁，正是婚嫁年龄，需要负起家庭的重担，照顾母亲、两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的生活，露惹丝看中了苏比鲁。恰好苏比鲁是个磨工，便高攀一步进入这个家庭当了磨坊主。

苏比鲁拙于辞令，不善经营，他接管后磨坊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前几年还不太明显，随着他和露惹丝的孩子一个个出生，情况愈来愈糟。他们结婚 11 年后，妹妹、弟弟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老母亲归了天，他们自己则已有了 6 个孩子，而岳父留下的家产却也用尽了，最后丢了磨坊，靠给别人打短工租一间破屋容身。露惹丝性格温和，爱整洁，与丈夫相亲相爱，可是一个接一个出生的孩子使她对丈夫帮不上什么忙。一连三年苏比鲁不停地找工作，不停地找便宜房子租，直到连最便宜的房子也租不起了，走投无路之时，露惹丝一个远房亲戚将这一家 8 口人收容在自己家里。那是古代的露德牢房，人们称为“地牢”，挨着露德古城堡。主人住二楼和底层敞亮的房间，苏比鲁一家挤在一间 12 平方米的小屋里，一个铁栅栏的窗洞开向黑暗的小院子，城堡的高大阴影使小屋总是潮湿而阴暗。

日子虽然艰苦，夫妻感情却一直非常好，一家人也总是很和睦，宗教上也虔诚，还很有骨气，从不肯接受别人救济，长女

1844年1月7日出生，以敬爱圣母的圣师伯尔纳多为主保圣人，起名伯尔纳德（Bernadette）。她出生时家境还不错，可是她刚6个月时，露惹丝又怀了二胎，为了不影响胎儿成长，把她送到邻村一个刚失去吃奶儿子的母亲哺养，将近两岁时回到家里。伯尔纳德天生体质不好，自小就总是生病，不久染上严重的哮喘病，家境好的时候父母尽最大力量给她买药或进行食物补养，可那病不但不显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家里情况又日愈下滑，失去磨坊时她已十岁，颠沛的生活又加重了病情，及待他们搬到“地牢”住以后，就更没有见好的希望了。“地牢”的潮湿、窒闷常常使她咳喘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甚至会昏过去，父母没有钱给她买药或其他有营养的食物，只能在别人常常吃玉米饼子的日子里为她做白面馒头，而她又经常偷偷地分给弟弟、妹妹吃，家里稍富裕时，她可以喝到加糖的酒。她11岁时露德流行霍乱，她也染上了，闹得不轻，谁知竟然死里逃生活了下来。各种疾病影响了她的发育，长得瘦弱又矮小，比同龄孩子差一大截，事实上她一辈子也只长到1.42米。

由于她身体不好，家里又困难，所以一直没有上学，不会看书写字，会念的经文也不多，只有玫瑰经能念下来，她每天念好几遍。12岁上她又回到奶妈家一些日子，帮着放羊，奶妈心疼这个瘦弱多病的孩子，想让她来家里养几天，平常伯尔纳德一年也来好几趟看望奶妈。晚上，奶妈给她讲教理，她直今还没有开圣体，可是伯尔纳德记忆力实在不好，奶妈讲了一遍又一遍，她无论如何就是记不住，好多次奶妈嗔怪地用书轻轻敲她的脑袋，说：“太笨了，可怜的伯尔纳德。”这时伯尔纳德就扑到奶妈怀里，搂着老妇人的脖子撒娇以摆脱窘态：“好奶妈，反正我知道爱天主。”奶妈不放心，特别请求本村的神父和露德的神父多关照伯尔纳德。

伯尔纳德的性格其实很活泼，哮喘不发作时，她简直是个调

皮的孩子。她长得不算漂亮，但也不丑，圆圆的脸庞稍显饱满，嘴唇比较厚，鼻梁高挺，天庭宽满，清秀的眼眉护着一双明澈的黑眼睛。她心地单纯、温良，不闹病时总是面带微笑，很有礼貌，人们都挺喜欢她。她毕竟是家里的长女，对弟弟妹妹管得很严，看到他们不念晚课就上床睡觉时，便将他们拉起来直到全部念完才允许离开，监督他们做作业也一丝不苟，遇到哪个弟弟不听话时可能她还会打他一巴掌，伯尔纳德脾气比较急。

从奶妈家回到露德后，由于奶妈的督促，她被父亲送进露德济贫院儿童教理班，听修女们讲教理，学认字，准备初领圣体。白天一天听讲，中午和晚上回家照顾弟弟、妹妹，干家务，这时她已经14岁了，不过看上去只有十来岁大。

2月11日那天是星期四，在封斋期里。天气虽然晴朗，可是冷得很，家里的木柴不够午饭用了，妈妈让二女儿玛丽亚去河边或路上拾点柴来，伯尔纳德请妈妈让她和妹妹一起去，但母亲怕她冻着又闹咳嗽，不同意，来串门玩的邻居小姑娘15岁的让纳替她向母亲求情，说自己也愿意和她们一起去，露惹丝便同意了，拿起一条长长的白围巾给她围得严严实实，嘱咐她要少背一点柴。

三个小姑娘出了门，沿着拉木柴的小路走，可是路上一点木柴也没有，她们便顺着路直到卡夫河，过了桥向下游找。让纳和玛丽亚边走边打闹说笑，伯尔纳德气喘吁吁跟在后面。穿过一片草地，她们到了玛萨比耶峭壁下，那里是一带山峦，长满乱蓬蓬的大小树木和长青藤，峭壁下常有风吹下来的干枯树枝。峭壁的底部有一个椭圆形的洞，高约4米，宽、深大约有12米和15米，洞口一垛笔直的石壁上，枝条倒垂的野蔷薇形成天然屏障和门帘，岩石上满是干枯的野草、苔藓。沿河垂钓的渔夫和河边牧羊人有时来这里躲避突来的风雨，出门散步来不及归家的人可能也会偶然进来躲一阵。这里是露德一个风景区，幽静优美，离峭

壁不远处一条小溪绕崖而过，穿过一片美丽的草场和一排排风姿绰约的白杨树，汇入舒缓的卡夫河，河对岸是雄伟的露德堡垒和羊群一样的白色屋舍。

三个孩子发现峭壁下枯枝遍地，让纳和玛丽亚急忙脱下皮套鞋涉水过溪，溪水寒冷刺骨，她俩直打哆嗦，上岸后边揉搓脚边喊冷，套上鞋蹦着跳着便要去拾柴。伯尔纳德不敢涉水，害怕哮喘病发作，让玛丽亚和让纳从对岸捡几块石头扔在水里，她好踩着过去，但两个姑娘笑闹着，叫她：“跟我们一样赤着脚过来”，伯尔纳德不肯，又让大一些的让纳背她过去，让纳回答：“不，你装腔，讨厌的东西，你不愿意过来就留在那里好了。”两个女孩便跑开去拾柴，剩下伯尔纳德一个人站在溪边，没有办法只好开始脱鞋脱袜子，别的姐妹都不穿袜子，只有伯尔纳德由于气喘才穿着。

她刚脱了一只袜子，忽然听到一阵狂风似的巨响，她吃惊地抬头张望，发现晴朗的阳光下，一切都静悄悄的，阒无声息，刚才是什么声音呢？她一边想着又弯下腰开始脱另一只袜子，突然又一阵狂风声，她猛然感到非常害怕，立直身子，悄悄地四处张望，一切仍是安安静静，懒散地承受着阳光，让纳和玛丽亚正在远处拾柴，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心里砰砰乱跳，可是当目光转向山洞时，她发现山洞前悬垂着的一丛野蔷薇在剧烈摆动，好像有大风吹着，同时她看到山洞中逐渐浮出一朵金黄色闪光的云雾，越来越大，一位女子形象现出在光雾中，大约有十五六岁，美丽得不可思议，身穿白色长袍，腰系天蓝色飘带，头蒙白色轻纱拖曳至地，双足跣裸，脚背上有两朵金黄色玫瑰花，闪闪发光。女子右臂上挂一串玫瑰经念珠，金黄色链子，银色子粒。伯尔纳德定定看着那奇特的景象，忽然发现女子也在望着她，微微笑着，典雅温和，打手势好像母亲那样叫她过去。伯尔纳德却不再害怕了，她揉揉眼睛，再睁开眼，发现女

子还在那里，她不由自主从口袋中掏出自己的念珠拿在手里，朝女子跪下，女子似乎点头默许，并且也把右臂上的玫瑰经念珠拿在手里。伯尔纳德想划十字圣号，可是举不起手臂，她有点着急，这时那女子先划了一个绝顶优美的十字圣号，那动作深深感动了伯尔纳德，她觉得女子是在抚慰全世界，对全世界做降福，她不由自主也跟着划，发现自己的胳膊能动了。这个动作使伯尔纳德牢记了一生，并且从此也学会了划极其优美的十字圣号。

伯尔纳德跪在溪边草地上念玫瑰经，女子也滑动着手中念珠，但是女子只与她一同念“圣三光荣颂”。她们一直念完了全篇玫瑰经，女子又打手势让她过去，可是她不敢。这时她发现女子向山洞隐去，向她微笑着，逐渐不见了，金色的光云也随之隐入洞中，一切恢复了正常。

2. 美丽的夫人

拾柴的让纳和玛丽亚已经各拾了满满一抱，跑回来放到山洞前准备再去拾，看到伯尔纳德还在原来的地方，跪在那里好像正念经，就讥笑她：“你还在那里，懒坯！假热心！呆子！”看她没有反应，又大声叫她：“你过来吗？”伯尔纳德这时才如梦初醒，站起身，把念珠放入衣袋，涉水过河。她发现溪水一点都不冷，就说两个姑娘：“你们真是大惊小怪，溪水并不像你们表现的那么冷啊。”她们又拾了一些柴，分成三捆，一人背一捆回家。

让纳发现伯尔纳德脸色苍白，闷声不语，似乎有些紧张和烦恼，不像往常那么调皮，便问她是不是不舒服，伯尔纳德答说不是，可依然活跃不起来。快到家时，她终于忍不住试着问让纳和玛丽亚：“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吗？”两个女孩惊讶地看着她说：“没有啊，你为什么这样问？”伯尔纳德双唇间流露出沉思的微

笑，一阵静默。让纳和玛丽亚不停地追问：“你看到了什么？”伯尔纳德低声将刚才所见的事情叙述给她们，她们呆了半天，看着伯尔纳德严肃的神情，突然大声嘲笑她：“你疯了吧，呆子，大家可要笑你了。”

伯尔纳德告诉两个女伴不要外传，可两个小姑娘哪里憋得住，刚一到家就讲给了所有见到的人。玛丽亚也告诉了母亲，母亲先是责备伯尔纳德太荒诞，说她看错了，应该把它忘掉，后来看她一变往日活泼外向，那么沉默寡言，便向她解释说我们应该回避形迹可疑的事情，有时魔鬼会变成天使欺骗人，而有时纯粹是人的幻觉、自以为看见，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还给她讲了几个这方面的故事。伯尔纳德不争辩，可在心里说什么也不能相信自己只是幻觉，或是魔鬼欺骗人，那女子太美丽，太真实了，她在心里称她为夫人，她看上去像母亲一样温柔而可信赖。

星期五、六两天，伯尔纳德希望听母亲的话将那事忘掉，可是她做不到，她迫切盼望再去山洞前看一看，几次借口去草场散步请妈妈准许，都被妈妈拒绝了。星期天下午，伯尔纳德似乎听到一个温柔却强烈的声音催促她再去山洞，她不敢向妈妈请求，便怂恿玛丽亚在妈妈面前周旋，母亲仍然拒绝了。玛丽亚又去找来几个伙伴一起替伯尔纳德讲情，后来母亲考虑阻止伯尔纳德去山洞可能会使她对想象中的事情印象更深，甚至折磨出毛病，莫如让她再去看看，看不到什么时她便会放下这事。于是顺水推舟，母亲假装让姑娘们吵烦了，对她们说：“去吧，真被你们烦死了。”又告诫伯尔纳德：“但是必须在黄昏前回来，否则你要小心一些。”

山洞事件已有 50 多人知道，这次有十几个女孩子决定一起陪伯尔纳德去，同伴中有人担忧：“那会不会是坏人的勾当？”伯尔纳德摇头否定，另一个建议：“无论怎样，你可以向她洒圣水，

如果是魔鬼，就会逃走。你向她说，假如你来自天主，请走近些；若来自魔鬼，就滚蛋。”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伯尔纳德拿上圣水瓶，去教堂灌了一瓶圣水，有半升多，七八个女孩先出发，另几个回家去穿厚衣服，答应一会儿跟来。

到达峭壁下，伯尔纳德跪在山洞右侧，正对上次夫人站立的那丛野蔷薇跪下，开始念玫瑰经，其他女孩稍远一些站着，其中一个拿着圣水瓶。开始念经不久，伯尔纳德就激动地喊起来：“她在那里，她在那里！”可是别的女孩什么也看不见，拿圣水瓶的女孩急忙将圣水递过去，大家催促说：“快，快洒圣水。”她们害怕的声音都有些变了调。女孩子们看见伯尔纳德一边朝野蔷薇洒圣水，一边说：“如果您来自天主，请走近些。”但她没说那女孩教给的后半句。过了一会儿，她高兴地说：“她不恼火，相反，她还点头赞许，朝我们大家和蔼地微笑呢。”女孩子们不由自主都跪下了，使劲向山洞张望，仍是一无所见，而此时伯尔纳德已欢乐得难以形容，视线凝注在山洞上，面容变得非常美丽、纯洁、高贵，好像已沉醉在另一个世界里，女孩子们不安起来，有一个竟哭了，另一个喊：“伯尔纳德要死了。”

突然峭壁上咕碌碌滚下几块石子，那几个已极度紧张的女孩大喊救命，四散奔逃，几乎要吓死了。接着听到一阵大笑声，回头细看，原来是后来的几个女孩爬在山坡上，正抱着肚子笑弯了腰。逃跑的女孩们又返回来，大家合在一起，后来的几个说她们绕道上了山，想吓唬她们一下，可没想到把她们吓得那么厉害，请求原谅。这时她们发现伯尔纳德仍跪在那里，对周围的杂乱似乎一无所觉，兀自陶醉在另一个她们不知道的世界里。

大家又逐渐安静下来，不一会儿看见附近一家磨坊的母女俩向这里走来，到了近前才知道她们是听到刚才惊慌的呼救声而来察看。女孩子们围过去，向她们讲述伯尔纳德的情形，那位母亲轻轻走过去，呼唤伯尔纳德的小名，可是毫无效果。这位母亲担

心她被什么东西蛊惑了，想设法减轻那东西对她的影响，于是又叫来儿子磨坊主尼阁老，一位28岁的年轻磨工。他走来时嘴角带着嘲讽的笑意，以为一定是女孩子们捣什么把戏，可是当他看到伯尔纳德时，突然止住脚步，变得严肃起来，后来他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情景，这孩子的面孔近乎神圣，使我不敢碰她。”

母亲再三催促，尼阁老才小心翼翼搀扶起伯尔纳德，和母亲一同扶她回磨坊。路上伯尔纳德的目光不断注视着比她稍高一点的前方，似乎一个神秘事物一直浮在面前，尼阁老几次用手遮住她的眼睛，可撤回手时她的目光又回到那里。到磨坊好长一段时间，伯尔纳德才似从梦中醒来，向大家叙述刚才所见的情景，女子形象同前次基本相同。

女孩子们送她到磨坊后就跑回家去了，把刚才的事情传得满城沸腾，玛丽亚也跑回家哭着告诉了母亲。露惹丝又吃惊又愤怒，直奔磨坊，进了屋径直走到伯尔纳德跟前，怒斥她：“怎么，可笑的东西，你要人家讥笑我们是不是？”说着举手就要打伯尔纳德。尼阁老的母亲一把拉住她，低声向她说：“你这是做什么，别这样对她。你是没有看到山洞前她的样子，那像天使一样。”露惹丝颓然坐在凳子上，眼泪流了出来，家里那么穷困，这孩子又弄出这种奇怪的事，别人会怎么议论她们啊。过了好一会儿，在尼阁老一家劝说下她才鼓起勇气领着伯尔纳德回家。

一连几天露德的人们议论着这件怪事，有的讥笑，有的惊奇，有的不置可否。有一个圣母会会员贝蕾小姐听了这件事后猜想或许是几个月前去世的露德圣母会会长发显出来让人们给她念经，便找了个机会去苏比鲁家了解详细情况。星期三，贝蕾小姐又向同会会员米拉夫人谈论这事，并说出自己的想法，于是两个人又一同去了趟苏比鲁家，正碰上露惹丝在训斥伯尔纳德，因为

伯尔纳德又要求去山洞。露惹丝不好意思地向二位客人解释，可是待她情绪平稳下来后，二位女士却建议也许应该让伯尔纳德再去山洞看看，这孩子不会撒谎。听她们这样说，露惹丝很不高兴：“难道你们也想让人们讥笑我们吗？”二位女士向她详细分析情况，并表示她们要同伯尔纳德一起去，保护伯尔纳德。露惹丝思前想后，最后答应让伯尔纳德再去看看。

第二天又是星期四，2月18日，天刚亮，贝蕾小姐和米拉夫人陪着伯尔纳德一大早出了家门，先去教堂望早弥撒，然后去山洞。米拉夫人不放心，带着一根祝圣过的蜡烛，还有笔和纸，想让显现者将要说的话写下来。伯尔纳德急于见到显现者，走得比较快，把二位女士抛在了后面，待她们赶到山洞时，伯尔纳德已经在祈祷，忽然她快活地喊起来：“看！她来了。”快乐得浑身发抖，叩头至地，一会儿祈祷，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似乎交谈。贝蕾和米拉紧盯着山洞，却什么也看不见。这天伯尔纳德没有出神，只是幸福地、安安静静地用心与显现者交谈。玫瑰经念完后，贝蕾把纸和笔递给伯尔纳德，说：“你请问那位夫人，她有什么话向我们说，请她写在纸上。”伯尔纳德向前走了几步，举起笔和纸，注视着山洞。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手，深深鞠了一躬，退回到原来的地方，纸还是空白的。伯尔纳德转告二位保护人说：“我递给她纸和笔时，她笑了，对我说：我对你说的话不必写下来。她还问我：您是否愿意对我显示恩情，在15天之内天天到这里来？”伯尔纳德在以后回忆这个情景时仍显得有些惭愧，“她称呼我为‘您’，并用那么客气的词语。”

当时贝蕾追问伯尔纳德：“她为什么让你来？”伯尔纳德答：“她没有对我讲为什么。”米拉忽然感到不安：“请你问一问夫人，是不是我们在场使她不高兴？”伯尔纳德望着山洞一会儿，然后对她们说：“不，她说：她们在场并没有使我不高兴。”伯尔纳德又加了一句告诉二位女士“夫人还向你们微笑呢。”伯尔纳德重

新跪下，贝蕾和米拉也跟着她跪下，这次她没有祈祷，看上去是与显现者交谈。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伯尔纳德说夫人离去了，于是三人站起身，准备回家。二位女士问伯尔纳德夫人有没有其他消息告诉她，有没有告诉她自己是谁。伯尔纳德脸上显得有些忧伤又有些喜悦，说：“她对我说：我许给你幸福，但不在今世，而在来世。我问过她她是谁，可她只是微笑，不回答。”

这一次相会有米拉和贝蕾到处作证，她们知道那不是前院长，便猜想可能是圣母。她们的信心感染了许多下层老百姓，像石匠、工人、农民还有病人、乞丐，他们被这消息感动了，希望显现者也能对他们显示恩情。这一天正是露德集日，当天晚上消息便翻山越岭传向许多地方，到处都有人在议论。

第二天，星期五，19日，约定15天中的第一天，山洞前一清早便聚集了百十来人，这次露惹丝亲自陪着女儿来了，还特意请了伯尔纳德的领洗代母和大姨妈。露惹丝看到这么多人受伯尔纳德牵累，心里很不安，她紧紧陪在伯尔纳德身边，和她一起跪下。

伯尔纳德优美无比地划了一个十字圣号，开始祈祷，不一会儿，这个世界对她就不存在了，她的脸上绽开阳光般的笑容，身体向前倾斜似要飞升，嘴唇微启，浑身轻轻颤抖。露惹丝以为女儿要死了，惊呼：“主啊，请你不要提走我的女儿。”她话音刚落，又有人喊：“她多美啊。”许多人被伯尔纳德的仪容所感动而泪流满面，人群陷入极度的静默中祈祷着，约半个小时后，伯尔纳德揉揉眼睛清醒过来，回到现实，快乐亲切地投入母亲怀中，向她叙说今天的显现：夫人感谢她守信用到这里来，答应以后会给她启示。回到家里，她又悄悄对母亲说：“在我祈祷的当儿，突然有一片骇人的混乱声音，相互撞击、交错着，像是来自地底，浮在卡夫河上。听上去那些声音很愤怒，其中有一个特别尖锐，疯狂地叫：‘你逃命吧，你逃命吧’。夫人听了这声音，抬起

头来，向河面一瞥，皱了皱双眉，那怪声就都消失了。”后来露德人知道这个场景后说那是圣母驱赶了魔鬼使它们再也不敢来露德捣乱。

当天晚上，露德地方报《拉夫当》对山洞事件做了报导。开头说三个孩子想偷人家的木段被发现后逃进山洞，正文对山洞前的情景做了客观介绍。山洞事件已影响到全城的人，知识分子、有地位的比较冷漠，下层人民很热情，不过有几个露德名人也比较关心这件事，多祖医生、律师迪福、司法主任普加决定亲自去考察，检察长迪图、市长拉卡代、警察局长雅科梅开会商量要对这件事进行管理，先派出几名观察员去查看那个叫伯尔纳德的女孩子是否扰乱公共秩序。露德总本堂佩拉马神父最沉得住气，没有作任何表态，一位年轻神父代齐拉去山洞看了一眼，但也保持沉默，给孩子们上教理课的一位波米昂神父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什么伯尔纳德，一天上课的时候点名叫她回答问题，他才想起来以前曾提问过她，这是个笨孩子。教理班几个学生有时围着她问长问短，几个男孩子则取笑她，修女们有的竟公开说她是个坏孩子。

星期六，20日清晨，山洞前已聚集了五六百人。星期天，21日是相约15天中的第三天，多祖医生目睹了这次相会的全部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一到山洞，伯尔纳德立即跪下，从衣袋里拿出念珠，开始念玫瑰经。这时她的面容改变了，容光焕发，显示出她正在与显现者接触，她左手数着念珠，右手端一支蜡烛，卡夫河吹来的风几次将蜡烛吹熄，她就将它交给近旁的人重新点燃。

“我用心注意伯尔纳德的一举一动，这时我想知道她的血液循环和呼吸状况，我握住她的一只手臂，把手指按在她的脉搏上，脉搏平稳、正常，呼吸也平顺，在这少女身上，找不出丝毫神经过敏的迹象。

“我把手放开之后，伯尔纳德站了起来，向山洞走近几步。她的面部表情在此之前一直呈现非凡的幸福和喜悦，但此时突然显得忧闷了，眼中流出两行眼泪，淌在面颊上。这种变化使我惊奇，待她的祈祷完毕之后，我问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回答：‘原来注视着我的那位太太的目光，那时掠过我的头上往远处眺望，显得非常忧伤。我问太太为什么忧伤？她向我说：请为罪人祈祷！不久她的脸上又恢复了柔和慈祥的表情，然后她就隐去了。’

“我还问她：夫人是怎样显现给你的？她说：‘一开始我看见岩洞里有道柔和的闪光，接着看见她站在蔷薇上。她向我问好，还俯身微笑。后来她划十字圣号。结束时，她先隐去，光芒其次。’伯尔纳德讲这些时，十分平静，既无不安也不自豪。我又问她：夫人容貌怎样？她回答：‘非常美丽。’我指着小径上几位高雅漂亮的女士问她：有她们那样漂亮吗？伯尔纳德高声回答：‘噢，她们不能与她相比。’

“伯尔纳德在离开山洞时，如同平常一样，显得非常自然、谦逊。”^①

上午山洞相会后，伯尔纳德被检察长迪图派人请了去，妈妈露惹丝陪着她。“孩子，你使人们纷纷议论你，以后你是否继续要到山洞那里去呢？”检察长开始察问。

“是的，先生。我已经答应过夫人，还要去 12 天。”伯尔纳德很平静，态度坦然。

“可怜的孩子，不过那位夫人并不存在。”

“当她第一次显现时，我也这样想，所以当时我擦擦自己的眼睛。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没有受骗。”

“怎么知道的呢？”

^① Rev Zgnatius Ku, S. J. 著：《露德之声》，第 67~68 页。

“因为我看见她好几次，包括今天早晨她还跟过谈过话。”

“教您读书的济贫院修女不会骗人吧，她们说您在骗自己。”

“要是她们像我一样看见了，就会和我一样相信了。”

“当心，以后我说不定会发现你的秘密，已经有人在说你们暗中接受别人的礼物了。”

“我们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馈赠。”

“可是昨天你就到过米拉太太家，并且接受了她的款待。”

“是的，因为我气喘，米拉太太给我喝过一杯糖汤，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你在山洞那里所做的，是一种恶劣行为，你使群众都跟着你跑，这事必须停止。你答应我不进山洞去吗？”

“不，先生。我不能答应您。”

“这是你最后一句话吗？”

“是的，先生。”

迪图先生又问了些显现的其他问题，最后只得放伯尔纳德离去。

下午，伯尔纳德和妹妹玛丽亚陪母亲去教堂，晚祷结束后她们在教堂前正与人们交谈时，一位警察走来请伯尔纳德去警察局。警察局长雅科梅亲自主审，与他同在一个楼上办公的一位“有识之士”税官埃斯特拉来旁听。局长边问边作记录，对6次相会都详查细问，最后还故意改变一些细节核对，比如问：“你说夫人是19岁，是吗？”“你说她穿蓝色长袍，系白色飘带是吗？”最后采用警察常用的手段，对她说：“伯尔纳德，我知道你的故事纯属虚构，还知道是谁教你的……”

伯尔纳德答：“我不懂您的意思。”

“什么？不是有人给你出主意，要你说圣母在玛萨比耶山洞显现吗？”

“先生，没有。”

“你要向我保证以后不去山洞。”

“先生，我不能。我已经答应夫人要去。”

警察局长很恼火，可是外面跟来的群众已经砸了很长时间的门，他必须让这个孩子出去。这时一个平民悄悄打开门探进身子，“什么事？”局长问。进来的是苏比鲁，他指指伯尔纳德说：“我是孩子的父亲。”警察局长正好找到训话的对象，用粗暴的态度对他说：“我正要找你，这出戏该收场了。”苏比鲁苦恼地抱怨：“局长先生，我们家四五天来像个市场一样，有那么多人进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好奇的人打发走，我和妻子为此精疲力竭。我很希望你出一道命令，让我能拒绝那些人。至于伯尔纳德，我保证不再让她去山洞。”

伯尔纳德父女出去后，警察局长余怒未消，税官埃斯特拉却说这个孩子很不一般，景象很像是她亲眼看到的，不然一个农村小姑娘不可能编造这么详细。雅科梅对他的朋友说：“亲爱的邻居，你不是警察出身。”通过这次审查，埃斯特拉关注上了这件事，每天去山洞并作记录，留下许多一手材料。

次日，星期一，22日。由于政府干预，苏比鲁禁止女儿去山洞，伯尔纳德认为违背父亲的命令是属于犯罪，尽管很难过她却不敢偷着去，早晨出了门便径直往济贫院听教理课。午后又去上课时，在一座小桥上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挡住了。监视她的两个警察说看到她好像被绊了一下，退后一步又往前走，却突然转回身来，往回走。警察猜想她可能要去山洞，走近来问她：“你去哪里？”伯尔纳德平静地回答：“去山洞。”两个警察便一直陪在她身边，山洞前有很多人一直在等她，但今天她没有看到显现者，没有任何特殊表现，只是祈祷了很长时间。她如实告诉警察：“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有人很高兴：“看，这位夫人毕竟害怕警察。”也有许多人很失望，以为这孩子真是骗人。事情似乎很简单，该结束了。

3. 无玷始胎者

露惹丝和苏比鲁相信自己的女儿是被一种神秘力量所支配，他们不打算再阻拦她，也没有精力去阻挡，他们首先必须照顾贫困的生活，把那件事交给显现者自己去处理吧。即使前一天伯尔纳德没有看到显现者，星期二，23号，伯尔纳德坚持还要去山洞，她的母亲露惹丝再次陪了她来。

早弥撒后，伯尔纳德来到山洞前像往常一样拿出玫瑰经念珠跪下开始祈祷。这里仍然聚集着一二百人，不少乡妇在祈祷，多祖医生和迪福律师又来了，税官埃斯特拉和他妹妹也来了，同行还有几位女士，在路上还开着玩笑：“你们是否带了望远镜来？至少带了圣蜡或圣水吧？”埃斯特拉由于旁听了警察局长对伯尔纳德的审讯，对这个事件比较留心，作了详细记录：

“伯尔纳德跪了下来，从衣袋里取出她的念珠，然后深深鞠了一躬。她的一举一动极其自然，一如在教堂祈祷一样。当她的手指开始数着念珠时，她的眼睛望着岩穴，显示出她的渴望。突然，她好像被雷电击中，一种崇敬的感情使她一震，然后好像进入了另一种生命。她的双目发着光，脸上显出天使般的微笑，全身展示出一种不可形容的美。束缚在肉体生命里的灵魂好像要挣扎着跑出来，畅舒身体盛不下的快乐。伯尔纳德不再是以前的伯尔纳德了，她是上天特宠者，有着超人的相貌。

“此时，站在那里的我们，自动地，几乎是机械地摘下我们的帽子，鞠着躬，犹如那些无知妇孺一般。理智的时候过去了，我们一如其他参与这次天上事件的人，我们的目光不住地从伯尔纳德身上移到岩石上，再从岩石上移到伯尔纳德身上。我们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但我们看见、了解、捉摸到了那神秘夫人和伯尔纳德间的交流。

“那夫人来到时所引起的一阵极度快乐过去之后，伯尔纳德表现出一种倾听的姿态，不久，她的手势、容貌反映出谈话的进程。她有时微笑，有时严肃，有时点头首肯，有时作询问状。当那夫人说话时，她欣喜若狂，相反，当她祈求什么时，就谦逊地祈祷，有时还流泪。有时人们看到她们的谈话中止了，于是她重新念玫瑰经，但两只眼睛还是盯住岩洞，似乎她唯恐失落了赏心悦目的瞻望对象。

“伯尔纳德习惯以向隐蔽在山洞中的夫人行礼来结束她的祈祷。我一向生活在世俗场中，见过许多雍容华贵的夫人，但从没见过如伯尔纳德在行礼时的优美风致。这个孩子在出神时常划着不同凡响的十字圣号。那天我在归途中说，假如天堂上也划十字圣号，那一定是这样。

“那天出神的现象大约有一小时左右，将近末了，伯尔纳德膝行上前，到悬着野蔷薇的山洞外，俯伏在地上口吻地面，然后又膝行回到原处。渐渐地，她面上映着的神圣光辉减弱下去，越来越弱，最后消失了。伯尔纳德继续祈祷了一会儿，但这时在我们眼前的，只是苏比鲁家可爱的乡下小姑娘的面孔了。最后伯尔纳德站了起来，走近她的母亲身边，然后就消失在人群中。”^①

在埃斯特拉和多祖医生回家途中，有人问他们：“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吗？”他们中的一人回答：“不，我看到了伯尔纳德的面容。”对这件事他们的态度郑重起来。

接着一天的显现中，发生了一件事。伯尔纳德出神的时候开始变得忧愁起来，两眼珠泪滚滚，她膝行经过山洞前的斜坡，不停地吻着地面，到野蔷薇下时先是俯地叩拜，然后抬头望着山洞，好像等待命令，继而转身面向群众，泪流满面，呜咽着喊：“补赎！补赎！补赎！”这时有警察前来制止，但被群众赶了出

^① Rev Zgnatius Ku, S. J. 著：《露德之声》，第 88~89 页。

来。

再接着一天，星期四，25日，发生了一件更怪的事，现在山洞前已有了上千人，伯尔纳德在那种出神的状态中念完两三段玫瑰经后，突然又站立起来，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踌躇地转向卡夫河走了两三步，又停下来，回头向后望着山洞似乎在征求意见，然后转回身往山洞前左侧走去。走了四分之三的路后停了下来，目光不安地环视四周，又抬起头，似乎在询问，最后俯下身，果断地用手挖地上的石头和土。她挖过的地方随即充满了水，混着泥浆和枯草。随后她俯身喝了一口那水，又用它洗脸，并拔了一棵草根吃。

这举动使群众吃惊极了，也极为反感，开始议论起来，当伯尔纳德重新扬起沾满泥水的面孔时，有人惊呼：“伯尔纳德疯了！”人们既失望又可怜她，她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陡然消失了，许多人伤心地开始离开山洞。然而伯尔纳德依然沉浸在出神状态，过了一些时候才恢复常态，庄严地划了优美的十字圣号，起身离去。

人们问伯尔纳德刚才她为什么要挖地，喝脏水，吃草，伯尔纳德纯朴自然地回答是夫人让她那样做，其实她以为应该去卡夫河找水，但夫人对她说应该在山洞左下角挖。那天下午，人们发现伯尔纳德用小手挖开的地方涌出一股泉水，逐渐扩大，形成一道细流，汇入小溪，又流入卡夫河。到第二天，人们发现这道泉水每分钟基本上可以涌出85公升水，流量稳定。后来一位专门研究这道泉水出现原因的神父说：“在天主上智安排下，泉水和伯尔纳德同时在同一地点相遇。”因为他认为这么大的水量很难说在以前就存在。

伯尔纳德的“疯病”和泉水成为露德的新闻。露德总本堂佩拉马神父召集本堂全体神父会议，告诫大家对此事持慎重态度，不许在山洞露面。他说：“假使将来不得不承认显现属真实，人

们可能会认为是由于我们的参与而影响。如果缺少依据显现被否定，我们则会受到嘲笑。所以不要轻举妄动，草率表态。”

露德一个石匠鲁依·布里埃特，20年前在一次事故中伤了右眼，失去视力，家里生活很艰难。他听说玛萨比耶喷出了泉水，第二天清早让女儿去那里给他取来一些泉水，用它擦洗眼睛，很快他说他的眼睛看见了。多祖医生写了几个字，蒙住他的左眼，发现他的右眼确实能看清。接着又传说一位主妇克拉絮太太瘫痪十年的手在泉水中浸泡后可以活动了。

检察长迪图和警察局长雅科梅派人加紧监视伯尔纳德和露德神职界，并派人假装成崇拜者去伯尔纳德家赠钱，结果被拒绝了。其实自愿给伯尔纳德家送钱的人真有，但他们都被谢绝了，有一次她一个弟弟想接受一枚硬币，被伯尔纳德打了一耳光。迪图和雅科梅还想怂恿市长下令禁止群众去山洞，但市长拉卡代已另有打算，石匠的眼睛和克拉絮的手是否真痊愈了还不能肯定，而人们都相信泉水治愈了他们，那为什么不开一个矿泉水公司，盖一所温泉疗养所呢？

星期五，伯尔纳德在山洞中没有看到显现者，她祈祷后用泉水洗了洗脸和手，喝了几口就回去了。

星期六，27日早晨，伯尔纳德的祈祷比平日长，她又看见了显现者并谈了很长时间，当她祈祷完毕站起来时显得很忧虑，她说夫人告诉她：“你去告诉本堂神父，他们应该在这里建造一座教堂。”可是伯尔纳德很怕那位严肃的神父，她微笑着对询问她的人低声说：“本堂神父虽然很好，但我看见他比看见宪兵还怕。”尽管如此，她回家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便鼓起勇气去拜访本堂神父。佩拉马神父正在院子里读日课，他见到端庄却胆怯的小姑娘进来后便合上经本，问她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情？他对这个的小姑娘没有什么印象，小姑娘略显胆怯但口齿清楚地自我介绍：“我叫伯尔纳德·苏比鲁。”

“啊，就是你呀。”神父上下打量这个看上去只有十来岁的小姑娘，有意用很不客气的口气问她：“你来这里干什么？”他的目光一点也不慈祥。

伯尔纳德规规矩矩站着，说：“我是受夫人委托来的，山洞那位夫人要我告诉神父们，应该在那里建一座教堂。”

“你说的那位夫人是谁呢？”神父装作一无所知。

“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她在玛萨比耶山洞显现给我的。”

“你竟会从一位不相识的人接受这样的委托吗？”

“神父，她和别的太太不一样。”

“你想要说明什么呢？”

“她非常美丽，我想如同天上的人。”

“你从来没问过那位夫人的名字吗？”

“我问过，但她只是微笑，不回答。”

“这么说来，她是哑巴了？”

“不，她每天同我讲话，假使她是哑巴，不会命我来找您。”

神父让伯尔纳德详细讲述那位夫人显现给她的全部情况，又问了些其他问题，然后说：“你去答复遣你来的那位夫人，就说露德的本堂神父不习惯与素不相识的人商谈事情。请她先说出她的姓名，并且再请她证明这确实是她的名字。那位夫人如果有权力索取一座教堂，她一定会懂得我说这话的意思。如果她不能懂，你对她说可以不必再遣人到本堂神父这里来了。”

伯尔纳德抬头看看神父，行了一个礼，没有说话，安静地走出去了。

星期日，28日清晨，山洞前聚了有二千多人，伯尔纳德穿着星期日的整齐服装，由小姨妈露茜相陪而来。今天她与显现者的谈话纯属私人性的，她幸福、美丽、光彩照人的容颜使群众非常感动，有的人泣不成声，连冷漠的贵族也竭力寻找着遗忘的祈祷词。显现结束后，伯尔纳德与露茜姨妈去教堂参与弥撒。

来山洞的人已相信那道泉水具有灵异作用，纷纷蘸着溪水划十字，或捧着饮用、洗沐。由于人们不停地踏踩，水边都是泥浆，到处漫流，有几个工人和石匠各自带着锹、镐挖出一个池子，一公尺长，四五十公分宽、深，用橡树皮作管子将水导入池子，供人们取用。

星期一，3月1日，相约中的第12天，也是第12次显现。星期二，3月2日，夫人再次派遣伯尔纳德去见本堂神父，要求建教堂，而且希望人们来这里游行。伯尔纳德请求姨妈芭齐尔与她一起去见神父。神父很冷淡地接待她们：“你有什么新闻告诉我呢？或者那位夫人说了什么？”伯尔纳德谦恭但一字一句地说：“夫人命我向您重说一遍，她希望在玛萨比耶建一座教堂，此外她还说：我希望人们来这里游行。”

本堂神父似乎有些不耐烦：“我的孩子，你的这些神话该结束了。或者是你在说谎，或者显现给你的那位夫人只是她所要表现的那一位的假面具。她要人们游行？为让人家嘲笑我们吗？为使我们的宗教丧失声誉吗？如果她真是她要人们相信的那一位，应该派你去塔尔布的主教那里去，而不是到我这儿来。”

“可是，本堂神父，”伯尔纳德小心地插话说：“那夫人没有说要人们现在就举行这种游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她的意思是指将来。”

神父皱起了双眉，他没想到这个公认的笨女孩会这样驳回他，不过那位夫人应该懂得教会的纪律，神父没有权力决定游行。沉默了一会儿，他对伯尔纳德说：“听着，现在该把这事搞个水落石出了。她不是愿意要一座教堂，愿意人们来游行吗，请你问她有什么权力要求这些？她是谁？从哪里来？并要给我一个征兆。你说她是在一丛野蔷薇上显现给你，是吗？那么，你请她让野蔷薇现在开出花来。”

星期三，3月3日，伯尔纳德向夫人传报了昨天去见神父的

情况，结果得到命令再去传报，而不在开花季节的蔷薇并没有开花。伯尔纳德只好第三次来找佩拉马神父，“当我向她说你要她显一个奇迹，她笑了。我请她使她身边的蔷薇开花，她依然笑而不答。可是她还是要那座教堂。”

神父依然很不客气：“你有钱建堂吗？”

“我没有，神父。”

“我也没有，请夫人给你钱。”

于是伯尔纳德躬身退了回来。

星期四，3月4日，是相约15天中的最后一天。各家报纸，像市报、省报、首都巴黎的报纸已经都在报导玛萨比耶山洞事件，许多人选在这最后一天来山洞，希望能看到奇迹。这一天有2万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山洞前，政府已估计到这天会有更多的人，早做了安排，露德警察局和要塞军队都派出许多人，在各处站岗和维持秩序。

伯尔纳德似乎没有看到这无边的人群，也没有看到各处的警察和军队，她像往常一样如同在济贫院学校或街市上，自然大方地走来，安静地跪在山洞前祈祷，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显现者身上。这次出神约有一个多小时，大家只看到她时而喜不自胜，时而忧苦万分，看到她光彩不凡的仪容，此外没有发生任何特殊事情。祈祷结束后，伯尔纳德对人们说：“夫人没有说她是谁，也没有道再见。我还要来这里，但我不知道夫人是否还愿意显现。”

群众非常失望，甚至有人怀疑圣母玛丽亚的威信，虽然显现者没有说出自己是谁，但人们早已相信那应该就是圣母，而今圣母竟这样一无作为。那些本来就不信的人现在坦然多了，已确认这是一场骗局。报纸里称：“‘显现’的闹剧在众人嗤笑中结束了。”人们都以为事情至此该结束了，每天早晨再没有大队的人来山洞前祈祷，谈话中这件事也不再是主题，不过仍有络绎不绝

的人在平常时候来朝拜，唱圣母颂歌，念玫瑰经，而且有人在山洞里立了一座粗糙的祭台，上面放置着一尊圣母像，点着蜡烛，还有一些谢恩牌、圣物等，俨然一座小教堂，地上堆着一些硬币，是为夫人所要求的教堂而捐献的。伯尔纳德经常在济贫院放学后一个人悄悄到山洞前祈祷一会儿，充满渴望地看着山洞，在太阳落山前站起身，行礼后微笑着离去。在群众眼中伯尔纳德完全恢复了往日的平凡，像小孩子们一样去济贫院上学，和小朋友们跳皮筋，在家里看孩子，上山拾柴，而且还是那么笨，记忆力非常不好。人们不禁惊叹：她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孩子啊。但是关于那边泉水的传闻却不断发生，接连听人们议论某某人因那道泉水痊愈了。

然而，一个没有名字的显现者毕竟是没有意义的。时间整整过了三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四，3月25日是天使报喜节。头一天晚上，伯尔纳德煮汤的时候忽然对父母说：“我相信明天我还会见到那位夫人，我还要去山洞。”她的父母没有阻挡。

一夜她兴奋得睡不着觉，不断念着“万福玛丽亚……”次日她起了个大早，用心梳洗，穿上干净的衣服，由母亲陪着急急忙忙奔向山洞。离山洞还有一截，她就发现那里光辉灿烂，夫人已等在那里了。她好惭愧，赶忙跑过去行礼，跪倒，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中。

显现完毕后，她向人们说：“我跪下去求她宽恕我的迟到，可是夫人微笑着摇摇头，表示不需要请求原谅。我向她倾诉我的爱，所有的敬意和再见到她的快乐，然后开始念玫瑰经。当我祈祷时渴望知道她名字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好像有什么力量催着我发问，最后话从我口中溜了出来，我求她启示给我她是谁。

“夫人像前几次一样笑而不答，不知为什么，那时我勇气倍增，再次求她大发慈悲，让我知道她的芳名。她依然微笑，并且非常可爱地点了点头，但还是没有答复。

“我双手合十，第三次求她，虽然我知道自己不配这样祈求。”说到这里，伯尔纳德显得无限感动，激动得有些发颤，“夫人一直站在那丛野蔷薇边，姿势如显灵圣牌上一样¹，双手向我张开着。当我第三次问她时，她的容貌变得严肃而谦逊，双手交叉在胸前，仰望天上，然后慢慢地两手分开，俯身向我，用颤抖的声调对我说：‘我是无玷始胎者’”伯尔纳德边说边模仿，讲到末了感动得说不下去了，停顿一会儿，脸上珠泪滚滚，声音发颤，说完最后一句话时低下头许久……

群众沸腾了，伯尔纳德的话语和动作模仿使人们陶醉了。伯尔纳德则急忙赶往佩拉马神父那里，告诉他夫人的名字，这个无知的乡下女孩不知道“无玷始胎”是什么意思，一路反复念诵着。神父为这个答复惊呆了，一个乡野小姑娘不可能知道这个名号，三年多之前碧岳九世刚刚钦定“圣母无玷始胎”为信条。由此可以确定了，显现者就是圣母玛丽亚。伯尔纳德也不再含糊地称之为“夫人”，而称为“圣母”。

4. 露德灵泉

所有的人都意识到3月25日事件的重要性，佩拉马神父向主教做了汇报，市长和警察局长向州长做了汇报，苦恼地说：“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州长马上回信，责令露德市长越快越好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检查伯尔纳德的心理健康，如发现不正常，立即送往病院。

一个由三位医师组成的小组成立了，多祖医生因为倾向于显现，没有被选。三位医师在济贫院学校对伯尔纳德开始调查，详细询问显现的各种情况，并设了一些圈套，但他们发现这孩子头

¹ 1830年7月8日圣母在巴黎显现给仁爱会修女加大利纳·拉布莱时的形象。

脑非同一般的清晰，甚至不能想像她是个笨孩子。最后他们写了篇报告“毫无事实足资证明伯尔纳德企图欺骗民众。这孩子多情善感，可能作了幻想的牺牲品。大概在山洞那里有一阵反射光引起她的注意，想象力在精神因素刺激下，将反射光当作孩子们所惯常看见的圣母的身影。”认为她不需要接受治疗，不再去山洞时她就会忘掉那些事情。4月1日，市长把医师的报告送呈州长，顺便附注：往山洞去的人还是一样的多，都虔诚地祈祷着，这同复活节有关系，节日过后，人数一定会少下来。

4月7日，复活节后3天，伯尔纳德再次在山洞看到了圣母，这是第17次显现。这一天没有特殊的事情，只是多祖医生做了个记录，不过这事以前几次也发生过。他写着“伯尔纳德跪下祈祷，左手拿念珠，热切地念着玫瑰经，右手端着一只粗大的圣蜡。当她和往常一样膝行向前时，忽然停了一会儿，这时她的右手接近了左手，那只粗大蜡烛的火焰正从左手指缝中穿过，可她的皮肤丝毫没有灼伤。

“我见到这事，觉得很诧异，因此叫旁人不要阻止她。我拿表看着，有一刻钟之久。过了这段时间，伯尔纳德重新向山洞前去，依然在出神状态中，两手离得远了些，烛火再烧不到她的手。待她祈祷完毕，脸上出神状态消失后，站起来准备离去。我请她多留一会儿，并请她把左手给我看，我仔细察看她的手，找不到丝毫灼伤痕迹。我请拿蜡烛的人点上火递给我，然后我把烛火放在伯尔纳德左手下，她立刻移开说：‘您要灼伤我了。’一连好几次都是如此。”这种情况以前也常有，人们不得不向她喊：“小心您的手。”艾斯特拉和妹妹就向她喊过好几次。

然而4月11日，宗教部长将州长转来的医师报告转给主教，主教也担心是伯尔纳德的幻觉，令露德本堂佩拉马神父设法阻止群众去山洞。不久州长受宗教部长之命去找塔尔布教区主教，希望主教出面宣布山洞事件的虚假，并撤除祭台，但遭到拒绝，主

教认为“那属于一个更高领域的问题，应该从长考察和研究。”两人不欢而散，5月4日，州长亲赴露德，临离开时，命警察局长撤除山洞祭台，取走一切圣物，让人们到市政府认领，谁知一些妇女奔到认领处，不论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一概领走，又全放回了山洞。同时，自从3月25日之后，泉水治愈事件越来越多，开始时被治愈的人害怕病情复发被人嗤笑，不敢张扬，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被治愈，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跛子健康了，由于互相影响，人们争着讲述自己的痊愈。市里对这些事非常感兴趣，很快派出一个小组化验泉水，如果有特殊矿物质，就决定开矿泉水厂，办温泉。

5月6日化验单出来，送交市长，结果令市长非常满意，泉水含有许多矿物质，但没有硫酸石灰，有助消化，还益于平和心神。市长马上转呈州长，接着6月8日布告便贴上了山洞，泉水属国家拥有，严禁个人取用，并在周围设置了栅栏。他们相信终于给那些痊愈事件找到了原因。但是露德的群众一致要求重新化验，他们不相信泉水本身有什么治疗效果。市长胸有成竹，顺利接受请愿，聘请土鲁斯大学理学院著名教授，比利牛斯山矿泉水专家费奥尔（Filhol）教授主持化验。这个化验报告直到8月7日才下来，报告中除泉水的详细成分外，另附费奥尔教授写给市长的一句话“人们说使用这泉水后能得到奇迹，这无法以水内所含各种盐类的性能来解释，至少目前的科学还无法解释。”这个化验单上泉水成分完全与一般饮用水相同。市长的打算成了泡影。

教会同时也在行动，7月28日，主教忽然下达一道命令，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露德山洞事件，那许多痊愈的呼声使主教动了心。命令在具体条文中规定，第一条，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①取用（不论啜饮或洗濯）露德山洞泉水后，是否真有治愈发生？这些病症可否以自然力量来解释？或者必须归之于一种超

自然因素？②伯尔纳德·苏比鲁所称在山洞内得到的奇象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可否以自然力量解释？或者有着超自然的来自天主的特征？③显现者是否有过什么要求，或向孩子表示过什么意愿？是否托她传达？传达给谁？表示的是些什么要求或意愿？④今日山洞内流出的泉水，在伯尔纳德所称显现以前是否存在？

命令还邀请医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专家参加，及修道院院长、神学家、伦理学教授和露德本堂神父参与

在各方纷纷行动的期间，伯尔纳德于6月3日初领圣体，从济贫院教理学校结业回家。7月16日，忽然伯尔纳德又听到发自心灵中的呼声，要她去山洞。那天是加尔默罗圣母节，她当时正在教堂做下午祈祷，她立刻站起身，请小姨妈露茜陪她同去，路上又遇到几位妇女。刚过卡夫河，伯尔纳德就看到山洞中光辉闪闪，她快乐地喊着：“她在那里！她在那里！她从木栅上向我们点头微笑呢。”政府已禁止人们走近山洞，并安置了栅栏，她们就在小溪另一边跪下，伯尔纳德的容貌像神化了一般快乐幸福，周围的妇女们好像也被她带到了天堂。夕阳西沉时，圣母向伯尔纳德告别，告诉她这是最后一次显现给她。圣母微笑着隐去了，伯尔纳德呆望了许久，才平静地站起身，这是第18次显现。

尽管山洞被查封了，但人们偷取出来的水还在使痊愈事件不断增长，百余人到处讲述自己的痊愈。多祖医生做了记录，有明显的瞎子、瘫子、聋子痊愈，有各种慢性病头痛、视力衰退、皮肤病、妇科病、消化系统病、甲状腺等的痊愈。群众对山洞禁令越来越反感，10月初，露德群众推举一些知名人士，向去阿里兹度浴水节的法皇拿破仑三世提出诉讼，经过安妮皇后出面，皇帝随即责令州长马锡男爵取消6月8日的禁令，并且说：“如果山洞中的事纯属虚伪，那么它会不攻自破；如果是真实的，那谁也挡不住。”在鼓乐声中，5日下午3点，拉卡代市长宣布山洞开放。

主教的调查组经过4年工作，直到1862年才呈报了详细材料。1月18日主教发布长篇通告，阐明圣母显现露德真实无妄。同年10月在玛萨比耶山洞上开始建教堂。2年后4月4日祝圣圣母像，举行游行，参礼者5、6万人。1870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雄伟的三层大教堂圣母无玷始胎大殿竣工，高30丈。1872年法国第一次组成全国朝圣团，前往露德朝圣，参与人2万，主教8位，人们举着252面大旗。1874年3月13日，碧岳九世敕封露德圣堂为宗座一等圣殿，1876年2月恭赠圣母像金冕一顶，7月2日、3日举行加冕礼，主教33位，神父3000，教友10万人参礼，2天盛大庆祝。

1883年7月16日又兴建玫瑰堂，内有15座以玫瑰经15端为主题的小堂，纪念圣母每次显现时手持玫瑰经念珠。6年后圣殿竣工，8月8日祝圣礼上，一个瘫痪3年的13岁女孩霍然痊愈，为喜乐的人群又添兴奋，欢呼声声震山谷。1892年7月11日良13世颁定每年2月11日为圣母显现露德节，全教会庆祝。1958年露德圣母显现100周年之际，逾千万人赶赴露德。

1882年，一所以科学方法检验露德痊愈病人的医学检验所“十六人国际医学委员会”成立，“那里的医生们在千万奇异痊愈者中，只把很少人编入他们的年鉴中，那里从不鼓励奇迹。”他们将被考察者分为四类：①实际并未痊愈；②部分痊愈；③痊愈完全，但可以提出自然界的解释；④痊愈完全，不能提出自然解释。只有第4类他们才进行进一步考察，而且痊愈者必须在一年以后再回来被考察，被认定不会再复发，才列入年鉴。每年被列入年鉴的约有15件，而个人宣称得到治愈的实际上每年有千件左右。对列入年鉴的痊愈事件，任何医生都可以索取档案复验，平均每年来露德参观，登记在册的医生有一二千人。获1912年诺贝尔医学奖的阿莱赛·卡莱尔 (Alexis Carrel 1873~1944) 曾在1902年来到露德，先后用了20年时间研究、观察各种神奇痊

愈事件，有些身患绝症的病人就在他眼睁睁目睹下霍然痊愈，脓肿消失，毒瘤灭迹，简直使他“惊奇到了晕眩的程度”。此后他在《人的科学》一书中针对露德指出人类对精神方面的认识还只是皮毛。在《露德行踪》一书中他写：“我的天主，直到我认识您以前，我的生活好似一片沙漠。”

5. 卑微的不朽圣徒

1858年7月16日圣母最后一次显现给伯尔纳德之后，她便又成为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她做为平凡女孩的生活却被打乱了。每天大概都有十到二十群访客，来请她讲述同样的事情，模仿同样的动作，成为她一个极重的负担，但她总是面带笑容让他们满意而归。

次年8月，苏比鲁一家搬到别人废弃的一座磨坊里住，生活依然非常贫困，虽然常有人向他们捐赠，而他们一概拒绝，不论多少，人们猜想那是圣母的意思。10月份，伯尔纳德由于咳喘得厉害，多祖医生向苏比鲁建议让她去哥雷德休养，许多人争着为她出费用，而伯尔纳德却坚持留在露德，为来访者回忆圣母的显现。

佩拉马神父和济贫院修女开会商量过好几回关于伯尔纳德日后生活的事情，她一个字也不识，又住在那么贫困的地方，他们认为这与天主托付给她的使命相差太悬殊，会使慕名来访的人们大失所望，再说她多病的身体在家里也不能得到休息，而且每天有那么多访客去打扰她，使她疲惫不堪，哮喘病不断加重，人们的问题又千奇百怪，对一个14岁的小姑娘来说，负担太重了。她应该被保护起来。于是1860年7月她作为寄宿生住进露德济贫院。

伯尔纳德像以前一样调皮、诚朴，没有丝毫虚荣心，像她那

个年龄的孩子们一样贪玩，爱笑闹。有一次她将医生给自己治哮喘病的鼻烟壶给每个同学吸了吸，结果惹得一课堂上喷嚏接二连三，此起彼伏。还有一次一位神父看到她从佩拉马神父房间出来后，不知为什么又是笑，又是拍手，像个放学的小学生，竟使那位神父怀疑起圣母是否真向这个孩子显现过。其实她济贫院的同学们也因为她的随和自然而不重视她的奇遇了。她有个同学在晚年回忆说：“觉得她看见圣母是件很自然的事，就像现在的孩子从电视上看到总统一样，没什么特殊，只是那些召唤她去会客的传唤让我们注意。”

伯尔纳德学习很用功，字写得认认真真，作业本非常整洁，正反两面都写得满满的，因为家里买不起本子。不过她的学习一直不很好，记忆力没什么好转。然而对于各种人各种刁钻的问题，她的回答使任何人都不能说她笨，她诙谐，活泼，礼貌有耐心，总是回答得恰到好处。她对自己的讲述从不强求别人信服，每次讲完后她都行个乡下人的屈膝礼，说：“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我不强求您相信。”有一个神父对她说：“既然圣母已许给你在另一个世界的幸福，那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伯尔纳德回答：“喔，神父，如果我走在正路上，而且做了该做的事，那才会是幸福的，但还得谨慎小心呢。”埃斯特拉有一次问她：“你真的肯定只有你知道秘密？当时我们不是也在场吗？”她回答：“圣母告诉我秘密是这样跟我说的，不是在耳朵。”她说着指指自己的心，再补上一句：“就像现在别人远离我们百步之外，虽然看到我们谈话，但听不到。”

还有人问：“在山洞时，圣母是否只注视你一人？”她回答：“喔，她注视所有的人，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呢，有时她似乎逐个逐个看过去，有时目光停在某些人身上，好像找到了朋友。”也有人问：“我奇怪圣母怎么会向你显现，我想镇上其他比你更善良的姑娘多的是。”伯尔纳德回答很简单，微笑着真诚地说：

“啊，在她看来就是如此。”有人问：“警察局长和其他人真的对您折磨、迫害过吗？”她回答：“我记不起。”“就您所知，有没有圣迹？有没有奇妙的痊愈？”她回答：“有人对我讲过发生圣迹，可是我不曾看见。”还有人问：“山洞的水医好许多病，为什么没医好你？”她答：“可能圣母要我吃苦。”“她为何要你受苦？”答：“噢，这为我是必要的。”“必须受苦的，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答：“这个，天主知道。”

也有人将她当作圣人、圣师，把自己生活中的罪恶向她倾诉，求她指导，陪她的修女担心万分，有时窘得脸红，而伯尔纳德很坦然，答说：“求圣母，求耶稣。”有时人们会问她艰深的神学问题，她就转向同来的其他人寻问。还有一位研究礼仪的神父说宗教上的服饰不用蓝色做基色，她答：“我不知道，我看到的腰带是蓝色。”对别人的争论她说：“这些书真不一致。”

1862年春天，伯尔纳德哮喘病频繁发作，4月份又染上肺炎，开始咯血，27号那天她哮喘得不能呼吸，奄奄一息，济贫院修女通知了她的亲人，大家都认为她要死了，为她付了终付。突然她睁开眼，要山洞水喝。喝了水不久，病症消失，她又恢复了过来，她说：“好像压在胸口的大山搬走了。”事实上她经常哮喘得非常厉害，有几次痛苦地大叫：“打开我的胸腔吧。”

她从来不为自己的病祈求痊愈或减轻痛苦，但对于为别人祈祷却很热心。有一次济贫院院长的脚严重扭伤，医生诊断后让她休息40天。她便将伯尔纳德叫来：“姑娘，听着！我没有时间躺在床上，你去求圣母立即医好我。”伯尔纳德受命去祈祷，第二天，院长下床走路了，非常健康。

1863年9月的一天，主教来到济贫院，看到伯尔纳德包着布头巾，穿着寒酸，身体瘦弱，坐在炉灶旁削胡萝卜。过后主教将她请到会客室，谈了很长时间，最后问起她对以后的打算，问她是否准备在世上成家立业，即结婚。伯尔纳德很肯定地说：

“不会这样。”主教又问她为什么不打算当修女，她回答：“不可能。您晓得我是穷人，哪里有进修会的费用。”主教告诉她，真正有圣召的姑娘即使缺费用，修院也会考虑。伯尔纳德坦白、平和地答：“是啊，但您们收的小姐能干又有学问，可以补偿您们。而我，一无所知又一无所用。”主教笑了，最后鼓励她如果愿意，可以向院长提出请求。

起初修会真的不愿意接收她，一则因为她什么也不会干，身体又不好，二则怕接收这个特殊人物给修会招惹麻烦。可是随着教会对山洞事件的肯定，伯尔纳德越来越有名望，几个修会抢着要她，甚至替她试穿本会会衣。最后伯尔纳德选择了教区爱德会，1866年7月7日她23岁上在露德济贫院院长陪同下离开比利牛斯山区，到建在丘陵地带的内物尔爱德会初学院，至此她永别了自己的亲人和山洞。在此前2个月，5月21日露德圣母大殿地下层山洞堂举行揭幕式，她最后一次看到山洞，看到那欢呼的人群。

3个星期后，7月29日举行初学和穿会衣仪式，起名玛丽亚·伯尔纳德修女。5个月后她母亲露惹丝在露德去世，听到消息后，她痛苦地昏了过去。1871年3月苏比鲁去世，他曾是露德建堂工程的第一批石匠之一，他的去世使他的长女偷偷地哭了很长时间。

在修院里，伯尔纳德由于平凡、无能，常常遇到责难，而她一概温和以待。她的初学院长出身富家，学识渊博，擅长诗歌、绘画、音乐，精力充沛而自信，对于“只会削胡萝卜”，字也写不好，健忘多病的伯尔纳德总也看不顺眼，伯尔纳德却对一切非理的、有理的斥责谦逊接受。一次她因照料一个生病的修女迟到了，被罚跪在大厅中央接受训斥好几个小时，她跪在那里一句都不辩解。

随着露德圣母影响的日益扩大，世界各地赶到修院要求见伯

尔纳德的人络绎不绝，频繁的接见使她非常痛苦，但她不论何时都面带微笑，甚至当她生病躺在床上，由修女们抱着将她放到修院栅栏旁展览给群众时，她仍微笑满面。她在日记中写下：“尽管我内心忧郁，仍旧高兴地去会客室，我要向天主说：是啊，我到那儿去，但愿有个灵魂能离开炼狱，或者凭您使一个罪人改过迁善。”后世人们评说：“这种接见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殉道。”而修会很担心她会产生骄傲。一天院长问她：“您蒙受圣母宠幸，是否感到很骄傲呢？”伯尔纳德微笑着答：“我想圣母所以挑选我，正因为我最愚昧、无能，若是圣母发现有比我更愚昧无能的，或许早选了另一个。”对伯尔纳德好奇的不只是群众，同会修女也不例外，一天一位同会未发愿修女来总院，提出想见见伯尔纳德，一位修女指着正巧在身边的矮小的伯尔纳德说：“这不是吗？”那修女大失所望，脱口而出：“原来是这个模样。”伯尔纳德笑笑，伸手欢迎说：“小姐，是啊，就是这个模样。”

修会里没有给她固定工作，常让她补缺，打零碎，但不论干什么，她都尽心尽力，被安排在修女休养所看护生病的修女时，她不顾体弱乏力，把一切都做得井井有条，对病人照顾备至，什么时候都面带微笑，修女们都说她的看护像母亲一样周全细心。后来她被调到更衣所，仍是安详、快乐地工作。在更衣所容易被找到，很多次人们请求她帮助见一见伯尔纳德，她笑着装作去找人，让其她修女来打发他们，自己则一去不返。分配她在食堂整理饭厅时，她也快乐认真，做得仔仔细细。她默默地接受一切，相信这隐蔽微小的环境正是她的位置。

许多主教、神父、修女都怀疑伯尔纳德的圣德，认为她是个蒙昧无知的孩子，但是与她处上一会儿，态度就会完全改变，透过纯朴会发现隐藏的天然美色。佩拉马神父数次对初见伯尔纳德认为她不配看到圣母显现的神父们说：“她是天主的义人。”修女们在体验到她祈祷时心神的收敛、专注、投入后，都被深深感

动，受影响也更热诚起来。但她在人们眼中仍然是最无能的。

伯尔纳德自甘处此末位，不怨不尤。她在日记中写：“鲜为人知的德行才是确实的德行。耶稣、玛丽亚，求赐我在世所有的安慰来自爱慕你们，以及为罪人受苦。”“吾耶稣，请接纳、坚固、培养我所有的爱情。让我受苦之心永远融于您心中，湮没于长矛所刺的奥妙伤口之中。”

“任何东西于我不再存在，也跟我不相关。只有耶稣才是我的荣誉、情趣、勇气和智慧。”“耶稣要求抛弃一切财物、一切虚荣、所有万物，而耶稣的亲切使这抛弃并不困难。”

“为了耶稣在我身上成长，我必须缩小，随着我的缩小，他将长大。为什么他在我身上还这么微小？因为我还没有足够微小。”“牧童送什么礼物？不是黄金、乳香、没药或奶品、果子、羔羊，更应该说是纯洁、爱、真正的虔诚和牺牲。”

“主，请教我爱的最大学问！”

1877年冬，伯尔纳德右膝出现肿块，关节僵硬，比牙疼还难忍万分，咳喘也加重了，每次“爆发”常使她瘦弱的身体震动得前俯后仰，憋得面无人色。而她不论多么痛苦，总是低沉地呻吟，从不叫喊，有时修女实在不忍心，劝她求圣母减轻些痛苦，但她坚决回答：“不，不要减轻，只需赐予力量与忍耐。”

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她只能常卧床上，不能做任何工作，有一次一位长上看到她平静地躺在床上，便责问她：“懒孩子，你在那里做什么？”伯尔纳德答：“我在工作。”长上问：“你在干什么工作？”她说：“我在生病。”长上突然被感动了，恍然惊悟，这孩子才真正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爱，只有爱才使生活有价值，这爱不论你做什么，而在你怎样做。

1878年9月22日她宣发终身誓愿。1879年她已经衰弱得没有一点力量，连说话都需要积蓄全身的能量。4月16日，由于气喘再不能躺在床上，修女们将她抱在轮椅上，可是呼吸仍不见

好。她喃喃低语着：“吾耶稣，我何等爱你。”下午2点多，她突然好像又有了力气，声音非常清晰地念着：“我主，我全心、全灵、全力爱您。”然后亲吻十字架，再一次求众姐妹宽恕她的一切过失。接着她或许有些渴，说：“我渴。”一位修女往她嘴唇上沾了沾水，她庄重地划了一个那美妙绝伦的十字圣号，过了片刻，声音微弱地念着：“天主圣母玛丽亚……”头垂向一旁，告别了人世。此时教堂的大钟正敲3点。

修女们把她抬入小圣堂，为她在头巾上戴上白花冠，把玫瑰经念珠放在她手里，十字架苦像放在胸口上。

伯尔纳德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开，虽然下着倾盆大雨，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每人都想用什么东西碰一碰她的身体，以作纪念。有4位修女专门为群众传递东西，一时教堂里的圣物全都卖光了，没有了圣像、圣牌、圣书，人们甚至将钥匙、剪刀、锤子等各人使用的工具也拿了来。

她的遗体在教堂停放了4天，供人瞻仰，4月19日数万人赶来内物尔参加葬礼，陪伴她到花园中心，礼仪之隆重不像出殡，倒象庆祝会。

伯尔纳德生前，群众就喜欢称她“圣女”，露德的圣迹又逐日震动世界，不久教廷决定考察伯尔纳德的言行，以便正式宣认为圣徒。1909年，她去世30年后，决定按例行列品方式开棺验尸，当人们打开棺材时，竟发现她仍然像刚去世时一样完好无损。修女们把腐烂的衣服换掉，将遗体擦拭一遍，换上干净衣服，安放在新制的铺白绸子的棺材里，重新下葬。1925年6月14日，碧岳宣布伯尔纳德为真福。同年8月3日，修女们再次开坟启棺，她仍完好如初，于是她们将她安放在精制的镶金玻璃龕中，将龕放在修会教堂圣母祭台下，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瞻仰那不朽的遗容，不朽的恩宠。

1933年12月8日，碧岳11世在伯多录大殿宣布伯尔纳德

为圣徒，这一天正是圣母无玷始胎节。

自从 1879 年 4 月 16 日至今一百多年来，伯尔纳德如睡眠一般躺在内物尔她的修会教堂里，曾是病弱、瘦小、卑微的伯尔纳德象露德一样超越自然。人们站在这里，似乎又听到圣母玛丽亚在 2000 年前的赞辞：看，全能的天主在她身上成就了多大的奇事！

十、第一位美国圣徒贾比尼 (1850~1917)

圣女方济佳·贾比尼 (Francesca Saveria Cabrini) 是第一位被天主教宣布为圣徒的美国公民，被认为是现代商业世界和经济社会的理想楷模。她一生中共创建了 50 多个慈善机构，如免费学校、高等学院、孤儿院、育婴堂、医院等。她以一个基督徒的智慧成为现代“女强人”的标志。

1. 瘦弱的小传道士

1850 年 7 月 15 日贾比尼出生在意大利米兰圣安热洛镇，这里是波河平原最富庶的地区。贾比尼的父母都是农民，生有 13 个儿女，但最终长大成人的只有 3 个，2 个女儿，1 个儿子。母亲在 52 岁时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女儿贾比尼。贾比尼只在母胎里住了 7 个月就匆匆出世，所以她一辈子身体都不强壮。关于她的出生，家里喜欢讲一个故事，那时他父亲正在打谷场上打谷，一群鸽子落在谷堆上，其中一只小鸽子被农具绊住飞不起来，父亲便捉住她，带回家里。他回家不久，贾比尼就出生了。家里认为白鸽是贾比尼的预兆，至今在她的故乡安热洛镇的教堂里仍画着并饲养着许多白鸽。

父母勤于务农，无暇顾及小贾比尼的教育，便由大姐玫瑰操管小妹妹所需要的一切培养。玫瑰毕业于师范学校，有志气，有

德操，生活情趣高雅，奉县教育局委任在本镇开办了一所女子小学校，贾比尼便随姐姐在这里读书。

贾比尼的父母很虔诚，她也受影响，6岁时就渴望领圣体，但父母担心她太年幼不够资格，告诉她没有白头纱不能领圣体。小贾比尼信以为真，就不再要求，她知道家里并不富裕。第二年她7岁，姐姐带她开了圣体，也领受了坚振^①。后来她回忆说这一天是她“从无知的童年过渡到有意识地与天主共融的一日”，“我的心里溢满最纯净的喜悦”，从此她知道圣神就在自己心里。

她的父母有一套《传信部大事录》叙述传道士在世界各地的大事迹。父亲或姐姐常为全家诵读，贾比尼从小耳濡目染，非常向往传道士那种神奇的生活，希望自己也能去遥远的地方传扬福音。她以自己的理想装扮父母给她的洋娃娃，为她穿上修女服装；并叠纸船运送自己的传道士。她将纸船放入河里漂流，在小船里装上紫罗兰，这便是她派往世界各地的传道士。有一次她放漂纸船时腰弯得太深，一头栽入水里，差点淹死。她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也爱吃糖果，可是当她听说传道士在偏远的地方吃不到糖果时，她说：“将来到远方传道没有糖果吃，倒不如现在就戒掉的好。”竟然就真的下决心把糖果戒掉了。

11岁时她向本堂神父提出要发贞洁圣愿，神父答应让她宣发了一年的誓愿，这一年她在家里显得格外乖巧，懂事。13岁上，有些从远方回来的传道士在教堂讲道，小贾比尼被他们的演讲激励得热血沸腾，小小心灵塞满激情。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她向姐姐表示自己长大后也要去远方传道，姐姐看着身体瘦弱而激动的小妹妹，对她说你身体这么弱，又没有知识，怎么能去遥远的国家感化别人呢。姐姐的话并没有使贾比尼灰心，她想虽然身体不强壮，却未必不能远行，再说以后也许会强壮起来，至于学

① 坚振是天主教会七大圣事之一，意为接受天主圣神降临。

习知识，自己则可以加倍努力。她将姐姐的话做为对自己的鞭策，常以此鼓励自己不懈努力。

这年她进入一个正规学校，接受5年的师范教育，18岁毕业时她向就读学校的圣心修会请求入会，可是院长说她身体太弱，不适合修会生活，拒绝接收。没有办法，她只好返回故乡帮助父母，可就在他回到父母身边之后两年内父母相继去世，她非常痛苦，从此好像失去了一切依靠，这使她与大姐玫瑰的关系更加亲密。她和姐姐常在星期天去看望镇里的贫穷家庭，服侍病弱的人。1872年当地流行病毒性天花，两姐妹仍去各家看护，不久贾比尼也被传染，姐姐忧心如焚，精心照顾，用牛奶给她细心地浸脸，以防留下疤痕。在姐姐的细心照料下，她很快痊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病愈后不久，贾比尼应当地神父邀请在附近一个乡村小学教课，她早出晚归，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起初人们并不欢迎这位身体瘦弱，个子不高的女子，不久，她的善良和蔼，教学有方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敬重，被称为“圣安热洛镇的小女师”。二年后，她又先后向两个修会提出入会申请，却都因身体不强壮而被拒绝，贾比尼非常伤心。其实在这两次申请中，本堂神父做了点手脚，他不愿意让学校失去这位“小女师”，私下告诉修会不要接收贾比尼。屡次遭拒绝，贾比尼却并没有灰心，她认为：“天主既然不弃我卑微，赐给我圣召的大恩，那他一定会帮助我达成他的旨意。”

2. 顽强的女领袖

不久，本堂神父安多·塞拉提（Ant. Serrati）调到不很远的高道幼镇服务。那里有一个慈善性质的女子团体正在筹备一个孤儿院，团体名为主顾会院，包括三位女子。系统的组织还没有形

成，领导人是一名资助该团体的先生的姑姑安东尼亚，但她缺乏领袖的能力，性格急躁，精力也不充足，还乱用了侄子捐给会院的钱。塞拉提神父认为这个团体很有必要存在，但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人，要有知识、有修养、有经验，于是神父想到了“圣安热洛镇的小女师”贾比尼。他马上写信给贾比尼，请她来主持这个工作，而贾比尼没有思想准备去当一个会院的领导人，而是一直准备加入一个正规修会，虽然到现在还没有人接收她，但她相信一定会有修会要她，所以她谢绝了塞拉提神父的邀请。但是神父认定了她是个好人选，便去搬动主教出面。对主教的劝请贾比尼不能拒绝了，她来到高道幼，一留竟是六年，这是很艰难的六年。

贾比尼来到时，主顾会院仍在草创期，各方面都很幼稚，大家颇感茫然无绪。贾比尼勤恳工作，加上在小学校的经验和一腔热情使其逐渐正规，条理清晰，得到了大家的信任。这情况引起安东尼亚的嫉妒，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威胁，处处与贾比尼为难，给她出了许多难题，但是贾比尼不计较个人得失，凭着宽大、仁慈、谦和、坚韧，用三年时间终于使主顾会院成为一个真正的有力量的团体，孤儿院收容到30多人，她也被人们所赞扬并效仿。

三年后，这个团体发展成一个修女团体，团体成员中七位女子宣发了绝财、绝色、绝意三愿，成为修女，“主顾修会”正式成立。发愿前，神父告诉贾比尼这个修会的会长将由脾气不好也没有能力的安东尼亚担任，问她如果会长给她分配棘手的工作或有不适当的安排，她是否接受。贾比尼很坚决地说：“她是我的长上，我所知道的是服从她的命令。”那天发愿宣誓结束，神父致辞宣布规章，贾比尼非常平静地聆听，当宣布会长名字时，神父念出的竟是方济佳·贾比尼，她非常惊愕，继而泪如雨下。安东尼亚对这个宣布却很愤怒，更加嫉妒贾比尼。

此后贾比尼在这里担任了三年领导工作，不顾困难重重，努

力不懈，她在日记中写道：“慈悯的耶稣啊，您用您的圣爱，催迫我去受今世的忧闷痛苦，我绝不敢推诿谢绝。您为安慰我，用圣乐来酣畅我的神魂；使我受到他人的轻视，而能谦抑自己。我诚恳地求您，光照我的明悟，坚固我的意志，稳定我的心旌，不要让您的婢女在这时候失去砥砺的德操，建立功绩的良机，而能步步翕合您的圣意。”

然而，尽管贾比尼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等待她的却不只是困难，安东尼亚的捣乱和其他一些麻烦事，使得三年后这个会院被认为没有进展，也没有前途，主教将它解散了。贾比尼6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使她备受打击。她在回应“圣召”的过程中又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

主顾会院被轻松解散了，而不久主教又召去贾比尼，给了她一个新任务，让她创办一所女子传道修会。贾比尼俯首领受，回到镇里又得到神父的鼓励和支持。神父塞拉提从一开始就是贾比尼的全力支持者，给了她许多帮助，也给了她力量。贾比尼用教会的资助买下一所院子，召来前主顾会院的几个修女进入这个新环境，这是1880年9月10日，贾比尼30岁。这个新环境简陋清贫，但整洁，虽然没有桌子，没有灯，却有纯诚的心。一个新的修会迈开了第一步。

这个修会命名为“耶稣圣心传道修女会”，宗旨为普及女子教育。半年后贾比尼写出修会章程，并得到主教批准。以后这个修会不论走到哪里，首先便是开设女子学校，指导女子的家庭生活，训练女子就业能力。贾比尼敏锐地看到当时社会中女子教育和各团体所办女子学校的缺憾，只开设普通课程，而不考虑女性的特点，以及来日实际生活的需要。她还认定女子教育没有宗教圣洁的训练是不能成功的，只授以一般知识而没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她们对未来生活的重任将无力担负，决不能在贤妻良母的神圣职务上起到良好效果。

而妇女基本上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贾比尼决定进行补救，以实行她以崇高道德为原则，给予女子堪当任重道远的教育方式。她相信道德修养是宗教的赐予，高尚的德操是宗教的产儿，因此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妇女必离不开宗教陶成。

首先，她们在周围堂区开展工作，创办女子学校，组织妇女进行家庭生活训练。一组一组的修女从高道幼派出，去各堂区开展工作，很快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她在各堂区组成团体，委派领袖，自己在高道幼组织整体工作。她以身作则，勤奋工作，尽心尽力领导着修会，虽是步步坎坷，修会却执着顽强地成长着。仅四年时间，1884年她们便发展到米兰，在这意大利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买宅院发展。

贾比尼意识到修会人才缺乏，经济拮据，所以毅然选择了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明的伦巴底省省会米兰，这里是意大利工业、教育、政治及各种慈善事业的发祥地。在这广阔天地里去迎风击浪，发展壮大。她们很顺利地米兰买了一处宅院，贾比尼带着8位修女去那里工作，几个月后，她们开办了一所中等女子宿舍，供来自乡间在米兰求学的女孩子居住，伙食、寄宿、自习都很方便，收费合理。贾比尼和伙伴们万分艰难地将第一个分院巩固后，在创会不到七年时间里便在意大利北部有了五所分院。这期间每迈进一步都很困难，贾比尼在米兰写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这里的手续非常麻烦，前天在大雪天，往来街上整三个钟头，夜里睡下觉得身上有些发热。次日较好一点，可是又为了某事冒雨在街上跑了两个钟头，我的鞋破了，挡不住泥水侵入，冷气彻骨。虽是这样，但我有我的快乐，我有我的安慰。我想到任何一个修会的创办人，为拯救人们的灵魂，为推进自己修会的发展，一样都吃过相当的苦辛。这一种思想在艰苦中伴同着我，拭去了我不少痛苦。”

贾比尼的修会在当地发展很快，但是心中在幼时已扎下的愿

望催迫着她奔向远方，到全世界各地去传道一直是她的理想。但这个愿望的实现只有经过教廷批准才有可能。于是贾比尼决定去罗马，一则在罗马为自己的修会找个固定的地址，以便于日后发展和开展工作；二是拜谒教廷要人请求帮助她实现本修会往远方传道的计划。当贾比尼把她的想法告诉大家时，许多关心这个修会前途的人却极力反对，有人认为此修会尚很幼稚，内部还没有完备的组织，也没有向外发展的潜能，不能到教会的中心罗马去向林立的各种完美的修会自暴其陋。另有人认为这个修会发起在乡间，只有在乡间才能维持下去，也只有在乡间才有壮大的可能。

贾比尼一向尊重别人的意见，而这一次她下定了决心，谁也不能阻挡，必须去罗马！平常她做事每遇大问题总是先热诚祈祷，恳请天主垂顾，自己再用很长时间苦心计划，然后请教有知识和富于经验的人指导。这一次虽然得不到后者的支持，贾比尼仍坚持应该去罗马。经过一年的准备，前瞻后顾，集思广议，详细计划后终于在1887年9月24日贾比尼和另一位修女离开高道幼奔赴罗马。

到罗马之前，她们先去米兰谒见总主教，总主教对罗马之行也不赞成，很坦率地说：“你那新创的修会得到本区主教认可已是很可观，现在实在没有必要去罗马请求核准向外方发展。”总主教的反对使贾比尼很受打击，正在这时她遇到一位德操高尚，学识渊博的米兰司铎，这位司铎很同情贾比尼的苦衷，非常赞成她的计划，鼓励她顺从天主帷幕中的指引。他又鼓起了贾比尼消沉的意志，决心又回她的胸中，一定要去！

第二天一早，贾比尼和同伴登上开往罗马的火车，一到罗马，她们便深深感到人地生疏的窘况，在这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历史名都，教会首脑中，她们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可怜，平素的雄心壮志一下子消失殆尽。她们举目无亲，又没有人介绍，真

是举步维艰，从哪里开始呢？她猛地想起自己认识的方济各会会长，便立即前去拜访。会长听过贾比尼的介绍很同情，留她们住在方济各白衣修会传道会中。这个修会也在初创阶段，创始人玛丽修女与贾比尼相见，二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互相鼓励，彼此收益很大。

贾比尼在玛丽热诚帮助下，很快谒见了当时的罗马教区副主教巴劳奇（Card Parocchi）枢机。枢机对贾比尼想在罗马开展工作的计划一口回绝，理由是罗马已有的许多修会尚生活困难，她若一定要开，那么必须有50万里拉的国币做基金。所以枢机建议她先在农村发展，过上几年再考虑这个问题。对贾比尼来说50万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努力，天天热诚祈祷，她相信祈祷的力量比天文数字更大，只要天主愿意，一切都会成就，而如果天主让她继续在乡间发展，她也将全力执行。几天后她第二次拜访巴枢机，这次巴枢机态度比较温和，但仍不答应，不过松口说要转请教宗再行定夺，并答应在最近把教宗答复转告贾比尼。

几个星期度日如年般的日子过去了，终于巴枢机派人将贾比尼召到客厅，面带微笑问她：“你是否乐意服从命令呢？”贾比尼毅然回答：“没有疑问，我们绝对服从。”然后枢机告诉她，她的请求被批准了，教廷可以批准她们两处地方，一处是在城内可以开贫民学校，一处是在罗马乡间，可以办幼儿园，贾比尼万分感激接受枢机降福，然后便匆匆赶去察看两处地方，找到合适的房子租下来，着手开始整理房间，招收学生，并从高道幼调来5位修女。

罗马并不是流淌奶与蜜的乐园，她们在待修的空空民房里，以地当床，以草作褥开始了工作。新来的修女们非常扫兴，失望之极，但贾比尼用慷慨激昂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鼓舞她们，带动她们，给她们信心和力量，她说：“自今日，我们的修会在历史

上展开了一个新序幕，踏进了一个新阶段。”

3. 进军新大陆

贾比尼在罗马一面着手修会发展工作，一方面同教廷各部接洽进行修会备案，只有备案后她们才有可能向全国各地发展。1888年3月12日，耶稣圣心传道女修会的会名和会规得到教廷口头认可，这时她们已有修女140人。当时贾比尼很想到中国传道，并有所计划，但却遇到一位从美国来罗马也为他的男修会备案的神父，力邀她去美国发展，并介绍了这个新兴的移民国家是多么需要传道神父和修女，他告诉贾比尼那里有许多意大利移民需要帮助，他们大多数是独身闯荡的男子，有些还是罪犯，非常需要照顾。贾比尼当时并未答应，只是风趣地说：“尚且有那么广大的世界没有我们的传道，现在我们又何必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呢？”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这位神父和纽约总主教高里根（Archbishop Corrigan）又从美国发来邀请，并说有一个孤儿院正在筹备，已有许多捐款，需要修女去工作。贾比尼考虑再三，一时打不定主意，因为这关系到本修会以后的发展方向，她便前去请示教宗良13世，没想到教宗非常支持，断然说：“不要往东方去了，到西方去吧，去那儿发展你的工作。”这个方向性指示使贾比尼下定决心去美国。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医生说她大概还能活几年，那么就利用这几年时间带队去那块新大陆上拓荒吧，不过不是土地，而是人的心灵。她当时实在没有想到天主给她的寿命不只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给她的“新大陆”不只有北美，还有南美。

1889年3月19日，普世教会主保圣若瑟瞻礼上，高道幼耶稣圣心传道女修会总院举行盛大的起程典礼，当地主教亲自主持大礼，为贾比尼和同行的六位修女佩戴上十字架，象征在十字架

下，追随基督，拯救人类，以至为主殉道。

带着六位修女和教廷传信部的传道士证书，秘书处开给美国一些主教的介绍信等一切手续，贾比尼一行向新大陆开拔了。这块新大陆上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此时不过才成立百十余年，不间断地蜂拥而人的欧洲各国的人使这里充满生机，也充满混乱。贾比尼一行辗转法国，然后乘坐一艘彭歌尼号移民船横渡大西洋，于3月31日在纽约上岸。可是没想到等待她们的却是另一番出乎预料的境况。

高里根主教派了二位神父去接她们，但是告诉她们没有修院或教会里的房舍可供她们住，只能委屈她们暂住在一间旅馆。那是一条泥泞小巷中一个低等旅舍，两间污秽的房间，里面有两张肮脏的床铺，臭虫成堆，老鼠乱窜，修女们生活清贫，但是不论在怎样艰苦的情况下，她们都力求卫生清洁，贾比尼在罗马最困难的时候虽然铺的是干草，那却是干净的，而现在面对这种环境，几位修女实在没有勇气上床，不过她们忍耐了，接受了，伏在桌上休息了一夜。然而更严重的情况在第二天，对她们真不啻当头一棒。原先那个正在筹建的孤儿院因当地人的反对，主要赞助人已改变计划，宣布取消了。主教甚至建议她们马上返回意大利。修女们目瞪口呆，但是她们既然来了就不能回去，贾比尼拿出教廷的介绍信，对总主教说：“主教大人，教宗命令我们到这里来，我们就必须留在这里。”贾比尼的坚决态度影响了高里根主教，这位瘦弱的意大利女子竟有如此勇气，主教慨然表示：“你既然有这种决心，我一定全力支持你。”主教接受她们在当地开一个平民学校，同时安排她们住进仁爱会女修院。

虽然可以开办平民学校了，而贾比尼并不想放弃那个曾经筹建过的孤儿院，她找到几位资助人，很快与他们建立起来友谊关系，并说服主教下定决心。一个多月后，孤儿院终于又开办了，在圣枝主日举行礼仪，命名为“天使婴堂”，4个月之后，她们

便在这里收容了 400 多贫困儿童。这标志着圣心传道女修会在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慈善事业正式揭开了序幕。孤儿院没有基金，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一切开支仅靠纽约市几位意大利富人的捐助。贾比尼一面派出修女募捐，一面开始在全市的平民和贫民区进行调查，开办学校，看望病弱，很快她们引起社会关注，使许多人感动，报纸上也出现了对她们的报导：“几个星期以来，在我市又发现几位女子，穿着特殊式样的服装，外观上好像仁爱会修女，她们天天在市上，尤其在贫民窟内，到很穷的人家，去推行她们的慈善事业。那些区域，那些人家，连我们的军警也不屑光顾，她们却能频繁前往，还去招集许多流浪的孤儿……她们的领袖是方济各·贾比尼，明眸皓齿，常带笑容，虽然还不大会讲英语，但却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女子。”

新兴的纽约日新月异，人口一天多似一天，贾比尼看到这个迅速发展的大都市其平民社会中慈善和教育事业是何等缺乏，而修女们的人力和物力又是那么有限，便决定回意大利再带一些修女过来。7月20日贾比尼带着二位原籍爱尔兰的美国人会女子回意大利，安排她们在圣心传道女修会进入初学，自己则去各处分院视察，做神修讲话，然后回到罗马谒见教宗良 13 世汇报美国的工作情况。次年 4 月 18 日带领七位修女再次乘坐移民船二次赴美国。这一次她有机会买了一大块地皮，在里面挖了一口井，从贫民区找到 300 多孩子开办学校和孤儿院。这里后来发展成耶稣圣心传道女修会在纽约的总院和初学院。

这期间贾比尼常常穿梭于美国和意大利，有时回高道幼总院和意大利各分会指导工作，有时在美国指导发展。意大利的事业进展很快，女子学校人数日增。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贾比尼又进一步扩大规模，改善学校条件，为学生提供更好的环境。对她的计划有些人非常反对，当然是因为没有钱，但贾比尼一向不把经济看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她相信如果我们的事业是真善美

的，是对社会有益的，那必能惬合天主之心，天主必会帮助找到金钱。天主教的许多大圣人也正是这样成就了无数伟业。贾比尼的努力果然赢得了许多社会名流大富和平民百姓的支持，学校扩建很成功。

耶稣圣心传道女修会的名声已随着她们的事业闻名遐迩。同时她又收到尼加拉瓜一位富孀的邀请，请她去那里办女子学校使尼加拉瓜的女子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富孀愿意出资并让出自己的大宅院做学校。贾比尼接受邀请在1891年10月10日带领一批修女起程，先将29位修女送往美国纽约，然后与14位修女前往尼加拉瓜。

这次远行非常不顺利，从一开始出发她们就没有钱买船票，但贾比尼并不着急，她相信钱会有的，那天晚上她做了个梦，看见圣母在长跪着为她们祈祷。第二天她一出门就遇到一位朋友愿意帮她解决问题。此后圣心会便有了一个新规定，修女们每天要三次伸起胳膊跪祷虔诵“托赖圣母”经文，以感谢并呼求圣母的帮助。上路后，又遇上了风暴，天上浓云四起，狂风烈烈，电闪雷鸣，巨浪和暴雨冲打着船体剧烈摇晃颠簸，船上的货物也东滚西散，人们惊恐万分。忽然船又陷进了旋涡，无论如何挣扎也逃不出魔掌，全船都陷入了混乱，贾比尼在帮助别人时自己也跌断了一只胳膊，一切似乎无望了，船似乎就要倾覆，可是不久风平浪静了，彤红的旭日缓缓升出海面，船脱险了。10月底，经过长途艰辛她们终于到达尼加拉瓜格林多港，岸口排着整整齐齐的两列欢迎队伍，挥舞着彩旗，其中有政府代表，有主教、神父，看到此景，历经风险的十几位修女不禁潸然泪下，感谢天主的照顾。贾比尼在这里停留了五个月，学校走上正轨，断臂也痊愈后，留下14位修女，自己带着一位尼加拉瓜人会同者返回纽约。

1892年3月，贾比尼又到了美国，一路上也颇费周折，换了几次船，有时船搁浅，只好乘坐木筏，有的船上老鼠成群，她

们只好坐在甲板上看星星，一个多月后才登上美国大陆。这次她应新奥尔良主教邀请前去那里考察，她发现这里有许多意大利人，常受黑人欺凌，孩子们又无处上学。两个月后，她从纽约带来三位修女，其中一位只有17岁，她们在这里成立起平民学校、孤儿院。不久她又增调来四位修女，自己亲自在炎炎夏日里四处求乞，请捐，让学校和孤儿院发展了起来，并成立了一个分会。

她们在各处开办的平民学校、孤儿院，使许多没有出路的贫苦孩子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给了他们一个有希望的前程，爱的环境，尤其使无数女孩子得到良好教育和培养，为社会提供了优秀的母亲和稳定、温馨、快乐、有较高道德水准、文化层次的家庭，帮助社会将无数危害转化为利益。当然修女们不只接受意大利移民后裔，也帮助所有贫困的人。

纽约士加拉璧尼主教办有一所意大利医院，由神父们负责，可是办的很不成功，主教希望贾比尼的修女们来接管，但贾比尼认为医院需要24小时昼夜服务，对修女们的精神生活会有不良影响，而且她不喜欢任何这一类与“肉体腐败”有关的事，不想接收。可是有一个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圣母卷着袖口，挽着裙子，在一间医院的病床之间往来服务。贾比尼急忙跑去帮助她，圣母温和地对她说：“我在做你所拒绝做的事。”第二天贾比尼就去找主教，决定接收医院，首批派了10位修女去服务，一年后，她们将医院经营得有条有理，住院病人增多了，原先的5000元欠债也还清了，而这时主教和神父们又要求她们清还医院初建时购置设备的欠款。贾比尼认为这不合理不能答应，主教便要她们离开医院。贾比尼很伤心，她毅然带领修女们离开了，但她却不能再不做医院服务，耶稣的母亲喜欢做的，她也必须做。于是她在纽约另一个地方白手起家重建了一座医院，租了几间房子，买了十张床，自己和修女们裁制床罩，让病人们用床，修女们则睡在地板上。这个工作非常艰难，不仅经济问题大，更有许多人反

对和阻挠，甚至散布谣言，破坏她们的工作。但是在贾比尼和修女们顽强的努力下，这所医院逐渐发展、巩固，修女们为这所医院取名“哥伦布医院”，1895年3月，纽约市正式为哥伦布医院注册，后来它成为纽约市一座建筑宏伟、设备完善、服务周到的最大型医院之一。

4. 作证欧美

圣心修会已发展到二百多修女，贾比尼除了创办和管理各种事业外，还要用更多的精力培养修女们的精神成长，处理修会日常事务。她每天4点起床，在房间内默祷。5点钟修女们都起床进教堂后，她也去那里与她们共同做默想，诵圣母日课，参与弥撒，拜领圣体。她非常重视早晨的安排，对修女们说：“一盏灯的光和热是灯油的作用，我们灵魂的精力就如一盏灯，清晨的祈祷便是油，灯要明亮需及时加油，灵魂的精力要充足，也必须每天坚持晨祷。”晨祷后进早餐，然后贾比尼到办公室浏览报纸，拆阅来信。她提倡修会家庭化，命令各分会每月必须有两次报告，详叙当地工作状况、修女们的个人生活情况，以使大家时刻紧密联络在一起。上午和下午她用来处理修会的各种事情，她从不喜欢拖延，当天的工作一定要在当天完成，需要外出时，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在所不辞。有时她办事回家太迟，吃饭时间已过，就在自己房间内随便吃点东西充饥，从不麻烦任何人。会里守斋时间，她不论走多远的路途都严守不怠。

晚饭后如果没有特殊事情，她喜欢和修女们一起散步，这时大家都很放松，修女们像女儿围着母亲一样绕在她的周围，快乐、活泼，有说有笑，她也暂时摆脱一切重负，愉快地和修女们交谈，和蔼可亲。但有的时候，也会有几位修女谈起世俗之事，她会在当晚省察训导中马上给予纠正，对她们说：“修女，是要

自愿地离弃红尘，超脱世俗，和耶稣一样度圣洁的生活，世俗女子的奢华不应该是我们所向往的。”

散步后，有阅读学习时间，然后大家齐聚教堂，诵圣经、祈祷、省察、训导，修女们9点多休息，贾比尼还要继续办公到深夜。她的修女们都非常敬重她，爱戴她，都切愿得到她的指导，与她在一起工作。贾比尼知道在一个团体内，“阅墙”之事在所难免，她常以丰富的经验、渊博的知识、高尚的精神纠正、引导，使大家团结互助，友好相亲，教导姐妹们温良牺牲、忠勇勤奋，不可为了名誉和升迁而影响自己的生活理想，不要为了某个目标而牺牲人格的尊严，不能像一般人以世俗的精明在自己的岗位上寻找利益和荣誉，而只应以基督徒的品操、基督徒的智慧在正义的工作中彰显造世之主的荣耀。

修会生活也是非常复杂的，那里也并非世外桃源、优雅自在、完美脱俗。人都有一些本性的缺点，也会受到坏环境的污染。天主教的修女、修士们，虽然各修会有各自不同的服装，有不同的宗旨，但生活原则是相同的，荣耀天主，完善自己，致力于济世救人的事业，宣誓“三愿”：绝财、绝色、绝意，即绝红尘而甘贫穷，绝情欲而谋独身，绝己意而矢服从。这是几个非常难以做到的目标，是很艰难的选择，但她们通过各种训练、培养，以效法基督的牺牲精神，不争名夺利，不求一己幸福满足，不追逐声色货利的物质享受，而自愿下苦功克制自己的意志，去度最严格的纪律生活；完全献出自己整个的心身和力量，全心全意为全世界、为整个人类的幸福而奋斗，追随耶稣赎世救人的使命。

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修会遇到的困难也一直没有间断，做为一位基督徒和修女，贾比尼必须奉行耶稣的教导：“你们要到世界各地为我作证。”她必须去全世界进行服务。1894年，尼加拉瓜革命爆发，圣心会修女被驱逐出境，贾比尼又带她们前往巴拿

马，开办平民学校，她在这里留了四个月，返回纽约。没想到驱逐接踵而至，纽约仍有一些其他地方来的移民反对圣心会修女的慈善事业，主教再次提出请她们离开美国回意大利。贾比尼针对这种情况既不退缩也不对抗，而是认真反思，分析原因，着手改革，使修会的工作更能适合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人文潮流和社会发展。她的改革很快见效，取得了人民和政府的赞许，不但没有离开，事业进一步发展，又在纽约购买了一家大医院，美国的工作更为光明。

纽约的事情安排好后，贾比尼又返回南美，那里有许多国家邀请她去开办女子学校，贾比尼带着一位修女沿密西西比河抵巴拿马，乘火轮到智利，准备越安第斯山到阿根廷，但恰值积雪融化期不能过山。她们只好等了一个月，到11月底才与同行50余人一同过山。这一路跋涉真是千难万险，时而乘小火车，时而步行，时而骑驴子，沿途有无尽美妙的风光，也有许多险境。在翻越安第斯山4000公尺以上的高峰时，气候酷寒，冷气砭骨，雪光刺眼，道路又艰险万分，一次在跨越一道裂谷时，瘦小的贾比尼差一点失足落下。她纵身起跳时忽然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跨过去，刹时身子便似沉沉欲坠，眼看难以弹到对岸，众人的心都倏地提到了嗓子眼，这时机敏的向导极快地倒下身用脚尖支撑起贾比尼，用力一弹，对岸也及时伸出手紧紧一抓又一拽，将她接上了岸。身体孱弱的贾比尼经此意外之险心头乱跳，喘息不已，四肢绵软瘫倒在地。

两位修女终于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却没料到她们的直接邀请人已在她们赶来的途中去世了，而在这之前，当她们在雪山下等候通行时，这里的总主教已去世。她们失去了介绍人和强有力的支持者，现在邀请人和资助人又走了，剩下两位远途跋涉前来，举目无亲的孤零修女面对生疏的异地他乡，贾比尼想到了初到罗马时的凄凉。绝境中贾比尼想起一位曾在罗马认识的神父，

便找到那里，神父乍见贾比尼惊喜不已，知道她们的历程和目的后，既感佩也非常欢迎，便极力推荐于新任总主教。总主教也很支持女子教育，为她们写了许多介绍信，贾比尼以雷厉风行的风格很快开始东奔西跑，周折了三个多星期终于找到一所合适的宅院做校址，这到了1895年圣诞节。三个月后，1896年3月1日女子学校举行开幕典礼，首都各机关首长、宗教界人士均往参加，阿根廷元首夫人任大会主席。学校命名为“萝丝女校”，以纪念南美主保玛丽城的圣女。

在阿根廷取得成功后，贾比尼返回高道幼总会院，原想暂做停留便赴法国建分院，不料许多意外之事将她羁留在这里两年，才稳固了修会基础，得去法国。她到达法国时，总主教去避暑了，接见她的副主教如同当初罗马的巴枢机一样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了她的请求，因为巴黎已经拥挤了太多的修会，他们不能再批准圣心会进来。但贾比尼坚持不懈，最后她还是说服了主教，而得到批准，然后便买了一座建筑，乘着“在俗世工作而不世俗化”的精神，以严格的纪律、牺牲的精神在花都巴黎展开了工作，巴黎分院建立后，她又赴英伦考察，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和分院，接着应西班牙皇后邀请去马德里。

贾比尼办学很有原则性，一切本着彰显基督精神，最大地有益于人民和社会，以及对修女牺牲精神的培养，一旦有违于此，她便对任何力量都不妥协。她为了平民学校的学生们那些无人照顾的小弟弟妹妹可以开办幼儿园，但对即使是皇后提出让派修女进宫中给贵妇们讲授语言课却决不答应，因为那不是她们的使命。她的拒绝使皇后很不高兴，但她还是在马德里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一所孤儿院。

1899年晚秋，罗马在热烈地筹备盛大的“圣年”揭幕礼，教宗良13世要在人类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刻，将整个类奉献给慈悲的耶稣圣心，并颁行大赦。贾比尼当时正在意大利，非常

希望亲自参加，可是就在日子一天天逼近时，她却因许多杂务不得不回到高道幼总院，在整顿会务时，她自己也得一些休息，她羸弱的身体因多年艰苦奔波已伤病累累，她在日记中写下：“在高道幼会院中，我做了本年度的十日‘退省神工’，在这数日内，找到了我久已渴望的短期休息。这种休息能康复我那痛苦的心神，对我确实迫切需要。不然的话，弱躯踏上征程难免发生意外，因为一出门就不知要跋涉几千万里路程呢……”一年后，贾比尼返回罗马，得到教宗祝福：把你享有的天主精神，带到世界每个角落去吧！

离开罗马，贾比尼又去南美各地亲督工作，在阿根廷时，她本来瘦弱的身体更加衰弱，因劳苦过度，竟至卧床呻吟。1901年8月，她因病返回罗马，但回来后她仍没有休养，而是先考察了意大利各分院，这期间她深感荣幸地参加了教宗良13世的登基25年银庆大典。贾比尼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大家都为她担心，她自己也安排了修会的一切工作，准备归天。可是，3月19日圣若瑟瞻礼那天早晨，她的高烧突然退去，一切恢复正常，她又可以工作了，她的修女们真是万分高兴，教宗良13世为表示祝贺派专人送来一篮鲜美的桔子。

稍显好转后，贾比尼又起身了，前往美国丹佛和科罗拉多，为意大利贫困矿工服务，开办医院、工人子弟学校，并在镇边缘买了一块地做菜园和农场，为孩子们解决蔬菜和粮食的缺乏。后来这块地由于镇子发展，价值翻倍上扬，贾比尼便用地皮周转的钱资助别的事业。接着她又被邀去芝加哥，买下一座6层楼开医院，业主原想骗她楼前25英尺宽空地，她与业主讨价还价，精确计算，终以合理价格成交。这里的事情安排好之后，她又去西雅图开了间医院，一所孤儿院，一间堂区学校，并在意大利移民区建了所木结构教堂。

到1907年7月，耶稣圣心传道女修会成立20周年时，教宗

碧岳 10 世正式核准她们的会宪，这时这个修会已拥有千余名修女，50 多所分院，5000 多名在校学生，容纳 10 余万病人的医院，而贾比尼也已经是接近 6 旬的老人了。

5. 爱在世界

耶稣在世时曾向使徒们宣告：你们去训诲万民。欧美历史上每一天都记载着天主教会在教育事业上的伟大功绩，梵蒂冈年鉴上更能清楚地看到教会在教育界的卓越贡献，事实上正是教会促成了现代教育。

正如基督的教会所从事的所有事业一样，爱也是教育事业的灵魂。2000 年来，教会里从事教育事业的修士修女们以爱为动力，以爱为使命，以爱为准则，形成了现代教育的许多基本法则，也贡献了无数教育家及许多成绩斐然的教育界明星。

贾比尼办教育或办医院，或一切慈善事业，也完全秉承天主教爱的精神。她办的不只是学校、孤儿院、医院，而是操持着一个个相亲相爱的家庭，在基督之爱内的大家庭。她还常去监狱探望囚犯，每星期三派修女去为女犯服务，带神父去听告解。她将基督的爱带给这些囚犯，使他们感受到基督内兄弟姐妹的亲情。

她自己经常拥抱孩子们，抚摸她们，与她们游戏，交谈，她也要求修女们这样做，要像母亲一样对待学生们。修会日志上记载：贾比尼要求修女们要能做学生的慈母，对学生的态度不能一味庄严，要以母亲的爱心、母亲的天然慈祥去教导个性不同的孩子。她反对尖刻的言辞、严厉的斥责，她认为温良的劝勉、诱导是教育成功的最好方法。

贾比尼以耶稣的精神做为陶冶良好基督徒、良好国民的秘诀，尤其在对于陶成女学生的坚贞和果敢上，经验告诉她，信仰和道德在她们身上潜藏着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这样的培养对她

们未来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助益，在这里她们可以获得对于善的坚定信念。道德需要坚固的基础，不然遇到挫折就会变节，贾比尼为培养学生们坚定不移的德操，常勉励学生们多领圣体勤忏悔，对教理课严格把关，使学生们对善恶有明确的认识和持守。她也希望文学和科学的教育平衡发展，并开展副科如音乐、美术、女红等，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全面认识生活，并使高尚圆满的个人生活与家庭谐调，另一方面也使学生不至于有太多的闲散时间做无意识的有害活动。她也很提倡体育，相信“完美的智慧寓于健全的体格中”，常组织远足旅行队和各种剧团。所以圣心修女会培养出的学生不仅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有用的技能，也在人格的修炼、品行的砥砺上很有成就。贾比尼认为人民缺乏正义感、责任和牺牲精神及爱国爱人类的高尚思想，都与在学校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有关。

为了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贾比尼首先对修女要求很严，她对她们说：“担任学校教育任务的修女们应该知道自己负着何等重大的责任。学生在学校时，她们的心灵俨若一块田地，所接受的是你们的教导，好像一粒粒种子撒播在她们的心田中，这些种子能够影响到她们的一生。所以你们应该认识清楚，她们日后的良知全在你们播下的种粒好坏。”

贾比尼逝世前六年有一天早晨，她发现课堂上一位修女正急着赶授功课，而没有考虑到学生们的情绪，她便进去对修女说：“让我来替你上一课吧。”她用学生们能够理解的比喻，加上一些教训，激起学生们心灵的活力，一个多钟头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并有切实的收益。她经常提醒修女们：“你们肩负着极端重要的职责，不但要培养出良好的基督使徒，而且要培养出造福国家的良好国民。你们更要注意女生，尤其是师范生，她们就要到社会上去肩负起教育的重任，你们务必要讲给她们，她们来日对社会所负的伟大使命，和教会对她们的希望。她们是家庭、社

会、国家的英华，也是人们信仰的辅佐”

耶稣圣心传道修女会在各方面的成功，女学生的品学兼优，孤儿们的活泼可爱，医院里周全的看护，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敬重，也感动了许多人，大笔捐款泉涌而至，事业迅速发展。她们为之服务的不仅是意大利人，而是所有的美国人，所有的南美、欧洲人，所有她们接触到的人，当然捐助人也并非一定是意大利人，而是世界各地的人。修会的服务得到了社会的肯定，贾比尼却没有丝毫松懈，6旬老人的她仍在世界各地巡视，继续扩展和巩固修会的事业，为修女们恪尽慈母爱心。1908年，她在巴西圣保罗创办女子学校时，里约热内卢流行天花，她急速赶到那里，精心服侍病倒的修女，用羽毛为修女们在脸上擦海狸油，如同她年青时，姐姐玫瑰为她所做的那样。

1910年，贾比尼提出辞去总会长职，但各分会都不同意，罗马教廷也鼓励她继续领导下去。7月15日她生日那天，教廷修会部部长将她请进梵蒂冈，向她宣布：“你将修会领导得这样差，必须继续担任总会长。”陪贾比尼同去的几位修女为这个玩笑鼓掌欢呼，贾比尼只好继续负着重担，直到告辞世界前不得不各处奔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贾比尼正在美国，她用频繁的信件鼓励各地的分会，使这个修会在狂风暴雨中仍按照预定方向稳步前进。

1917年秋天，战争发展到最严酷的阶段，经济和粮食恐慌笼罩着整个世界，贾比尼在圣诞节连给修女和学生的小礼品也拿不出，她在芝加哥到处奔波，12月21日她竟然有力量准备隆重的圣诞庆祝，为自己和全体修女准备了一件新会衣，亲自为芝加哥艾利学校的500多儿童包了一整天糖果。可是，她太累了，22日一整天没有力气起床，躺在床上忧虑地听着战况报导。她这时住在芝加哥自己修会的一个医院里，第二天她与院长谈过话之后刚想休息，忽然死神临近了，她马上按铃叫来院长，院长急忙奔

来，刚刚扶住她，一口鲜血喷出，她轻轻呼出几口气便不动了。后来医生查出是肺血管破裂。那副瘦弱的身躯终于再无力支持这颗伟大的灵魂，释放贾比尼归天了。贾比尼在她的医院院长，圣心会修女怀中闭上了眼睛。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圣诞夜的前二日，贾比尼 67 岁。

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往医院向敬爱的贾比尼告别，监狱里许多囚犯也来电悼念，26 日芝加哥大主教举行大礼追思弥撒，典礼后灵柩送往纽约。几天后新年元旦日，贾比尼被隆重地安葬在生前指定的地方，纽约市耶稣圣心传道女修会创办的一所学校里。

贾比尼留下很多写给修女们的信件，以及她自己的日记和避静日志。表面上看几十年来她整日忙碌，被工作所驱策，而实际上她的心灵始终如清潭一般映照着天主旨意的太阳，她的精神如磁针永远指向天主。她写道：“如果我只忙碌于形外的事物，而不想到天主，那么即使是最伟大、神圣的工作也难免不使我冷淡下去，甚至丧失灵魂。”有一次一位修女问她：“会长妈妈，你整日这样忙碌，怎能如此契合天主如同在祈祷中一样呢？”贾比尼答：“如果我顺从我个人的愿望去工作，我早已退出修会了……”贾比尼也始终没有忘记初办修会时，高道幼主顾会院那位前领导安东尼亚，贾比尼在花甲之年，身居高位，声名赫赫时仍找到那位姐妹，跪在她的脚前，请求原谅由于自己使她所受到的任何伤害。天主的圣意永远是贾比尼最后的目标。

贾比尼这位现代社会的女事业家，连她所行的奇迹也带有她的独特风格，她会使她的修女钱袋里突然出现一笔急需的钱，使急需的酒和食物突然找到。她一直爱护她的修女们，即使升天之后也不例外，有一位修女患了严重的静脉曲张，穿了穿贾比尼生前穿过的一双白布袜，就突然痊愈了。一个年青修女在医院里，为一个婴儿洗眼睛时，本该用 1% 的硝酸银，却用了 50%，将婴儿的眼角膜烧毁，使婴儿成了瞎子，惊慌失措的修女急忙将贾比

尼的一块圣髑放在婴儿眼上，第二天，婴儿长上了新角膜，并且完全正常。

1938年7月31日，教宗碧岳11世列贾比尼人真福品，列品礼于11月11日举行，正是贾比尼创立修会的望日。1946年7月7日，教宗碧岳12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以大礼昭示世界列方济佳·贾比尼人圣品，称为圣女方济佳·贾比尼，而后美国政府和教会又将她奉为美国和美洲主保。

十一、爱德圣师小德兰 (1873~1897)

小德兰 (St. Teresa of Lisieux) 出生于 1873 年 1 月 2 日，去世于 1897 年 9 月 30 日。她在世界上仅仅生活了 24 年，其中 9 年在加尔默罗圣衣会当隐修修女，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生前一直默默无闻，可是她在死后却轰动了全世界。在来自全世界超过 20 万份申请将她封列为圣徒的请求下，1925 年 5 月她被天主教会宣布为圣徒，两年后，又被追誉为普世传道主保，与圣方济各·沙勿略并列，并被法国接受为法兰西第二保护者，与圣女贞德齐名。她还被称为“原子核时代的光明”、“当代最伟大的圣女”、“当代伟大的万灵神医”、“安慰天使”、“爱德圣师”，被全世界许多人亲切地称做“圣女小德兰”。1997 年，在她去世 100 周年之际，教会甚至又将她封入四大女圣师之列，尊奉她为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认为她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神修革命，同时她的父母也要因她而被追认为圣人。

一个平凡的小修女在死后竟获得如此卓越的光荣，其奥秘使许多人难以理解。不过她奉院长之命所写的自传《灵心小史》却使每一个读过的人都被深深感动，其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的一颗纯真、挚爱、喜乐、酣畅的心的跃动，她在亲情、友情、自然界以及生活中的一切方面都能看到天主的慈爱和伟大，读者可以切实感受到，她，就呼吸在天主的爱中。

这本小书自 1901 年以来一版再版，被译为 50 来种文字，传

遍全球。她被一颗颗深受感动的心赞誉说：她以伟大的方式度过了平凡的一生。100年后，她的追随者，1997年去世的印度贫民窟圣女德兰说：她怀着非凡的爱做平凡的事情。她成为全世界2700多座教堂的主保圣女，50多个修会请她做主保和庇护，研究她生活的论文和书籍不计其数，由请她祈祷而带来奇迹的信件汇集了数万页，人们说她在全球掀起了一股“狂飙似的光荣”，而且在天主教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梵二”会议也被认为在很多方面归功于她的启发。这次会议庄重地邀请所有的基督徒都努力成圣。小德兰被认为奠定了一个普通基督徒为基督之爱作证的年代里程碑。1980年若望·保禄二世（Joha Paul II）专程来里修朝圣，他在演讲中说：“我们坚定地说天主圣神愿意通过里修圣女德兰向现代人类直接揭示一项根本奥迹，福音的根本真理：我们真实地领受了天主义子的身分，天主圣神推动我们呼喊‘阿爸，父啊！’灵修捷径‘神婴小道’就奠基在这一根本的普通的真理上。全部福音的讯息里还有比‘天主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子女’更全面、更根本、更普遍的讯息吗！”

1. 爱的摇篮

小德兰的父母都有过进入修会的要求，却都没有成功，父亲曾请求加入本笃会，因不懂拉丁文被拒绝；母亲曾申请加入葛桑修会，副院长却说那不是天主的意思，最后两人偶然在一座桥上相识结婚组织了家庭。他们在婚后几个月仍像兄妹一样相处，直到接受一位神父的劝告才真正过起婚姻生活，在以后的婚姻中他们共生了九个儿女，其中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早早夭亡，只剩下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全部奉献给了宗教，一个做了往见会修女，四个人入了圣衣会。

女儿们的德操得之于父母的虔诚，玛尔定夫妇总是乐于积极

行善，他们每年都要从收入中取出一部分资助宗教事业，并经常帮助穷苦人，也从不错过向平日里遇到的可怜人伸出援手。比如有一次玛尔定在街上看到一个烂醉如泥的工匠躺在地上，便为工匠背起工具，搀扶起他送回家去。另一次在火车站看到一个流浪汉饿得浑身抽搐，由于离家太远不能回去取东西，他便掏出衣服里的钱放在帽子里代为行乞。玛尔定夫妇也非常守教规，每天早晨5点起床，去附近的圣母堂参与弥撒，斋期严格守斋戒，星期天关闭店门，全家集体祈祷。他们也非常爱护家庭，给了孩子们非常完美的爱，小女儿德兰在《灵心小史》中写“我回忆儿时，全是甜蜜的微笑和温柔的关照。天主既让别人这样爱我，也给了我一颗多情的心，让我照样去还爱别人。很难想象，我是多么爱我的爸爸妈妈，为了证明我的爱，我使用了千百样爱的小举措，虽然这些做法今天想起来我还觉得好笑。”

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虔诚的、充满着爱和美善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熏陶出了仁爱、奉献的精神，深刻、活泼的信仰。生活在这个家庭中的小德兰从小就学会了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事上，努力悦乐父母、姐姐和耶稣，尽心尽力对他们表现自己的爱心。爱将她充盈得饱满丰厚，使她后来便将自己全部的爱回报了世界，回报了基督。所以若望保禄二世希望将这对父母也列为圣人，若能如愿，他们将是教会第一对圣人夫妇。当然这并非仅仅由于他们有个圣人女儿，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是“正常的基督徒”，而“一位正常的基督徒就应该是一位圣人”。(若望·保禄二世)

小德兰的父母住在巴黎西边，靠近塞纳湾的亚冷松市，父亲路易·玛尔定开一个钟表铺和首饰店，他曾在拿破仑的军队服役，官至陆军上尉，母亲泽莉制作花边补贴家里的费用，她在42岁时生了小德兰，而路易玛尔定已经50岁了。他们为这个最小的女儿起名：玛丽亚·方济各·德兰·玛尔定。德兰从小就聪明快乐，乖巧活泼又美丽得令人着迷，被爸爸昵称为“小王后”，对爸爸

妈妈千般娇痴、万般可爱。平日里她总是一步不离绕在妈妈身边，甚至上楼时也要每跨一级喊一声妈妈，倘若有一次妈妈忽略了答应，她就站在楼梯上不动。当她无以表达对父母的爱意时，就祝爸爸妈妈早死，别人责备她时，她却吃惊地说“这不过是为您早升天啊，妈不是说人一定要死了才可升天吗？”有一次她问妈妈自己可不可以升天，妈妈对她说：“当然可以，只要你乖。”她却反问妈妈：“倘使我不乖呢，我就该下地狱吗？不过我知道怎样做了，当你升天时，我和你一起飞，你把我紧紧抱在臂弯里，难道好天主会抢了我去不成？”

小德兰从来不让错误成为自己的负担，她每做了件错事，就立刻向所有的人认错。有一次她不小心撕破了纸毡一角，一等爸爸回家她就催着大姐玛丽去告诉爸爸，她自己则像个犯人似的站在墙角等候判决。有时她和四姐塞琳玩，打了或推了塞琳，就马上跑向妈妈认错：“妈妈我推了塞琳一下，可是我再也不敢了。”爸爸非常宠爱德兰，一回家就将她抱在膝头或扛在肩上，或带她这里走走那里转转。有一次爸爸从外面回来时她正在荡秋千，爸爸一进家就唤小德兰，让她亲亲爸爸，而她却一反往日乖巧，让爸爸自己过来，爸爸不睬，走开了。大姐玛丽责备德兰没规矩，她马上悔悟，大声痛哭着追着爸爸赔不是。妈妈有时早晨在下楼前先去看看女儿们，有一次妈妈看德兰时她装睡，而妈妈亲她时，她却缩进被窝，哆着声音说：“俺不爱让人看。”妈妈没计较便下楼了，可刚过一会儿，突然看见小德兰光着脚丫，拖着比她长得多的睡衣下了楼，泪流满面走近妈妈，跪在妈妈脚前，抱着妈妈的膝哭：“妈妈，我不好，请饶恕我吧。”妈妈将女儿一把抱在怀里，吻遍她的全身。

德兰和四姐塞琳差三岁半，塞琳性格柔顺可爱，是小德兰的知心好友，小姐妹俩整天猴在一块。德兰像小姐姐的影子，姐姐到哪儿她到哪儿。有一次奶妈送了一对白色鸡雏给小姐妹，她们

一人抱一只玩得忘乎所以，早上奶妈叫她们起床时，俩小家伙搂得紧紧的，说：“好路易丝，不要管我们啊，你不看我们俩像一对小鸡雏吗？”三姐莱奥尼常教两个妹妹唱歌，陪她们散步，在德兰更小的时候她还负责给小妹喂饭，唱催眠曲，她初领圣体的情景使小德兰印象很深。塞琳稍大可以领圣体后，德兰还不能领，每次塞琳参与弥撒回来，她就赶紧跑去迎接，央求：“噢，塞琳，快把祝福过的面饼给我。”有一次塞琳没带回面饼，灵机一动从橱里拿了块面包切下一片，庄严地举着念了一遍圣母经，得意洋洋递给妹妹，小德兰郑重地划了个十字，虔诚地接过咽了。

德兰从小就很有傲骨，一次妈妈对她说：“你吻吻地面，我给你一枚铜元。”小德兰却直挺挺站着，昂着头说：“不，妈妈，我宁可不要那一枚铜元。”在这方面她的性格很固执，妈妈曾说：“她如果说一声‘不’就再也不能使她改变。即使把她关在屋子里一整天，她宁愿在那里过夜，也不说一声‘是’”。这样的性格需要很好地引导，父母让玛丽为两个小妹妹各做了一串功过珠，让她们计算自己所做的奉献，每做一个小克苦就拨过一个珠子。小德兰对此很执着，她说：“我必须养成克制自己的习惯，人家把我的东西拿走时，我要克制自己不反抗。”他们在家里也经常讨论信仰，有一次讨论起面饼，姐姐塞琳说：“怎么好天主能在小小面饼里呢？”小德兰答说：“这有何难，天主是全能的啊。”“什么是全能呢？”老四又问。小德兰理直气壮地说：“就是说，他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们经常讨论圣人们的德表，小德兰就说自己也要当圣人，而且口气很大：“主，我不愿意做半吊子圣人，为你我不怕吃苦，只怕我固执于自己的主张。求你将我的一切都拿去，只要你要的，我都答应。”小德兰的大姐玛丽和二姐宝琳早已决定入修会做修女，德兰不知道当修女是怎么回事，也跟着说：“我长大了也要去当修女。”

小德兰从小就有一种浓厚、纯诚的宗教情绪，所见所闻很容易引起她崇高的向往。她在《灵心小史》中写“……田野里点缀着猩红万点的罌粟花，淡兰的雏菊，诗情浓郁，令人感动。还有飘渺的远景，辽阔的空间，参天的绿树……美好的大自然使我陶醉，把我的灵魂引上高天。”她常常喜欢带一个小篮子，采一篮野花回家献到圣母像前，表达对圣母的爱；或自己布置祭台，在空地上看到一个平坦的高处，就仔仔细细用花草装饰，还插上家里捡来点蜡烛的小棒做蜡烛。

2. 风雨戏小花

德兰四岁半的时候，母亲因乳腺癌去世，这结束了她美好的梦一般的生活，她体验到了痛苦。这可以算是她的人生第二期，直到14岁。母亲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后，五个没娘的姐妹聚在一处，塞琳哭着向大姐玛丽说：“你就是我的亲妈妈。”小德兰一贯跟着塞琳学，见塞琳有了新妈妈，便也搂住抱着她的二姐宝琳的脖子说：“二姐是我的妈妈。”

两个小姐妹又找到了妈妈，却不能找回往日的欢乐。母亲去世使小德兰由活泼外向一变而畏懦羞怯，多愁善感，经不住人看一眼就泪水涟涟。父亲为使孩子们摆脱痛苦的记忆，也为使她们得到照料，应孩子们舅父母邀请搬离亚冷松，到里修住在“丛林居”。沿路风光使孩子们兴奋，舅舅一家的热情也给了她们安慰，美丽的新居也使她们高兴，但这都只是短暂的表面的快乐，很快小德兰又陷入了忧郁，时刻意识到自己没有妈妈了，而所有的情景联系到没有妈妈反而更显凄苦。二姐宝琳几乎负起妈妈的所有职务，爸爸也还是那么疼爱小王后，带她钓鱼，陪她散步，在树林里做游戏，参拜圣堂，可是小德兰的天真快乐性格一去不复返了，她喜欢一个人独处静思了。

小德兰虽在生活中变的忧郁寡言，但她对信仰依然敏感诚挚，初次忏悔使她很激动，宝琳告诉她这不是与神父说话，而是真的与天主交谈，她便真诚地问：“既然是天主亲自听我说话，那我可不可以向神父说我全心爱你呢？”一切弄清后她虔诚地办了一个圆满的忏悔礼，浑身轻快，满心喜乐。在和姐姐回家时，路上她忽然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念珠翻来覆去地看，宝琳奇怪地问她看什么，她认真地说：“我看看新祝圣过的念珠究竟是怎样的。”小德兰很喜欢拉着爸爸的大手去教堂听讲道，有一次父女俩回来时已是繁星满天，小德兰边走边仰着头望星星，心里洋溢着崇高的欣喜，忽然她对爸爸说：“爸爸，你看，我的名字已写在天上了。”她的名字第一个字母是T，她指给爸爸看那些这样排列的星辰，其实那是猎户星座。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读《圣经》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那时小德兰就坐在父亲怀中，一直坚持到念诵完晚祷，她常常沉浸在这美好的气氛中，陶醉地问：“今天我乖吗？天主喜欢我吗？小天使在我四周飞不飞？”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乖、不喜欢，她就会哭着睡去。有一次她对天主赏给天上众圣的荣福不等心里疑惑，宝琳便取来父亲和德兰一大一小两个杯子，都倒满水，问她：“哪个更满？”小德兰说：“一样满，再斟就溢了。”再听姐姐解释，她便明白了天主给每个人都能满足的荣福。

在里修也像过去在亚冷松一样，外出散步时总是小德兰带着施舍品送给穷人，有一次遇到一位跛脚老翁，艰难地扶着拐杖走路。德兰便过去送给他一枚银钱，可老人只是含愁看了她一会儿，痛苦地一笑，摇摇头拒绝了。德兰心里很难受，想安慰他，宽释他，可又害怕这样做，怕羞辱了他，使他难受。呆呆地看着老人一跛一跛离去，后来老人又回头向她笑了笑。这时爸爸买糕饼回来，德兰特别想把自己的糕饼送给老人，可又不敢，难过得眼泪几乎涌出来。最后她想起人们说初领圣体那一天求什么都能

得到，她便下决心在初领圣体那天一定为那老人祈祷，五年后，她真的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而当时德兰只有六岁。

八岁半，她进了本笃会修女办的小学校，在班里年龄最小，功课却总是第一，这得罪了班上一个年龄最大的同学，常受欺负，她忧郁伤感胆小怕事的性格使她面对欺侮只会流泪饮泣。而小姐姐塞琳却变成了顽皮孩子，勇敢机智，像个小大人一样负起了保护妹妹的义务。但是善良和虔诚却顽固执着地扎根在小德兰的心灵里和看似懦弱的性格里。她的作文一直很好（这从《灵心小史》中可以看出），每个星期五她带回一周的好成绩总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一枚小银币做奖励，她将它们小心收藏起来，然后找机会全部施舍给穷人。在家里，她与一个表姐玛利亚脾气相投，两人都喜欢玩隐修士的游戏，住在一间破菜棚里，种一小块麦地，一小块菜圃，轮着二人祈祷一人工作，并规定每天做多少次刻苦。她们做得很投入，有次在家里晚餐桌上，小德兰很自然地往饼上划了个十字，使大家都微笑了。德兰一直喜欢布置圣诞马棚，每年她和玛利亚都比赛着谁做的更精致。当年她编织的一个小圣诞马棚留传了下来，至今展览在丛林居的花园里，圣婴脸庞秀美，小手小脚圆圆胖胖，玛利亚、若瑟谦恭下跪，牧羊人屈身下拜，色彩协调，比例合理，表情和谐，人们从中很容易看出小德兰当初怀着怎样的深情爱意。此爱此情的表达不只表现在小游戏上，她在《灵心小史》中回忆那个时代说：“我渐渐长大，我更加热爱天主，常常把我的心献给天主，我努力叫耶稣高兴，想尽一切办法不得罪他。”

10岁的时候，小德兰又遇到一件痛苦的事，几乎使她丧了命。她的第二母亲宝琳要去圣衣会做修女，耶稣再次抢走了她的母亲，这一离别重新撕开了小德兰心灵上的伤疤，她立刻浑身无力，衰弱不堪，得了重病。可怖的幻觉使一切都变得妖魔鬼怪一般可怕。父亲来看她，她却被父亲的帽子吓得魂飞魄散，恐怖地

大叫不止，以为是个张牙舞爪的恶魔，使父亲伤心欲绝。她高烧不下，食欲不振，精神萎靡，从1882年秋直到次年复活节，看遍医生仍不好转，几乎没有希望了。全家人和宝琳的修会都尽力为她祈祷。病中她常喊小表姐玛利亚陪她，可是就在家里正在为奄奄一息的她做9日敬礼时，有一次她又喊玛利亚，玛利亚急忙跑到她的床前，俯身轻轻抚摸她，但她却认不出小表姐，仍焦灼地四周张望着呼喊不止。玛利亚想尽办法使德兰认识仍无效，这使小表姐恐惧地哭着跑开了。她去找来莱奥尼，可德兰也不认识三姐。两个小姑娘万分害怕，跪在房间里的一尊圣母像前哭求起来。小德兰也转向圣母像祈祷，她对这尊像很熟悉，那是巴黎圣奥尔尼斯天主堂圣母像的复制圆雕，她身体健康时常为圣母像换鲜花，即使生病后，只要能走动她仍记着换花。三个女孩虔诚地哭着祈祷，忽然小德兰发现圆雕像活起来了，圣母变得非常美丽，一种只有天上才有的美，慈爱、温柔、亲切地向她微笑，小德兰忽然心中充满欢乐，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她的一切病痛恍然间烟消云散，她完全健康了，也认出了两个姐姐，同时两个姐姐也发现：小德兰的病好了。

大病神奇地痊愈在小德兰心中留下了一颗神圣的种子，全家也对圣母感恩不尽。为感谢圣衣会的祈祷，父亲带小德兰前去会院拜访，在这里她见到了二姐宝琳，不过姐姐已改名耶稣安琪儿宝琳，小德兰便想以后我人会做修女叫什么名字呢？圣婴的德兰如何？自己一直甚爱耶稣圣婴。对，她决定就叫这个名字。可是不久，父亲为使她早日完全康复带她外出旅游，纷华世界和人们的恣意享受，以及众人的夸赞使她心里有些迷乱。但不久她开始准备初领耶稣圣体，做了三个月全心全意的预备，她每天做许多爱德小事，行许多小刻苦，想着让它们都变成小花儿，紫罗兰、玫瑰花、矢车菊、勿忘我等等，统统献给耶稣，并且记着先为五年前遇到的老人祈祷，求天主赏赐给他所需要的。她的心从俗世

又收拢回来，并相信这次迷惑是天主对她的考验，给她机会自由选择。在她代表全体初领圣体者念诵祷文时，她在心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圣童贞，求圣母保佑，她敏感虔诚的心似乎看到圣母下睇小花枝，向她莞尔微笑。接着的坚振更使德兰如一颗水珠消融于耶稣的汪洋大海，她感到自己这样软弱，这样无能，她愿意与天主神圣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直到永远。她从迷失中清醒出来，又找到了自己。

这之后两年间，她的软弱性格并没有改变，仍多疑爱哭，神经质，常常为一些小事坐立不安。她为讨好姐姐多做了家务而不被夸赞就哭鼻子，无心得罪了别人就自怨自艾，头发上打个漂亮蝴蝶结被人赞誉心里愉快，过后又自窃是犯罪而为之苦恼，她对自己简直没办法了。接着大姐玛丽和三姐莱奥尼又相继入会，一个圣衣会，一个往见会，只留下她和四姐赛琳，更觉无依无靠。不过，就在不知不觉中她正在慢慢成长着。她一直喜欢圣像和圣书，最爱读的圣书是圣人传记，当然她也读过一些传奇故事，但那不能长久吸引她。圣人传记中她最喜欢的是圣女们的英雄事迹，象圣女贞德，使她特别想追随芳踪，而且还利用这个爱好做小刻苦，一到规定的时间，不论怎么受吸引，都马上放下书。圣像中使她格外感动的却是装饰小花，她常常出神地看着圣像想，我也要像图画中的小花一样，接近圣龕阴影下，让耶稣凝睇我，培育我，最后将我采撷在他圣手里，来安慰他。

逐渐她好像得到一个启示，她回忆：我接受到有生以来一件最大的恩宠，祈祷中一线璨然的辉光照临于我，我深深感到我是为了伟大而生的！但当我自问如何才能接近伟大之时，天主给了我这样的启示：获得在天主面前的光荣，并不需要显赫功绩，伟大不是一定要显于众人面前，而是要以成圣为目的。可自己能鲜德薄，怎么能达到目标呢？然而自己虽然的确微不足道，一无所有，但是依靠着万善的源流，万圣的基本——天主，天主自会使

我成为圣人，天主会凭着我的努力提升我。我宁可做那种别人看不见，连自己也看不见的事，就是“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这就会使我成圣。圣体、坚振的恩宠正在德兰生命中发酵，她的根茎已经成熟，亭亭玉立的花蕾含苞要放了，她的使命快清晰了。

1886年圣诞节，长期潜移默化的预备后，一件小事使德兰的性格又突然改变了。做为么妹的小德兰，圣诞节仍在烟囱后找到了塞满各种礼物的靴子使她非常快乐，可在下楼时她听到爸爸说：“像德兰这样大的姑娘还玩这把戏，不太孩子气了吗？我希望今年是最后一次。”小德兰的心一阵刺痛，塞琳知道妹妹一向爱动感情，急忙劝她说：“不要马上下楼去吧，等一会儿平静下来。倘若抽起东西来，对着爸爸一脸泪珠可怎么好。”但是德兰长大了，她忍住就要涌出的泪水，静静心，拿着靴子跪到爸爸面前喜气洋洋抽出每件东西，高兴得像个公主。自此，小德兰突然恢复了她四岁半失去的刚毅、坚强和快乐、随和性格，开始了她生命的第三个阶段。

3. 耶稣的小花

随着个性成熟，德兰对生活 and 信仰的领悟也更加敏锐，更加深刻。有一次她读路加福音“悔改的罪妇”一段：“她那许多罪得了赦免，因为她爱得多。但那少得赦免的，是爱的少。”（路7:47）可是她自己办告解时，神父总是说她没犯什么重罪，连故意犯的小罪也没有。她就想天主对自己宽恕的少，自己对天主的爱一定不如那罪妇多，为此哭了一星期，一直祈祷。后来有一天她终于明白：“我知道，我主耶稣知道我力量太弱，受不起试探，而以柔和的力量守护我远离诱惑。我知道主赦免我比给圣女玛达肋纳还要多。”她还想出两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医生的儿子在路

上碰着一块石头，摔断了腿，父亲赶紧跑过来慈爱地将他扶起，尽心为他治疗，不久儿子痊愈，对父亲极尽感谢。而假如另一个父亲见儿子常走的路上有块危险的石头，就早早将它移去，儿子不知这样情况，对父亲没有什么感谢。但他若能知道这种情况，不是该比那个摔倒过的儿子更爱父亲吗。

德兰想自己就是那后一个儿子，受到天主预先保护，得到的赦免比玛达肋纳更多，应该更加感谢天父，她想：“假如我生而父母双亡，自幼寄人篱下，继父酗酒，无母照应，恶少勾引，或许我比最坏的恶人还坏也说不定。反之，所谓的恶人如果在我家长大，可能她比我要好得多。”她对天主便爱得更浓，感激更深，说：“天主愿意我爱他，因为他不但多多赦免我，而且赦免我一生。他不等我爱他像圣女玛达肋纳一样多，便以火热的爱先爱着我，并使我懂得他怎样预先保护了我。”所以她对所有不幸陷于困境中和罪恶中的人都无限爱怜，她知道耶稣说：“你们不要判断人”，她想那是告诉我们，人不知道这些人为他们的行为到底该负多大责任，我们只该帮助他们。她下决心一定要多帮助他们，并且敬佩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还保有许多好德操，常想自己若在坏环境中未必能比他们好。

这朵和风细雨、阳光雨露中的小花，对天主的爱越来越强烈，越精纯，越成熟，天主引导她一步一步走入她的使命。一次主日弥撒后，她合上经书时有一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圣像露出一截在外面，正是耶稣一只血淋淋的被钉的手，猛然间被钉耶稣的形象强烈震撼了她，她的心如撕裂一般痛楚，使她特别想真的去抚摸耶稣的伤口，给耶稣端碗水喝，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同时也感觉到救人灵魂的强烈渴望，多救几个灵魂，让耶稣少受一些苦吧。她说：“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触，我下定决心要永远站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下，捧接这救赎的甘露，分施给众多灵魂……”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深深刻在了她的心中，对她选择自

己的使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她要爱耶稣、陪伴耶稣，拯救灵魂。这个冲击一直控制着她，使她不能平静。不久有一个杀人犯至死不认罪，小德兰就默默为他祈祷，并求天主给她一个犯人悔过的记号。可是犯人直到上断头台仍很顽固，拒绝向神父行忏悔礼，最后就要刀起头落了，犯人突然夺过神父手中的十字架吻了三次，使观刑的人们非常感动，小德兰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更是高兴不已，她相信那是天主给她的记号，是自己的祈祷帮助了这个人。这是她救的第一个灵魂，从这时起她拯救人灵魂的渴望更加强烈，她对小姐姐塞琳说：“我要多受苦多救灵魂”

次年圣神降临节，她认为自己入圣衣会做修女的想法已经确定，决定告诉父亲，可又怕父亲伤心，父亲已献出了三个女儿，她是父亲最宠爱的小女儿，她的离开父亲能承受吗？她含着泪向父亲讲了自己的愿望，父亲哭了，但父亲没有反对，只告诉她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她的年龄太小了。小德兰努力陈述自己的理由，说自己早已有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渴望，要为救人灵魂奉献自己，可是愿意隐身于修院，以便更加完全地奉献给天主。最后父亲豁然同意，并从地上小心翼翼连根拔起一株像玉簪花一样的小白花送给女儿，向她解释天主怎样殷勤照料使花儿盛放吐香，父亲现在要将爱女，洁白的小白花带着根从父亲怀中，移植到天主怀中，让她活着移植到更肥沃的土地上。小德兰将这株花插在圣母像上一直珍藏在身边。“耶稣的小花”这个形象也在她心中清晰了。

然而对于她的决定，舅父母认为太早太轻率，圣衣会院长也拒绝她在21岁前入会，而她事实上才15岁，父亲的请求也无济于事，于是父亲陪她去见主教，小德兰为使自己年龄显得大些把头发高高盘起来，但仍然没通过，这个诡计反而逗笑了主教，同时主教也敬佩父亲的慷慨。

为了考验或坚固小德兰的选择，父亲又带她和塞琳随朝圣团

一起去罗马朝圣。巴黎、米兰雄伟的大教堂，瑞士灿烂奇美的大自然，劳莱德圣母圣室使小德兰如临天国；罗马基督徒殉道的斗兽场使她心满豪情；在罗马十字架圣堂触摸沾有耶稣鲜血的十字架碎片使她激情奔涌。觐见教宗时，小德兰突然想到向教宗请求准许她入修会。弥撒后教宗坐在一把高椅上，朝觐者轮着前去跪拜，没有任何人说话，气氛非常庄严。轮到小德兰时，她的心跳得几乎要蹦出来，回头看塞琳，塞琳使眼色鼓励她，她鼓起勇气走到教宗前跪下，当教宗伸手给她时，她突然抬起头满眼含泪向教宗说：“至圣圣父，为了您的金庆大典，求您准许我 15 岁入圣衣院。”带队主教赶忙上前轻声解释说正在考虑这事。教宗便说：“好，我的孩子，照神长的决定做吧。”可小德兰双手合掌靠在教宗膝头上用尽最后的力量说：“哦，至圣圣父，若是您说一句是，别人也就没话说了。”教宗眼睛闪出光芒，定睛看着她说：“放心，放心，天主果真要，当然进得成。”这句话成为后世许多人的安慰和鼓励，当然首先得益的是小德兰。

回到里修后不久，1888 年 1 月 1 日，圣衣院院长写信给德兰说主教致函圣衣院建议她们破例接受小德兰，小德兰如愿以偿，对天主对圣母对教宗对主教对院长千恩万谢。4 月 8 日，进院前夕，家里为她聚餐话别。想到最后一次与家人团聚，小德兰多情的心悲伤万分。次日清晨，告别儿时甜蜜的巢穴，起身赴修院。弥撒后，在亲人们一片呜咽声中，小德兰坚强地忍住泪水，率先走到修院大门前，然后停下与送行人一一拥抱。最后跪倒在白发苍苍的父亲脚前，求父亲祝福，父亲也跪下来，降福他疼爱的小王后。待她走进门，铁门在身后严严关闭，她开始了一个新生活。已在这里的两个姐姐热烈拥抱她，其他姐妹也一一行礼。

里修的圣衣会加上小德兰也只有 25 位修女，她很喜欢这里宁静的生活。她先后被派以修补衣服、打扫卫生、管理餐厅和更衣室、园圃劳动、看大门等工作。她在这里年龄最小，但决非可

能如在父亲膝前那么娇纵。修会纪律很严，姐妹们各有脾性，院长也非常严厉。刚来时她常因打扫卫生不彻底，或工作迟缓而受批评，她自己的祈祷习惯也需服从修会时间表，她便努力改变自己，顺应大家。有时一个领导分配她拔草，另一个领导却以为她在闲逛而批评她。由于她年龄小，可能自然会被认为许多事总做错，也由于她特殊的人选，可能被有意无意中提高了要求标准，院长由于破格接受她，更希望她不会使大家失望，对她要求也一直很严格，这都给了她更多的考验。对这一切，昔日爱哭的德兰都甘心愉快接受，一切都奉献给耶稣，陪耶稣救人灵魂。事实上小德兰的成圣之路既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像旧时代的修道用鞭子抽打自己，守严斋摧残自己，她只是消灭自己的意志，抑制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为周围人服务而不邀功请赏，努力接纳、善待自己本能上不喜欢的人等等，用这一类看似无关紧要而生活中时时处处存在的平凡小事陶炼自己。

有一天晚上她在灯板上摸不到自己的灯，却又在静默时间里不许说话，她还有许多手工要做，一定是别人拿错了灯，她心里抱怨，转而又想应该学耶稣忍受一切，于是心情平静下来，坐着开始祈祷，心里逐渐明亮轻松。另一次她房间的一个漂亮精致的水壶不知被谁换了一把粗陋难看的，她便鼓励自己喜欢这一把，不要遗憾，耶稣受了多少委屈啊。还有一次一只小罐不知被谁摔破扔在窗后，院长看见以为是德兰随手扔的便责备她，她一言不发，跪在地上吻地请罪，保证以后不再扔。她不仅接受由于别人的错误给自己带来的误解，还主动在别人不留意时帮助别人，如帮助忘记收衣服的姐妹把衣服叠好，悄悄将没有打扫干净的卫生打扫干净等等。这位“微小的圣人”就在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中成长发展着，努力完善着。

在她入修会不久，敬爱的父亲患了中风，她行穿会衣礼时，父亲又转好一些，亲自为小王后准备了白天鹅绒礼服，衣边上镶

着天鹅毛和自家生产的花边。看着 16 岁的小女儿怀抱白色百合花，肩披直到发愿前仍可保留的金褐色长发，她是那么可爱，从现在起她就要属于天主了。父亲手挽女儿亲自将她送入教堂，将女儿正式转交给了耶稣，看着她在祭台前换上加尔默罗的褐色古希腊—罗马式会衣，披上白色头纱，父亲可以放心了。仅仅一个月零两天后，父亲的病情再度加重，瘫痪在床，住进了医院，由于大脑受感染，被关在诺曼底一座精神病院三年之久。这成为小德兰这个时期最大的痛苦。后来塞琳将父亲又接回里修服侍三年，1894 年 7 月 29 日病故，临终时玛尔定又恢复了理智，看着唯一守在身边的女儿，眼中充满感激。这个为信仰贡献出全部子女，善良虔诚的老人，在孤独地经受了七年之久的病痛折磨后告别了世界。两个月后，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塞琳也进入圣衣院，玛尔定家最后一位女儿奉献给救世大业。

小德兰最后发愿成为正式修女的时候正值父亲病重住在精神病院期间，为准备发愿做避静时她心情很乱，心灵没有喜乐，孤独抑郁，感觉无依无靠，好像被天主和世界都抛弃了。默想和感谢圣体时常打瞌睡，觉得自己的圣召像一场梦，像一个荒唐的幻想，认为圣衣会对自己一点也不合适，自己的使命并不在这里，自己并没有得到天主的召唤，是自欺欺人，随波逐流走上了这条路，自己应该回到世俗中去，走另一条路，她对自己的使命产生了怀疑，她的意志动摇了。她将自己的疑惑向天主也向导师倾诉，努力祈祷，避静快结束时她终于平静下来，重新选择了这条路，相信自己的使命还是在圣衣会。她最后做了决定，天主的平安便如川灌满了她。1890 年 9 月 8 日她庄严地宣发了誓愿，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给天主，把祈祷为众生的灵魂得救和神职人员的献身做自己的目标。她为自己起名耶稣圣婴兼圣容德兰。这一定是一个上天启示的名字，它正揭示了小德兰短暂一生的重要使命：纯洁的小婴孩，天真纯朴的赤子之爱，婴儿一样爱耶稣，要

儿一样被耶稣爱；人间的痛苦，生活中日日难逃的烦恼，像耶稣一样去接受，像耶稣一个去改变、去圣化。

1891年底一种流行性感冒传入小圣衣院，当时感冒属不治之症，姐妹们几乎都病倒了，几位姐妹接连死亡，小德兰染病较轻与另两位没有倒下的姐妹服侍众人，她19岁生日竟是在这死亡的阴影下迎来又送走。她们忙着为生者端水送药，对于死者只顾上点只蜡烛或换身衣服或放一串玫瑰。病魔一直持续了几个星期，安静下来后姐妹们已损失了好几位。生活中的种种考验使德兰逐渐成熟而坚强，祈祷、工作以及一些书籍，如《师主篇》和圣十字若望的作品使她吸收到各方面的滋养，主要还有《圣经》引导着她全方位成长。她常记着耶稣显现给玛加利大时说的话：“这是我给你的老师，它告诉你一切该做的事。我愿意你常读这包载着‘爱的科学’的生命之书”。《圣经》是德兰成长的导师，也是她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1893年2月起她又做了初学导师的助手，后来又接触到传道士。那是1895年10月15日，圣女大德兰的纪念日，作为庆祝会祖日的礼品，院长交给小德兰一位修生的信，这位修生叫毛里斯·白连 (Maurice Belliere)，说自己受到大德兰的默启，请求一位圣衣会修女专为他的圣召及他将来传道时管理的灵魂祈祷。院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德兰，德兰一直遵守会祖教导为所有的司铎祈祷，她知道一位好司铎可引导许多人升天堂，一个糟糕的司铎可引导许多人下地狱。现在有一位修生专托于她，她当然格外用心，第二天便为这位神兄写了一篇祈祷词：“……主，你知道我唯一的贪求，就是希望人人都认识你，都爱慕你。现在，我可以直接为一个前去实现这个愿望的人祈祷、奉献了，他将去广阔的原野上，像一位勇士为你夺取灵魂，而我在加尔默罗山上，将祈祷献给你，求你赐他胜利。……噢，圣母玛利亚，加尔默罗之后，我把这位未来司铎的灵魂交托于你，求你肯于把你抚摸小圣

婴耶稣，给小耶稣穿襁褓的深情厚爱显示给他，让他有一天能登上神圣的祭坛，让天国的君王诞生在他手中……”

经过探索和寻求，磨练和陶冶，1895年，小德兰的成长有了突破，她对自己使命的认识更明确了。历史上已有许多人为了主的公义甘愿替世人受罚，而她要为了主的爱去做火焰。她在《灵心小史》中写：“我主，我天主，岂可只有人为您的公义而享受牺牲，您无穷的仁爱却无人享受无人认识无人过问吗？您虽以情引情，以火生火，无奈人却转向受造物，乞求可怜的片刻恩情，暂时满足，以为荣幸，而不愿投入您的怀抱——无穷爱情的火窑。我天主，您的爱情被人轻贱，被人拒绝，难道您就将它留在心里吗？我相信假如有人愿意做您爱情的牺牲，您必会迅速将其焚化，而不乐于把无穷爱情的烈焰密闭心中。假如您对下界所发的公义必须施行，则您的仁慈爱情必如圣咏所唱：‘您的仁慈，直冲天上’，耶稣，愿我能做您爱情的幸福牺牲，请您以圣爱之火，焚化了您的小小面饼吧。”小德兰进入了她的使命：爱。她选择了“爱”做牺牲。她的生命开始了第四个时期

4. 在慈母教会中，我是爱

小德兰从小的志愿就是成为圣人，完整的圣人，不过她自认为自己与那些伟大的圣人相差太远，他们是峰巅入云的高山，自己则是行人脚底践踏的沙粒，但她从不沮丧，她要做“微小的圣人”，依靠万善的源流，万圣的基础天主去成圣。她对自己说：“不能实现的愿望，好天主是不予启发的，我虽然微小，也可以希望成圣。叫我变高大不可能，我只有带着我无数的缺点，安于我本来的面目，不过我愿意寻找一条登天小路，笔直的抄近的小路。所喜当今世界有许多新发明，登高不须一级一级爬阶梯了，有钱人都置有电梯代步，我也想寻一架可以一直升到耶稣跟前的

电梯，以帮我去爬成圣的高阶，不然，我太微小，一步一步爬恐怕是不行的。

“于是我在圣经里寻求升天电梯的指示，我果然找到了。天主上主亲口说：‘谁若自谦自卑如同小孩，谁就能到我身边’（玛18:4）我想我已发现了我所寻求的，我可以依靠天主了，不过我还要寻找天主是如何看待最小的孩儿呢？竟然又找到了，天主说：‘犹如人怎样受妈妈的抚慰，我也要怎样抚慰你们。我要抱你在怀中，放你在膝头上轻轻摇簸’（依66:12）

“再也没有比这样的话更温柔，更让我开心了，啊，耶稣，送我一直升天的电梯原来就是您的双手，这样，我不需要长大，相反地我要永远微小，越小越好。我要在您怀中成为最谦卑渺小的，完全依恃您的大爱。啊，好天主，您事事越过我的期待，高过我的愿望，我要用圣咏的话歌颂您的仁慈：自我幼年时，您就教导我，直到如今。我要称颂您奇异的作为，并继续称颂到老年，直到永远的时代。

“啊，至爱之王，我还要恳求您，求您聊回圣睇，眷顾一大群小灵魂，求您在这个世界拣选一个军旅，让千千万万的小灵魂，堪当为您爱的小牺牲……”

儿时得到的启示完满了，小德兰找到了她的成圣之路，这就是她启迪世人的“神婴小路”——深知自己的软弱，但像赤子一样依恃天主的无限慈爱。

她将自己称做“耶稣的小花”，将自己放在天主的阳光中尽情盛放。她在奉院长命令写作小史之初就说：“倘若一朵小花也会说话，她定会把天主的好处毫不隐瞒，一一说出。她决不故作谦词，说自己既无美色，又欠芬芳；也不说太阳炙淡了她的娇红，狂风吹断了她的茎干。她一定用全部的生命展现天主的恩典。”

小德兰正是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幸福地融化在天主的爱中，用

生活中所有的言行欢天喜地高歌天主的美善和慈爱。可是不久，她患了肺结核，不停地咳血，但她仍快乐地在神婴小道上努力向前，更多地飘洒小花。不过19世纪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深深修院中的小德兰也难免受到影响，没有信仰的黑暗偶尔也会飘过她的心迹，尤其是她意识到自己将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前方是天堂，还是虚无？她从小就确知离开这世界后将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境地，而现在她却被一个恶毒的诱惑所袭击：你梦想有光明有香花围绕你的家乡，你梦想永远保有全善全美全能造物之主，你相信有一天会冲出束缚、迷惑的烟瘴浊雾，那么，你往前走，往前走吧……你欢迎死亡，死后所得难道真是你所希望中的吗？只怕依旧是黑暗沉沉，更加黑暗空虚，无所有之乡的漫漫长夜罢了……

这黑暗是可怕的，让人绝望的，但小德兰有她独特的迎敌方式，她不对此纠缠，对这个诱惑她远远逃开不应战，逃到耶稣跟前，对耶稣说：“我甘心流尽我的血以证明天国存在。也愿意你大开天堂之门，接无信仰者进入光明。”她相信自己受这诱惑之苦是为使自已更爱耶稣，她向天主高呼：“主，凡你所为，无不叫我满心欢喜。”而且愈有困难愈感谢天主对自己爱之无限，她相信是天主认为她能够承担起此诱惑才肯给她。她忍受黑暗、痛苦和绝望，向天主祈祷说：“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我只爱您。”

爱可以摧毁一切阻碍，彻底的爱和信赖帮助她走向光明。面对或者很快死亡，或者长期卧病在床，她完全快乐地服从天主安排，一切只要天主认为有益。她说：“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高高飞翔了，除了爱慕天主，一直死在爱情里，我已没有什么别的大愿望了。”然而在死亡的威逼中，她并没有沉湎于对未来的幻想和等待中，而是依然积极地爱着，并爱得更深更广。她知道“爱”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是

抽象遥远的。她说：“耶稣吩咐使徒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耶稣爱使徒并非他们有特殊的可爱，他们无知无识，满脑子世俗，耶稣却称他们为朋友、兄弟，愿意看见他们在他父的天国里，随侍自己左右。他又为罪恶累累的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大开天国之门，他给了人至大的爱，正如他自己说过：人为朋友舍掉性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

“默想这些圣喻，我看出自己对姐妹们的爱是如何欠缺，我并没有像耶稣那样爱她们，甚至我是否像耶稣那样爱过任何人呢？古律里，天主告诉人当爱人如己，到天主圣子亲临人间时，他便告诉人不只爱人如己，而要像他一样去爱世人，直爱到天穷地尽。主，我知道你不给人做不到的命令，你比我更清楚我如何懦弱，我靠自己做不到像你一样爱别人，但是你可以帮助我做到，你进入我的心灵，给我恩宠去做到。”

她忘却病痛和死亡，用自己微小的生命在生活中力行基督爱的教导。涵容别人的缺点，体谅别人的怯懦，钦佩他人的任何一点小德小善并努力效法。看到缺点，马上想其美德善表；看到优点，立刻欣然颂扬。爱自己不喜欢的人，接近不愿意打交道的人，为自己没有能力帮助的人虔诚祈祷，和颜悦色地帮助别人，不求回报地服务别人，甚至自己祈祷或反省时得到的好思想与别人分享后，被别人拿去四处宣扬而不声明这话来源，她也高高兴兴，因为她想：这思想本属于圣神，并不属于自己，圣保禄说：“没有圣爱的圣神，我们不能称天主为父。”因此圣神可以自由的运用我把好思想传给别人，我却不能将它窃为己有。她只要天主，只听从耶稣的教导，精神和心灵方面的所有权及一切尘世之物，对她都无足轻重。她追求着爱，也在周围创造着爱的环境。爱，使小德兰不屈不挠；爱，使痛苦化为甘饴。“以我所有是，竭尽一切所爱，为爱受苦，为爱牺牲，除爱外，别无所求，这就是幸福的秘密。”这也是小德兰的秘密。小德兰生病后，已经做了

院长的宝琳在与小德兰交谈时，发现这个小妹妹的思想很卓绝，就命令她写自己的传记，于是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灵心小史》

小德兰的爱从周围开始，却不限于周围，而是扩展于普世地极。去全世界各地传福音为基督作证，一直是小德兰的向往，她在给第二位托她代祷的神父安道福·罗兰（Adolphe Roulland）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耶稣不急着带我升天，那么一定让我成为一只方舟上的小白鸽去远方传扬和平的讯息，与兄弟姐妹们一起并肩奋战，去争夺殉道的棕榈枝。”罗兰神父是在1896年5月请她代祷的，当时他正准备升神父，并被派往中国四川。德兰在去世前为罗兰神父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被罗兰神父送给一位早夭的十三四岁纯洁小女孩，一起埋葬在四川。德兰虽然不能到世界各地去传道，但她相信爱可以包融一切使命，爱是一切牺牲和成就的保证。如果没有爱，使徒不会远奔异土荒村传播福音，殉道者会拒绝流血牺牲，慈善家也会不再为他人不求回报地尽心尽力。她相信爱就是一切，爱就是永久。所谓传道，也就是将爱的天主显示于人，将天主在基督身上的计划传扬于世。“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派遣了自己的儿子。”天主派遣了独生子，基督徒也要受基督派遣，去向全人类各民族揭示并输送他的爱。她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爱，所以她是传道士；她为爱烧净自己，所以她也是殉道者；她为所有的人祈祷身心健康，所以她也是慈善家。在爱内，她达成了一切使命，在全方位成圣。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狂喜地高呼：“啊，耶稣，我爱的泉源。我找到了我的使命，那便是爱。我找到了我的位置，这是主您所赏赐；在慈母教会中，我是爱。”

1897年6月，她的病情恶化，7月越显沉重，月底她领了终付圣事，写传记的笔也留下了最后四个字：信赖和爱，总结了她的一生。从8月19日她开始频繁吐血而不能领受圣体，这使她很痛苦，姐妹们为安慰她，每次送圣体时便为她歌唱她所写作的

一首歌：我的微小您深知，不怕降尊俯就之。啊，可爱的耶稣圣体，祈临我心，快快降临。主啊，容我领您后，死于爱。耶稣，听我柔和哀鸣，来，莅临我心。

临终前几天，她对姐妹们说：“我奉献给天主的只有爱，天主也将以爱还报我，死后，我要降下玫瑰花雨。”这句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姐妹们的注意。姐妹们为安慰她，有时谈论天上的荣福，小德兰却说：“吸引我的不是天堂，而是爱。爱天主，又被天主所爱，且再回到世间，使人热爱‘爱’。”9月29日晚上，院长告诉小德兰她的弥留期还有一段，她勇敢地小声答说：“好，勇敢一点！勇敢一点！我不愿意少受苦！”9月30日黎明，小德兰用尽最后力气说出几个字：“噢，我爱你！我的天主！我爱你！”说完便倒了下去，头向右斜。然后她好像听到召唤，又猛然睁开眼，惊奇地抬头向上注视，安详而坚强，一会儿后又含着恬静的微笑，默默合上了双眼。她死在了爱中，耶稣的小花融进了永恒之爱。

小德兰度过了平凡的一生，在默默无闻中去世，出殡那天只有一位神父，几位修女，几位亲属近邻共30人看着她埋在里修的公墓里，墓前立着一个木十字架，上面写着她自己的话：“我以在世上的善行作为我在天堂的岁月。”

像所有平凡的人一样，她默默地从世界上消失了，但是她躺在病床上时曾说过一句话：“我到了天上，还要为地上做好事。”这是病人的谵语呢，还是对未来的真实预言？当时姐妹们只是含笑接受了这句话。

5. 玫瑰花雨

按加尔默罗会惯例，会里修女去世后，修会将这位修女的生平和言行印发少量材料，送往各姊妹会，当初院长决定让小德兰

写心史就是为准备这个用场。正当小德兰去世一周年时，1898年10月，《灵心小史》这本小书问世了。第一次印刷了2000册，当时同会一位修女听到这个印数时，说：“这本书，不管咱们怎么忙腾，肯定送不出去，最后还得留在咱们手里。”可是出乎意料，这本小书一问世就受到所有看到它的修女们的喜爱，修女们将它从加尔默罗会传到其他修会，又从修会传向在俗的亲友手中，所有看到的人都被深深感动。人心又对圣爱感到敏感，许多冷漠了宗教的人又开始频繁去教堂，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得到她各种各样具体的帮助，痛苦者她给予安慰，患病者她给予治愈，垂危者她给予护佑，神职人员倦怠于自己的使命时，她给予鼓励，她的爱，她的帮助慷慨给予所有向她求告的人。身体的健康，心灵的活力和激情她都关注。她格外垂青贫苦卑贱的人，遭受痛苦的人和被遗弃的人，而超乎一切人最受她宠爱的是神职人员。教宗本笃15世（Benedict XV 1914~1922）也深有体悟地对一位神父说：“求圣女小德兰吧。她的使命就是为神职人员祈祷，帮助他们热爱耶稣。”

她真纯、谦抑和热烈的爱情似乎把天主也感动了，玫瑰花雨的颁降——奇恩异宠越来越多，1911年来临时，里修的加尔默罗会每天收到一百多封信件，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报告因请小德兰代祷而得到的恩赐。同时也有许多人开始来里修朝圣，到她的故乡来感恩或求助，起初是个人，后来形成团体，一个与周围坟墓没有任何区别的土堆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圣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小德兰的坟墓成为广大士兵、伤员、寡妇和孤儿的安慰，他们纷纷上书罗马教廷，请求将小德兰列为圣人，正是这些来自战壕的请求感动了梵蒂冈，开始调查小德兰的著作、生活和圣德。1921年教宗本笃15世肯定“小德兰这位天主的仆人实践了圣德，达到了英雄的程度。”同时《灵心小史》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和方言，发行量几十万册，来自全世界各阶层人

的报恩信件仍源源不断，且有增无已。到 1923 年每日收到的信件多达 500 多封，很快便汇集了七大卷，每卷 4800 页。教宗碧岳 11 世进一步肯定小德兰的奇迹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她上升天国之后，立即开始了她的救灵工作。我们看到了普降的玫瑰花雨奇迹，正如她生前所预言天主允许她，而且继续允许她普降花雨。”

1923 年 3 月 26 日，在 5 万朝圣者的围绕中，开坟起棺验身，这时一阵浓郁的玫瑰花香从墓中飘出，弥漫在所有人的头上。200 位神父、城中政要、显贵和教友护送着小圣女的遗体缓缓走在通往她生前会院的小路上。当队伍走到会院门口时，一位双腿伤残的士兵突然痊愈，一个双眼失明的小女孩突然恢复了视力。列真福品必需的两件奇迹当即在现场完成。4 月 29 日，碧岳 11 世在伯多禄大殿钦定小德兰为真福。紧接着两年以后，1925 年 5 月 17 日，她去世仅仅 28 年，四位姐姐仍健在时，圣伯多禄大殿装饰得前所未有的辉煌，34 位枢机主教，200 多主教，特别有成千上万的修院、修会代表，数百位神父及 20 多万教友参礼，碧岳 11 世庄严宣告：“我们钦定真福婴孩耶稣德兰为圣人。我们的决定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他接着在祝词中说：“我们极其热切地期望所有信友都学习她，以她为榜样，把自己变成孩童，因为耶稣说过：‘不这样不能进天国’。如果这一神婴小道能够得到广泛的追随，我们不就能够看到美好的、和平的人类社会将容易实现，我们也将完成我们的宗座任务了吗？”就在教宗关于小德兰列品及她的神婴小路的颂词在扩音器里刚一停止，突然装饰天顶灯的玫瑰花有五朵飘然降落，正落在教宗脚边，众人睹目，莫不肃然，也许她在向教宗表示谢忱。

当天下午，碧岳 11 世又对美国费城的枢机说：“我一生从来没有像在这位小圣女的光辉仪式中这样高兴。你在美国称她为一

朵小花，我在这里要称她为我的北斗星。”第二天，他又破例接见法国朝圣者，对他们说：“很少有圣人被天主举扬到你们所爱的小圣女这样高度。她从隐修院里给世界带来成圣的榜样，这榜样谁都能追随，而且应该追随。她渴望指引我们沿着她的小道前进，她的小道美丽、富有成效而安全可靠，是一条和平的、神圣的小道，对全世界是一个新的征兆。”

9月30日，在小德兰去世28周年纪念日，里修加而默罗会盛大庆祝时，教宗派特使魏高枢机前去里修祝贺，并送来一枚特制的纯金玫瑰花。魏高枢机跪在圣女小德兰临终前仰卧仪态的雕像前，在她半垂的右手心里小心翼翼放上那朵纯金玫瑰花，祝愿她一如生前所许，向全世界大降玫瑰花雨。

她没有辜负人们的盼望，继续在普世大降玫瑰花雨，到1936年里修每天收到的报恩信件已逾千封，整理这些信件需要50位秘书，其中有的来信文字古怪，里修无人能译。当时《灵心小史》也已发行近百万册，缩写本近3000万册，被译为40多种文字和方言。一本写在小笔记本里的小书，写于疾病缠身的病床上，没有追求任何风格和技巧的自述竟感动了全世界的人，并被公认属世界名著之列。它的主人也是在生命垂危之时才意识到它的价值，她说：“这一项工作很重要，它的每一页都将产生魅力。”她说中了，本笃15世说：“小德兰修女撰写的心史，语言清新明快，优美动人。为了人们明白她的‘神婴小道’她不仅要人手一册，而且要使它的隽永沁入冷漠者的心脾，使罪人阅读后幡然悔改，使人心牢固地扎根于基督的圣爱之中。”到90年代，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任何一个教区没有《灵心小史》，它几乎成为所有的基督徒必读之书，被许许多多人深深钟爱。同时里修的圣女小德兰大殿也早已在1937年7月落成，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络绎不绝，全世界献给她的教堂也已不计其数，非洲有近百个堂区，几十所会院献给她，中国除了奉献

给圣母的教堂和会院最多以外，其次便是小德兰，“法兰西白色的童贞女”将玫瑰花雨撒遍了普世。

1997年为迎接小德兰去世升天(Entry into life)100年大庆之际，10月19日正值世界传教节，圣女小德兰被梵蒂冈宣布为“教会圣师”。天主教会册封圣师的条件是：①已被册封的圣人；②提供教会卓越的神学或神修道理。对后一点需要经过教廷信理部和圣人部神学家们再三审核。法国《火光》(Feu of lumiere)杂志记者专访里修主教 Gay Gaucher 时，问及册封小德兰为圣师的意义，主教说：圣女小德兰的讯息与神修对现代人最合适。她为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成圣之道，使人人可以成圣。

小德兰的一生并不轰轰烈烈，一位神父曾对碧约 10 世说她的一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这位教宗回答，“这个小灵魂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她特殊的纯朴。”小德兰自己在《灵心小史》的开始也已说过：玫瑰的光艳，玉簪的洁白，一点也不遮掩紫罗兰的馨香，不夺雏菊悦目的朴素。假如所有的细花纤卉都变成玫瑰玉簪，那么，大自然就会失去阳春的美丽，田野间也将没有小花点缀。在灵魂的世界里，即在我主活的花园里，又何尝不如此呢？天主乐于创造玫瑰、玉簪一样的大圣人，也喜爱紫罗兰、雏菊一样的小花儿。只要吾主肯低头一看，无论什么花儿都会光艳万分。我主的爱情，显露在那绝不抗拒他圣宠的纯朴灵魂里，如同显在那崇高灵魂里一样。爱情的特质就在于俯就，如果所有的灵魂都像那烛耀圣教会的圣师们，那么天主的爱情似乎不大降尊，不够俯就，所以他又创造一些除了呱呱啼哭什么都不懂的婴儿，创造些凡夫常人，只知依照自然律生活。在这些人身上看得更见天主怎样降尊，怎样俯就。

小德兰就愿做这样普普通通的一株无名小花，而正是这株无名小花在她谢世后引起一场“狂飙似的光荣”，被全世界的人们普遍地接受，被教廷认为对罗马宗座高等学府和教会训导有崇高

的模范价值，被崇尚为天国最伟大的圣人之一。小德兰是一位普通人的圣人，也是最伟大的圣人之一，更是一位现代圣人。

然而，小德兰所以成圣，在于她看到了生命的本质，体现了一种完美现实生活的理想。她在《灵心小史》中的一段话显露了她成圣的奥秘：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一条杠杆，我将掀起地球。这个支点和杠杆他没有找到，而圣人们找到了。这支点是全能天主给予的——天主自己，而杠杆，就是仁爱。

十二、行动的爱者德兰修女 (1910~1997)

德兰修女是世界上获得各种重要奖项最多的人之一（即使不是最多的话），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而同时，她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之一；她身高只有 150 公分，矮小瘦弱，但她却给予数百万陷于痛苦和绝望中的人以喜乐和希望；她没有强大的权力，没有过人的智慧，却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圣者之一；她腰弯背驼，浑身疾病，却被称为“印度之星”、“慈悲天使”、“善良和光明的化身”；她没有接受过高深的教育，却被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等许多世界名牌大学授予各种名誉博士，而她同时又是最谦卑的人之一。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说：“见到她，你会感到深切的谦逊，感到温馨和力量，爱情和勇气。”

1. 圣名中的圣名

德兰原名叫安格尼斯·贡扎·博亚金（Agnes Gonxha Bojaxhiu），1910 年 8 月 27 日出生在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之一，马其顿的京都斯科普里（Skopje），父母主要务农，兼经营一家药店。他们属于阿尔巴尼亚族，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是一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在地区议会担任议员，1919 年在参加一个政治会议后被谋害。德兰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家庭里，后来她回忆自己的幼年时说：“我们一家人很团结，

在父亲去世后更加如此，各人彼此支持，尽力令大家快乐，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和快乐的家庭。”

德兰的童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时期，又处于被称为“欧洲火药库”的中心位置，自小便经历了惶恐和战乱的滋味，但慈爱、坚强的父母给了她和姐弟安定、幸福的庇护，并教导她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拥有爱和慷慨。虽然他们的生活也不很富裕，但上家门求助的穷人从不会在这里空手离去。母亲常对孩子们说：“虽然那些人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虽然他们穷，但仍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常教导孩子们：“你吃东西时，要时常准备好与没有东西吃的人分享你的食物。”母亲自己还参加了教会的好几个善会，做服务和传道工作。在母亲的影响下，德兰从小对贫穷就比较敏感，她还没有上小学时，有一次和家人进教堂，看到许多穷人排队领面包，她就向开药店的父亲说：“爸爸，有没有可以治好贫穷的药？”父亲对女儿说：“安格尼斯，世上没有能治贫穷的药，你若能发明这种药，我一定很高兴。”

她12岁那年春天，为庆祝复活节，母亲送她一本《圣方济各·亚西西传》，这本书对她产生了强烈影响，使她感动万分。一天晚上，她读着那本书心中忽然升起一个炽烈的愿望：“我也应该像方济各那样去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只为自己生活，应该做些贡献。”不过，她还不确切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也没有想到当修女，只是变得更为虔诚和热情了。她15岁时，一些南斯拉夫传道士在印度加尔各答传道，经常往回写一些热情洋溢的信，介绍那里的教务情况和社会状况，德兰也听到一些消息，心中留下些印象。

她高中毕业那年，一位常到家里来的神父又来为去印度的修女募捐，德兰便问神父加尔各答是什么地方，修女们在那里做什么，由此萌生了加入修会，去加尔各答服务的愿望，便向母亲提出请求。母亲很意外，但还是同意了。由神父介绍她去郊外的劳

来德修院拜访院长，被接收下来，很快在1928年11月她被送往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附近的劳来德圣母女修会总院做了望会生，当时她18岁。离开那个温馨幸福的家庭时，她非常恋恋不舍，她也曾梦想做个幸福的新娘，但她还是选择了去印度服务，做个修女。

六个月后，她被派往印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大吉岭分院，继续接受培育。1931年5月24日，在这个宁静的山区她宣发了第一次圣愿，“德兰”的名字就是在这时取的，她希望效仿微小圣女小德兰的芳表，将自己的生命彻底奉献给基督的爱，像小德兰说的那样：“我的天职就是爱。”

此后，她如愿被派遣到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加尔各答，在一座本修会开办的著名女子学校圣玛丽中学任教，教授地理和历史课，后来升任教务部主任和校长。1937年5月，她返回大吉岭劳来德圣母女修会宣发终身大愿，然后又回校执教。她接触的一直是漂亮聪明、出身印度中上层阶级的贵小姐，学校环境典雅，花树草坪环绕，安全舒适，生活井然有序。然而仅仅一墙之隔，学校外面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充满悲惨穷困，遍地臭污，疾病丛生，成群的流浪者躺卧在大街小巷。

当时，印度正在要求独立，圣雄甘地以非暴力方式达到了目的，可是由于宗教信仰不同，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发生了冲突，1946年7月喜欢寻衅的穆哈默德·哈里·真纳号召追随他的穆斯林采取“直接行动”，导致惨痛的流血事件，一万二千多人丧生。彼此的不妥协使建立联邦国家成为不可能，1947年8月，英国将政权移交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政府后，退出印度。印度被完全人为地强行分开，使分裂后的印度失去了丰美的农业地带，粮食严重不足，而巴基斯坦缺少工业基础，它的原料需要出口到印度去加工。而且各自独立后的国家并非都是单一色的信仰者，1947年后几个月中就有一千多万人逃来逃去，暴行也连续

不断，70多岁老弱的甘地出面才使局势稍显平稳，而1948年1月3日，他被暗杀的震动才使公众愤怒混乱的情绪真正恢复了一些理智。

战乱加上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形成的贫困积重难返，二次世界大战又雪上加霜，印度的状况真是惨不忍睹，仅加尔各答每年就有几十万难民逃入；人口拥挤不堪，到处是垃圾和大小便，空气污浊，用以烧饭的煤和牛粪放出的浓重烟雾刺眼呛鼻，气候又潮湿多雨，处处污秽不堪。难民们就在路边露天地里吃住、睡卧、生死，孩子们在垃圾堆上玩，喝阴沟里的污水解渴，母亲们在搅着垃圾的泥污中哺乳，许多垂死的人倒在路旁街角无人理睬，各种各样患着丑陋肮脏疾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没有安身之处，没有“日用的食粮”，没有任何援助，他们是穷人中的穷人，每个月都有一二千人在恶臭污浊的环境中病饿而死，每天早晨在街角道边都能发现许多尸体。

事实上，印度并不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可是饥荒问题却几百年来一直未能解决。印度种姓制度严重制约了社会发展，使少数人占有着绝大多数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只能永远贫困。印度传统将人民分为四个种姓，也就是四个等级：一为婆罗门，即僧侣和教师；二是刹帝利，即武士、军人；三是吠舍，即商人、地主、牧主、放债者；四是农民，叫首陀罗。此外还有不配列入种姓的帕里阿，即贱民。贱民永远是卑下的，因为各种种姓间有着严格的界限，永远不能改变，一个人一生中只可能由于受惩罚被逐出种姓，成为贱民，而不可能改变为另一种种姓，而这种惩罚可能是与下级种姓的人通婚，或共餐，或亵渎宗教礼仪。贱民自然永远没有抬头的日子，永远只能保持卑贱的身份，如：屠夫、制皮工人、鞋匠因为祖先曾用手触摸了“圣牛皮”，污秽了自己，便永远被严格地与其他人隔离开，生下来就注定只能终生从事祖先传下的“卑贱”工作，永远被看作“不可触摸者”。这些贱民

永远没有资格喝泉中的甜水，只配喝污秽的臭水；不能进商店买东西，只能卑躬屈膝站在远处等别人将物品扔到你身上；永远不能进入法庭，永远没有资格入学，甚至贱民的影子投在一件食品上，那件食品便只能扔掉，他们比富人家的猫狗还要卑贱无数倍。

这些“贱民”只能永远卑贱污秽，因为他们前世“造了孽”，他们活该自生自灭，无人过问。所以尽管这些贱民如此悲惨，他们仍不愤怒，不抗争，柔顺得让人难过。有人打他，他送上鞭子；有人唾他，他仰起面孔，而他们又是那么善良，彼此互爱互助，一捧米分一半给没有下炊之粮的邻居，可怜的薪水扣出几块为更穷的人交房租，走上四个小时去上班省下几毛钱帮助一个生病的人……，而那些高贵富有的人却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穿行在周围的悲惨中毫不羞愧；穿着华衣，吃着美味，住着豪宅，接受着高等教育洋洋自得，是啊，他们前世积了阴德。王子释加摩尼曾有感于此，宣称任何人只要进入佛教就一律平等，可是婆罗门的势力太大了，佛教几乎在印度绝迹。出身中产阶级土邦大地主的圣雄甘地到处奔走，称“贱民”是“天之骄子”，宣称“不可触摸者”这个字眼不消失，印度教就得被迫消失。出身高贵种姓婆罗门家族的尼赫鲁总理也极力改革这种罪恶的等级制度，在宪法中规定：“不可触摸”为“非法”，可是社会仍然歧视和侮辱贱民，贱民们在事实上仍然得不到平等。

被列入第四等级的农民，占有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虽然被列入种姓，但几乎半数人没有土地，任何技术改进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好处，大地主享受一切利益，而却连税都可以不交。英国统治期间也一样，仍是首陀罗和贱民遭殃，大量的税收用在了英国，一小部分用于印度，也只是维持警察、军队和文职，没有百姓的份。起初，英国还进口印度的丝绸、棉织品，而英国工业革命后，印度却成了原料供应地和英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大市场，

使印度农村手工业几近灭绝，许多人因此破产。工厂技术引进后，也只是提供了很小一部分就业机会，过剩劳动力的竞争又使工资低得可怜，百年前欧洲工业革命的惨状更可怕地重现在印度。

来到印度的德兰修女虽是处身于为中上层阶级开设的贵族学校里，但那绝大多数贫困人民的悲惨生活却更吸引她的注意，她不能对这些人无动于衷，她希望自己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她来印度就是为了服务印度人民，她不能对这些可怜的人置之不理，不能对许多躺倒于街头奄奄一息的人视若无睹，不能假装看不到身上爬满蚂蚁，肢体被老鼠啃掉的病人。她相信所有的人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是天主亲爱的儿女，都应该同样享受天主慷慨的爱和赐予。她应该为这些人做些事情，应该将天主的生命和爱带给这些人。于是她请求上司允许她去帮助这些赤贫无助的人，她带着眼下能找得到的东西，一些食物、一些阿司匹林、一些绷带或碘酒走出校园，去到贫困的人们中间，亲手帮他们干点什么，有时只是和他们交谈。她这些看上去最简单的行动竟感动了许多困境中的人，他们说单是看到德兰修女和善的面孔，棕色眼睛中闪烁的爱，就足以让他们愉快许多。

他们太需要关怀了，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不得不安于前世报应轮回的人们，被认为理所应当受苦受难，理所应当天地不容的可怜人。他们从这位修女身上感受到了爱，感受到了尊重。在同他们的接触中，德兰修女也逐渐不满足于只是业余时间出来看看他们，这些人越来越牵动她的心，她希望为他们做得更多一点，她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与他们同在受苦的基督。

希望帮助这些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使她有些烦乱不安，她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有些不满足了，她的心被校园外的哀鸣撕扯着，他们比这个校园更需要她。心中的动荡由微风变成暴风雨，她必须做些什么，可是能做什么呢？一个弱女子，一个无权无势

的修女。1946年9月10日，她坐火车回大吉岭作一年一度的退省，旅途的夜晚她无法入睡，脑海中不断涌现出贫民窟中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她的心灵呼求着：“我应该做些事情，应该做些事情……”这时，她内心深处强烈地感受到天主的召唤：深入加尔各答贫民中间，去帮助那些穷苦人中最穷苦的人。

可是若要完全自由地献身于贫民工作，她必须脱离现在的修会，离开生活了19年，安全有保障的修会生活，及友好互助的姐妹们，独自一个人整天与肮脏污秽的饥饿者、残病者、垂死者混在一起，放弃受人尊敬的教书工作，以卑贱的身份与卑贱的人们在一起。她能坚持吗？面对如此众多的不幸，她能做些什么呢？能起什么作用呢？但是，她必须行动，无论如何，她必须尽力去帮助他们，她的心灵深处已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爱，“天主为了爱人类降生成人，死在十字架上，人也应该彼此施予和相爱，尽毕生之力去彰显天主的爱。”

这个召唤在退省中变得更加清晰，更为坚定：去和那些最贫苦的人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成为平等的，这可能是了解和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17年前，她被召唤到印度，成为一名修女，现在天主又在召唤她，到最穷苦的人们中间去，她将这个召唤称为“圣召中的圣召”。

2. 为了对天主的忠诚

从大吉岭返回加尔各答后，德兰立即向当地主教提出请求，允许她在离开修会后以个人名义服从主教的命令，独自到穷人中去服务。第一次，主教没有同意她的请求，一段时间后，她再次向主教提出请求，这一次，主教答应如果她的修会批准她离开，自己才可以考虑接受她的请求。于是，德兰向总会长依多达修女呈交了自己的请求，总会长从中看到了慎重的选择、坚定的信念

和天主的圣意，她答应了德兰修女，并对她说：“如果天主召唤你，我非常高兴批准你的请求。但不论怎样，你知道我们是爱你的，假如有一天你还愿意回来，我们的大门常是为你打开着的。”

1948年4月12日，德兰得到教宗碧岳12世(Pius XII 1939~1958)特准，可以保持修女身份，离开劳来德圣母女修会(Congregation de notre Dame De Lorette)，直接服从加尔各答总主教领导。要去为那些穷苦人服务，她首先需要一些医护知识，于是她去印度东部巴特那(Patna)向当地的美籍医疗传道修女会(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sisters)接受护士训练，学习如何搬动病人，如何处理医生尚未来到之前的工作，如何护理肺结核、麻风病人，以及如何协助医生手术。三个月后从巴特那回到加尔各答时，她只剩下五个卢比，用这些钱，她买了一件印度穷人穿的白色粗布沙丽，衣边掩上蓝色布条，在左肩绣上一枚小十字架，作为她唯一的标志。又买了些肥皂，找到些药物，便去寻找街头路边的可怜人，用肥皂、水和药品开始她的工作。同时，她申请取得了印度公民资格，借住在苦难小修女会(Petites Soeursdes Pauvers)。这时，她年近38岁。

她微笑着给病人擦洗、敷药，微笑着给孩子洗澡，微笑着喂病人吃饭，微笑着陪孩子们玩耍。她的工作使愁苦的印度妇女和男人脸上也露出一抹微笑，同时，也显露出十分的惊讶，这个举止优雅的修女怎么竟然混在贫民窟中为他们服务，对待不可触摸的人也像她的亲人一样。而德兰只是以和蔼的微笑，耐心的工作回答一切。这样工作了三天后，她在贫民窟里的一片空地上开办起一所露天学校，第一天收容了23个孩子，第二天便增加到41人，贫民窟里的成年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些破布搭起个帐蓬遮阳挡风，使德兰倍受鼓舞。她每天在上课前先给孩子们洗脸洗手，整理衣服，然后，教他们用小木棒当笔，在地面上写字、计数，还教他们画画、唱歌。

不久，她又注意到有必要找一所房子，以收容那些濒临死亡的人，让他们至少在平安中死去，至少在临终前知道有人在关怀他们、爱护他们。有一次她坐火车去外地，看到车窗外一棵树下靠着一个垂死的流浪汉，可是她不能让火车停下来，等她在下一站下车返回来找到他时，他已去世。当时她想如果有人在他临终前和他说话，一定可以使他获得一些安慰。另有一次，在加尔各答一家生意兴隆的医院外，她在人行道上遇见一个僵卧着的老妇，浑身爬满蚂蚁，老鼠在啃老妇的脚。德兰过去赶走老鼠和蚂蚁，发现老妇还有一丝呼吸，就背起她，送进那家医院，可是，医院拒收这样一个肮脏垂死没有一分钱的老太婆。德兰只好背出老妇，找了辆人力车，走了好几家医院，最后终于有一家肯收下，但对老妇并没有多大帮助，医药对她已没有效果，不久，她在德兰的陪伴下去世了。

这件事促使她马上去市委会请求给垂死的人们提供一处房屋，免于任他们死在阴沟道边。为了得到房子，她从一个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奔波得精疲力竭，可她不为自己所受的劳苦哀怨，却由此想到穷人每天为找到微薄的日用粮要受多大磨难，因而她为自己激起了更大的勇气。终于，市里负责卫生的官员分给她两间加里庙附近作香客旅舍的大房间。她收容的第一个病人是被丢在垃圾桶里的一个老妇人，当德兰将她努力从垃圾堆中救出来时，老妇人泪水涟涟，念叨着说：“是我儿子将我扔在这里，你为什么要帮助我？”24小时之内，她就在这里收容了好几位重病人，并为这里取名：“净心之家”，专为收容垂死无依的人。

德兰每天早出晚归，出门时脚步有时真有些沉重。有一天，她正要照常去寻找垂死者，为病人、孩子们服务时，感到浑身不适，腿也不听使唤，只好疲惫地又回到房间。一个人独对简陋的小屋，一种诱惑在心里驱之不散：“你能确切知道，天主真要求你做这事吗？你不怀念劳来德修会、修女和安定的生活吗？……

人有责任服务这样的工作吗？真的要一生混杂在那恶臭的街巷，枯萎的面孔，肮脏的病人，蚂蚁蠕动的房间，垂死的挣扎者中吗？”这个诱惑似魔鬼般在心头盘旋，但她仍执着地回答自己：“不！我决不后退，决不返回修院。我的家人就是穷人，他们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他们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他们的房屋就是我的房屋。那些人是多么需要帮助，他们被人远远地逃避开，因为他们身体肮脏、爬满蚂蚁，又患着传染病。他们不去讨食，因为他们赤身裸体；他们不吃不喝，因为他们爬不起来；他们不再哭泣，因为他们的泪泉已干涸；他们倒在路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死去，可是人们却掩鼻走过不理不睬。这些不幸的被遗弃者啊……”最后她平静下来，她说：“主，由于我自由的选择，并为了爱你，我愿意留在这里，做你所需要我做的事情。主，你会帮助我解决难题。”

然而，阻碍不只来于自己，寺里的和尚也来找德兰的麻烦，嫌她收容垂死的人，污秽了寺庙，总给她出难题。但后来寺里的一个和尚生病了，哪家医院也不接收，德兰将他接进净心之家，悉心照料，使寺院的和尚们深受感动，不仅主动让出两间大厅给德兰，还捐助她许多款项。印度教徒也猜忌德兰，担心她把垂死的印度教徒改变成基督徒，聚了一千多人到庙前游行。德兰费了不少时间向人们解释，说她并不想改变任何人的信仰，只想给垂死者以尊严，让他们体验到爱。最后，市警察局长出面让抗议者将自己的妻女、姐妹叫来代替修女照顾病人，抗议者们才悻悻地离去。然而不久，便有许多人被德兰所感动，主动来帮助她，加入到她的行列。第一对来拜访德兰的是印度本地的夫妇两人，他们为德兰留下 500 卢比和一些食物。接着有人送来大批药品，有人赠与房子让她使用，有人来与她一同服务。第一个追随她的人是她过去的一位学生苏巴西尼，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美丽的孟加拉姑娘。

到 1950 年，和她在一起的人已有 12 位，大都是她旧日的学生，都受过高中教育，在那时属于相当有文化的人，等同于现在的大学生，又都出身富家，她们都愿意追随德兰“为穷苦人中最穷苦的人”服务。德兰考虑成立新修会的计划已成熟，“为了长久地努力于这项工作，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只有修会生活才能做到”。她为这个新修会起名“仁爱传道修女会”（Missionnaires de la charite），并起草了宪章，规定除一般的绝财、绝色、绝意三愿外，另加第四愿：热诚地，不求报酬地为穷苦人中的最穷苦者服务。很快在同年 10 月 7 日，罗马便批准“仁爱传道修女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加尔各答市，属教区修会。一位印度官员赠给她们一座小楼作为学院，生活中又充满了钟声、祈祷声、读书声和琴声，但她们又都是绝对贫穷的。每人只有一枚十字架、几本经书、两套纱丽、两件内衣、一双凉鞋（她们不穿袜子）、一床铺盖、一个吃饭用的铁盘、一块装在烟盒中的肥皂、一条抹布、一只带号码的铁桶装自己所有的东西。她们的工作地点是贫民窟、难民营，服务对象是所有贫困无助的人。她们的会规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以实践福音的劝谕和追随主耶稣的榜样，为最穷的人服务，满足耶稣希求被爱的渴望。我们以此独特的方式来显示天主的国。”

她们要用牺牲和奉献去推倒那数千年建造起来，牢不可破的社会阶级的森严壁垒，用爱和服务去完成政治家无法实现的理想。德兰说：“在这个世界上，导致贫穷的最大原因是缺乏爱心，贫穷是我们拒绝与他人分享的结果。”她和她的修女们相信世界上的一切，包括精神、肉体、出身、教育等等，都是天主的恩赐，所有的人都应当是平等的，当有人饥饿时，富人便无权支配自己多余的财富。她们要将自己的生命分享给那许许多多绝望的、疲惫不堪的人，要在穷人、在不受欢迎和精神麻木的人身上去认识天主，因为基督说：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

你们给了我喝的；我赤身裸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坐监，你们探望了我……

越来越多女孩子的加入使德兰的工作范围日益扩大，开始实施有系统的救助工作。她们首要给予帮助的是垂死者，收容垂死者的“净心之家”工作是每一个仁爱传道会修女不可拒绝的一项工作，申请者入会的第一天就要去那里锻炼，去服侍那里患有各种各样痛苦、肮脏疾病的垂死者，去安慰各种各样绝望、惊慌的面孔。修女们认为：“我们必须训练自己能参与任何工作，而一旦你能处理净心之家的的工作，你就能处理绝大多数工作。”她们从大路边、阴沟里、垃圾堆上，有时甚至从火葬场、坟坑中救起垂危的人，用小拉车拉回净心之家，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有人呻吟哀鸣，有人挣扎诅咒，大多数人失望认命。修女们先为病人清洁洗涤，有些人污垢厚重到需要用瓦片刮除，恶臭逼人；有些人患有毒疮癌症，伤口处生满蛆虫；有些人肢体伤残，溃烂发脓，许多修女初接触时都不免胃肠里翻江倒海，但她们都耐心、仔细地为病人清理干净，温和细心地敷药包扎，并满怀爱心地耐心对待各种态度的病人，静静地坐在病人旁边听他们哀诉，握着他们的手，安慰他们直到最后，使这些悲伤的灵魂在温馨的爱和关怀中脱离受苦的躯体。许多垂危者在接受这样的服侍时都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修女们微笑着告诉他们：“这是为了爱天主。”有一位被从街上救来，身上布满蛆虫的垂危男子在临终前流着泪对德兰说：“我像个牲畜一样活了一辈子，死的时候却像个人一样。”来这里帮忙的义工们也为修女们满怀爱的工作所感动，说她们不只是在服务穷人，而几乎是在“侍奉”穷人。

她们不只给予各种帮助，更处处考虑到被帮助者的尊严，让自己在衣着、言语、态度上完全与他们平等。德兰说：“当我们事事都为别人着想时，就会变得更像基督，使工作更美，做得更

好。我们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为主，为基督，因此才有尊重、爱心和热诚。”德兰承认：“人如果没有信心，如果不能在苦难者身上看到耶稣，就不能坚持这种服侍。”她们在自己的信仰基础上帮助别人，但也尊重别人的信仰，在这里的临终者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宗教举行礼仪，她们为印度教徒取用恒河水，为佛教徒诵经，为伊斯兰教徒颂《古兰经》，为基督徒敷油。死后遗体属印度教的送往火葬场，伊斯兰教徒、基督徒、佛教徒送往各自的坟场。收容在这里的人有一半可以恢复离去，她们便鼓励印度教徒做个更好的印度教徒，佛教徒做更好的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作更好的伊斯兰教徒，基督徒做更好的基督徒，德兰说：“世上只有一个主，他是万民之主，在他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试图改变任何人的信仰，我们只以爱心工作，见证主的爱。”

“弃儿之家”是德兰开设的另一个中心，它设在净心之家旁边，兼作产科医院、育婴堂和学校，当初德兰和几个女孩子搬出苦难小修女会，住在贫民窟的一间房间里时，门口就常常被人偷偷放下遗弃的孩子，有时一天就有三四个，里面逐渐收容到数百儿童，有的是在净心之家死去父母的孤儿，大多数是从街上捡来或被送来的被遗弃的孩子，年龄从刚出生到十几岁不等。这里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有各种轻重不同的残障，有的太瘦小，有的眼盲、大脑受损、癫痫、肢体残缺，许多孩子长着脓疮，伤口处涂着各种药膏，但修女们对每一个孩子都要抱起来亲吻，逗着玩。一位修女说：“你会很快学会同时抱两个孩子。抱抱他们，逗逗他们，给他们一点关注。”当美国记者简·古德温看到这位修女用鼻子轻轻揉搓一个患严重疥癣的小男孩时，禁不住问：“难道你不怕被传染吗？”修女含笑轻声说：“唔，你会很快克服被传染的恐惧。要不了多久，你便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异样，你只知道他们是小孩，而小孩是需要大量的爱的。”

在“弃儿之家”的孩子要学习唱歌、跳舞、绘画、计数、阅

读，修女给他们洗澡，照顾他们吃饭，为让每个孩子常常欢笑而想许多方法，为让一个残疾的孩子尽量恢复，要帮助他们锻炼，引导他们一点点的进步。为了孩子们未来的长久计划，德兰还设法为孩子们找父母领养，不过她对此很慎重，首先要查清楚孩子是否真的已经没有家庭，她认为家里再穷，孩子也应该和亲人同住。而且她尽量为孩子寻找印度籍的养父母，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成长。不过多数领养者来自欧洲各国。有些重伤残的孩子也有机会被收养，养父母为他们治疗，给他们关怀。有一对比利时夫妇说：“我们希望收养一个伤残的孩子，我们有足够的爱来教导他，并有足够的钱帮助他进行操练疗法。”许多孩子从这里出去，找到了家庭，找到了幸福。德兰对每个孩子都有记录，厚厚的几册照相簿是她的宝贝，上面有所有孩子的记载。一些没有被收养的孩子会在弃儿之家里长大，修士修女就是他们的养父母，教他们学习打字、缝纫、木工、纺织、机械等专项技术，按他们的能力给他们安排工作，帮助他们成立家庭，也有不少孩子升入大学，或接受更高的教育，也有的孩子长大后加入修会的服务行列。

1957年有5个麻风病人来找德兰请求帮助。麻风病被人人厌恶、恐惧，那肿胀或一块块烂掉的身体怪异可怕得让人不敢注目，他们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失去工作，被驱逐到荒郊野外，与社会隔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即使曾有幸福的家庭，很好的工作，一旦患了麻风病就会顷刻间变得一无所有，在孤独的压力下，有人发了疯，有人自杀了，全印度大约有500万麻风病患者，加尔各答就有8万。为了照顾这些人，德兰想为他们成立个收容中心，但市民强烈反对，只好先开设流动诊所。1961年印度政府才发给德兰在郊区的34亩土地，让她开办麻风病中心。1964年教宗保禄六世访问印度，接见德兰，将一部高级轿车转送给她，她将这部车卖掉，为麻风病人盖了一座楼，建了些设

施，起名“平安城”，收了400个麻风病家庭。她特选了一批修女，接受特殊训练，帮助这些人治疗、恢复。一些得到及时治疗的病人痊愈后返回社会，那些治不好的病人就留在平安城里。修女们鼓励病人尽量自立，自己照顾自己，还教他们一技之长，为他们开办了小学校、小型工厂、农场，让他们管理花园、田地，搞饲养，纺布做纱丽，织绷带布，还有的做裁剪、鞋匠、建筑工、机械工或木工，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养，还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节日里举办话剧、音乐会等演出活动，有的病人还成为护士，帮助修女们服务。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平等，所有的人都被尊重，病人们穿着整洁的衣服，面带愉快的笑容，干着自己的工作，恢复了人的尊严，明白了麻风病只是一种疾病，并非罪过，他们的生活完全开始了一种崭新模样。正像德兰说的：“今日世界上最严重的疾病并不是肺结核或麻风病，而是被讨厌、被忽视、被遗弃的感觉。当代最大的罪恶是缺少爱与慈善，是对于街角正遭受痛苦、贫乏、疾病伤害的人们可怕的冷漠。”

1963年3月28日，德兰又帮助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耶稣会士安德烈神父成立了仁爱传道兄弟会，安德烈神父经教廷特批由大名鼎鼎的耶稣会转为仁爱传道兄弟会的一员，他们穿一身简单的斜纹布服装，丁字形衬衫，带一个十字架。他们和修女干同样的工作，主要帮助男病人。

德兰知道自己和修会的工作对于人间的苦难是很微小、很有限的一点帮助，如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若大海缺乏这一滴水，总是缺少了一滴，大海就是由这一滴一滴的水组成。她知道印度需要医护人员、技术专家、经济学者、实业家，但她选择那些不能等待、急需帮助的人。政府机构为这些人也已经提供了不少帮助，而她们还要提供另一些东西——基督的爱。

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曾问德兰：“在印度这个困难重重的地方，你的努力到底会不会成功呢？”德兰回答：“议员先生，我并非追

求成功，我所追求的是忠诚而已。”

3. 世界充满爱

爱，能最深地打动人。爱，具有最强烈的感召力。德兰的工作很快得到印度政府赞许，从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开始特许她免费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和火车，豁免出入海关的行李检查和征税，并在1962年9月为她授予总统颁发的 Pad Mashree 奖金，表彰她为印度人民的无私贡献，首开全世界为德兰颁发的许多奖项之先河。

1965年2月1日，罗马教皇保禄六世将仁爱传道会提升为宗座直辖修会，属国际性修会，可以向世界各地发展，不久又颁给她梵蒂冈公民身份。1965年7月德兰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开设了印度以外的第一个中心，接着锡兰的科伦坡，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坦桑尼亚也相继有中心起步。1969年甚至应保禄六世邀请在罗马贫民区也开设了分中心，收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德兰的工作受到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注意，派出一位记者访问德兰，并参观中心五天，他的报导使德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各种各样的帮助和邀请源源而来。

1970年一年她们成立了近10个分中心，分布在英国、安曼、委内瑞拉等地，到1975年，陆续开办到90多个分中心，其中30多个在欧洲、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亚洲各国，近60个在印度本国各省。修会修女也发展到1132名，有的来自印度本地，多数是中产阶级，也有高官富豪、婆罗门家族的小姐，另有一些来自欧洲各地。更多的人以个人名义，或以不同的团体名义给德兰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援，有的专为帮助德兰成立起各种团体，1969年3月26日保禄六世批准“德兰修女国际合作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cooperateurs de Mere Teresa）成立，

会宪精神是：“让神的风采出现在穷人当中，使一切合作者与修女、修士们心连心、手牵手，共同贡献爱心，服务主与其子民。”会员很快遍及全世界，到1976年发展到22个分会，包括印度、英国、法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丹麦、西班牙、加拿大、美国、秘鲁、澳大利亚、委内瑞拉、菲律宾、新加坡等各国，会员逾8万，有各种不同宗教和职业的人。法国的会员每年捐数万法郎，并出版定期刊物《无界限的爱》；丹麦的学生每天捐助供8000贫穷儿童需要的奶粉、维生素药片；英国捐献救护车、面粉、生发液、药物等；加拿大一个桥牌组织每周都将收入捐献；比利时王室发动全国捐献药品、布匹、邮票、尼龙袜等等。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活动表达他们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学生为德兰和她的修会寄来明信片，表达自己的敬仰，并表示愿为她们祈祷，许多组织定期捐献衣服、食品、金钱，定期集会讨论支援工作。仁爱传道会各项事业的许多建筑上都刻写着：西德儿童捐助、美国儿童捐助、丹麦劳工捐助等等。

还有许多人亲自到印度或分布在各地的中心去做义工，与修女修士们一起工作。到加尔各答的多数来自欧洲，也有人来自日本、新加坡，有许多是医生，还有不少是官员、富商或各界名人，美国加州州长也来工作过一个多月，意大利一位银行家每年都来两个星期，人数最多的是学生，占一半以上，他们大都在这里度过整个假期。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不留姓名，默默工作。义工的服务一般是洗碗、替淋浴后的病人穿衣服、洗衣服、送水、喂奶、喂饭、喂药、陪病人说话、以及运送尸体，上街寻找垂死者运回中心，或在孤儿之家抱孩子，逗孩子玩，帮助残疾孩子恢复等。麻风病院一般不安排义工去，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修女、修士在那里，有时接受有专业知识的医护义工。

德兰的行动唤起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为许多人提供了行善的机会，也引发了许多人内心的震撼。一位大学教授义工说：“这

里的体验使我自问：我是不是真正地爱过别人，给予过别人？我也服务过、施舍过、爱过，可我是否像她们这样彻底，这样‘爱到受伤’。”一位美容师初来这里时实在无法接受那奇形怪状的病态，但后来她喜欢上这些病人，一住六个月为他们服务，离开时还恋恋不舍，说以后一定还要回来。她说在这里不只是帮助了别人，自己也得到了成长，以前面对她的客人诉说内心隐痛时，她总是无能为力，现在她觉得自己充实多了，心胸也开阔多了，能够更多地帮助别人了。另一位义工说：“自从我有机会与仁爱传道会修女一同工作以来，我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认识到在你给予、爱人、帮助人的同时，这个世界已获得更多，这比我们只从自身行动所能提供的更多，就像我们和世界的心灵有了共同的脉动。”许多人认为自己来这里服务后发生了转变，感受到和平、喜悦、轻松，他们原打算来一两天，却一留二三个月，而且多要第二次、第三次地又回来服务。一位贵妇人对德兰说：“我的修女，我很感激你，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为天主做些善事。”另一位住在印度的外籍基督徒对德兰说：“我已经向天主祈祷了九年，求天主派一个人来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现在你来了，你也为我提供了一个行动的机会。”还有许多家庭主动提出愿意收养这里的儿童，法国、奥地利、比利时、美国、英国等国家都有成千上万个家庭收养一个或几个孩子。

除了有形的许多支援，还有精神上的默默参与者，他们是患病的和受痛苦的赞助会员。他们自己由于贫穷、体弱或某种身体残疾不能提供有形的服务，便将自己的病苦与祈祷献给德兰和她的修女、修士，在精神上“收养”一个修女或修士，来参与和支持他们艰苦的工作。德兰对“修养”的意义说：“你们作仁爱传道会精神方面的受痛苦的会员，这也是参与了我们的一切祈祷和工作。我们修会的目标是借拯救穷人灵魂的工作，来息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渴望拯救人类灵魂的口渴，什么人能比你们这些受痛

苦的人更能做到这些呢？你们的祈祷同你们的苦难就像一个圣爵，我们这些工作的人将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们的爱情放在里面。因此，你们和我们同样重要，我们和你们一起凭赖那加强我们力量的天主，无所不能。”德兰很看重受苦赞助员“收养”的意义，她说：“每一个修女修士都有一个‘替身’，该替身为她（他）祈祷或受苦，每人由此支持中汲取新力量。这些受苦者的生命像一支点燃的蜡烛，燃烧自己，拯救他人。”德兰相信：“一切在人眼中被视为愚昧无用的，只要天主愿意用，就能发挥出伟大的力量。”

德兰和她的修女修士们以爱和服侍照亮了人类最悲惨黑暗的角落，使无数人因她们而变得更加良善，更有力量，更善于爱。然而，德兰相信：“基督的爱永远比世上的邪恶更强大，所以我们都需要爱与被爱，就是这么简单，应该不需要经历太大的挣扎。”

德兰在印度人心中已成为一位民族女英雄，被千万印度教徒视为“天神的女儿”，在全世界她也被看作一位爱的使者。随着她的工作开展，各种奖项、荣誉都向她涌来，使她成为在全世界即使不是获奖最多，也是最多的人之一。1971年1月教皇保禄六世授予德兰“教宗若望23世和平奖”，这是表彰仁爱类奖项的最高奖，德兰是荣获此奖项的第一位女性。保禄六世在颁奖仪式上说：“又一次在教会的历史和进步的社会中实现了基督的福音……并照亮了圣希来内的名言：天主的光荣乃是积极生活着的人。”国务代理白利内主教指出这次颁奖的意义：“正义是和平的基础，但还应与仁爱偕行。”

同年9月德兰又获波士顿美国公教发展联合会颁发的“善心的撒马利亚人奖”，10月获“肯尼迪国际奖”。1972年11月获“尼赫鲁国际谅解奖”，表彰她对印度及国际和平的贡献，印度总统西里吉利（shri Giri）在颁奖仪式上说：“德兰修女是基督爱的

象征，在为她颁奖的同时，我们也歌颂对神圣生命的敬爱及弃绝物质这个印度的伟大传统。”

1973年4月她又获得英国菲利普亲王颁发的“宗教进步奖”，1974年获俄亥俄“慈母与导师奖”，同年又获美国方济各第三会颁发的“和平奖”，1975年10月获新成立的联合国农业与供养组织“施维策尔国际奖”，表彰她对帮助世界贫穷与饥饿的贡献，她是该奖第一个获奖人。1976年获表彰爱德精神的Poverello Medal奖，1977年获发展宗教的“开普敦基金奖”，同年获菲律宾总统颁发的“麦格赛赛国际谅解奖”，推崇她是亚洲最受尊敬的妇女。1979年3月获罗马以捍卫人道、和平、友爱为宗旨的Balzan Prize奖，赞扬她“以卓绝的精神在印度和世界其他国家为救助饥饿者的卓越贡献，对受苦的人类做出了不知疲倦的操劳。”同年又获美国公教大学主保奖，同年12月10日她从挪威国王手中接受被称为人类至高荣誉的“诺贝尔和平奖”，表彰她“为克服穷困所做的工作。”

当德兰听到要授予她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时，心中有些矛盾和犹豫，因为她认为为穷人服务是她的选择，那便是她份内的事。她一贯遵行耶稣的教导：“当你用右手行善时，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但是她不做作，不故作姿态，也不哗众取宠，她要为穷人接受这个大奖，她在颁奖仪式上说：“这个奖，为我个人来说，确实受不起，但是我愿意代表穷人接受。因为我相信：他们是愿意借着给我颁奖，而承认穷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生存的权利。”19万美元的奖金她如数献给穷人和麻风病人，又卖掉了金质奖章，颁奖仪式后的盛大宴会，她也请求取消了，她说这顿晚宴的6000美元款项在加尔各答足够1.5万人一日的伙食，她将这些钱也全用于穷苦人。在这种精神力量的影响下，颁奖仪式后，挪威邻国瑞典发起全国捐助活动，一次就募集了40多万元瑞币。

此后，她仍然每年都获得几个奖项，名目各种各样，包括：印度最高奖“宝石奖”、英国女王“功勋奖”、美国总统“自由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教育奖”，她的祖国阿尔巴尼亚甚至设立了“德兰修女奖”，奖励那些从事慈善事业和实施人道主义的杰出人士。另外，她还被授予许多荣誉头衔，如：1971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人文学名誉博士，1975年获加拿大沙勿略大学法律学名誉博士，1977年获剑桥大学法学名誉博士，1979年获印度巴拉特大学荣誉博士，1993年获香港大学荣誉博士，1994年获台湾静宜大学荣誉博士等等。1975年，最后一期美国《时代》杂志以德兰的照片为封面，标题是：活在我们中间的圣者，并附专文介绍她的生平和事业。1996年10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又特赠她为美国荣誉公民。面对这许许多多奖金和荣誉，德兰修女谦逊地说：“不是我重要，而是这项工作重要。”

德兰还说：“我们全是基督的器具，努力做一点点就会离去。”她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为穷人服务，她所以接受各种奖项和荣誉是基于“如果对穷人和对鼓励人们行善有益”，以爱心为穷人服务对她永远是第一位的，她选择的是贫穷和服务，而不是荣誉和富有。她仍和她的所有修女一样默默工作着，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满怀热诚开始新的一天，先做默想和晨祷，6点参与清晨弥撒，然后做杂务，有时扫院子，有时清理厕所，7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服务工作，或去麻风病院，或为垂死者清理伤口，或去弃婴之家抱孩子、喂饭，或去贫民区寻找需要救助的穷人，有时去诊疗所、医院、学校看一看，有时会有许多客人见她，她没有会客室，就站在教堂外的走廊上说话。中午半小时休息，下午一小时集体祈祷，读《圣经》，晚上半小时做杂务，然后集体拜圣体，集体做晚祷结束一天。德兰非常重视祈祷，她说这是她们工作的力量源泉，“如果缺少这种个人对基督的虔诚，我们的生活是不可能的。除非为了爱，并有基督恩宠的扶助，否则，我

们不可能一生从事我们的工作。”她的一位分院院长也说：“每天早晨修女们醒来，明了自己必须再度去承受一切，有时的确是很难的。只有祈祷能给我们力量，祈祷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满怀的喜悦去完成必做之事。”

晚上 10 点修女们上床休息，而德兰还要坐在仅有一桌一椅的斗室内工作，许多各地来的信件及修会的事情需要她处理，常常直到深夜。她还经常去世界各地的分部巡视，她的修女们每一个她都认识。而且不论到哪里，她都恪守修会制度，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去亲自照顾病人。有人曾问德兰像这样遍及世界各地的庞大组织，有没有变成管理处，或行政机构的危险？德兰坦率地回答：“我常想到这种危险，我们希望能躲避。”有些修会发展到后来就违背了初创时的理想，所以德兰准备了预防措施，在会宪中有一条制度专针对此危险，即：所有的修女，包括总会长在内，每天至少两小时服务穷人。而且还有一项纪律，不论在哪里从不接受任何款待，不论是领奖时的高级宾馆还是工作时的可口可乐。

在全世界爱的回应和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努力中，到 1997 年 9 月德兰修女辞世时，她已在全世界 127 个国家开设了 600 多座分部，其中 14 座在美国，100 多近 200 座在印度，莫斯科、香港、她的故乡阿尔巴尼亚也都开设了分部。在印度境内的工作主要仍是净心之家、弃婴收容院、麻风病中心，印度境外的工作包括救助酗酒者、吸毒者、未婚妈妈、妓女、流浪者、爱滋病人的中心，及探访家庭和独居老人，办主日学校等。她们也在各地教导推行自然节育法，开展家庭祈祷，首先使家庭凝聚在爱内。德兰相信爱开始于家庭，成长于家庭，而一个祈祷的家庭必会充满爱。

她们非常多样化的工作，大体可系统分为①使徒工作：办主日学校、读经团、造访医院、家庭、监狱。②医疗工作：诊所、对各种病

人的服务、机动性出诊。③教育：在贫民区设小学、开办缝纫、商业、手工艺等课程，在乡村办学前班、成人进修班。④社会服务：托儿所，为无家可归者、未婚妈妈、酗酒、吸毒者提供帮助。⑤服务：提供衣、食、干粮、热餐、家庭急救等服务。

她们已拥有修女 4000 多，修士 400 多，以及百余万义工，分为 8 个分支：活动修女、默观修女、活动修士、默观修士、传教神父、国际协助会员、义工及精神支持义工。所有的成员每天都按会宪规定诵念：主，请让我们在世界各处为生活在贫困饥饿中的兄弟姊妹服务，通过我们的手带给他们日用的食粮，还有我们的理解、爱护和喜乐。

上主，请将我塑造成和平工具，
哪里有伤害，让我传达宽恕；
哪里有仇恨，让我播种爱德；
哪里有疑惑，让我提供望德；
哪里有绝境，让我带去喜乐。

上主，请赏赐我所梦寐以求的，
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
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
不是被爱，而是去爱。

因为，只有给予，我们才会获取；
去原谅，我们才会被宽恕；
死于旧我，才会获得在基督内的永生。

4. 与天主同在

德兰对任何工作都是满怀快乐去做，只要能帮助他人所需，任何工作对她都永远是快乐的、高尚的。她走到哪里，就将微笑

和喜悦带到哪里，人们说她的微笑就是一种祝福，她那令人神往的温暖和亲切具有极大的鼓舞和抚慰。

她的病人是那么喜欢她，每当她去看望他们时，他们便蜂拥向前，把她包围起来，那些不能行动的人也喊着：“修女，修女。”他们不是有什么物质需要，而只是要与她保持某种联系，她使他们感到平安、喜乐和希望，她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她对每一个人都亲切备至。德兰说过：“我不瞻顾众人，而只照料个体。”在她心中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具有无限的价值，都需要她付出全部的爱。

在仁爱传道会总部的教堂外有一个标牌，上面写着：“我们在此不为工作，而只为了耶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我们是修会修士、修女，不是社会工作者、教师、护士、医生，我们在穷苦者、被遗弃者、患病者、孤儿、垂死者中照顾耶稣、探望耶稣、安慰耶稣，给耶稣衣服。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痛苦都是为了耶稣。”这就是她和修女、修士们爱和力量的源泉。她们的工作信念就是必须让贫困者知道：我们爱他们，敬重他们。

曾有一个患者，患处令人作呕，当德兰悉心照料他时，苦痛的病人对德兰用侮辱的语气讥嘲：“你为什么能忍受我患处的恶臭？你应当承认，你看到我这种状况很高兴吧。”德兰耐心地对他说：“面对你受的痛苦，我这算得了什么。”几日之后，病人终于被感动了，他对德兰喊说：“愿你受光荣。”德兰真诚地回答病人：“因你与基督同受痛苦，你才应当受光荣。”

德兰常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我渴”，在仁爱传道会所开设的所有中心里都在明显位置写着：“我渴！”两个大字。德兰认为耶稣当时代表了古往今来所有受苦难的人向人类高喊：“我渴”，他们的修会宪章中写着：“我们的目标是使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灵魂之爱的无尽渴望得到满足。”1973年2月墨尔本

举行的“人口与生态”会议上，德兰在讲话中说：“我渴，不只是缺少饮水，而是渴望和平与正义。我饥饿，不只是缺少食物，而是需要爱与被爱，需要精神生命的食粮。我赤身裸体，不只是需要衣服，更渴望人的尊严。我无栖身之所，不只是缺少陋室，更渴望他人的理解、支持、被需要和被作为亲人的一份关怀。”

德兰承认，在落实爱的同时，有五种苦痛是无可避免的，那即身体上的、情绪上的、钱财上的、精神上的及心灵上的苦痛。但她说，有爱就必有苦，在推动爱的行为上，“如果我们不受苦，那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世俗的。”“我们必须在爱中成长，不停地爱、给予。”而且要“爱，直到心灵受伤。”

她和她的修女们都不回避痛苦，只是她们在痛苦时也满怀喜乐，她们知道她们是为爱而受苦，她们的痛苦是被爱所圣化的，这种苦痛是有价值的。她们知道痛苦本身毫无意义，但是“若在苦痛中体验到基督的苦难与死亡，痛苦就是一份恩赐。他以此恩赐显示他的爱，我们也因此成就更大的爱，更大的仁慈。”苦痛会因爱而成为喜乐，德兰说：“不论这项工作是如何使人精疲力竭，但能够把微笑带进某些人的生命中，把照顾和关心给予需要的人，这实在是一种很美的体验，你还能享有比这更大的喜乐吗？”

她们每天祈祷“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献给爱，把欢乐带给人”。她们相信这样就是将天国带到人间，所以她们满心喜乐。德兰说：“喜乐就是爱。喜乐是一种祈祷，喜乐是力量，喜乐是爱情之网。谁用喜乐的心情施舍，天主就爱谁。谁用喜乐的心情施舍，谁就施舍的多。为表明我们对天主，对他人感恩之心的最佳方法，就是喜乐地承受一切。一颗喜乐的心是心灵中燃烧着圣爱火焰的美果。”

喜乐在悲惨的状况中酿出平安、温馨、爱的气氛。一个英国年轻义工说：“刚开始，你只注意到种种恐怖的景象，但是很快

你会发现这儿有一种温馨的气氛，有一种基于爱、生命力和奉献的良好推动力，你会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喜乐，并把自己视为她们中的一员，开始成为她们的帮手。”一位记者描述自己初次参观德兰的事业时说：“首先我感到带有怜悯心的厌恶，继而是纯粹的同情，最后是超过同情的情愫，这种感觉以前未曾经历过。我感到这些垂死而缺乏一切的男女，手足残缺的麻风病人和被抛弃的婴儿，他们并不可恶，而是可爱、可敬，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后来，看着修女们愉快、温馨的服务，我竟然也能抚摸他们可怜的、贴着药膏的头，手握那残缺的肢体，并将被人轻贱的小孩抱在怀里，因为这就是基督的头，基督的肢体，基督的婴儿。我理解了基督的话：你们接受他们就是接受我。”

另一位义工说：“这里的一切工作都是基于爱。没有任何期许，不要求回报，不评论任何人，不询问病人做过什么事。一切都出自真诚的爱、关怀与尊重。没有任何人喜欢被救济的感觉，但满怀爱的关心、尊重的言行，即使只是一个微笑、一个注视、一次握手、一杯水也能带给人莫大的安慰。而这里就是这种让人安慰、喜悦的气氛。”这种和平、喜乐的气氛非常吸引人，在她们举办的免费餐或聚会中，许多人单为享受这种气氛而常常参加。

修女们的会院里也充满着平安、喜乐和爱，每一期初学结束，修女们就举办一次愉快的庆祝，有的奏乐，有的跳舞，有的在脸孔上涂抹红绿色彩，装扮成各种人物，用大纸箱做鼓，使劲地敲，尽情地欢乐。庆祝会结束时德兰致词：“各位现在已经成为能够独立工作的修女了，请你们将今天的欢乐分送给所有贫困的人吧！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帮助穷困的人或没人关心的人，我们也要把‘光’和喜悦送给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人。各位要和穷困的人共同生活，还要担任传送欢乐的工作，让喜乐就像太阳光一样到处闪亮。各位请担任一位传送喜乐和爱心的人吧！只有爱心

才能消除这世界的贫困和病痛。愿主祝福各位永远快乐。”所有的宗教节日也都充满喜庆气氛，并各具特色。喜乐也是要求修女们必备的一种德操。一位来自法国巨富家庭的依莎伯尔修女接受记者访问时，记者问：“现在你还剩下什么？”修女愉快地回答：“我剩下的吗？两件纱丽、喜悦与基督。”

她们的条件很简陋，夏天没有电扇，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冰箱和洗衣机，个人也没有手表，有时甚至没有肥皂和刷子，而用桫木来擦地板，用椰子纤维和石灰刷不锈钢的碗盘。但是她们有喜乐、有爱，有平安。德兰自己也没有私人秘书，没有会客室，没有电脑，没有传真机……，她所有的信件都是亲手写，纸张也是劣等的，她的住室和会院的房舍也都是简陋的，她们的教堂没有跪凳，大家都是直接跪在或坐在地上，她们的饭食也是简单的，一天三餐中最丰盛的晚餐是硬面饼与蔬菜、咖哩一起煮成的大杂烩，外加一杯白开水之类。她们从不募捐，从不储蓄，不接受国家津贴，也用不着记帐，她们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照顾病人，抚慰孤苦，喂养饥饿者，这是她们真正的使命。她们没有任何负担，身外无物，一心只在服务上。她们也不用做计划，天主会为她们安排一切。她们以和穷人中最穷者同等的条件，来为他们服务。她们相信贫穷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少一些障碍。德兰解释她们的圣愿说：“贞洁愿是一种以守一的爱去爱基督。神贫愿是叫我们从物质的牵挂与物质的拥有欲中解放出来，以这样的自由，守一地爱。服从愿是爱与给予的另一种方式。如此我们通过代替基督位置的人进行服务，整个地奉献我们自己。”她们还要求具备三种德操做神修的基础：①完全将自己交给天主。②绝对信赖天主的照顾。③常常喜乐。但她们绝不是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实干家，伟大的组织者，哪里有风灾、水灾、地震，她们去救援；哪里有疾病、战乱、贫穷，她们去帮助；哪里有孤寂、绝望，她们去安慰。美国的艾滋病人身边有她们，高棉被炸残没有

轮椅坐的人身边有她们，贝鲁特的前沿阵地有她们，战争难民的瘟疫流行群中也有她们。她们用自己的生命展示“天主继续爱着今天的世界，继续遣发你和我，以证明他的爱，和对世人的怜悯”。

德兰说增加人类幸福的方法有很多，减少人口，发展技术都可以，但是如果人们对十字架上的呼声“我渴”不予理睬，那么任何方法都不会有效，甚或适得其反，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的精神困乏同样是一种沉重的负荷。在核子大战的边缘，她说：“我们不需要大炮与炸弹来维持和平，而需要爱与慈善。”在领受诺贝尔和平奖致词结束时，她发给与会者人手一份“方济各和平祈祷词”，邀请大家一同诵念“主，请使我成为和平工具……”。晚祷后她对一位记者说：“贪婪——对权力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名誉的贪婪，这是当今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她相信天主给予世界的恩赐足够所有的人幸福享用，是人们的奢侈和挥霍剥夺了穷人的权利，这包括精神上的不负责任和物质的挥霍。然而她也相信如果不爱天主，就不会爱人；如果不爱人，也不会爱天主。

不过德兰也知道，任何艰巨的事业都难免有心灰意冷的时候，她自己很注意祈祷和神修生活，对修女的培养也很慎重，申请人会者首先要求具备的就是健康的心神，学习的能力，善良的品性和愉快的性情。她们先接受神修培训，再学习医护知识，一年后去净心之家工作，然后才开始其他工作，也有人学习神学、圣经、宗教史、法律或与穷人利益直接有关的别种知识。修女的总培训期长达六年，阅读《圣经》、圣人传记等书籍是她们一生不可缺少的滋养。她们都要求严格的服从，随时准备奔赴另一个地方，接受新任务，同时对现在的工作付出百分之百的热情。服从、贞洁、贫穷是她们的誓愿，祈祷和为穷苦人服务是她们生活的主要内容，然而最重要的，是常信基督的临在，如果缺乏信

心，在穷苦人身上看不到耶稣，那么这种工作就难以坚持。

德兰说：“如果我们没有脚，就不能行走；如果我们没有眼睛，就看不见；同样如果没有信仰，我们就无法相信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神秘事物。信仰是天主的礼物，它随着祈祷而茁壮，如同希望与爱一样。没有祈祷就不会有坚强的信德，没有信德就不能实施爱德生活。祈祷给我们一颗圣洁的心，有圣洁的心才能看到天主，能看到天主，才能把天主的爱照亮四周。”在仁爱传道会全世界所有分部中都有一尊风格独特而华丽的圣母像占有重要位置，她们希望完全效仿圣母，像她那样圣洁、纯粹、顺服和伟大的母亲性。她们在祈祷中说：“玛丽亚，耶稣之母，让我心如你心，如此美丽，如此纯洁，如此完美无瑕，充满如此的爱与谦卑。让我能在生命之粮里领受耶稣，如你爱他一般地爱他。在他化身为穷人中的穷人的悲苦身形中服侍他。”

不只是她们相信天主的临在，她们也确实确实看到天主的临在，他常常给予她们特殊的帮助，在她们最需要的时候，如愿使她们满足。钱和粮食短缺是她们经常面临的境况，初来的修女难免心里着慌，但德兰总是说：“主说：不用为明天烦恼，不用担心，到了明天，主会赐东西给我们。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主带领吧。”果然一切都会及时解决，使修女们甚觉不可思议，天长日久她们逐渐习惯了常常面临困境，而常常一切困难又迎刃而解。她们只管努力，而相信一切事情天主自会照顾，不论大事小事。在亚格拉要开办一所弃婴院，需要5万卢比，负责人给德兰打来电话，德兰说这么大的数目现在没有。她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起，一家报社告诉她菲律宾总统要授予她麦格赛赛奖，奖金5万卢比。加尔各答的麻风病院很拥挤，德兰暗想能为他们盖一座楼就好了，这时教宗保禄六世来访问印度，将一辆高级轿车赠送给她，她转手卖掉，楼房成了事实。一次新来一位望会生，会院里没有被褥，德兰便拆开自己的被褥取一半棉花出来，这时一

个英国人打来电话他要离开印度，想将卧具送给修女们。有一天她们没有晚饭用的米了，她们又从不存款，负责厨房的修女让德兰看那空空的米箱，不一会儿，一位妇女顶着一袋米来了，刚好够她们一顿晚饭。

另一次，大雨一连五天不停，95箱奶粉堆在院子里无处可放，也没有东西可遮盖，德兰天天祈祷：“主啊，别再下了吧，奶粉会湿透的，你这是做什么？”修女们也都求耶稣，可是耶稣好像不理睬她们，直到五天过去才让阳光出来。修女们赶紧去翻晒奶粉，却发现露天地里的奶粉没有一件被淋湿，只有最上面一层的纸箱盖显点湿潮。还有一次，电视台想拍摄修女们在病房里的工作情况，可是光线太暗，记者遗憾万分却没有办法，最后决定试一试。没想到片子的效果格外好，非常清晰，记者赞叹说：“简直是奇迹。”这样的奇迹修女们经历多了，她们知道这的确是奇迹。

奇迹无处不在，更多的奇迹产生在人的内心。在委内瑞拉，有一个乞丐将自己讨到的两毛美元送给德兰，对她说：“众人都给你捐钱，我也要送你东西，我把我所有的钱送给你，你把这钱拿去，为你的穷人用。”德兰很看重这两毛钱，认为它超过了诺贝尔奖。在默尔本一个被修女们救助的酗酒者返家后，决心滴酒不沾，重新做人，工作后将第一个月的工资送来，对修女们说：“请你们将天主的爱带给别人，正如你们对我所做的。”

另有一位没人关心的老人独住在一个单元楼里，修女初来为他服务时，他直说：“我很好，你们不用操心。”修女们一言不发，只管打扫房间，后来发现一盏漂亮的灯像很久没有用过，修女问老人为什么不用这盏灯，老人说：“许多年没人来过这房间了，为谁点呢？”从此修女们总是来为他服务，有一天他感激地说：“你们在我生命中点燃的灯，会继续照亮在我心中。”

普世对服务穷困工作的强大回应，各种服务之家在全球各地

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源源不断的物质贡献，纷纷而来的义工服侍，各种各样的精神鼓励，不断壮大的修女、修士团体，世界证明：爱，就在这里；天主，就在我们中间。德兰一向爱穷人，也尊重富人，认为富人所以为富必有原因，只是他们挥霍时，才让人愤怒。但她呼吁，不是献出你的多余，而是献出你所需要的一部分。爱，直到受伤，像基督那样。

5. 爱，永远辉煌

加尔各答儿童之家的墙上贴着一幅标语：“如果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

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可能明天就会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可能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一切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而你若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

将你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反而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德兰将她想献的、能献的都献给了世界，她用爱推倒了数千年残忍的等级制度和人与人心灵之间隔膜的高墙，她使人类向天国开放了许多。她为了爱耗尽了自己，由于长期辛苦的工作，及

岁月增长，德兰失去了往日的敏捷。她腰弯背驼，各种疾病缠身，粗糙的棕色脸庞刻划着岁月的痕迹，双手严重龟裂，有些变形，脚趾发炎。1985年1月应中国天主教会邀请访问中国时，出现在中国人眼前的就是这样的德兰，滴水成冰的季节，她和同来的几位修女仍穿着那薄薄的白色蓝边沙丽，外套一件破旧的深蓝色毛衣，脚踩一双半旧凉鞋。1993年访问香港、上海，仍是同样俭朴的衣着。

1986年，她的一只眼睛因患严重的白内障，被手术摘除。1989年她又患上心脏病和关节炎，使双腿双脚变了形。1990年由于力不从心，她请求辞去仁爱传道修女会总会长职务，但修女们坚决要求她留任，她只好继续领导工作。1996年8月一次心脏病发作，几乎没能熬过来，不久又染上肺炎和疟疾，每天需要接受三次人工输氧，年底才显好转。1997年3月13日，印度籍仁爱传道修女会修女尼尔马拉接替德兰领导工作，她是在1月份全修会大会上获选的。她原籍尼泊尔，出身印度教军人家庭，社会地位仅低于婆罗门，后来皈依天主教，并加入仁爱传道修女会，放弃贵族身份，终生为“贱民”服务。

1997年8月德兰背着氧气桶亲赴罗马接受教宗祝福，并出席美国仁爱传道兄弟会宣发誓愿典礼。8月26日在加尔各答，修女们为她隆重庆祝了87岁寿辰，并献了一台特别的感恩祭弥撒，世界各地的领袖，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祝愿她健康长寿。然而她已经将自己燃烧尽了，再美好的愿望也不能阻挡她奔赴天乡了。1997年9月5日晚9点30分，德兰因心脏衰竭在印度加尔各答仁爱传道修女会总部辞世。一位时代巨人撒手离去。

噩耗传开，加尔各答成千上万人冒雨拥向仁爱传道修女会总部，在雨地里等待几个小时，为向敬爱的德兰献一束花，或只是最后看她一眼，摸一摸她光着的脚板，再当面向她表达一次敬意，一位加尔各答市民流着泪向记者说：“德兰修女是真正爱穷

人的，她去世了，我感到天塌地陷。”仁爱传道兄弟会长捷夫布朗神父从机场匆匆赶回，取消计划好的视察工作，赶到德兰身旁。附近几个堂区的神父连夜举行追思弥撒。教宗若望·保禄二世6日起个大早为德兰奉献一台不公开的弥撒。

9月6日印度各大报纸大篇幅报道德兰的逝世，介绍她的嘉言懿行，全球各地的媒体也不例外，竞相连续报道，一致哀悼她的谢世，赞颂她为全世界贫苦无助者的奉献。中国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参考消息》、《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大公报》等大报及各省市报刊、南方各媒体也都报道了德兰辞世的消息，介绍她的生平和慈善事业，许多报纸连续数天大幅报道。

印度内阁6日临时举行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殇期，下令从6日清晨起2天全国降半旗致哀，政府停止办公，并决定13日为德兰举行国葬。印度总理古杰拉尔7日偕同妻子专程赶往加尔各答，向德兰遗体敬献花圈，他说：“言语已无法表达我的悲痛之情，我们要以向饥饿和贫困宣战来纪念她。”

饰有金色十字架的德兰水晶灵柩在7日由仁爱传道修女会总部移往市中心已有155年历史，现在摆满白莲花花圈的圣多默教堂接受公众瞻仰。几天内百余万人来德兰灵前致敬，有政界显要、商业巨子，更多的是平民百姓，包括有各种信仰的信徒：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不论宗教信仰不同，或文化背景不同，他们都对德兰怀着无限崇敬。

仁爱传道会200多名修女日夜陪在德兰遗体旁，唱诵着她生前喜爱的圣诗。全世界127个国家里的600多仁爱传道会分部也都挤满了人，追悼德兰。全世界无数教堂为德兰奉献追思弥撒，也有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首脑向她致哀并表示敬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赞扬德兰为世人树立了“仁爱，奉献和刚毅精神的光辉典范”。菲律宾马尼拉红衣主教辛海梅在讲道中说：“德兰代表和

平、牺牲和快乐。”印度德里最大的清真寺教长布哈里说：“虽然她现在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但她的精神是永生的，她是一位伟大的圣徒。”美国福音派重要领袖葛培里博士说：“德兰修女的一生教导了基督宗教的所有信徒，为基督的缘故，应有谦卑、牺牲的精神。”德国信义宗改革派 klaus 主教说：“德兰修女借着亲手工作，躬身服侍，使穷人中的穷人感到尊严和价值。”英国圣公会大主教 caremy 博士说：“德兰修女深沉和感人的属灵气质融合着对信仰生命的实践。”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致加尔各答的悼词中说：“德兰修女一生对所有实践信仰的人都是一个鼓励。”美国总统克林顿说：“德兰的病逝，使全世界失去一位当代伟大的巨人。”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德兰去世，令世界少了点爱，少了点热情，也少了点光。”新加坡总统吴作栋说：“德兰是穷人、受苦者和垂死者的希望。”新西兰总理博尔格说：“德兰是真正的仁爱天使。”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说：“德兰是人类的典范，人们会永远怀念她。”阿尔巴尼亚总统迈达尼和总理纳诺也对德兰谢世深表悲痛和惋惜，并表示希望修女遗体能安葬在她的故乡。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7日中午的讲道中盛赞德兰的人格和风范，及坚毅不拔的信念，他说：“德兰修女就是名符其实的真正传道士，她提供的善表，影响了许多人立志抛弃一切，服务于生活在穷人中的基督。她的工作以每天清晨在圣体前默祷开始，她听到被悬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我渴……。她把耶稣的呼声默存心中，在这个声音的推动下，走向加尔各答和世界各地的贫民区，在穷困人身上寻找基督。这位举世公认的穷人之母修女，给每个人无论是否宗教信仰徒，留下极有力的榜样，即天主圣爱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她接纳了天主的爱，并把自己的生命改变为奉献给众兄弟姐妹的礼物……”

9月13日上午，德兰灵柩移往温塔基室内体育馆，举行大型追思弥撒和安葬礼。居住在道路两边的市民一大早就自动将街

道冲洗得干干净净，上午10点30分，八名印度军人肩负德兰灵柩随仪仗队缓缓走出多默教堂，将灵柩安放在一座撒满白花的特制炮架上，三位男童身穿宗教礼服高举十字架和蜡烛引路。德兰仍穿白蓝两色的沙丽，胸前覆盖着印度国旗。印度政府派出最庄严的仪仗队护送灵柩，沿途七八公里排列着整齐的三军士兵，他们身后是数百万向德兰告别的平民。葬礼盛况只有印度圣雄甘地和印度国父尼赫鲁的葬礼可与之相比。全球多家电视台直播葬礼现况。德兰的家人，也就是印度无数残障者、癩病人、孤儿、乞丐、无家可归的人，及被德兰帮助过的人，在修女们陪同下为他们敬爱的德兰修女送完人生最后一程。数十个国家、400多位政府要人，包括三位女王，三位总统也来为德兰送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委任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为特使，与前东方教会部部长、印度籍枢机杜撒米主教、驻印大使乔治·祖尔总主教等数人组成代表团，参加德兰的国葬大礼，最后德兰灵柩移往仁爱传道修女会总部地下室，该地下室将改为私人小教堂。

德兰以爱为现代“行动神学”写下辉煌一笔。她以爱作原动力，使整个世界都融入爱，使冷漠、敌对、冲突频仍的时代看到了和平与友爱。或如加尔各答主教所说：“她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一个德兰走了，仁爱传道会也已损失了数以千计的修女、修士，但更多的兄弟姐妹继承起她们的工作，全世界都在爱的光辉中奋起响应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唤：“我渴……”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爱的使者 - - 基督圣徒传

作者 =

页数 = 3 5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